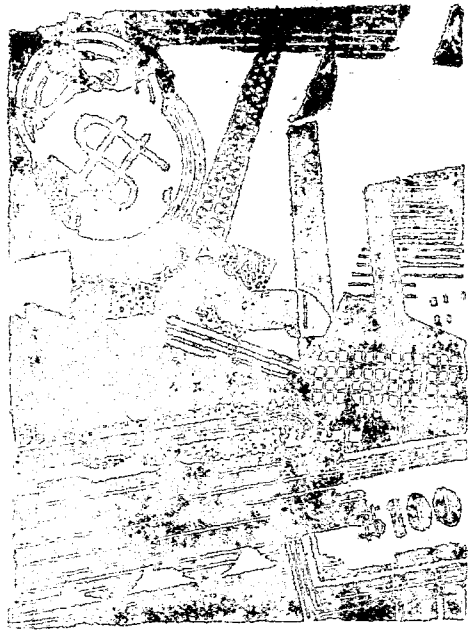


# 大眾政治經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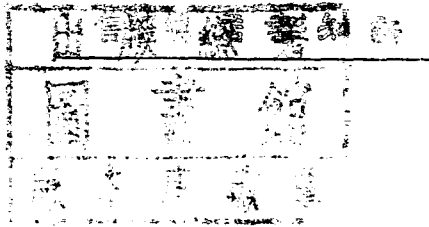


---

會大政經學。聯聯

---

聯會政經學。現大政



新大月十日

MIG

F0-0

32

# 大學政治經濟學

蘇聯萊溫鐵愛夫著

吳大現・莊紀慶合譯



3 1796 3631 5

上海新知書店經售

字號 44494

## 譯者前記

這本書是根据一九三五年蘇聯國外工人出版合作社 (Co-operative Publishers) 出版的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譯出的。

原著者萊渥鐵愛夫 (A. Leontiev) 是蘇聯一位極有名的經濟學者。這本書尤其是萊氏的力作。

在蘇聯是被公認為在所有經濟學的入門書籍中最通俗與最正確的一本的。

如果我們拿這本書與其他經濟學的入門書來作一個比較，那麼顯然這本書也確有着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那便是本書的明確性。作者在這本書裏所採取的觀點，以及他的立場，不用說都是最前進的與最正確的。而且作者在敘述時還一貫地採取着批判與戰鬥的態度。這很使本書的內容，格外生動，容易鼓起讀者的興趣。

其次是本書的系統性。通常有許多經濟學書都是從商品講起，再講一些抽象的經濟學的法則，使人並不能對於整個社會有一個系統的認識。本書就不同，作者是一貫地從社會的開始講起，一直講到



現階段的世界經濟危機爲止的。整個的社會發展動態因此可說都很有系統地暴露於讀者的眼前了。最後，那就是本書的通俗性。在與本書同樣性質的書裏面，本書確是要算比較通俗，是特地爲了初學者而寫的。

本書的原著者，另外還有俄文本。但書的分章與內容與本書有很多不同。本書大概是爲了專給蘇聯的國外讀者看，所以已經加以改編過。在內容上，在體裁上，因此比了俄文本還要來得更簡潔一些，也因此，或者對於蘇聯之外的讀者是更適合一些吧？

這書是由我與紀塵兩人在極紛忙的生活中抽時間出來翻譯的。時間前後經過有三個多月。從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我譯的。從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紀塵譯的。因爲在翻譯與校對的時候，曾經兩個人互相看過彼此的譯稿，所以譯名等等是完全統一的。

在我們翻譯及接洽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有許多師友都曾經幫過我們的忙。這幾位師友的盛情與友誼使我們永遠地感激着！

如果本書有什麼譯誤，或不妥的地方，還希望國內的前輩師長們能加以指教！

二五，十一月二日晨一時大珉記於上海。

# 目錄

## 第一章 何謂政治經濟學——它所講的是什麼

無產大眾的學說	一
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差異	三
階級是什麼	五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九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一二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	一五
兩個世界，兩種制度	一八
到社會主義之路，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獨裁	二三
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戰鬥的有階級性的科學	二八

## 第二章 社會是怎樣發展到資本主義的

我們的目的——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三三
是不是過去都有階級的？	三四
原始氏族共產社會	三五
原始社會的崩潰	四〇
前資本主義剝削之諸形式	四二
交換的生長與發展	四九
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	五四

## 第三章 商品生產

何謂商品	六〇
商品的二重性	六六

勞働創造價值·····	六四
抽象勞働與具體勞働·····	六八
社會必要勞働·····	七二
簡單勞働與複雜勞働·····	七五
市場與競爭·····	七四
交換的發展與價值的諸形態·····	七六
商品的物神性·····	八二
在商品生產制度下的貨幣任務·····	八五
貨幣的諸功用·····	八七
價值法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動律·····	九四
<b>第四章 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b>	
勞働力成爲商品·····	九九

原始蓄積.....	一〇三
貨幣的變成資本.....	一〇五
勞動力的買賣與它的價值.....	一〇七
資本家利潤的源泉.....	一一〇
剩餘勞動與剩餘價值.....	一一二
何謂資本.....	一一七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一二〇
剩餘價值率.....	一二三
兩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	一二四
超過剩餘價值.....	一二七
爲了工作日的鬥爭.....	一二八
勞動的強度.....	一三〇
資本主義與技術發展.....	一三一



工資奴隸 ..... 一三四

在殖民地社會裏的奴隸 ..... 一三八

### 第五章 工資及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之貧困

勞働力之價值及其價格 ..... 一四一

作爲資本家剝削面幕的工資 ..... 一四三

工資與工人階級之鬥爭 ..... 一四五

工資的諸形式 ..... 一四八

計時工資制 ..... 一四九

計件工資制 ..... 一五〇

賞工制與分紅制 ..... 一五一

「血汗制度」 ..... 一五一

勞働的科學組織，泰納制與福特制 ..... 一五二

現物工資與貨幣工資.....	一五三
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	一五四
高級技術工人的工資.....	一五五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資水準.....	一五七
資本主義剝削的增長.....	一六〇
失業與勞動預備軍.....	一六三
機器的代替工人.....	一六四
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	一六五
在恐慌下無產大衆的貧窮與失業.....	一六七

## 第六章 資本家中剩餘價值之分配

利潤率的平均化.....	一七七
利潤率低落之傾向.....	一八二

商業資本及其收入	一八五
商業的諸形式投機	一八七
借貸資本與信用	一八八
利率	一九一

## 第七章 資本主義與農業

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	一九五
地租	一九七
地租的來源	二〇〇
土地的買賣	二〇二
地租及農業的落後性	二〇三
農業上的大經營與小經營	二〇五
土地的分配與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情形	二一〇

資本主義下農民的分化.....	二一三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農民的家窮.....	二一五
農民——無產大眾在革命中的聯繫.....	二一六

## 第八章 資本主義下底再生產與危機

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	二一九
什麼是再生產.....	二二〇
單純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二二一
資本主義下底再生產.....	二二二
資本主義的蓄積.....	二二四
資本的積集與資本的集中化.....	二二六
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的傾向.....	二三〇
再生產與商品的出售.....	二三一

在單純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兌現的條件.....	二三四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矛盾.....	二三九
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的危機.....	二四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何以不能避免恐慌.....	二四四
恐慌的週期性.....	二四九
恐慌的要義.....	二五二

## 第九章 帝國主義

——無產大眾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二五七
從工業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	二五八
伊里契論帝國主義.....	二六〇
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	二六一
獨佔經濟的支配地位.....	二六二

卡特爾辛狄加和托辣斯.....	二六六
縱斷面的組織.....	二六六
股份公司.....	二六七
獨佔與競爭.....	二六八
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	二七〇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獨佔組合.....	二七二
金融資本.....	二七五
資本的輸出.....	二七九
資本家集團對於世界市場的分割.....	二八二
攫取殖民地與世界的分割.....	二八六
屯併，商品的傾銷.....	二八七
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	二八九
不平衡發展的法則與無產階級革命.....	二九四

趨帝國主義論.....二九七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三〇三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爛性.....三〇九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死亡的時代.....三一三

**第十章 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崩潰.....三一九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三二二

世界大戰的結果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三二六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三三二

法西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三四〇

**第十一章 現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

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經濟恐慌	三四五
生產過剩的恐慌	三四九
最強烈的，最遷延的恐慌	三五一
生產的低減	三五五
國家收入的短絀和國家財富的減縮	三五九
失業和勞働階級的生活情形	三六一
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的交織	三六八
恐慌與獨佔	三七三
國外貿易的衰落	三七六
信用恐慌，通貨膨脹和市場的競爭	三七八
目前的經濟蕭條及其特點	三八四
新的革命和戰爭的前夜	三八六



## 第一章 何謂政治經濟學——它所講的是什麼

無產大  
衆的學說

無產大衆在他的鬥爭中是受着卡爾·恩格斯、伊里契、史泰林諸人理論的領導的。這些無產大衆的偉大的導師們與領袖們創造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他們創造了而且發展了無產大衆的革命學說。卡爾伊里契主義的學說，它不但是無產大衆在資本主義下作鬥爭時的指南，而且是在所有世界各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手中作反資本鬥爭時的有力武器。在無產革命成功後，它也還指示給工人階級如何勝利地去作反一切社會主義敵人的更進一步的鬥爭，使他們能執行一個正確的、結果能建立起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社會來的政策。

在他的三十年前第一次布爾希維克黨綱領的解釋中，伊里契曾說卡爾學說：「……：首先使社

會主義由烏托邦變成了一種科學，並且爲這科學建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指示了今後更進一步發展，充實這科學的各方面的道路。它發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告訴了我們如何僱傭勞動，勞動力的購買隱蔽了那種千百萬勞苦大眾爲少數資本家地主所奴役的事實。如何整個的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于小企業爲大企業所併吞，並且傾向于創造出一切使得建立社會主義成爲可能而且必需的條件來。它教我們去認識——透過了所有一切舊風俗、習慣、政治、法律、學說——階級鬥爭，那個有產者羣與無產者羣間的鬥爭。它清楚地指明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不在製造一個重組社會的計劃，不在去向資本家及其走狗們說教，使他們改善工人的待遇，不在發動陰謀，而在發動一個階級鬥爭，並且獲得這鬪爭的領導權。——這事情的最後目的，則在使無產大眾獲得政權，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註)

卡爾主義是第一次給人類歷史研究以科學概念的。布爾喬亞的學者們完全無力去說明社會的發展法則。他們把社會的歷史看作了只是一聯串純粹是偶然事情的繼續，在那裏面並不可能發現任何聯起牠們來的特定法則。卡爾是第一個人出來指出社會發展，也正同自然發展一樣，有着特定的永

(註) 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我們的政綱，頁四九一，俄文版。

久的法則的。可是不像自然界的法則那樣，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並非不依靠了人的意志與行動就能實現的，而是正相反，要經過了廣大羣衆的行動才能實現的。卡爾主義發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因了它本身內在的矛盾，是在一貫地向着他自己毀滅的路上走。可是卡爾主義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消滅決不會自動地發生，而是一定要經過了一度無產大衆反對布爾喬亞的苦鬥，才爲可能。社會民主黨主張，社會既然是照了特定的法則發展的，因此工人階級可以交叉了手靜坐下來，等待這些法則來把社會主義帶來代替資本主義，這是卡爾主義的無恥歪曲。社會進展的法則，並不能自動地實現的。它們得經過了社會中所發生的階級鬥爭才能實現。

被卡爾伊里契學說所武裝了的無產大衆，才能堅決地執行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他們知道社會進展的法則。他們的鬥爭，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活動都跟從着這些法則——這些使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崩潰而社會主義勝利的法則。

卡爾伊里契主義，它是教人着重階級鬥爭的。卡爾伊里契主義認爲到社會主義之唯一道路就只有經過了無產大衆爲了推翻布爾喬亞政權並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裁而去鬥爭才有可能。

~~~~~  
資本主義下

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裏，不論它是一個先進的或落後的國家，第一樁顯著的事實就

的階級差異。是階級的差異。在漂亮的府邸裏，住着少數的有錢人。在卑街陋巷，一切污穢的地方卻住着工人們——那些有錢人收入的創造者。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分成了兩個巨大的陣營，兩個敵對的階級——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在布爾喬亞的手裏有着所有一切的財富，所有一切的權力，所有一切的工廠、礦場、土地、銀行、鐵路。布爾喬亞是統治階級，而普羅列塔利亞所有的卻只是壓迫與貧窮。在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對立——這是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主要特徵。因此在工人階級與布爾喬亞間的鬥爭的重要也就臨駕乎其他一切的事情。這兩個階級間的裂痕是愈陷愈廣，愈陷愈深了。隨着階級對立的激進，工人羣衆們的憤怒，他們鬥爭的意志，他們的革命意識，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力量以及終能戰勝資本主義的信心，也就都增長了起來。

恐慌給普羅列塔利亞更帶來了說不盡的苦楚。大量的失業，工資的減低，成千絕望人民的自殺，餓死，與高度的嬰兒死亡率——這些就是資本主義所給與工人階級的娛樂。可是在同時，布爾喬亞依舊得到着他的大量收入。

成千百萬的人民挨了凍，使少數的寄生者能過奢侈與懶惰的生活。這就是資本主義所表現給我

們看的圖畫也就是爲空前的恐慌所尖銳化了的階級矛盾的圖畫。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布爾喬亞用盡了一切暴力詭計想維持他的統治，普羅列塔利亞也隨着他階級意識的成長，想推翻資本主義的奴役，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秩序。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基本階級。他們間的相互關係，他們間的鬥爭，——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一起，另外還有着一個別的中間的階層。在許多國家裏，這些中間階層的人數是很多的。

中間階層包含着小農民、藝者、與一切的手工匠們。這些階層我們稱之爲小布爾喬亞，使他們接近布爾喬亞的是他們也還有一些土地、工具。可是在同時，他們也是勞苦者，這使他們接近了普羅列塔利亞。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使中間階層貧窮化了。他們在資本主義下被排擠出去了。少數的幸運者爬上了剝削階級的隊伍裏去，可是大多數的羣衆却貧窮了，沉落到了無產者的隊伍裏去，因此無產大衆在他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在廣大的勞苦農民中間找到了聯軍。

階級是什麼？

麼？

有產者與無產者——這是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兩個主要階級。有產者統治着無產者，可是有產者如果沒有了工人階級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千百萬的工人不

顧彎了腰，流着汗，在他的工廠裏做工，資本家就決不能發財。工人的血汗變成了叮鏽的洋錢，滾進了有錢人的荷包。因此有產者統治的成長與加強，不可避免地就喚起了工人階級的成長，他的人數的增加，與團結的加強。有產者自己準備了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力量也就隨着成熟，階級，他們間的鬥爭，階級利益的衝突——這就是組織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命的東西。

可是階級是什麼呢？伊里契如下地回答這個問題道：——

「一般地講起來，階級是什麼呢？是那種允許了一部份社會中間的人去佔有另一部份人勞働的東西。如果一部份社會中間的人佔有了所有的土地，於是我們就有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如果一部份社會中間的人佔有了工廠，股份資本，而另一部份人替他們工作，於是我們就有了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註）

可是，是什麼秘密使得社會中的一部份人能夠佔有別一部份人勞働的呢？是什麼理由使得整批的「不勞而獲」者存在的呢？

要明白這個，我們就得來先看一下社會裏的生產是怎樣組成的了。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勞苦農民，

（註）伊里契全集二十五卷，頁三九。

「于生產是怎麼一回事一定知道得非常清楚的。爲了維持生存，人非有衣食住不可。每一個勞働者無明白對於造屋、耕地、出產麵包、到工廠裏去作工以生產一切人所需用東西的工作是什麼——這是因爲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勞苦農民，他們自己就參與這些工作的。」

用着勞働，人類將在自然裏所找到的東西都改變了以之適合于他們自己的用處，及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在地球的內部，人類找到了煤、鐵、鑛、與煤油。人類就用了勞働，將這些有用的東西掘出來帶它到地面上。鐵礦先熔鑄成了鐵，鐵再製成各種不同的東西——大至做一個火車頭，小至做一柄袋裏的小刀或一根針。

我們都知道人類並不是一個人工作，而是許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一個人自己，能對於一個煤礦、鐵礦、或一個工廠做什麼事情呢？如果沒有了千人或百人的合力，所有這些大企業，首先恐怕就將不能存在。不但對於這些大企業，一個人不可能做成。個人在小塊土地上用了他的舊式器具耕種的農民，如果旁的人不願供給給他許多其他必需的東西，他也不可能工作的。任何獨自做手藝的工匠們如果沒有了旁人勞働所做成的工具、原料供給他，他也決不能進行他的工作的。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在社會裏，生產是怎樣進行的了。生產根本是全社會的，但是是用着各種相異

的方法組織着的。

爲了要生產，就必需有土地、工場、建築、機器、原料。這些東西，我們叫它做生產手段。但這些生產手段，如果沒有了人的勞働，活的勞働力加上，去依舊都是死的。只有當勞働力與生產手段已結合起來後，生產的過程，才能開始。在社會間各階級的地位與重要，是以每一個這些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來決定的。譬如，在封建制度下，主要的生產手段——土地——是爲地主所有的。憑着這個土地所有權，地主就可以剝削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的企業，所有的生產手段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工人階級完全沒有生產手段，這就是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所剝削的基礎。

資本主義並非階級及階級間差異的創始者。階級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封建制度或甚至再早一些的社會制度下就有了。但資本主義使一種新的階級代替了舊的階級，而且創生了一種新的階級壓迫與階級鬥爭的方法。

「各個階級，就是各個因了他們在歷史地建立起來的社會生產制度中所佔的地位，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他們在社會勞働組織中所盡的任務，以及他們所用以得到他們的社會財富的方法等，各不相同的人羣。許多階級就是許多羣的人，在這許多羣的人中間，某一羣的人因了他在一個特



定社會經濟秩序中他們相互間的關係的不同，就可以佔有另一羣人的勞動。」註

生產力與

生產關係

卡爾主義是最先發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的。卡爾指出了社會發展的基礎是在經濟，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則在階級鬥爭。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這是歷

史的基本動力。

我們已經知道社會間的各階級是因了他們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生產制度下所佔的地位之不同而發生差異的。而任何階級所佔的地位又是爲這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所決定的。在生產的進行中，人與人之間的特定關係建立起來了。

社會生產有着各種不同的組織方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所有的社會制度，與在蘇聯所有的社會制度是根本兩樣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者是被迫着爲資本家工作，被迫着服從一切專橫的統治的。在那裏，工廠、鐵路、土地、銀行——都完全屬於資產階級，資產者的手中有着所有一切的生產手段，這使得資產階級可能去榨取工人的血汗，壓迫、奴役整個的工人階級。這個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之間，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係，便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在蘇聯那是正相反，無論是在工廠

沙 (註) 伊里亞全集二十四卷，頁三三七。

裏，或是在整個國家裏，都是無產大眾佔着統治的地位。

在生產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特定關係是建立起來了。這些關係，我們稱之為生產關係。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就是生產關係的一個例子。每一個社會制度，每一個社會生產制度，都是以它的主要生產關係作特徵的。在蘇聯，生產關係是與那些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生產關係根本兩樣的。

決定社會中的生產關係的是什麼呢？它們依靠什麼呢？卡爾指明了生產關係是依賴着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的。在一個社會的不同的發展階段中，需要着不同的生產力的水準。在現在，生產是主要地在大工廠裏用了複雜的機器進行的。甚至在農業裏，那裏用了幾代的木犁，現在也已經廢棄，而大量地用複雜的機器了。在過去，人的勞動是完全不這樣的。近代的複雜機器那時還是想都不會想到。在極早的時期裏，一塊石子與一根棒，就是人所知道的唯一工具。幾千年過去了，人慢慢地發現了新的，更新的工作方法，學會了製新的工具。工具與機器是人的僕從與助手。因了他們的幫助，人類的勞動力就能出產大量的以前連想都無從想及的東西了。當然，隨着生產工具的變換，新機器的產生，人的勞動本身也就改變了。在上一個世紀到現在一個半世紀之間，技術方面的進步，曾經進行得特殊地快。

在一百五十年前，人還不知道有什麼蒸汽機器。電力是五十年前才使用的。鐵道也只是在近百年中才發展起來的。汽車，則近幾十年來才成爲普遍耕種機——那當然是更近了。人一定還記得很清楚，飛機的最初出現——那是在戰前不久的事情。無線電那更是在戰後才發展起來的東西了。

社會中，不但只是人的工具——他的無生的助手——在那裏生長而且發展。在同時，社會的活的生產力也在發展着。最偉大的生產力是包含着勞苦階級他們自身，人自身，在內的人的能力，技術，與智識隨着機器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而增加的。在還沒有飛機的時候，當然不可能有飛行士，在沒有汽車以前，當然也不可能沒有汽車夫。人不但學習着去使用複雜的機器幫他工作，他也還學習着去創造他們，去製造他們的。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改變了。卡爾說，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的物質手段的改變與發展，以及生產力的發展而交互變化的。

並且，階級間的變化，也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連在一起的。譬如，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與大量生產以及機器的出現連在一起的。在原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狀況非常慢。工作的器具還不會發展。人只能愚笨地與自然掙扎着。原始部落都祇能靠了打獵來僅僅養活他們自己，一點都還不能

有積蓄，因此也就不能有一羣人依賴另一羣人生活的階級制度。社會的分裂成階級，是到了一個生產力較高的發展階段才出現的。

在某種限度以內，生產關係刺激着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譬如，資本主義就根本改變了舊式的勞働方法，創造了而且發展了機器的大量生產制，但當它們發展到某種程度以後，生產力就又開始與包含它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了。以前

『作爲生產力的發展形態的，現在這些生產關係變成它們的桎梏了。於是那時就走進了社會革命期。』註

現在，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裏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變成了鎖住生產力更進一步發展的鍊子。無產大衆想推翻了資本的權力，打破着這些鍊子。無產革命是使生產力從資本主義的鍊子裏解放出來，而且爲它們的今後發展，展開了一個廣大的範圍的。

政治經濟  
學的研究  
範圍

可是建築在勞苦大衆的野蠻剝削之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決不會自動地下台的。只有工人階級，聯合了農民層中的基礎羣衆，殖民地的苦力，拚英勇的革命鬥爭，才能使

(註)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序頁一二。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推翻，而社會主義勝利。

資本主義是如何組織的呢？少數資本家以此而奴役工人階級的機關是如何組織的呢？爲了要能積極地參加在現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偉大鬥爭中，對於這些問題當然是非知道不可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引導到無產革命的勝利，與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這是卡爾在許多年以前就指出了的。卡爾在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與發現了它的發展與滅亡的定律後，他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從這裏，我們當然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中有着怎樣重要的意義。伊里契曾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發展中的歷史上的各社會生產制度的科學。」這科學在所有卡爾與伊里契的學說中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他的資本論的導論中，卡爾說：

「這著作的最後目的，是在發現現社會的經濟的發展法則。」

卡爾爲了要指導無產大衆的解放鬥爭，它把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作爲了他自己的任務。

「從它的發生，發展，以及滅亡中去研究一個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卡爾經濟學說的內容。」——伊里契。

布爾喬亞的僕人們企圖着要「證明」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關係是永久的，而且不變的。他們的目的，當然很顯明。他們頂好使得工人們相信資本主義的推翻是根本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崩潰，他們說，就等於人類的崩潰。人類，照他們說起來，是只能生存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們就將所有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定律，所有資本主義的重要社會關係，都看成了永久不變的真理，看成了永久不變的關係。過去是怎樣的，將來也就將是怎樣的。布爾喬亞的僱傭者們這樣說着。

卡爾伊里契的政治經濟學，對於這些反動的理論根本不會給留下一些存在的根據。卡爾主義與伊里契主義的學說指出了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如何從前一個制度的廢墟裏生長起來的，他們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這些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逐漸尖銳化又是如何使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走向布爾喬亞的掘墓人，無產大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路上去的。

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曾經在這地球上生活了許多千年而一點都不知道資本主義。這就是等於說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發現的定律是既非永久，更非不變的。而是正相反，這些定律

是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而出現，也將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而毀滅的。

因此，這也就等於說，政治經濟學決不能僅以研鑿資本主義社會爲限，而非得同時也研究社會發展的以前各階段不可。

卡爾主義、伊里契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深入了資本主義壓迫剝削的各方面。它暴露了布爾喬亞的學者們所企圖歪曲的階級關係的真相。

卡爾主義與伊里契主義，是在它的發展中，活動中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的生產關係的。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在特定的生產關係組織中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到達了某一點，當它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超出了生產關係所給與它的限度後，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就變得更加尖銳，更深刻了。而這個衝突，就表現在防禦剝削制度的布爾喬亞，與主張要取消剝削人的制度的普羅列塔利亞之間的階級鬥爭上。

卡爾主義與伊里契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非常注重着資本主義間的矛盾。社會革命是以資本主義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作條件的。這些矛盾，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時，就不可避免地愈來愈顯明。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

社會主義跑來代替了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間的生產關係在構造上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

第一章 何謂政治經濟學——它所講的是什麼

主義建設

本主義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一定得研究這些新的關係嗎？當然一定的。伊里契曾經指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研究在發展中的歷史的社會生產制度的科學。」

恩格思——他是卡爾的最親密的伴侶——也曾指出

「政治經濟學，在廣義上，是一種研究在人類社會裏統治着的關於物質生存方法的生產與交換的定律的科學。」(註)

因此，政治經濟學不但應該研究資本主義，並且還應該研究前於它的及將要來代替它的各社會制度。

但這是不是說所有的社會生產制度都是受同一條定律支配的呢？不。正相反，每一個社會生產制度都有它自己的獨特的定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着的定律到了社會主義下面就完全失掉它們的力量與意義了。

在當前，當社會主義正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勝利地建築起來的時候，同時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的重要是非常顯明的。

(註)恩格思：杜林在科學上的革命頁一六七。



對於我們理論決不是一種教條（一種死的宗教式的綱領），而是一種行動的指導。理論對於革命鬥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世界上被壓迫階級的最偉大的解放運動及在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是不可沒有革命的理論的。

伊里契對於這事已經說過不止一次了。史泰林同志也說：

「一種理論，當它是一種正確的理论的時候，它能使實際的工作者目標堅定，認識清楚，工作忠實，同時堅信我們專業的勝利。所有這些，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當然都是，而且應該是非常重要的。」（註）

政治經濟學一定得不但只對於統治着資本主義發展、滅亡的定律，給與一清楚而週詳的說明，即對、統治着從資本主義的廢墟裏生長起來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定律，也一定要有一個清楚而週詳的說明。卡爾伊里契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使崩潰中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原理清楚了，同時也使在蘇聯建設之下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原理清楚了。

勉強地想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祇限于研究資本主義制度這狹牆裏的那種企圖，顯然是要投到

（註）史泰林：伊里契主義卷，二頁一八一。

社會主義建設的敵人手中去的。這種企圖會阻礙了理論去包含蘇聯在經濟建設中的廣大而豐富的經驗，那種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頂緊要的經驗。這樣的一種企圖也會使理論落在實踐的後面，使理論與實踐根本隔離，投降到我們敵人的手中去。對於政治經濟學的這種概念，認為一種只研究資本主義的科學的概念，自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之一的希爾費丁（Hilferding）創導之後，為許多經濟學家們所主張着。可是伊里契是堅決地站出來反對這種主張的。

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這在當前實是組織成政治經濟學注意中心的東西。

兩個世界，  
兩種制度。

在當前，空前的破壞與分裂過程正在資本主義各國中發生着。自一九二九年的秋天開始，一個空前的恐慌掃盪了所有這些國家。這恐慌，在它的嚴重性、持久性，以及使勞苦大衆的困苦加重這幾點上，是超過了所有以前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恐慌的。

這恐慌使整個的工業與農業部門都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因為缺乏市場，生產會減縮到了一個不能再縮的限度，使工廠關了門，千百萬的工人都失了業。在農村裏，耕種的面積縮小了，千百萬的農民因此也都毀了。大量的貨物，就這樣被摧毀着：在巴西，咖啡被傾倒在洋裏；在美國，麥子作了開火車頭的燃

料牛奶被倒在河裏。所有這些都是爲了要使投到市場上去的貨物的數量減少。現在恐慌的最低點雖已過去，資本主義用加緊剝削工人，掠奪農民，侵佔殖民地的方法以克復恐慌的方法雖已相當成功，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經濟的回復的，因爲資本主義已整個地在它的崩潰與分裂的時期中了。有產者用增多對工人羣衆的剝削，再分割殖民地，及進攻蘇聯的方法，謀求着恐慌的出路。布爾喬亞是更比前走上法西斯蒂統治的路上了。更比前企圖用血的恐怖來統治工人大衆們了。可是就在這些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恐慌最深的年頭裏，蘇聯却順利地將它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在四年中完成了。現在，蘇聯是又在勝利地進行着一個較前更偉大的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工作——建設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了。

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年頭裏，奠下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的大規模工業——那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已經增加了許多。有十數個以上在舊俄時代根本不會存在過的新工業，現在是新建起來了。特別是重工業，那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已經飛躍的進展了。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期裏，蘇聯在農業上也曾依照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完成了一個偉大的重建的工作。集體農場的新制度，那使得千百萬農民走向富庶與文明生活的新制度，在農村裏得到了

勝利。農民中的基本羣衆，集體農場的農民，已經變成了蘇維埃政權的堅強的支持者。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富農，已經崩潰了。

工人階級增加了許多，廣大的工人羣衆的生活情形是改善了。蘇聯已變成了一個文明最進步的地方。大學教育已經普遍地設立，而千百萬的文盲也已經消滅了。千百萬的兒童與成人都在各色各種的學校裏受着教育。不斷地社會主義勞動的訓練，有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千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能力、活動、與熱誠都已大大地增長了。

「作爲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一個結果，在一國裏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的這事實，是第一次在人類的歷史上，顯示在全世界勞苦大衆的眼前了。」在蘇聯，工人們與集體農民們，都已經對於經常地提高物質與文化的水準，就依賴于他們自己所使用的勞動的質與量的提高這點上，有了非常多的信心。對於蘇聯的工人，失業、貧窮與飢餓的一切威脅是已經都過去了。堅信地、快樂地，每一個工人與集體農民都對他自己的將來充滿着希望，而經常地表示了對於智識與文化的不斷地需求。」（註）

與蘇聯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勞苦大衆，却受着說不盡的與空前的貧窮。失業者的數量隨着

（註）十七次蘇大會議案錄。

恐慌每年增加着，一直增加到了五千萬。這就是說，現下這個恐慌所造成的失業者，連同他們的家族，已經超過了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人口了。現在，恐慌的最低點雖已過去，可是工人大衆的情況却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正相反，他們的情形還在繼續地壞下去。資本主義工業裏，生產的些微增加是完全建築在對工人大衆剝削的加甚，與對他們勞働的加緊這點上的。

『在經濟恐慌與政治經濟危機的浪潮裏，只有蘇聯像一塊巨石那樣地站了出來，繼續着它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爲了和平的鬥爭工作。當資本主義世界裏，經濟恐慌還在高漲的時候，在蘇聯無論是工業部門或農業部門，却都在繼續地進展着。當資本主義各國，瘋狂地熱中於戰爭，熱中於再分割殖民地勢力範圍的時候，蘇聯却還是繼續着它的系統的、頑強的、反戰、而擁護和平的鬥爭，而且在這方面，我們也不能說蘇聯就不會非常地成功。』註

自從俄國的內戰結束轉入經濟建設的時期後，伊里契就說：『現在我們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來盡我們全力影響世界革命了。』因此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國際的意義，無疑地是非常重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們在恐慌的重壓下，法西政治的束縛下，將蘇聯看成了世界無產大衆的祖國。蘇聯

（註）史泰林，十七次蘇大會報告頁八。

的成功，鼓勵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工人去鬥爭。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是成爲了一個巨大的因素。

資本家與他們的走狗們現在也開始焦急地想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了。在沒落的資本主義與蓬勃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差異，現在是太顯著了。未來到底屬於共產主義呢？還是屬於資本主義呢？這是甚至社會主義的敵人們，現在也都時常把這問題放在他們的自己面前了。

兩種制度間的鬥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主要論點。兩個正相反對的世界現在是互相面對着：一個工人的世界，工人政府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世界——在蘇聯存在着。一個資本家的世界，利潤追求者的世界，失業與飢餓的世界——在旁的其他國家裏存在着。蘇聯工人所打的旗幟是：「不做工的不得食」，布爾喬亞所打的旗幟是：「做工的人不得食」。整個世界已覺醒了的工人們把蘇聯作爲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那當然是無怪的了。

可是資本主義的橫暴與壓迫的制度是決不會自動的消滅的。只有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才能使它毀滅。也只有意識地覺悟了的無產大眾的革命鬥爭，才能使已對於廣大的工人羣衆成爲不可忍受的資本主義走向墳墓的路上去。

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自蘇聯成立了以後，這問題已嚴重地被引起，而這問題隨着蘇聯的逐漸成功，資本主義的逐漸破滅，也就更日趨尖銳化了。

到社會主義之路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獨裁

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權力都在布爾喬亞的手中，因此無論政府採取何種形式，總都是布爾喬亞的獨裁。布爾喬亞國家的目的是在保障資本主義的剝削，保障布爾喬亞們對於工廠，以及保障地主、富農，對於土地的所有權。

爲了要使社會主義勝利，布爾喬亞的統治當然得推翻。布爾喬亞的國家也當然得摧毀，而代之以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只有採用一個無情的普羅列塔利亞向資本家的鬥爭及無產革命，建立無產國家的方法才能完成的。只有當工人階級已有他自己的國家後工人階級才能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而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民主黨們主張着社會主義可以沒有一個革命，沒有無產階級的獨裁，就由議會得到了多數工人的擁護而將社會主義「介紹」進來。但事實上，在布爾喬亞的手中有着一切的權力機關（警察、軍隊等等），決不會讓真正的工人代表有權的。社會民主黨的所以有時能夠得到權力——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裏，他們確曾有過權——就因爲他們所保障的，並非普羅列塔利亞的利益而是布爾喬亞的

利益。當他們當權時，他們不但不過過什麼「介紹社會主義」的法律，甚至他們還不想最限度改善一點工人的生活情形。正相反，他們也支持了布爾喬亞們企圖減低工資，減低失業的補助金等等。

社會民主黨們的假說是錯誤的，到社會主義之路，實際上，是既非議會，更非布爾喬亞的民主政治。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就只有一條路——那條為共產主義者所指出的——無產革命，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路。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卡爾說：「有着一個革命的轉形時期。與這相應，政治上也有着一個過渡期，在這期間中，國家當然只可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獨裁。」（註）

這條路，這條到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而可能的路，就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無產大眾所走的路。

在蘇聯，工人階級爲了它自己取得了政權。十月革命建立起了無產階級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獨裁。工人階級的爭着要政權，並非僅爲了政權的本身，而是因政權在無產階級的手中，是一種建築起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來的工具。

「我們的目的是在創造社會主義，取消社會間的階級分裂，使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做工，並且除去

（註）卡爾書述續編批判頁四四。



那人剝削人的基礎。可是這個目的，爲了生產的再組織，是一件難事，爲了生活各方面的激變需要相當時間，以及在經濟的領域中，布爾喬亞與小布爾喬亞的習慣之巨大力量，只有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持久的鬥爭才能克服，所以並不能立刻就完成，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的。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稱整個的無產大衆獨裁的時期爲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的緣故。（註）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形，並不能立刻就完成。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期是必需的。在這個時期中，國家的政權是在那些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手中。

布爾喬亞的獨裁是爲了少數寄生者的利益而壓抑廣大的勞苦羣衆。無產者的獨裁是爲了廣大羣衆以及整個勞苦大衆的利益而壓抑少數的剝削者。無產者運用了它的獨裁來摧毀一切人剝削人的遺跡。在既得了政權以後，無產大衆就變成統治階級了；它管理了一切已經社會化了的生產，打破了剝削者們的抵抗，指導一切中間的、動搖的階級。無產者既成了統治階級以後，無產者就開始建設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的工作了，無論是統治階級，抑或是被統治階級都將取消，因爲那時已再沒有所謂階級

（註）伊里亞全集卷二十四頁三一四。

的分別了。

在社會主義之下，將不再有什麼階級分裂、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但要走上這條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路上去，却是非經過一個最困苦、階級鬥爭不可的。

伊里契曾經屢次表示，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是一個長期的、不斷的，反剝削者與反前統治階級餘孽的鬥爭。他說：

「社會主義是一切階級的取消。無產者的獨裁政權，已經儘可能地去取消這些階級。但這些階級是並不能立刻就取消掉的。在無產者獨裁的時期裏，階級仍舊是有的。如果階級沒有了，那麼獨裁就不必要了。如果沒有無產者的獨裁，階級是決不會消滅的。在無產者獨裁的時期下，階級雖仍有，但每一個階級的各方面，已經都改變了。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也已經改變了。階級鬥爭在無產者獨裁之下，決不消滅，只是取了另一種方式而已。」（註）

在無產者獨裁之下，採取了另一種方式表現的階級鬥爭，將變得更激烈。這當然是意中事：——以前的統治階級，它要盡力奪回它已失去的地位，剝削者爲了防止他的統治地位的終結，他也準備着作

（註）伊里契全集卷二十四，頁五二三。

一切惡事以損害廣大勞苦羣衆的利益。

「階級的取消，是一個長期的、困難而頑強的階級鬥爭。這鬥爭在資本的統治已推翻之後，布爾喬亞政權已崩潰，而無產者獨裁已建立之後，並不消滅，而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在各方面，變得更激烈而已。」<sup>〔註一〕</sup>

整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就完全證明了這條伊里契所表示的原則的正確。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巨大勝利就是經過了一個不斷的、最困苦的鬥爭才完成的。蘇聯會對布爾喬亞的各種力量完成了巨大的勝利。可是它們的抵抗也就變得更堅強，他們反社會主義鬥爭的方法也就變得更隱蔽了。在公開的戰場上失敗了以後的農、商人，以及一切以前剝削階級的餘孽份子，便偷偷地跑進蘇維埃的企業與機關裏面來，想用了怠工以及欺詐的方法，根本毀壞那有力的社會主義的機構。就爲此所以無產大衆的時時刻刻需要提防，需要強有力的獨裁成了必要。

「爲了要剷盡死去了的階級的最後餘孽，以及暴露他們的陰謀，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無產大衆的獨裁。」<sup>〔註二〕</sup>

〔註一〕伊里契全集，卷二十四，頁三一五。

第一章 何謂政治經濟學——它所講的是什麼

無階級的社會決不能自動完成，而是必須去爭取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就必須積極地去克復到社會主義之路的一切巨大困難，必須去摧毀一切舊的剝削制度的遺留，必須去動員千百萬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力量與活動，必須拒絕任何一切與黨不同的歪曲學說。歪曲卡爾伊里契主義學說的企圖，我們是必須時常警戒着的。

無產大眾的獨裁政權，是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力量。同時也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力。因此，要研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要研究社會主義的構造，無產大眾的獨裁，當然將是政治經濟學注意的中心。

政治經濟學  
是一個戰鬥  
的，有階級  
性的科學。

布爾喬亞們是熱中於隱藏那些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崩潰，而同時共產主義要勝利的法則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們——那些如伊里契所說資本家階級的有學問的走狗們——忠實地爲資本主義服務着，把人壓迫人的奴隸的制度作着各種的粉飾。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們掩飾着，而且歪曲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法則。他們企圖着將資本主義永久化，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個僅有的可能生活方法。照他們講起來，資本主義的法則是永久的，而且不變的。他們就用着

(註二)史泰林從第一次五年計劃到第二次五年計劃頁五四。

這些謊說，總企圖將資本主義從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潰中拯救出來。

在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中作着領導的是共產黨，也只有堅定的受着共產黨方面的領導才能保證無產大衆的勝利。所有共產主義者的敵人都是惡意地懷恨着共產黨的。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想分裂它，破壞它的統一。並且歡迎着黨的內部發生一切歪曲。

政治經濟學在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在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是一種尖銳的武器。政治經濟學，像所有的其他的科學一樣，特別是討論人類社會以及它的發展法則的那許多科學一樣，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科學。

無產大衆是爲許多的敵人所包圍着。一個困苦的鬥爭在進行中。在這個鬥爭中，所有的人都向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攻擊着，所有的人都企圖，無論是在理論上，或是在實踐上都中傷它，使它走向敵人的掌中去。因此我們必須經常地向各種歪曲黨的基本路線的理論作鬥爭，向右翼的機會主義者作鬥爭，同時也向一切「左翼」的歪說作鬥爭。

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對於布爾喬亞們在它的反革命鬥爭，及進攻蘇聯的準備中，就作着特殊的服務。作爲社會民主黨的一個變種，托洛斯基主義特別地供給着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們以各種對於

各國以及蘇聯革命運動的謊說。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布爾喬亞們的前鋒。

史泰林在他的一九三一年的秋天給無產階級革命 (Proletarskaya Revolyutsia) 編者題名關於布爾希維克黨歷史的幾個問題的一封信中，曾叫共產黨注意在意識上對於伊里契主義思想有害的企圖必須作不斷地鬥爭，特別是必須對各種「將化裝過的托洛斯基者混進我們文學」來的企圖作堅決的抵抗。所有一切對無產大衆有害的代表思潮，現在是都在巧妙地混着作爲無產大衆的意見了。所有這些企圖當然都得力地反抗它。如果對這些敵對的意見表示任何寬容，任何自由主義的傾向，那就是直接對於工人階級以及它的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的一個罪惡。

無產大衆的階級敵人想盡了各種方法去歪曲政治經濟學，使它適于他們自己的利益。布爾喬亞與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們爲了拯救資本主義，也創造出了各種的胡說。他們在反蘇聯鬥爭中，甚至還想利用政治經濟學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因此，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頂緊要的任务，也就是如何去領導一個對各種反卡爾主義的各種歪曲學說作一個經常的鬥爭。

## 【復習問題】

- 一、卡爾伊里突主義給與了無產大眾一個什麼目的？
- 二、社會間的生產關係是怎樣變化的？
- 三、各種社會生產制度是怎樣繞各個不同的？
- 四、何謂階級？
- 五、要如何纔能取消階級呢？
- 六、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
- 七、對於無產大眾，研究革命理論有怎樣的重要呢？
- 八、爲什麼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階級性的科學？
- 九、政治經濟學包含着怎樣的黨派性？





## 第二章 社會是怎樣發展到資本主義的

我們的目的是  
——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社會主義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它把建設社會主義作爲了它的目的。在社會主義下，人剝削人的事是被取消了。開始於一九三三年的蘇

聯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的任務，就是要建設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他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對集體農場工人突擊隊員會議的演說辭中，同志史泰林說：

「在各民族的歷史上，革命已經有過不止一次了。但這些革命與十月革命不同的就在它們都是一方面的革命。一種剝削勞苦大眾的形式被另一種形式所替換了，可是剝削的本身，依舊存留着。某幾個剝削者或壓迫者爲另外的某些剝削者或壓迫者所代替了，可是剝削與壓迫也依舊還是存留着。只

有十月革命，它才把這作爲了他的目的——取消所有的剝削與排除掉一切的剝削者與壓迫者。

爲了要能澈底地懂得爭取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意義起見，我們當然就需要知道階級社會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組成了一些怎麼樣的階級，以及何謂階級，爲什麼階級能存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別的所有階級統治形式不同的一點是在什麼地方，而最後，我們對於爲了要摧毀資本主義的奴役，工人階級應當採取怎樣的辦法，以及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與沒落的法則是怎樣，這些問題，我們當然都非澈底地弄清楚不可。

是不是過  
去都有階  
級的？

資本主義的奴婢們用盡了他們的最大努力想證明社會的分裂成階級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這些守財奴的走狗們，把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這樁事描繪成在任何社會裏都是一個永久不變而且必需的，自然也是必要的。遠在古羅馬時代，當被剝削者起來反抗他們主子的時候，某一個統治階級的辯護者就曾說過一個寓言。他把社會比作一個人的身體。正像在一個人的身體上，雙手一定得工作，而胃喫飯一樣，所以在社會中，也一定得有一部份人做所有一切的工作而讓別入去坐享其成。事實上，所有後來爲剝削階級統治辯護的人，在他們反對毀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的鬥爭

中他們的理論，與這可笑的寓言，是並不會相差了多少的。

可是實際上，事實曾經證明，人類曾經完全沒有任何階級分裂，階級統治或剝削而生活過許多年。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在數不盡的世紀以前，人類就從動物的領域里演進了出來。人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獨自孤單地生活的，而是時常生活在團體裏的。在人類發展的初期，這些團體都很小。是什麼東西使得這些團體裏的個人聯合起來的呢？顯然地，使得他們聯合起來的是他們共有的爲了生活的鬥爭，他們爲了得到食物的共同勞動。

原始氏族

共產社會

在人類發展的原始時期，人非得在一種極困難的情形下與自然作鬥爭不可。一根棒與一塊石子——這就是所有他被限制使用了幾千年的全部武器。在他的每一步都包圍着無數的危險。對於抵抗那巨大的自然之力，他也差不多毫無能力。那些自然界的定律，他是根本就一點都不知道的。

在這種環境下面，人類都生活在小的公社與氏族裏面。他們共同鬥爭，也共同享受他們所共同生產的東西。在這種人類發展的低級的階段中，當然不可能有不平等的存在。因爲人民以狩獵、畜牧或極簡單的農業所生產出來的東西，都還僅僅只夠維持一個簡單的生存。

所有的人類在他們發展的最初階段，都是生活在這種原始的氏族公社裏的。這種原始公社，甚至一直到最近，在地球的遙遠的，那些還未受先進國家影響的角隅裏，都還繼續存在着。囊括了整個地球的歐洲布爾喬亞的勢力，對於這種組織當然是破壞的，可是在一千或者五百年以前，某些這許多歐洲人中間的祖先們，也同樣地生活在這種原始氏族共產社會裏的。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一直到社會出現階級分裂為止，原始氏族共產社會是流行着的。這個制度在各種不同的部落與人民裏，有着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這許多差異，所有人類在他的發展初期，他的社會組織的主要形態，總是完全相像的。

在存在着原始共產社會制度的初期社會發展階段裏，它的發展，以一種極其緩慢的速率進行着。經過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實際上的生活情形依舊不會變，或者變得極少。人在開始發展他的第一步時是非常困難的。一代接着一代，可是社會情形依舊不會顯著地改變。人要知道完成他的工具，他的工作方法，實在是要極其緩慢的。

在原始共產制度下，社會關係是怎樣的呢？原始的公社或氏族，人數往往很少，以當時的技術發展來說，一個大的氏族是決不能供養所有的人員的。勞動在這種公社裏，或多或少地依照了一個計劃而

組織着。公社裏的每一個人都有着特定的職業。譬如，男子出去打獵，婦女們留在家裏看守孩子，同時耕地，打獵回來後，那麼所得到的東西，也就都依照了固有的舊習慣而分配。

「人口的數目極少，是就在那部落領土上所有的人集合起來的。在領土的那一邊就是一個獵場，成爲一個圓形包圍着它。一個中間的森林作爲了與別的部落劃分界限的界線。勞動的分工也是極原始的。工作就只在兩性之間分配了一下。男的出去戰爭，打獵，捕漁，供給食物的原料，以及供給爲了這些目的所必須的工具。女的當心着屋子，預備食物與衣飾，他們烹飪，紡織，而且縫紉。每一個性別對於他自己所活動的那個領域內都是主人：男子在森林裏，女子在家庭裏。每一個性別也都有着他所做的與使用的工具，男子是武器，打獵，捕漁器具的所有者，女子是家庭雜用物品及器具的所有者。家事是公共的，往往包含幾個，或許多個家族。什麼東西是集體所產生的或集體所使用的，就作爲公共財產看待，房子，花園，以及船隻都是。」（註）

在原始共產主義的情形之下，是不可能有的以壓勝而獲生活的社會團體的。在原始共產主義的組織裏，也並沒有公社的一部份人爲另一部份人所剝削的事。在人類發展的這個階段中，勞動工具非常

（註）恩格斯的「家族之起源」，英文版一九二一——一九三。

簡單，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私有生產工具的問題。每一個人都可能，不用多少勞動，爲他自己準備一張弓，一塊石，一付弓矢等等。而且同時，土地也還不會被私有。土地都是整個公社，氏族的公共財產。這種土地的公有制，即在社會後來有了階級分裂以後也還在農民中保持着最經久的存在。在社會發展的稍後時期，剝削者與階級政府爲了便于剝削農民及收稅等等起見，常常人爲地維持着農民公社。要不然，就正相反，統治階級爲了清除園地便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起見，就摧殘了村莊中的公社生活。

土地的公有，即在農業已經變成了優越的主要的勞動形式後，仍還保存着。分配給每一個農民家庭耕種的土地時常一再分割着。但仍保持着是村莊的公共財產，而且是時常以抽籤的方法，分配於各個家庭間的。牧場的公有保持得還要久，即在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建立起來了以後，一個牧場爲整個村莊所公有的事，也並非是稀少的事。

因此，在有階級分裂的社會出現以前，原始氏族共產社會是盛行着，這種社會制度，對於各種不同的人民與部落有着各種不同的姿態。但雖然儘管有這些不同，在所有人類發展初期，對於這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徵總是極其相像的。

布爾喬亞的科學家們，因爲懼怕共產主義與私有財產的取消，所以把社會甚至個人自己都看作

非有私有財產就不能存在的東西。人類社會的真實歷史，把這些資本主義僕人們的胡說，很明顯地否定了。事實上，私有財產正像社會的分裂成階級一樣，是到了社會發展的一個比較高度的時期才出現的。人類曾經沒有一點私有財產的概念，却生活了好多千年。

在原始共產主義下，也沒有國家。國家是後來隨着私有財產及社會間階級分裂的發生才出現的。伊里契在他的關於國家的演說中曾這樣說：——

「在原始社會，當人類還在小的氏族中，在他們發展的最低級的時期中，在一種近乎野蠻人的情形中，在一個與現在的文明人類相隔了有數千年的時代中生活着的時候，在那時候，是還一點都沒有國家存在的影踪的。」這個時候，是還沒有國家。而一切的社會關係，社會自身，紀律以及勞動分配都被風俗習慣所維持着，為氏族中有權威的人，或者被尊敬的人所維持着的。婦人在那時候不但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而且有的時候，還大過男子。那時候也還並沒有一羣專行統治別人的特殊人羣。歷史告訴我們，國家是一種壓榨人民的特殊機關，只在社會上已經分裂成了兩個階級——分裂成一種人能夠經常地佔有別人的勞動，剝削別人的團體後，才開始存在的。」（註）

（註）伊里契全集二十四卷，國家論頁三六五——三六六。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社會的分裂成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是並非每一個社會制度都一定如此的。正相反，我們已經看見了社會曾經存在過一個極長的時期而一點都不知道階級，剝削，或者私有財產的事情。

原始社會  
的崩潰

在原始時候，人在發展的道路進行得極慢，但到底也還是有進步的。人類社會從來不會在完全靜止的狀態下停留過。工具慢慢地變得完全了。人類學會了去使用先前在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的力量了。火的發明，就曾起過一個很大的作用。此後野人又學會了供打獵用的弓箭。起初使用棒與石子，後來學會了將棒做成弓，將石子磨得尖尖的使它更適應于打獵的需要了。當製作陶器的藝術成功，人類學會用泥土製造器皿的時候，人類的進展階段就又跨上了一個新的時期。第一次家畜的馴養與穀子的種植會完成一個很大的使命。從此，畜牧與農業就開始了。因着熔鐵術的發現與文字的發明，原始時期就此結束而開始了文明的新紀元。在宣言中，卡爾·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從這時期起，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了。

但階級是怎樣起源的呢？階級的出現是與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密切地聯繫着的。牲畜的馴養使馴養牲畜的部落與在原始社會裏的其餘部落隔離了開來。這是第一次勞働的大分工。從這以後，各個



公社就有了各個不同的生產物，馴養牲畜的部落有馴養牲畜的產物，動物羊毛肉類獸皮等等，各部落間生產物的交換的基礎，因此就被建立起來了。在最先，交換是爲氏族公社裏的長者所執行的，牲畜是物物交換時的主要物品。物物交換最初在各部落相遇的地方舉行，由公社與公社之間舉行，而並非由公社中的各個個人之間舉行的。

在同時，因着人口的增加，舊的工作方法也變得不適用了。那繼續不斷增加的人口決不能再用這許多方法養活他們自己了。那時候就開始了一種植物的種植——這是農業的第一步。耕種土地，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可避免地使某幾個家族與他們的耕地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於是私有財產的基礎也就被形成了。

「在各方面——畜牧，農業，家庭手工業——生產的增加，使得人類的勞働力可能生產比維持他的生存更多的東西了。和這同時，日常工作分配到每一個族員，家屬和家庭去的份量當然也就增加。需要增加勞働力的慾望是引起了。戰爭完成了這個目的，被俘的敵人都使他們成爲了奴隸。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因了增加勞働的生產率，增加財富，與擴大生產活動的園地而來的第一次社會勞働的大分工，必然地產生了奴隸制。從這第一次社會勞働的大分工裏產生了第一次社會間兩大階級的分裂

——主子與奴隸，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註一〕

等到人熟習了這新的勞動形式與方法以後，勞動分工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就又發生了。人們懂得去製作器具，各種的工具，以及各色的武器等等。這不久就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了開來，而這當然也大大地擴大了交換發展的基礎。

原始社會的解體，使牲畜從共有的變成了私有的，土地與工具也都變成了私有財產。隨着這私有權的建立，於是不平等的生長與發展的基礎也就產生了。

『在自由人與奴隸間的分別，也就是富人與窮人間的分別。這一種分別與新的勞動分工就使社會起了階級的分裂。』〔註二〕

前資本主義剝削之階級形式

原始共產主義一崩潰，社會上就有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分別。剝削他人勞動而生存的人也出現了。一個階級爲另一階級所剝削——這是各個階級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所共有的特徵。但是剝削的形式，一個階級所用以剝削他人而生存的方法，却是因了各個發展階段

〔註一〕恩格斯：《家畜之起源》頁一九五。

〔註二〕《家畜之起源》頁一九八。

的不同而不同的

「在文明期曾達到了它的最高發展的奴隸制，最先使社會上有了一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大分裂。這分裂就繼續了整個的文明期。奴隸制是古代世界的最初剝削形式。以後接着就是中世紀時的農奴制與最近時的工資勞動制。這是代表着三大文明時期的三大奴役形式。至於他們的奴役標幟，則或者是公開的，或者是如近代的工資勞動制那樣隱蔽着的。」(註)

我們已經講過，各階級在一個特定社會生產制中的地位，是依照了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如何而不同的。這三個建築在剝削上的主要社會形式——奴隸制、農奴制、資本主義制……中的每一個，因此在，這方面都有着它各自的特徵。每一個這些剝削社會的形式都有着它自己的社會生產結構，與它自己的生產關係的典型的。

奴隸制是在人類歷史上最複雜多端的時代中發生的。奴隸制是剝削的最古形式，它是最先發生於人類社會歷史上的一種剝削制度。

在奴隸制下，被剝削階級是剝削階級的財產。奴隸的屬於他的主人就像一所房子，一塊土地，或者

(註：氏族之起源頁二一四)

一只畜生一樣。在奴隸制最繁盛的古羅馬，奴隸是被叫做「會說話的工具」，以與「無聲的工具」及「半有聲的工具」（家畜）相區別的。一個奴隸被當作屬於他的主人的動產，因此他的主人即使要弄死他，那主人也不必負什麼責任的。奴隸主人把奴隸當作了他的財產的一部份，他的財產是以他所有的奴隸數目的多少來計算的。奴隸主人使他的奴隸爲他工作。奴隸勞動是在強迫下，在責罰的威脅之下才完成的一種勞動。奴隸勞動是以它的低下的生產率作爲着特徵。技術改進在奴隸制的情形之下是特別進行得很慢的。一切用着奴隸勞動建築起來的巨大的建築物，都是以廣大的奴隸羣的筋肉勞動，運用了最簡單的工具所建築起來的。奴隸主們當然一點都沒有要設法使奴隸的勞動減輕的理由。

在奴隸制下，剝削的限度是什麼呢？在奴隸制下，不但勞動工具屬於奴隸主，即勞動者自身也屬於奴隸主。奴隸是他們主人的財產。奴隸主飼養着而且維持着他的奴隸，是因爲奴隸的死對於他是一種損失，一種財富的減少。在貨物的交換還不會發展以前，每一個奴隸主都只使他的奴隸生產在他的財產以內所必需的東西。在奴隸制下的統治階級的生活是以無邊的奢侈與浪費作爲特徵的。但無論那奢侈怎樣大，對於奴隸勞動總有着一個限度，因爲在一定的限度之外，過多的生產物就無從使用了。在奴隸制下，財富的增加限制在一個比較地狹小範圍內。這就是爲什麼在奴隸制下，使得技術發展沉滯

## 的原因

隨着階級的抬頭，國家也就變成了一種剝削的機關，強迫着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去爲少數剝削者而工作。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國家是比之現在是限止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的。交通工具那時還發展得很少，因此山與海就變成了很難超越的障礙。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君主獨裁制，共和制等等——在奴隸制下也差不多已都有了。可是，無論國家的形式是怎樣，它總是一個奴隸主獨裁的機關。一般的奴隸是並不當作社會的一份子看的。

奴隸社會，特別是在古希臘與古羅馬，曾達到了一個高度科學的與藝術的發展水準。可是，這只是一個建築在無數奴隸羣衆們白骨上的文化而已。

在不斷的戰爭時期中，被作爲奴隸的人民增多了起來。奴隸們的生命是極度的低廉，而剝削者使他們的生活情形又差不多成爲不可忍受。整部奴隸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滿了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血的鬥爭的歷史。奴隸們起來反抗他們主子的暴動，是常被無情的慘酷屠殺所鎮壓下去的。奴隸們的叛變，對於奴隸社會，特別是在它的後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譬如羅馬的情形就是這樣的。當羅馬征服了許多在世界的遙遠的角隅裏的國家以後，羅馬帝國已有了極偉大的權力，可是也就

在那時候，它開始在組成當時社會的許多矛盾壓力之下慢慢地、慢慢地動搖了。最著名的那一次奴隸叛變就是在兩千年以前，羅馬在史拜大哥士（Spartacus）領導之下所爆發的那一次叛變。他動員了廣大的軍隊反抗奴隸主的統治。

但是奴隸們的叛變並不能使剝削者們就得到勝利，也不能使剝削這事停止。奴隸們還不會到使他們自己有一個清楚的目標的程度。他們也不能有一個堅強的組織領導他們的鬪爭。往往，奴隸們只是在互相殘殺着的各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而已。可是，內戰與奴隸們的反抗到底給與了奴隸所有者的社會秩序以一獨嚴重的打擊，促使了它的崩潰。因此代奴隸制而起的另一種人剝削人的新形式就出現了。這個在中世紀所盛行的形式，就是封建主義。它的發展後期，就是農奴制。封建制曾經經過了一個比較地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在封建制之下，巨大的農民羣衆是爲少數的封建地主們所剝削着。地主們掌握了農民所工作的土地上的最高主權。因此爲了使用那土地，農民們就只好答應他們的主子許多封建的服役。

但只要還是自然經濟流行的時候，生產不是爲了交換，而是爲了直接使用的時候，封建剝削總還相當地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的。封建的領主們爲了使用，從農民那裏取得了一定的農產物，

這些產物的大部份是都爲地主以及他的武裝衛隊所用去的。只有一小部份才以之交換武器以及國外的貨品。可是後來交換逐漸發展，封建主們的胃口也就逐漸增大了。現在他不但要從農民那裏榨取供他自己以及他的侍從們所用的貢稅，爲了去交換別的物品而榨取的數量也繼續的增大了。隨着貨物交換的發展，農民們爲封建地主們增多剝削的可能性也就變大了。交換的成長，摧毀了那舊的，在封建地主與依賴他的農民之間的家長關係而促進了農奴的產生。

農奴制可說是農民爲地主所剝削的一種最利害的形式。在農奴制下，基本的生產工具——土地——是在地主們的手中，地主們佔據了那農民們已經耕種了幾代的土地，可是他們還並不即以此滿足。因爭國政權擾亂也在他們的手中，他們使先前自由的農民都變成了他們的農奴。農民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而實際地變成地主們的財產了。

想盡了每一種方法去增加他們的收入，地主們增加了他們對於農奴的剝削。在農奴制的時候交換已差不多發展得很好了，海外貿易也有了相當的比例。商人們供給着農奴地主們各種海外貨物。金錢因此就愈趨愈重要了。爲了要得到更多的金錢，農奴主就更拚命地去向農奴的身上壓榨勞動。他奪去了農民的的土地，限制了他們的分有地，然後又再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就使先前的農民來替他工作。古

維制度 (Corvée Service) 被使用了：農民們一定得在一星期內在他的地主土地上工作三天到四天，然後才能在別的日子爲他的自己的分有地工作。另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使農民在納租的制度之下，讓地主們從農民的田裏拿去最大部分的收穫物。

對於農奴的剝削，引起了農民們反對他們地主的嚴重鬥爭。每一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着無數的農民叛變。許多國家在農奴制的時候都有着農民暴動（在德國，法國，英國，俄國）有幾個這種暴動曾經經歷了好幾十年。有幾十年這些國家都是在內戰的紛擾中。這些暴動都爲地主們及他們的政府所無情地鎮壓下去了。這種農民反抗地主們的鬥爭，就被新興的布爾喬亞利用了去促進農奴制的崩潰而將農奴制的剝削代之以資本主義的剝削。

這裏是史泰林關於社會制度更迭所說的話。

「奴隸們的革命取消了奴隸制，同時也取消了對於勞苦者的奴隸式的剝削。但是代此而來的却是封建的統治者與對於勞苦者的農奴式的剝削。一羣剝削者代替了另一羣剝削者的地位。在奴隸制下，「法律」允許着奴隸主人們殺死他的奴隸；在農奴制下，「法律」只允許農奴主們僅僅出售他的農奴。農奴們的革命推翻了農奴主，同時也取消了農奴式的剝削形式。但是代這而來的却又是資本



家們與地主們，以及對於勞苦大眾的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形式。一羣剝削者為另一羣剝削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下，「法律」允許着出售農奴。在資本主義下，「法律」允許着勞苦者們僅僅命定了去失業，貧窮，以及饑餓死亡。

「只有我們的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才解決了這些問題。不再使一羣剝削者為另一羣剝削者所代替，一種剝削形式為另一種剝削形式所代替。」——而整個地取消了剝削，取消了所有各種的剝削，所有的富人與壓迫者，舊的與新的。」（註）

交換的生

長與發展

我們已經知道交換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極早就發生了的。社會上一有分工，使交換生產的基礎就形成了。交換起先只在鄰近的公社中間舉行，各自交換着他們的剩餘產物，但，交換自從這樣地在公社中間起源了以後，不久就使公社內部的關係發生了一種分解的作用。貨幣出現了。在最先，那些作為交換主要對象的產物就作為貨幣使用。所以在許多情形下，當交換在畜牧的氏族或部落中發生的時候，牲畜就作為貨幣。一個部落的財富，以及私有財產發生後，個人的財富——都是以所有牲畜的頭數來計算的。

（註）史奈林：第一次蘇維埃集權農場突擊隊員會議。

可是交換盛行後還流行過一個長時間的自然生產。貨物的生產並非以交換為目的，叫做自然生產。而貨物的生產是爲了到市場上去出賣，爲了交換的就叫做商品生產。

在奴隸制與封建制下所流行的就都是自然生產，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也都是在自然生產的基礎上產生與發展的。只有交換的逐漸發展才摧毀了這些社會形式的基礎。

這裏就是恩格思對於這發展時期所說的話：

「我們都知道在早期的社會中，生產物是爲生產者他們自己所使用的，而這些生產者又是很自然地組織在或多或少的共產主義的公社裏面，將剩餘生產物和社外人交換，那把生產品轉變成商品的先聲，是要到稍後一些日子才有的事情。最先，這交換只在屬於不同部落的個人中間發生，但隨後就使公社內部也發生了作用，而將公社本質地分成了許多或大或小的家族團體。但即使這樣的分裂了以後，家長們管理交換的事仍舊繼續着，而農民們靠着他家族人員的相助，也差不多生產着在他自己經濟範圍以內的每一件滿足他們需要的必需東西，而只向外面，用了他們自己的剩餘產物去交換一小部份的必需品。每個家族都不但以農業與畜牧爲職業，也還將這些產物再加工做成各種日用的東西。有許多地方，還用了手推磨子磨粉，烘麵包，紡織，染色，織夏布與羊毛，製熟皮，改築與重修木屋，製造勞



働工具時常做木匠或者鐵匠的工作，所以家庭，或家族，在大體上都是自給的。

「這些一個家庭必須向別人那裏去交換或者購買來的少數東西，即使在後來十九世紀初的德國，也主要地都還是手工匠們的生產物。這些東西並不是農氏們完全不會做，他們所以自己不做，就只是因為或者材料對他們不便利，或者買來的東西是更好更便宜而已。」<sup>(註)</sup>

所以自然生產不但在奴隸制下與在中世紀時流行，也能在新的情形之下盛行。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初創時，是並非就佔優勢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才給與了自然生產一個致命的打擊。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爲了出賣的生產，才變成決定的，主要的生產形式。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隨着勞動分工的增進，商品生產也會發展到一個很大的程度。特別重要的是：手工業者與農業的分開。農民中間的農業家是將他的經營主要地作爲自然生產的，可是手工業者就不是這樣。手工業是一開頭，就清楚地帶着一種商品生產的性質的。一個手工匠者，他產生一雙鞋子，一套甲冑或者一把犁，一塊馬蹄鉄，陶土的或者木製的器具，他是從一開頭就是爲了市場，爲了出售才工作的。與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所不同的是手工匠是用了他自己的勞動工具工作的，而且普通，他

(註)恩格思：資本論第三卷補遺。

也總只自己使用他自己的勞動力。一直要到後來，隨着城市的發展，手工匠才開始僱用助手或職工。手工匠者往往是用當地的原料工作而同時也在那地方的市場上出售他的商品的。這種雖是爲了到市場上去賣才生產，可是還沒有工資勞動的生產，我們稱之爲簡單商品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分別。

「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時候，」恩格斯說，「那就是說在中世紀的時候，小規模的生產是通常建築在工人們自有他們的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的基礎之上的：如小農，自由人或者農奴的農業工業，市鎮上的手工業勞動的工具——土地，農具，作場，工具——都是個人勞動的器具，只預備爲了個人使用的，因此，當然是微小，簡陋與受着限制的。」（註）

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不同是在什麼地方呢？工匠手藝者，小農，都是自有着他們的工具，原料，與生產手段的。他們自己工作着，以他們的生產手段，生產着他們的貨品。在資本主義下，情形就兩樣了。那裏工廠屬於資本家們，而在這些工廠內工作着的工資勞動者是並沒有他們自己的生產手段的。簡單商品生產時常作爲資本主義的先聲，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沒有簡單的商品生產是不可能生

（註）恩格斯：《資本主義的起源》頁三〇一。

長的，簡單商品生產實爲資本主義準備了一條道路。

簡單商品生產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資本主義。小規模的商品生產產生了資本。

對於卡爾主義的歪曲之一，就是企圖否認簡單商品生產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上的先驅。這種卡爾主義的歪曲，在政治上的意識是非常顯明的。可是實際上的情形是這樣，即使在資本主義已經在全世界佔了優勢的時期後，前制度的許多殘餘物是依舊存在着，有着無數的簡單商品生產原素，許多千萬的小農，工匠與手藝者的。這些小商品生產者的羣衆，在外表上雖然獨立，可是實際上却呻吟在資本主義不可忍受的束縛之下，成功了一支無產大衆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聯盟者的預備軍。對於簡單商品生產的任務與意義加以歪曲，因此就等於對農民中的基本部隊作爲無產革命聯軍的任務加以否認。這種歪曲就是作着托洛斯基反革命學說的基礎的。

在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之間企圖嚴格地將它隔離開來，對於卡爾、伊里契主義的學說也並不是一個小的歪曲。伊里契時常申述着這事實，小規模的商品生產是時常一天天，一時時，都使資本主義發生的。對於這個原則的否認，就容易，譬如在蘇聯的情形之下，與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見解一樣。將村莊中的小規模生產看作永久化，並且對於在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原則下將村莊加以社會主義的

轉型缺乏瞭解。

資本主義  
生產的起  
源

資本主義是發源於封建農奴制度的內部的。資本的最古老的形式就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商人當交換在舊的自然經濟內部發展起來的時候，更担任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商業資本家供給着農奴地主們各種的奢侈品，因此得到了不少利益。一部份地主從農奴那裏壓榨出來的貢稅，因此就跑到了商人——商業資本的代表——的袋裏去。隨着商業的發展，高利貸也就繁盛了起來。大領主們——地主，國王，政府——都需要增加大批金錢。因為瘋狂的奢侈與浪費，繼續不斷的戰爭，吞食了大量的金錢。這就使放債者有了活動的地盤。用高利向封建領主們放債，高利貸者也就得到了一部份從農奴勞動那裏壓榨來的貢稅。

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在封建社會的生活中生了根，不斷地毀掘着與打破着這社會的基礎。因了商業的興起，農奴們受地主的剝削，就愈變愈強。過度的剝削毀壞了農奴制——農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們貧窮了，變成只能夠過一種飢餓生活的貧民了，就不能再大量地供給地主們收入。同時高利貸資本又在各方面緊緊抱着封建的產業，吸吮着它的血。農奴制的崩潰就準備下了資本主義生產生長的道路。

商業資本起初只從事買賣，所買賣的貨品也都是手工匠們與農奴們所產生及一些從遠處輸送過來的貨物。可是隨着商業的發展，這些貨物的來源就變得不够了。小規模的商品生產只能夠供給一定限度的商品數量，僅只夠地方市場的需用，當商業開始擴展到更遼遠的市場上去的時候，就引起了擴大生產的需要。

但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做到這種生產擴大。小規模的商品生產在這裏是完全無用的；它的能力是很狹小地被限制着的。于是一種從小規模生產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就發生了。資本主義它摧毀了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但只是代之以人剝削人的最後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已。

這裏就是伊里契如何描述從小規模生產到資本主義轉型的話

「在舊式的情形之下，差不多所有財富都是為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小農所生產的。人口是在各村莊中分散着居住的，而他們的大部份產物也或者是為了直接使用，或者是為了當地方的小市場緣產生的，很少與鄰近的市場有聯繫。

「這些小農們也就是替地主們工作的人，但這些地主們只是使他們產生對於地主們自己直接使用所必需的東西而已。家用的貨物是使手工匠去做，以及那些也住在村莊裏或者旅居在鄰近地方

的人去做的。

「但隨着農奴的解放，這些人民羣衆的生活情形就起了一種整個的改變：繼小規模的手工匠的店舖而起的廣大的工廠是開始出現了。這些工廠生長得非常快，驅除了小規模的手工業者們，使他們變成工資勞動者，而且強迫了成千萬的工人去到一起工作，生產那些賣到整個俄羅斯去的大批商品。

「小規模的生產是到處爲大規模的生產所代替了。而工人大衆們也差不多已經都是僅僅爲了工資替某一個資本家作工的雇工們了。資本家有着巨大的資本，建築了巨大的工場，購買了大批原料，也囊括了所有爲工人們集體所大量生產的利潤。生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它不斷地而且無情地打擊着小生產者，摧毀了他們在村莊裏的羣居生活，強迫着他們作爲一個簡單的工人而到各處去流浪，向着小生產者，摧毀了他們的勞力。愈來愈大的大部份人口是從村莊中被驅逐了出來，而從農業集中到城市，工廠，工業市鎮與居住地帶去，成爲了一種自己一無所有的特殊階級，一種工資勞動者，只靠出售他們勞動力而生活的無產大衆們了。」(註)

(註) 伊里亞全集卷一，政綱之解釋頁四二八——二九。



## 複習問題

- 一、在階級社會發生以前，人民是怎樣生活的？
- 二、階級是怎樣起源的？
- 三、階級剝削的基本歷史形式是那幾種？
- 四、在奴隸制度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 五、在農奴制度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 六、資本主義剝削的特徵是什麼？
- 七、交換是怎樣發生與發展的？
- 八、為什麼小商品生產能促使資本主義的發生呢？



### 第三章 商品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有兩個主要的特徵：第一，在資本主義下面，盛行着商品生產。第二，不但勞動生產物，即勞動方自身也變成了一種商品。

資本主義而如果没有了商品生產那是不可思議的。在資本主義生長、發展以前，雖然也早有了商品生產，可是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面，商品生產纔普遍起來。

因此，要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必須首先研究商品生產，它的特徵及其法則。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是無計劃地進行的。所有的工廠都屬於資本家們，每一個這些企業，都爲了到市場上去出售而生產着商品。可是却並沒有一個人去告訴資本家他必須生產的東西是什麼。

以及必需生產多少數量。工廠的主人可以任意增減他的生產或者關門。資本家們是並不管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生活的食物、衣料等等的。每一個工廠主人他所關心的就只有一件事：如何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一樁事業，在他看起來是有利的，他就拚命地要從事它，如果並不能有利益，那麼他就不願再管它了。

這樣的一種制度，即生產完全在資本家手中，他們從事生產，唯一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多從剝削勞苦大眾上得到利益的生產制度，當前是遍於全世界的。只有在蘇聯是例外，那里的政府是在工人階級手中，而且實行着計劃經濟。

在資本主義下面生產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下的，那里，社會生產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計劃地管理的。「爲了更進一步地剝削工人增多利潤，資本在工廠內部組織着並調整着勞動。可是就整個的社會生產看，危機卻存在着而且擴大了，當積聚起來的財富找不到購買者，而千百萬工人死亡，挨餓，失業的時候，便終於爆發了恐慌。」(註)

何謂商品

現在我們且開始來研究作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的無政府狀態生產的微妙機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盛行着所謂商品生產。譬如一個資本家的工廠，是生產亞麻油

的，這當然決不是說那個資本家就將自己喝盡所有他的油，再譬如一個大量生產棺材的資本主義店鋪，當然很明顯的，這些棺材也決不是爲了他的主人自己做的。無數的工廠生產着大量的銅與鐵，這些銅鐵，生產者自己當然也決不需要它。所有勞動的產物如果是製成了並非爲了自己的使用而是爲了出賣的，就叫做商品。

我們已經知道，商品生產是僅僅慢慢地才毀壞了以前那每個家庭，每個公社，都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自然經濟制度曾經存在過很多時候，那些先於資本主義的剝削行式——奴隸制與封建制——就是建築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的。但資本主義就不同了，這制度一開頭就是與交換的發展，商品生產的發展聯在一起的。

「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的財富，就像是一大堆的商品的積集，而它的單位則是一個簡單的商品。」

卡爾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用了這幾句話開頭的。在這個著作里，卡爾是以發現統治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作爲他自己的課題的。卡爾在他的著作中一開頭就給與了商品一個分析，同時暴露了

(註)伊里契全集卷十七，頁二四八。

那統治着商品生產的法則。

商品的二

重性

人類勞動的產物，一定要能滿足人類的某些慾望，否則人類就不值得化勞力在那上面了。每一種勞動產物的這種性質，我們稱之爲該物的使用價值。譬如一只鐘的使用價值，就在它能告訴我們時間。有許多東西，雖非全是人類的勞力所產，可是也有使用價值，譬如自然界的水、曠野間的菓子、物體的使用價值在自然經濟的生產或商品經濟的生產下面都能存在的。農夫爲了他自己使用而生產的穀是他的食料，這穀對於農夫因此只有着一種使用價值。但這穀，如果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農夫爲了出售才生產的，那麼這穀就變爲一種商品。成爲商品的穀仍舊繼續有使用價值的，因爲它能作爲人的食料。假使因某種原因一旦它沒有了這種性質（譬如腐爛了，變得不能食用了），那麼就沒有人要買它了。

可是這穀，已經成爲一種商品，因此它同時也就有了另一種更重要的性質，它能夠與任何別種商品交換了。使人在這裏引起注意的，首先就是一種商品，它是有着這種可與別的某些商品交換的性質的。

一種產物，當它變成商品時它所必須具有的這種特徵，在商品經濟裏演着一種重要的任務。

「一種商品，第一它是能夠滿足一個人的慾望的一種東西，第二它是能夠與別的一些東西交換的一件東西。一件東西的有用性給與了它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最先是作為一種使用價值與別種使用價值間交換的比率而呈現的。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因為成千成萬的這種交換，所有一切在他們自身是完全不同而且無從比較的使用價值，是一個與一個地對等着了。」（註）

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有着一種矛盾。對於商品的生產者，商品並無使用價值，可是對於別的人商品卻有着使用價值。在另一方面講來，對於一個商品的購買者，商品對他就只有一種使用價值而並無所謂價值。生產者一賣了他的商品，收回了他的價值，他就不再能使用他的商品了，因為那商品已早在別人手裏了。商品是一種並非爲了直接使用而是爲了到市場上去出賣的生產物，因此商品也就成了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的媒介，這是一種將商品生產者與整個社會關聯起來的媒介，可是這媒介並不是直接的。社會並不告訴每一個生產者他所應當生產的是什麼，以及他所應當生產的是多少。在商品生產下面，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計劃地、意識地對於整個社會生產過程作領導的。

勞動創造——每一種商品的價值，它是靠什麼來決定的呢？有的商品貴，有的商品便宜，是什麼緣故

（註）伊里奧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頁一五。

價值

使得商品的價值發生這些差異的呢？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相差得太大了，根本無從作數量上的比較。譬如鐵與烤牛肉這兩種東西的使用價值有什麼地方相同呢？因此，我們必須向別的方面去找求價值的祕密，而不在使用價值裏面去找。卡爾說：

「如果我們丟開了許多商品的使用價值不談，那麼留下來的共同點，就只有他們都是勞動的產物了。」（註）

一個商品的價值是以化在他的生產中的勞働量來決定的。

當交換還沒有十分發展的時候，生產物全以一種偶然的比例交換着。譬如一個原始的狩獵人民當他遇到一個農業部落裏的人並且以他的肉交換一點穀的時候，那比例就完全是因了偶然的情形而決定的。可是交換發展了，事情也就根本地變更過來了。

隨着自然經濟的崩潰，交換的比例也就逐漸與化在被交換物中間的勞働量接近了起來。在簡單的商品生產制度下，一個農夫以他的穀與一個工匠所做的斧交換時，他所給與工匠的穀的份量，一定與那個工匠在製造他那柄斧頭時所化的勞働量相接近的。

這裏就是恩格斯如何描述在資本主義生長以前，簡單的商品生產制度下，商品如何依照了他們



的價值而交換的情形

「中世紀的農民是非常正確地知道生產他交換得來的東西的必要勞動時間是多大的。鞋匠與運貨者，都就在他的眼前工作，正像縫衣匠與鞋匠，在我自己幼年時候，時常在我們萊茵區的農民中。這一家跑到那家地用土布與牛皮製成衣服與鞋子一樣。農民與那些農民向他購買東西的人本身都是勞動者。被交換的東西也都是他們自己勞動的產物。他們生產這些東西時支出什麼呢？勞動，僅僅是勞動。無論是爲了增補工具，爲了生產原料，或者是將這些原料做起來，他們所支出的沒有別的，就只有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又怎樣能夠去將他們自己的東西與旁人交換時不按照了所化在它們上面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來交換呢？化費在生產上的勞動時間不但是唯一以之決定在交換中數量多寡的合宜方法，而且除此之外，其他的方法，簡直還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能夠相信一個農民與工匠者會笨到去將一件需要作十小時勞動的商品去與一件只需作一小時勞動的東西交換嗎？在整個的農民自然經濟時期裏，商品的交換除了以所化在這些商品裏的勞動量來計算外，沒有旁的交換方法是可能的……。」

（註）資本論卷一，頁四。

「農民的以農產物去與城市手工業者的產物交換，那情形也同樣的。起初交換還都是直接地發生的，並沒有商人作中間人，到了市鎮上市集的一天，農民就出去售他的貨物，再買進他所需要的貨物。在這裏，也同樣地不但農民知道手工業者們的工作情形，同時手工業者們也知道着農民勞働的情形。因爲他自已，在那時候，在某種限度內也還是一個農民，他不但有一個園地，以及菓園，而且有時也還有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一兩頭牛，豬，家禽等等。」<sup>(註)</sup>

有許多明顯的事實都證明着，商品是依照了蘊藏在它們中間的勞働來交換的。有許多曾經一度非常貴的商品現在都變得非常便宜了，因爲近代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它們的必要勞働減少了。譬如鉛，現在一切食具以及其他東西都用它來做成的鉛，在幾十年以前，就比了銀子要貴到八倍到十倍。一千克的鉛就在當時要值到兩百二十五金元左右。但後來因爲電氣科學的發展，生產鉛的必需勞働減少了，因此到戰前，價格就跌到差不多二角七分金元一千克，便宜了一千倍。而這所以會變得如此便宜的緣故，就因爲現在需要生產它的勞働就只要這樣一點就夠了。

因此，一件商品的價值就完全依照了生產它時所化費的勞働量來決定的。如果我們用了同樣的

勞動量能夠產生更多量的商品，我們就說勞動的生產率是增加了，在另一方面如果用了同樣的勞動而生產的數量反減少的話，那麼我們就說勞動的生產率是減低了。很明顯的，增加勞動生產率就等於減低所化在每一個特定商品上的必要勞動數量。而這結果當然也就會使價值減低，每一個這特殊部門的商品變得都便宜起來。如果生產率減低，那麼就相反，一定會使商品漲價。因此，我們可以說勞動的生產率與每一個所生產的商品單位的價值是成爲反比例的。（當一個漲起來的時候，另一個就跌下去了）這就是爲什麼卡爾也說：

『一件商品的價值是與包含在它內面的勞動的生產率成爲反比例而變動的。』（註）

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爲所化在它生產上的勞動所決定的。一件商品的價值不是旁的，就只是包含在那商品裏面的勞動時間的數量而已。但價值是一定要當一件商品與另一件商品相交換時纔能表示它自己的。我們如果假定包含在一噸鐵裏面的勞動量，與包含在一千克白銀裏面的勞動量是相等時，那麼一噸鐵在價值上就會等於一千克白銀。一件商品比較了別的商品才能表示的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就是價值用以來表現它自己的形式。不過我們必須記住的，就是在這個形式裏面我

（註）資本論第一卷，第七頁。

們所有的價值，也仍只是包含在那商品裏面的勞働時間。

在已發展了的商品生產下，當商品是用了貨幣來交換的時候，每一件商品都是與一定量的貨幣來比較的。商品的價值用貨幣的名義來表示了。因此商品的交換價值就變成了商品的價格。價格，就是商品用了貨幣的名義來表示的，商品的價值而已。

抽象勞働  
與具體勞働

要明白潛伏在商品中的矛盾，生產商品的勞働的特殊性，我們是必需觀察到的。在交換商品的過程中，人們把各種最繁複的勞働比較着。一個補鞋匠的工作是與鑄造匠的工作根本不同的，一個礦工的勞働與一個裁縫的勞働也很少相像。每一個簡單的商品都包含着某種特殊職業或某種特殊工業部門的勞働。對於這些商品勞働的唯一共同點，就只有他們都是人類一般的勞働。或者，我們另外換一種名稱說，那麼就是有別於每特殊生產部門具體勞働的抽象人類勞働。

「在一個特定社會裏，所有包含在商品價值總額裏的勞働力，都是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働力。成千成萬的交換就證明了這一點。」註

每一個特殊商品，就只代表了這個普通人類勞働力中的一部份。

(註) 伊里亞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頁一六。

具體勞働產生使用價值。鞋匠的具體勞働產生鞋子，礦工的具體勞働產生煤，可是這些商品的價值，却只是表示在商品生產制度下所支出的一般的人類勞働力的。

「在一方面，所有的勞働，合理地說起來，都是人類勞力的支出。在它是抽象的人類勞働力這性質上講，它產生了而且形成了所有商品的價值。在另一方面，所有的勞働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形式，特定的目的下纔支出的人類勞働力。因此，在它是具體的有用的勞働這性質上講，它又產生了使用價值。」

(註)

在商品生產下的勞働是抽象的，同時又是具體的。當它產生使用價值的時候，它是具體勞働，當它產生價值的時候，它是抽象勞働。在一方面，每一個生產者都產生特定的使用價值，如鞋子、煤、布等等。這代表着鞋匠、礦工、織工的具體勞働的。但在另一方面，同一的鞋匠、礦工、織工也還產生鞋子、煤、與布的價值。他們產生這些東西都並不是爲了他們自己直接使用，而是爲了到市場去交換纔產生的。他們是將鞋子、煤、布匹作爲具有價值的商品纔產生的。而價值就是爲抽象的，一般的人類勞働所產生的。

商品在一開頭就表示着它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我們現在看見勞働也是這樣：包含在這些

(註)資本論卷一，頁十四。

商品裏的勞働，在資本主義生產下所使用的勞働，也有着一種二重性。

在具體勞働與抽象勞働之間的不同，就表現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上。使用價值是具體勞働的結果，而價值則是抽象勞働的結果。

很明顯的，這種勞働的分成具體勞働與抽象勞働是只有在商品生產下纔能存在的。這種勞働的二重性就表現了商品生產的矛盾。在商品生產下每個社會間個人的工作都變成了在一方面是整個社會勞働間的一部份，而在另一方面則又是不同的，各個工人的特殊工作，個別勞働。因此，這也當然非常明白，在抽象勞働與具體勞働之間的矛盾是隨着商品生產而興起，也必然會隨着商品生產的消滅而消滅的。

「一個人爲了他的直接使用，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東西，只是一件東西而決不是一件商品。作爲一個自給自作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是完全無關的。但如要生產一件商品，那麼一個人就不但應該產生一件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働自身也非變成整個社會間所化費了的勞働總量間的一部份不可。他必須服從社會間的勞働分工，如果沒有了別的勞働分工他是決計做不成的。而且在他的那一面講起來，他更需要着去調整它們的。」<sup>(註)</sup>

在商品經濟裏，每一個個別工作者的工作，只是代表了整個社會勞働中的一部份。一個織工，礦工，機器的工部都是整個社會生產鍊子裏的一部份；而每一個個別工作就構成了在這鍊子裏的一環。不過，在同時，每一個在商品生產下的個別工作仍是獨立的。個人的勞働的所以稱之為社會的，就只是因為每一個生產者在他的工作裏，是與此外整個的旁人關連着的。各個個人的勞働則仍舊並不會就以社會的規模聯合起來。恰巧相反，各個工人的勞働是仍舊分離着，散漫着的。

「商品的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制度，在那制度裏，各種不同的生產者生產各種不同的生產物，（勞働的社會分工）而這些生產物在交換中又是互相各個相等着的。」（註）

這個包含在獨立生產者個別勞働社會性內的矛盾是隨着商品生產的興起而興起，同時也隨着商品生產的消滅而消滅的。

在自然經濟裏，這個矛盾並不存在。我們假想在一個遠離這世界的一隅裏，有一個獨立的農民經濟，這個經濟是差不多完全與世界的其餘各處隔絕；而每一樣必需的東西也都是在田裏產出的。勞働在這裏就不是整個社會勞働的一部份，而是一種清楚地帶着分離的，個人性質的勞働了。因此作為

（註）卡爾·價值價格與利潤

商品生產特徵的矛盾，當然在這裏也並不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社會各份子間的勞働的相互依賴性，比了在資本主義下甚至還要大，但在這裏，商品生產的矛盾也同樣地不存在，每一個工人的勞働已經變成社會的，已經變成一般勞働的有組織的一部份了。各個工人的個別的，分離的現象已經消失，而勞働的成果也變成整個社會的財產，而並非個別的工作者所有的了。

社會必要

勞働

如果一個商品的價值是以它生產時所化費的勞働量來決定的，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似乎愈懶惰的人，或者技術愈不高明的人，他的商品的價值反愈多了。

譬如現在有兩個同在一起的鞋匠，一個是做得非常快的，很熟練的工人，一天能做一雙鞋另一個是非常懶惰而嗜飲的人，要一星期才能做成一雙鞋。是不是說第二個工人所做的鞋反較那第一個工人所做的鞋子值錢呢？當然不是。當我們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爲它生產時所化費的勞働量所決定的時候，我們心目中的所謂勞働時間，是像卡爾所說的：

「……以當時的平均技術水準，強度以及通常的生產條件之下產生一件物品所必要的時間而言的。自從蒸氣的織機在英國實用後，將一定量的棉紗織成布的勞働就差不多減低了一半。」註

（註）伊里奧卡第——恩格斯——卡爾主義頁一六。



用手織機的織工們現在只能工作十八小時或二十小時來代替以前他所做的九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了。可是，他的二十小時勞動的產物，現在却只有着十小時的社會勞動，或十小時的將特定棉紗織成布匹的社會必需勞動。因此，他所化了二十小時勞動的出產品，就只有他以前勞動十小時的價值了。

從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一個商品的價值，是並不依賴于各個個別勞動者的勞動來決定的，而是以它生產時的社會平均勞動，或者社會必要勞動來決定的。

簡單勞動  
與  
複雜勞動

對於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我們也必須來區別一下。譬如我們來拿一個泥水匠與一個鐘表匠來舉例：一小時泥水匠的勞動決不能等于一小時鐘表匠的勞動。為什麼？因

為一個人如果要去學泥水匠是用不到化很多時間去準備訓練的。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容易學習的勞動，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做一個泥水匠（或者做一個普通勞工的）。一個鐘表匠（或者一個化學家）就不同了。要做一個鐘表匠，一個人得化譬如說三年去學習他，如果一個人願意化這樣一個長時間去學習這種職業，他當然是想將來能夠得到這種代價的。怎樣得到他的代價呢？譬如說，他做了一只表，化了

（註）資本論卷一，頁六。

二十小時，可是他拿到市場去交換簡單勞働所生產的商品時，他却能換到三十小時的勞働。在這種情形下，一小時的複雜勞働在市場上，就等於一小時半的簡單勞働。

如果，在一小時的簡單勞働與一小時的複雜勞働交換之間，一點都沒有不同，那時將怎樣呢？那時複雜勞働的供給一定會減少下去。鐘表匠，化學家以及其他別的從事複雜勞働的人就將愈變愈少。而因此市場上的鐘表，化學品等東西也就會愈來愈少，使這些商品的價格抬高起來。於是鐘表匠一小時的勞働就又會等於一小時半，或甚至兩小時的簡單勞働了。於是去學一種複雜勞働的職業，就又仍是有利的了。

市場裏說

爭

我們已經講過，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爲它生產它時所化的社會必要勞働所決定的，但這是否就是說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每個商品都能以它的整個價值去交換呢？當然不是。倘要這樣，每一個生產出來的商品，就非有一個直接購買者不可，需要與供給也非時常各個保持平衡不可。但這點能辦到嗎？

在商品生產制度下，社會上是沒有一個機關，能夠告訴每一個個別生產者他所需要產生的商品是什麼，以及他所需要產生的數量是不少的。當生產物的大部份還是供直接使用，而只有一小部份是

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時候，市場的任務還不大，但當商品生產擴大，市場的意義也就愈變愈大了。

每一個個別生產者都是自己冒險工作着的，只有等他已經把商品生產完畢，而拿到市場上去賣時，他才能發現他的商品到底是否有人需要或者不要。

商品的價格，是它的價值用貨幣所表現的形式，但價格是時常依照了市場的情形而變動的。在市場上，賣者與買者之間對於商品的價格有着一種競爭。這賣者與買者兩方面的競爭就決定了商品所應出售的價格。因此，一個商品的價格，並非時常與它的價值相合的。價格有的時候比了商品的價值高，有的時候比了商品的價值低。但無論如何，價值總是作價格漲落上下的中心的。

如果有一種商品生產得太多了，供給超過了需要，它的價格一定會跌到價值之下。價格的跌到價值之下，意思就是說這一種商品的生產者並不能得到他在這商品上所化的全部勞動的報酬了。因此對他就不如去生產市場上所更需要的別的商品了。於是這一種商品的生產就會縮小。但這樣以後，對於這商品的供求關係，却又會慢慢地變得使這商品有利起來，而不久這商品又會恢復到與他價值的水平一樣，或者甚至還超過它。

價值法則，就是這樣以不斷的漲落而實現的，商品而要按照了它們的價值出售，只有當供給與

要恰巧相等的時候。可是這樣的情形是很少有的。

「價值學說是假定而且必須假定一個相等的供求關係的，但它並不會假定這樣的一種均衡是時常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到的。」(註)

價值法則是在市場上作爲一種盲目的力量而出現的。每一個個別的生產者都得服從這盲目的力量。正像卡爾所表示的那樣，這力量的行動是就正像一所房子的崩落一樣。這就是說每一個個別生產者是從來就不能夠事先知道那萬能的市場對於他所需要的是什麼的。價值法則在每一個小生產者的後面操縱着他。商品生產，正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是以無政府，卽就整個社會看來缺乏秩序與有意識的計劃作爲特徵的。價值法則就在這種盛行無政府狀態生產的社會裏作爲一個非人格的，非意識的力量而活動着。

交換的發展與價值的情形

世紀。

在前一章裏，我們已經知道了商品生產並非一下子就發展成功的。正相反，交換只很慢地纔摧毀了以前的自然經濟。這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交換，往往經歷有好幾

(註) 伊里奧全集第二卷，關於市場論之諸問題。

在已發展的商品經濟裏，一件商品是並非與另一件商品直接交換的，商品都須變成了貨幣之後纔能買賣，它們所用以表示價值的形式就是貨幣。但我們要明白價值的貨幣形態，我們必須先使我們自己明白那些價值在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初期時的較低級的形態。

當生產還是自然性質，而交換也只是偶然纔有的事情的時候，那時候所有的價值形態是基本的，簡單的，或者偶然的價值形態。一件商品與另一件商品相交換着。譬如說一張獸皮與兩根矛相交換着，但那些當交換與商品生產到達了他們發展的最高峰時所有的特徵，就已經差不多包含在這個還未發展的價值形態中了。

譬如在我們這個例子中，作為獸皮價值的單純價值形態就是以兩根矛的形式來表示的。獸皮的價值並不能直接表示，而要相對地，用對於兩根矛的價值的關係來表示。兩根矛在這裏等於着一張獸皮。這獸皮的價值是由兩根矛的使用價值來表示的。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一種商品（兩根矛）的使用價值是作着另一種商品（一張獸皮）的價值的表現物。價值與使用價值好像是被分開了，價值從使用價值那裏隔離了開來。在這裏，獸皮只表示着它的價值，兩根矛只表示着它的使用價值。獸皮的價值是與它的使用價值隔離了開來，而與另一種商品相等着了。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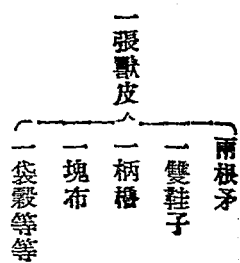
品的價值決定不能用它自己來表示的，要表示它的價值非有另一個商品的具體形式，另一個等價物不可。

在這簡單的價值形態裏，那作爲商品等價物的特徵，就是這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作着它的對等物的價值的表現物。

『作爲等價物的那個商品的實體就是表示人類抽象勞動的體現物。而它同時也就是某種有特殊用處的具體勞動的產物。』(註)

所以在這裏，具體勞動是作着抽象勞動的表現物，而個別勞動——則作爲着社會勞動的表現物。簡單的價值形態，只在交換還帶着絕對簡單，偶然性質的時候纔存在。當交換只要稍爲發展得廣大一點，這一種價值形態就立刻變成擴大的價值形態了。在這種價值形態裏，就不止兩個商品，而是一羣商品互相對等着了。因此，在這種價值形態裏，每件商品也就不止可以去與另一件商品交換，而可以去與整個的一批商品交換。譬如，獸皮，它就不但可以去與兩根茅相交換，而且可以去與一雙鞋子，一柄櫓，一塊布，或者一袋穀相交換。擴大的價值形態，因此，我們可以將它如下的表示出來——

(註) 資本論卷一，頁二七。



當某幾種勞動產物，譬如，牲畜，並非例外而是一般地時常去與各種別的商品相交換的時候，我們就有着這種價值形態。

擴大價值形態是價值形態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用屬於各個不同的商品主體的商品在表現着了。在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分離現在也就表現得更為明顯。一張獸皮的價值，在這裏是作為一件對於一批旁的商品有着某種共同性的東西，而與它的使用價值對等着了。

但是，即使是價值的擴大形態，也還並不能滿足那隨着交換的發展而引起的需要。

交換的發展使這一種交換制度的缺點愈變愈明顯。這些缺點是為下一個，更發展的價值形態，叫做價值一般的形態的代替的。價值的一般形態是從擴大形態裏自然地生長起來的。在擴大價值形態

裏有一件商品是最時常用以交換的，因此，它的價值也就是用一大羣旁的商品來表示的。如果我們假定那商品是牲畜。譬如說是一頭牛，它可以去與一只船，三雙鞋子，三袋穀，三十枝箭等等相交換。那麼我們只要把這些交換關係倒過來，我們就有了如下的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了。

|     |   |       |
|-----|---|-------|
| 一只船 | } | 三雙鞋子  |
| 三袋穀 |   | 二十枝箭等 |
| 一頭牛 |   |       |

在這價值的一般等價形態裏，所有各種商品的價值，都用一個同一的商品在表示着。那個表示旁的商品價值的商品就是一般的等價物。這個商品是隨時都可去與旁的商品交換的。因此伴隨着價值的擴大形態而有的那許多不便利就被取消了。在這裏，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距離當然是隔得更開了。所有的商品都用一個簡單的商品表示着它們的價值。去表示旁的所有商品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商品的功能。因此整個商品世界就分裂成了兩大類：作爲一般等價物的自身自成一類；另一類就包含所有其他一切的商品。



價值的貨幣形態只與一般形態稍為有些不同，當貴金屬——金與銀——明確地變成固定的一般等價物後，價值的一般形態就轉變成了貨幣形態。在貨幣形態裏，那種特殊表示各商品價值的功能，是固定於一種特殊的商品中了。這一種商品，金或銀，在商品世界裏是特別重要的。當金子還沒有變成貨幣以前，金子當然必須首先是一件商品。但在既變成商品以後，金子就更有許多與作為貨幣這任務相聯繫的許多新性質了。

價值是一種用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來表示的人與人之間的特殊社會關係。一件商品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它自己來表示的。它只能依靠了旁的商品的幫助才能表現。在一件商品與另一件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或者它的交換價值，就作為着它的價值的表現物。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價值形態從簡單價值形態到貨幣形態的發展。價值形態的誤是與潛伏在商品內部的矛盾的發展聯在一起的。在整個交換過程，以及貨幣形態發展過程的中間，那在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就愈來愈顯明地表示了出來。到貨幣出現時，這矛盾就完全暴露出來了。貨幣變成了唯一表示價值的手段。而所有其他一切的商品則都與貨幣作為使用價值而對等着。

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生產下，對於每個工人，他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中間的一份子。

性 是非常清楚的。在社會主義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變得很清楚而明顯。在各個人與企業，以及與別的工人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也都是完全用不到說明而清楚地可以知道的。

在一個盛行商品生產制的社會裏，情形就不這樣。因了商品生產，在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就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一個鞋匠他出售了他所做的鞋子，再用這所得的錢去到一個麵包師那裏去爲了他自己，及他的家庭購買麵包時，這其間就有着一種特定生產關係，一種依照了生產在人與人之間的特定聯繫。那麵包師的麵包滿足了鞋匠的需要，那鞋匠所做的鞋也或許會跑到麵包師那裏去。因此，這就等於說麵包師的工作是適切於鞋匠的需要的，而鞋匠的工作也是適切於麵包師的需要的。這樣在麵包師與鞋匠之間就有了一種特定的聯繫，依照了生產而有的一種特定的關係。可是這種聯繫是怎樣實現的呢？它是怎樣表示的呢？我們已經講過，它是在交換的過程中實現的，而商品是從一個生產者的手中換到另一個生產者手中去的目的物。麵包從麵包師那裏跑到了鞋匠那裏去，而鞋子從鞋匠那裏到另一商人手中後，再由那個人又回到了那個同一的麵包師那裏去。但商品也並不只是簡單的從這個人的手中換到那個人的手中，每個人都知道鞋匠一定要得到了他的鞋子的代價後，他才肯放棄他的鞋子的。麵包師，當然也同樣。因此，在商品生產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就變成了

### 許多物件——商品的運動

價值是在生產商品者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這關係表示成了一種在物件與物件——商品之間的關係。這生產關係是被一件物質的外衣所掩蓋了，隱藏在物件的運動之後了。一件商品的價值看起來就好像是這商品的一件與它的顏色、重量等等相像的自然屬性似的東西一樣。譬如說，這麵包是重半磅，那麼就值五分錢。一件商品變成了一件非常奇怪的東西。生產者的命運緊緊的與他的生產物聯繫着。如果我們的鞋匠不能賣去他的鞋子，他就只能沒有麵包吃，如果鞋子的價錢跌落了，——他就只能少買一些麵包。爲什麼他不能賣出他的鞋子呢？或者爲什麼他這時候所得到的代價要比了以前少呢？這原因就得在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變化中去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的生產關係中去找，譬如說，或者是因爲一個恐慌來了，或者是因爲工人減低工資，所以他們很少買鞋子了等等。但這些真正的原因，對於那個鞋匠是會很久很久他都不知道的，即使爲他找出來了以後，也大概總還是錯的。因爲在鞋匠與其他生產世界間的聯繫是集中在他的商品——鞋子上，在它們在市場上所實現的價值上的。

在商品生產制度下，人與人之間依照了生產而有的關係要取得了物與物——商品——之間的

關係纔能表現，因而商品也就取得了一種特殊的社會性質這事實，我們稱之為商品的物神性。（物神崇拜通常是指對於一件東西，加以想像的，超自然的性質的崇拜而言的。）在資本主義下，所有在社會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被一層物的關係所隱藏着。因此所有在資本主義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便都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將物與物聯起來的關係。這事情掩飾了資本主義關係的真正意義，隱藏了它們的真正性質，而給與了他們一個虛偽的外觀。這就為什麼去揭發，去瞭解那支配了所有在資本主義下的關係的商品物神性是非常重要的緣故。

卡爾是第一個人出來解決商品物神性之謎的人。卡爾也是第一個暴露了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人。因為一直到他的時候為止，人家所看見的都還只是物件的神祕性質。他是第一個出來指出價值在商品生產制度下是一種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人。

『政治經濟學是以商品開始，以生產物各個交換——無論是為個人，或為原始公社相交換的那一霎那開始的。在交換中出現的生產物是一種商品。可是物件的所以成為商品就因為附屬在物件上。有着一種在兩個人間或公社間的關係，在消費者與購買者之間的關係，現在是不再屬於同一個人了。這裏有一樁貫穿整個經濟學而使得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們在心上完全糊塗起來的事實的例子。經

濟學是決非研究物件而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分析到最後則為研究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的。可是，這些關係常常附屬在物件上而且作為物件的關係而出現的。這個相互間的關係在個別的情形下雖也偶然為某幾個經濟學家所發現過，但發現出它的統治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關係的卻是卡爾為第一個。卡爾他使這個頂頂困難的問題弄得非常簡單清楚，以至現在即使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們也都能瞭解它了。〔註〕

在商品生產  
制度下的貨  
幣任務

在今日，一件商品去與另一件商品直接交換的事已經是很少有的了。生產者往往出售他爲了錢纔生產的商品，得到了錢後然後再又購進他所需要的商品。那麼爲什麼我們還說商品的交換呢？這是因爲事實上在商品的交換中，貨幣在這裏僅僅只作着一種中間物。資本家出售了他的貨物而得到了一批錢。但是他並非就以這筆錢的本身爲滿足的。他需要着這筆錢去購進新的原料，機器，僱用工人，擴張生產。

不過，商品的交換經過了貨幣作中間物後，是與商品的直接交換到底根本不同的。貨幣的應用使隱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成長與發展。

（註）恩格斯、費爾巴哈論附錄頁九九——一〇〇。

貨幣是並非因了大家的批准與同意然後纔發生的，而是很自然地使用起來的。只有因了貨幣的幫助，在商品生產制下各個獨立的生產者之間的所有各方面的社會關係纔能實現。

在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之間的矛盾，我們已經知道，是表現在一件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上的。自從貨幣使用後，這個矛盾就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商品需要着具有商品與貨幣的兩重性格。當交換是用了貨幣來進行的時候，貨幣的所有主就在交換中得到了代表商品價值的貨幣。

商品的價值現在是以它的價格，特定數量的錢來表示了。一個商品產生後決不算完結——必須去換成錢，它必須能夠賣出，使它的價格兌現。如果不能賣出的話，那麼就是說生產者是白白地勞動了。貨幣是一個普遍的商品，普遍的等價物。貨幣是一種印記，有了這個印記市場便將它的社會公認的條子貼到商品上去，使商品由私人勞動的生產物變成社會勞動的生產物。

但就在這裏，已經埋下了一個或別一個生產者的生產物不能變成貨幣的危險。

如果證明下來商品生產者不能使他的商品變成錢的話那就是說他的私的個人的勞動就並不會變成社會勞動的一部份。而這也就是說因了生產的無政府，他完全白化了他的勞力，原料工。而去生產了一件不能賣出的貨物。很明顯的，在貨幣中，商品的物神性是更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在資本主義

的商品生產制度下所有的社會生產關係正如卡爾指出的那樣是鑄了金或者鑄了銀的超自然的力量蘊藏在貨幣中，作為社會發展產物之一的貨幣，是有了在這個社會中非常大的力量與權勢的。

「作為交換發展與商品生產的最高產物的貨幣，它掩飾了而且隱藏了個別勞動的社會性，及為市場所聯繫起來的各個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聯。」(註)

從小規模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的轉型期，貨幣曾經盡過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發了財後的工頭們，用各種方法得到了錢後，都用貨幣的形式把他積集了起來。資本是最先以貨幣的形式發源的。

貨幣的功用

貨幣在商品經濟裏有着許多功用。每一件商品都是以一定量的金錢出售的。這一一定量的金錢就叫作那商品的價格。因此，價格就是一種用金錢來表示的價值。一件商品的價值是以金錢來計算的。用金錢來規定一件商品的價值這是商品交換、買賣的前提。在一件商品的買進或出售以前我們當然必須先知道它的價格。因此，貨幣在這裏就作為一種計算價值的尺度。

一件商品的價值是以它所化費在它生產上的工作時間來決定的。可是，價值並不能就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在買賣一雙鞋子的時候，譬如，我們是決不說這雙鞋子是值二十勞動小時而是說

(註) 伊曼紐爾·卡爾——價格，——卡爾主義頁十七。

它值十塊錢的。這個我們在以前已經講過了。一件商品的價值值多少是只可能經過了另一件商品的媒介纔能表示出來。至於化費在這雙鞋子生產上的勞動時間是否將正確地列入計算，那是事先不可知的。譬如，如果市場是過剩的時候，鞋子就不能賣十元而只能賣五元。而這也就等於說整整二十小時化在鞋子生產上的工作時間只能交換一件具有十小時工作時間的產物。一件商品的價格是經常地環繞着它的價值而變動的，這些變動就表示着它們自己在這個事實上：一件商品的代價可能或者起先高於它的價值，然後再低於它的價值。或者起先低於它的價值，而隨後又高於它的價值。

作爲一種價值的尺度，貨幣本身，當然必須也是一件商品而且有着價值。我們是決不能，譬如，去以本身沒有重量的東西去衡量別的東西的重量的。但在價值用金錢來計算的時候，是否就需要真的拿出金錢來呢？當然用不到的。我們袋裏沒有一分錢也可估計許多商品的價值的。貨幣在這裏只畫着一種理論上計算價值的功用，只是一種概念上的貨幣。從這一點上看，貨幣的數量對於這個功用當然也是無關的。

一件商品的緊要關頭是在它已規定了有價格以後；它必須賣出，能換到錢。貨與貨用了金錢來完成的交換就是商品的流轉。當然，很明顯的，商品的流轉是不可分地與貨幣的流轉聯在一起的。當一件



貨品跑出了出賣者的手而跑進購買者手中去的時候金錢就由購買者之手跑出而跑進出售者之手了。在這裏，貨幣是成爲了一種流轉的工具，一種商品循環的工具了。

爲執行流轉工具的任務起見，貨幣是必須實在地拿出來的。在這裏，貨幣就不再是概念上的貨幣而是真實的貨幣了。每個人都知道即使去買一撥鼻烟都不能拿了『概念上的錢』去買的，你可以想像有一百萬塊錢，但你決不可能就用了你的想像上的百萬元錢去買任何東西的。你有一塊真正的錢的話，那麼你就能得到一件與這價值相等的商品。

作爲流轉手段的前提與作爲價值尺度的前提是很不相同的。作爲流轉手段時的貨幣並不需要就有它自己的價值。在大多數的例子中，商品的出售者在交換中拿到了錢都並非爲了這錢的本身的價值而是爲了要拿去交換旁的商品的。當貨幣作爲交換手段的時候，貨幣並非躺在各個人的袋裏而是繼續不斷地運動着。運動的方向和商品運動的方向相反。因此，在這裏，貨幣僅僅只盡着一個過渡的作用。這也就是爲什麼有着充分價值的貨幣——金子——能夠以它的代用品，或者它的符號來代替它的功用的緣故。這些金子的代用品是紙幣、證券，沒有充分價值的銀幣與銅幣等等。這些金子的代用品（或者價值的符號）是或者根本就沒有價值的，或者它的價值多少低於它所代表的價值的。正像月

亮反射太陽的光線一樣，它們就反映着真正貨幣——金子的價值。

爲了完成流轉手段的任務，一定量的金錢是必需的。要出售一件價值一千元商品，就必須剛好不多不少有一千元在那裏。付給這商品的一千元今後當然又可再作爲交換旁的價值一千元商品的媒介物。但商品是在許多地方錯綜複雜地買賣着。因此在一定的時間所共需的貨幣總數就必須視在流轉中所有商品的價格的總額來決定。而這所有價格的總額又是以所有商品的數量與每一個個別商品的價格來決定的。

在流轉過程中，譬如在一年間所用的貨幣數量，是不但依賴於這兩種數量來決定，同時也還依賴于貨幣的流通速度來決定的。如果流轉速度快，那麼流轉過程中所需要的錢就少，否則，那麼需要的錢就多。

商品的二重性——一方面作爲貨物，一方面作爲貨幣——展開了商品生產矛盾的今後更進一步發展的道路。當商品是直接各個交換的時候，一方面賣出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買進。有了貨幣，就使買賣分開。商品生產者能夠出賣了他的貨物後，將他的錢保持相當時候。因此，當許多生產者都企圖只買而不買的時候，就使市場發生了阻礙。因此，貨幣的使用，可說就已經種下了恐慌的可能，而當

商品生產更發展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這使恐慌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當商品主已經出售了他的商品以後，他是時常將他所得到的錢攔起在一邊來的。貨幣是「普遍的物質財富的代表」。在資本主義世界裏，貨幣是可以隨時都轉變成商品的。困難的是商品的轉成貨幣而決非貨幣的轉成商品。因此，金錢就是蓄積，或者積聚巨大財富的最好手段。在資本主義下，爭取利潤的熱望是無窮的，想發財的心就刺激着把最大可能的金錢數量積聚了起來。

作爲積集財富手段的任務時，貨幣當然必須是整個意義上的貨幣。正像它作爲價格尺度的任務時一樣，它必須保有着它自己的價值。而同時也必須是時常是實有其物的：一個人決不能積聚起僅僅是概念上的貨幣，而只能積聚起真正存在着的貨幣來。因此，作流轉中間物任務時的性質，當然，它亦必須具有。

在已發展了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僅僅爲了歡喜積聚金錢而纔積聚的人，是很少遇到的。就這樣歡喜把錢積起來的人那還是最早期的資本主義的特徵。到現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們已經不再爲金錢的黃金色所眩惑住了。他知道爲了要增加他的財富，他就必須擴張他的生產，他的事業，他必須從他的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無償勞動。不過，即使是近代的資本主義（或者爲它服務的銀行）也必須時

時從事於金錢的積聚的。要擴張生產就必須有一批立刻要使用的錢。在相當時期中，這筆錢就積聚起來了。

此外，貨幣的功用還可以作為一種支付的手段。買賣有的時候是用信用來完成的。購買者買了一件商品，可是他却要隔相當時期後纔付價。這一種貨幣功用就使交換更有了一種深而強的開展。在各個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繫是變得更堅深了，他們間的相互依賴性是更增加了。現在，購買者已經變成了借方，而出售者則變成了貸方。當支付的日子到期後，借方是必須不管其他而有一筆錢來還債的。他必須也賣出他的商品這樣纔能還債。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找到一個購買者，不能夠清理他的債務，那時又將怎樣呢？這就不但要使他自己的生產受到打擊而且還要使他的債權人的生產受到打擊，因為他的債權人已不能收回他用信用所放出去的債了。就因為這樣，當貨幣作為流轉手段時就已經潛伏下來的恐慌的可能性，所以就變得更尖銳了。

作為支付手段時的貨幣功用決定流轉時所必須的貨幣數量的定律增加了新的條件。對於那些因為貨幣作為流轉的中間物纔發生的影響，現在是又加上了新的，因為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纔發生的影響了。在最先，流轉所需的貨幣數量是受定於流轉中貨品價格的總額與貨幣的流轉速率的。

在下面的新條件是產生了第一從流轉中，總價格中必須減去那些只信用買出的商品的總價格，而同時又必須加上那些過去用信用賣出而現在支付已經到期的商品的總價格。此外，我們必須還注意到那使得彼此均衡的支付的總額，因為各種商品的買者與賣者都是互相關聯着的。

最後，貨幣還担任着一種世界的貨幣的任務，在各個國家的貿易中，金子這商品所與旁的商品不同的就在它是為每一個人都接受的。因此在各國間的貿易的平衡就是用金子來維持着的，讓我們假定，譬如，英國已經向美國輸出了許多商品，超過了它從美國那裏輸入的商品的價值，那麼美國就得送一定量的金子到英國去以補償那差額了。

習慣上，我們是常用紙幣來代替金子的。如果這紙幣印行的數量並不會超過了商品流轉所必須的數目而又能夠自由地交換金子的話，那麼這紙幣的購買力是穩固的。可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時常印行了大批的紙幣來彌補他的需用，特別是在戰爭以及各種危機的時期中。於是貨幣就貶價了。在當前，當資本主義正在經驗着一個最嚴重的恐慌的時候，許多布爾喬亞的政府已經都走上了這條路。起初，通貨膨脹還只在一些次要的國家中有，但不久，那最大的資本主義政府，英國與美國，也都走着相同的

價值法則  
 商品生產  
 的動律

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社會裏，各個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聯，是都被隱藏着，被掩飾着的。這個社會關聯就是在商品的交換中表示的。在商品生產下，勞動得到了價值的**形式**。商品是依照了他們的價值，依照了在它們中間蘊藏着的社會必需軸象勞動而交換的。所有潛伏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內的矛盾是都可在商品的胚胎中在他們的價值中，在他們的**商品交換中找到的。**

「卡爾在他的資本論中，最先就分析了那最簡單的，最基本的，可是最普通的東西，一個時常出現而且可以在布爾喬亞社會中看到千萬次的關係，商品的交換。在這個簡單現象中（在這個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中）那分析就暴露了所有近代社會中的一切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發展（無論是生長還是運動）就是從頭至尾整個現社會的發展。」（註）

價值法則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運動法則。這運動就表示了矛盾的更進一步的發展，而矛盾的**彌縫則本來就潛伏在價值裏的。這些矛盾當恐慌時期裏表現得頂尖銳。在恐慌時期裏，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制度特徵的，無政府狀態生產就完全暴露無遺了。最近的資本主義恐慌就給與了這事情的**

（註）伊里製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頁二〇九。

一個最好的證明。在一個恐慌時期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與使得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走上崩潰之路的矛盾就都尖銳地表現了出來。

隨着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它的轉型成資本主義生產，以及當資本主義的更往下發展，潛伏在商品與價值裏的矛盾就愈變愈複雜了。潛伏在商品裏的矛盾的發展就表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巨大的開展。

「卡爾是追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商品經濟的最初第一個萌芽與簡單交換起，一直到它的最形式，大量生產爲止的。」<sup>(註)</sup>

這說明了卡爾的如何追隨這個偉大的包含有許多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後，伊里契更表明了這矛盾是如何起原的，那些矛盾的萌芽就已經存在在商品的裏面。

「當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們只看見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一件商品與另一件商品的相交換的關係），卡爾則暴露了那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就表示因了市場這關係在各個獨立生產者之間的聯繫。貨幣則表示了這個聯繫是愈來愈密切，而把各個獨立生產者間完全組成了一個不可

（註）伊里契卡爾——風格思——卡爾主義頁十八。

分地整個經濟生活中去。資本則表示了這個聯繫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人的勞動都變成了商品……

『資本，那爲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資本，壓迫着工人們，使得小所有者都破了產，創造成了一支失業軍……』

『因着打擊小生產者，資本使勞動的生產率增加了，而且建立起來了一個爲少數最大的資本家所聯起來的獨占形勢。生產自身是愈變愈社會化了，成百成千成萬的工人們都在一個有系統的經濟組織下聯了起來，但是集體勞動的結果却仍只爲少數的資本家所佔有着。生產的無政府性，恐慌，對於市場的熱烈追求，以及羣衆生活的不安，一切是都增加了。』

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因此在同時，也就代無產大衆的最後勝利置下了一個基礎。

『資本主義已經在全世界都佔了勝利，』伊里契寫道：『但這個勝利，僅只是勞動戰勝資本的前夜而已。』<sup>(註)</sup>

(註)伊里契：前揭書頁五二——五三。

## 【復習問題】



- 一。在自然生產與商品生產之間有什麼不同？
- 二。決定一件商品價值的是什麼？
- 三。什麼勞働纔叫做社會必要勞働？
- 四。在抽像勞働與具體勞働之間有什麼不同？
- 五。在商品生產制度下市場的任務是什麼？
- 六。價值法則是怎樣實行的？
- 七。資本主義與簡單商品生產有如何的不同？
- 八。商品生產如果沒有貨幣能夠存在嗎？



## 第四章 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勞働力！  
——成爲商  
品。

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總都被布爾喬亞剝削着。工人階級與布爾喬亞這是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兩個互相敵對着的基本階級。因此我們必須來研究一下使布爾喬亞可能剝削工人勞働的條件是什麼。以及爲無產大衆的偉大導師——卡爾所暴露的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到底是什麼。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是什麼呢？它怎樣發生的呢？資本家發財的祕密是什麼呢？工人是被什麼看不見的鍊子給他的剝削者鎖住的呢？爲什麼一個階級會變富而另一個階級會變窮的呢？

卡爾的學說對於每一個這些問題都給與了一個清楚而扼要的解答。卡爾的學說它告訴了我們

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構造，以及它的發展的內在動力，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潰。

在上一章，我們已經研究過簡單的商品生產以及它的基本法則——價值法則。簡單的商品生產在它的內部就有着資本主義的原素。因此簡單的商品生產一面發展，一面就轉變成資本主義。價值法則是商品生產的發展法則。這發展既在向着資本主義跑，因此連同着這個發展，同時也就增強了那基本價值法則的力量。

資本主義是什麼呢？伊里契如下的回答這個問題道：——

「資本主義是商品生產發展的最高階段，那時候勞動力的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商品。」（註）

在商品生產下，物件是並非爲了直接使用而是爲了交換，爲了市場，爲了出賣才生產的。價值法則統治了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商品是依照着他們的價值而交換的，依照了生產它們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交換的。

資本主義並沒有取消商品生產以及他的法則，正相反；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達到了它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在資本主義下，統治商品生產的法則因此也就更使它們的統治力量增加到了一個較大

（註）伊里契：帝國主義論。

的限度。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是建築在商品生產的法則上，而且是更原始地建築在價值法則上的。

「資本主義生產是從開始就有兩個特點的，」卡爾說：「（一）他生產着商品；生產商品並非它與別的生產方式不同的地方。它的特點是在它的生產中差不多是完全作為商品而生產的。這就包含第一，勞働者自身也就是一種商品的出售者，作為一個自由的工資勞働者，所以工資勞働就成為了勞働的一種特殊形態……」

（二）那另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剩餘價值的產生變成了生產的直接目的，與主要動機。資本主要地就只為生產資本而生產，而它的所以這樣做，就僅僅因為它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註）

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下擴大着組織。一種新的商品——勞働力——產生了，這是在簡單的商品生產制度下所沒有的。這是一種怎麼樣的商品呢？

卡爾如下地回答這個問題道：——

「勞働力或者可能去勞働的那種能力，就是存在在人身上的那種精神上的以及體力上的能力

（註）卡爾：資本論卷三，頁一〇二五——二六。

的總和，這種能力當他要產生任何東西的使用價值的時候，他就使用着它。」<sup>(註)</sup>

換句話說，勞働力就是人的工作能力，他的生產活動的能力。

卡爾說：「資本家是爲了要使用它纔購進勞働力的；而勞働力在使用時就是勞働自身。」

在資本主義下，勞働力成爲了一種商品。但是否勞働力時常是商品的呢？當然不是。譬如那些小生產者，他在他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或者在他自己的作場裏作工，他是出賣他的出產品的，但他並不出賣他的勞働力。他自己使用他自己的勞働力。但當然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只有當他還有着他自己的土地與作場的時候。如果從手工匠那裏奪去了他的工具與椅子，從小農手裏奪去了他的土地——他們就不能將他們自己的勞働力用在他們自己的事業上了。

他們那時將怎樣呢？如果不願挨餓，他們就只好被逼着去向着工廠、土地、機器間與鉄路的資本家去找工作做。但向資本家求僱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等于是說：出售他的勞働力。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某些特定的條件與前提是必須有的。一定要一方面社會上的某一部份人的手中有着所有的生產手段（或者有着足夠去買這些手段的金錢），而在另一方面

(註)資本論卷一，頁一四五。

斷，又必須有一個階級的人被逼着出售他們的勞力。

「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是：第一，在比較地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產之下，某些個人的手裏積有一筆相當數量的錢，其次，要有着在兩重意思上都是「自由」的工人們。即不但對於出售他們勞力要不受任何拘束，同時還是一無土地，一無生產手段的無產工人們，他們除了出售他們的勞力外就不能維持他們的生存的。」(註)

原始蓄積

資本主義是在前一個社會制度——地主(封建)經濟的廢墟上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是在小商品生產的園地上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使先前存在着的社會關係起了一個根本的激變。

資本家到底如何真正地發財起來的呢？在資本主義紀元剛開始的時候，即三四百年以前，那時候最前進的幾個歐洲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與英國）曾經發展了一個廣大的海外貿易。勇敢的航海家發現了到遼遠而富庶的東方國家——印度與中國的航路，美洲也被發現了。火藥的發明使這些歐洲人很容易去征服這些地方的土人的抵抗。全美洲變成了一羣殖民地。槍劫富庶的海外國家，這便

(註) 伊里契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頁 八。

是歐洲資本原始蓄積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尤其是英國。原始蓄積的另一個源泉是歐洲各國間自己相互的戰爭後，對戰敗國的擄掠品。而最後，用了高利貸以掠奪他自己國家的人民，以及一方面用不正當的價錢從事海外貿易，一方面就直接劫掠（如作海盜）在資本誕生時的歷史上，也都並不是用以蓄積的不重要的方法。

但是財富的積聚，還只是使資本主義生產產生的必要條件之一。在這之外，非得到有一批足夠的自由的工人不可。

一個人如果當他還能獨立做工的時候，他當然決不願意去爲一個資本家作工的。要使他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當然必須先奪去這些小生產者的生產手段。而且做工資勞動的另一個條件就是人民一定得本身是獨立自由的。因爲一定要這樣以後，他才能自由地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同時自由地使用他們的勞動力。

這些條件在歐洲各處都還是農奴制的時候是並不存在的。這就是爲什麼資本主義要摧毀先于它而存在的農奴制的緣故。

但爲資本家的利益着想，單使農民自由仍是不夠的，——農民必須被置在一個只能到資本家的



企業裏去找尋工作的地位後，然後纔行。當然，資本家從爲它所摧毀的手藝工匠那裏得到了一部份工資勞動者，但這些人數是不夠的——新的企業須要着廣大的工人羣衆。而且資本也必須像我們以後將談到的那樣，時常有一部份勞動的預備軍。

因此，隨着農民的從農奴制「解放」出來，另一個更重要的「解放」運動也成功了。農民從他所工作的土地上「解放」了出去。農民祇有着一份在地主下供給他吃飯的土地。土地的不足，驅使農民走進了資本家的掌握中去。過剩的勞動力離開了村莊，便組成了聽候資本主義工業指揮的勞動預備軍。

這樣，原始蓄積就創造出了使資本主義生長的必要前提，創造出了必要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資本主義是不能存在的。我們已經明白這些條件是什麼了，這些條件是：一方面使財富在社會間的一小部份人手中集中起來，而同時，在另一方面，使廣大的工人羣衆轉變爲無產階級——沒有生產手段而祇能出賣他們的勞力的人。原始蓄積就這樣完成了，使生產者從生產手段隔離開來的工作。這隔離工作，是用了極慘酷的劫掠、搶奪、屠殺與暴力的方法實行的。當這些使資本主義生長的條件已經創造成功了以後，這些條件就更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生產過程所深化了。當工人們彎了他們的背在一個資本家的工廠裏工作的時候，他們增多了他們剝削者的財富，可是他們自己呢，他們自己仍是一無所有的。

無產者，而祇能被迫着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

貨幣的變

成資本

資本是最先以貨幣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從小量生產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期中，貨幣盡

着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商品生產發展到某一階段，貨幣就轉為資本了。商品流轉的公式通常為：C（商品）——M（貨幣）——C（商品），賣出貨品為了買進貨品。貨幣的通常公式則與此相反：M——C——M。買進是為了要更有利地賣出。

這兩種公式有什麼不同呢？公式 C——M——C 是小商品生產的代表。這裏，一種商品與另一種商品交換着，貨幣祇是交換的媒介，而這交換的目的也是非常明顯的。譬如，鞋匠以他的鞋交換麵包，一種使用價值與另一種使用價值交換着。商品生產者把他所不需要的東西交換着另外他所需要的東西。

資本流轉的公式，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了。資本家到市場上去時，他是帶了一批錢去的。這裏，流轉的出發點已經不是商品而是貨幣。資本家用了他的錢買了某些商品。可是，資本的運動，並不即以此結束，這資本家的商品仍舊還是要變成錢的。因此，資本運動的出發點與終結點就合一了。起來，資本家在開始時有錢，在終結時他也有錢。我們知道錢總是一樣的，它決不能在性質上有什麼不同，它祇能在

數量上有不同。貨幣是不像其他許多別的商品那樣有着極大的性質上的差異的。因此，整個資本的運動，如果在它終結時，資本家所得到的僅祇與他開始時所有的一樣時，這運動就變得完全無意義。資本的所以存在的理由，它的運動的意義就在這個運動的終了時，要從流轉中得到比在開始時更多的錢。資本的目的就在獲取利潤。它的流動公式是並非如簡單商品生產那樣爲了買纔買，而是爲了賣，以及得到利潤他纔買的。

可是這個利潤又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呢？如果一個資本家用他的錢買了任何普通的商品，然後再將它用高於原價的價錢賣出去。他果然使他自己獲利了，可是這祇是犧牲了旁的資本家而成功的事情而已——他或者以低於原價的價錢買進使賣給他東西的人吃虧，或者以高於原價的價錢賣出去使買他東西的人吃虧，或者他使兩面的人都吃虧。可是整個的資本家階級，它是決不能就因了這種各個資本家互相欺詐的方法而繁榮起來的。那麼，利潤到底是怎樣獲得的呢？無疑地，資本家，他帶了錢到市場上去時，他必須找到一種特殊的商品。那種商品在它的使用時，就能夠產生價值。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是有着這樣的一種商品的，這商品就是勞動力。

~~~~~  
勞動力的

~~~~~  
在商品經濟下，每一件商品都是照了它的價值出售的。工人出售什麼呢？他出售資本

買賣與它  
的價值

家進行他的企業時所必須的勞働力。

可是我們知道每一件商品都有它的價值，而這價值又是爲出售這商品所必需的勞働時間所決定的。工人所出賣的，那種叫做「勞働力」的商品，它的價值又是什麼呢？

很顯明的，一個人要能夠工作，只有當他能夠維持他生存的時候：他必須要有飯吃，有衣穿，也當然必須要有住所。如果一個工人他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他就變得<sub>不適合於工作</sub>，他失掉他的勞働力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想，勞働力的產生就等於工人的幾種頂基本的要素的滿足。

可是我們知道這許多滿足人要求的東西（衣、食、住）在資本主義下，也都是商品，而並不是能夠白得到的。要生產牠們時必須化費特定的勞働量，而這就決定着牠們的價值。因此，這叫做「勞働力」的商品的價值，就等於一個工人爲了維持他自己，以及他家族的生存，爲了恢復他的勞働力，以及爲資本家得到將來的勞働力起見，他必須消費的，那些商品的價值。

「勞働力的價值是爲通常工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那許多東西的價值所決定的。」（註）  
但這些商品的價值又是依着生產它們時的勞働而定的。

（註）資本論，第一卷五二七頁

因此，叫做勞働力這商品的價值，我們也可以說是爲生產這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勞働量所決定的。這些商品，如我們所已經說過的那樣，就包含有工人所消費的食、衣等等。資本家用了工資所支付的就是叫做「勞働力」這商品的這種價值。

資本家有着一個工廠，在建築物裏面有着機器，在堆棧裏面有着原料、燃料，其他一切的補助材料。可是所有這些，如果沒有人工，都是死的。因此一個資本家就需要雇工了。他一定得買得勞働力後，生產方可以開始，工作方能進行。

資本家僱得了勞工，僱得了某時期中勞工的勞働力後，他就使他工作。這是他整個購買勞働力的目的。

在這裏，我們決不能將勞働力與勞働混同起來。勞働力與勞働決不是同一的東西。勞働力是人去做工時的能力，勞働是價值的創造者，可是它自身決不能變成一種商品的，成爲商品的，只是勞働力。

在火車頭與火車頭的活動之間，我們知道，是有分別的。火車頭可以靜止在車站上不動。在這種情形下，有時雖有一個火車頭，但卻沒有活動。但是火車頭是有着活動的能力的，當必要時，它就開始活動了。和這一樣，勞働力也可以留着不用的。譬如工人失業的時候，但祇要工人不會生病，不會餓得失去能

力，而仍有勞働力的時候，他仍能到了一個適當時候開始作工的，正像火車頭在長期停止之後，可以開始活動一樣。

一個商品的價格，如我們在上面一章裏所已經講過的那樣，是可能或者高于它的價值或者低於它的價值的。可是勞働力，它不像別的許多商品那樣，是常常有着一種價格低於價值的傾向的。這就等于說，工人是並不能足夠地得到滿足所有維持它的生存要求的必需品的。所以我們雖說勞働力的價值是為維持工人生存必需品的價值所決定，可是我們決不就等于說工人是常能得到它的勞働力價值的充分報酬的。正相反，在極大多數的情形下，他是時常被逼着在一種低於價值的價格之下出賣他的勞力的。而且，就算是工人對他的勞力是得到充分報酬的吧，資本家也還能從生產中得到他的剩餘價值的，而這剩餘價值就是使他發財起來的源泉。

資本家利  
潤的源泉

商品如何以他們的價值而交換，我們已經明白。現在我們且再來看如何某些人創造的價值，會跑進別人的袋裏去。

資本家在開始的時候，先要買一切生產所必須的東西：機器、原料、燃料，以及勞働力。於是生產在工場裏開始了：燃料開始燃燒，機器開始轉動。工人的勞力，原料都變形成了商品。當這些商品製成後，他

們就被賣出去，資本家得到了錢之後，於是生產再重新開始。

這樣產生出來的商品的價值是什麼呢？它們的價值最先當然就包含在它們生產中所消費掉的商品的代價：機器毀損了，燃料燒掉了，原料也用掉了。所有這些的價值我們且假定為三千小時勞動。可是此外還有在這工廠裏的工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新價值。如果我們假定有二十個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共工作了五天的話，我們當然很易明白，這些工人們曾經創造了一千小時的勞動價值。因此這資本家所有的新商品的完全價值，就等于三千小時加一千小時，四千小時的勞動時間。

於是問題發生了，這價值對於資本家自己他需要支付多少呢？對於機器的毀損，燒去的燃料，以及原料等，顯然資本家是必須按照了它的全值支付的。即必須支出一筆錢等于那三千小時的勞動的。但在這三千小時之外，這新商品的價值裏面還有着工銀勞動者所化費掉的一千小時勞動。資本家是否也相等的支給他的工人等于一千小時勞動的錢呢？整個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就在這裏了。

資本家付給這二十個工人，他們的五天的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說，他付給了他們一筆足夠生產他們五天勞動力的錢。這筆錢的總數，當然一定是少于一千小時的勞動的。工人在工廠裏所化去的勞動總額，顯然是一件事情，而維持他的工作能力所必須的商品價值是完全另一樁事情。

「……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價值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卡爾  
說（註）

再拿我們的例子來說，我們如果假定每一個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是值五小時勞動，那麼資本家就祇要支付給他的工人一筆等于五百小時勞動的錢好了。

資本家的支出總結起來，是三千加五百共三千五百小時勞動。但是商品的價值，我們却已經知道是三千加一千共四千小時勞動。

剩餘勞動  
與剩餘價  
值

資本家的利潤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問題現在已經很容易解答了。利潤是工人們無償勞動的結果。這利潤是工人們的額外勞動，或者叫做剩餘勞動的結果。工人每天五小時的勞動，就產生出了等于他們工資的價值，另外的五小時勞動，就產生了跑進資本家袋裏去的剩餘價值。勞動的無償部份就是一切剩餘價值，利潤，不勞而能獲得的利益的源泉。

「工資勞動者向土地、工廠，以及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出賣勞力。他用他全天勞動的一部份抵償維持他自己，以及他家庭生活的費用，另外一部份他就白白地為資本家創造那作為利潤之源泉的，以及

（註）資本論卷一，頁一七。



整個資產階級財富之源泉的剩餘價值了。

「剩餘價值的學說是卡爾經濟學說的基礎柱石。」<sup>(註)</sup>

「卡爾的剩餘價值學說，暴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這就是爲什麼這學說在無產階級的手中攆毀資本主義，及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時是一個有力的武器的緣故。這也就是爲什麼布爾喬亞與它的「學者走狗們」憎恨卡爾剩餘價值說，以及他們繼續地企圖「反駁」「破壞」這學說的緣故。

卡爾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是建築在他的價值學說上的。因此我們當然必須使卡爾的價值學說不受任何歪曲，因爲關於剝削的理論就是建築在這上面的。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我們對於資本家財富源泉的研究了。這個結論我們最好能用卡爾著作裏關於剩餘價值學說的清楚而扼要的說明來作成：

「剩餘價值是不可能從商品的流通中產生的，因爲這祇表示着等價物與等價物的交換。剩餘價值也不可能由物品的抬高價格產生，因爲買者與賣者相互間的得與失剛巧使雙方扯平。我們在這裏所要注意的，當然不是個別的，而是大多數普通的社會現象。爲了要能得到剩餘價值，資本家必須在市

●(註) 伊涅裏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第五二頁——五三頁。

場上找到一種商品。而那種商品的使用過程同時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這樣的一種商品是有的，就是人類的勞力。勞力的用處是勞動，而勞動是產生價值的。資本家依照了它的價值購進勞動力，而這種勞動力的價值是像旁的一切商品一樣，是以產生它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那就是說，以維持工人及他的家族的費用來決定的。）資本家買得了勞動力之後，他就有權使用它了。我們假定他使工人整天做十二小時工，可是實際上，勞動者只要做六小時（必要勞動時間）他就已足夠抵償他自己的費用了，餘下來的那六小時（「剩餘」勞動時間），他就產生出「剩餘」產物與「剩餘」價值，而這是資本家所並不償還他工錢的。」（註）

在古時候，當人類還不會脫離野蠻時代的時候，原始人是用了他的全力去得到那僅有的生活必需品。原始人都只能用了他自己所製的工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免得餓死。在這種維持生活極困難的時候，在人與人之間當然不可能有社會的不平等，正像動物中，也沒有這種不平等一樣。自從有了剩餘勞動，就創生了不平等的可能，與人爲人所剝削的可能了。某些人的剩餘勞動爲別的一些人佔有了去，而這些剩餘勞動總是到社會間那些剝削下層階級的高級階級手中去的。

（註）伊里契卡爾——恩格思——卡爾主義頁一七一—一八

這樣的一種情形一直繼續到資本主義社會也還是如此。當然，剝削的形式是變換了，在奴隸社會，在封建社會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剝削有着各種不同的方式，但在本質上總是一樣的。它總是整個社會的剩餘勞動爲統治階級所佔有。

「在社會的各種經濟形式間的主要不同，譬如，一個建築在奴隸勞動上的社會與一個建築在工資勞動上的社會間的不同，就只在他們各個從實際生產者，勞動者身上榨取剩餘勞動的方式不同而已！」<sup>(註)</sup>

卡爾曾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是最先創生剩餘勞動的。在任何一處，只要那社會是包含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統治階級總從廣大的勞苦大眾身上榨取剩餘勞動的。只是在資本主義下，比起以前任何階級社會來，對於剩餘勞動的榨取更顯得貪得無厭而已。

在奴隸制與農奴制的時候，那時還是自然經濟時代，對於剩餘勞動的榨取量還有一個限度。奴隸主與封建領主他只向爲他所剝削的羣衆榨取滿足他慾望與需要的必需品。在資本主義下，情形就兩樣，追取剩餘勞動的慾求是無限的。資本家向工人剝削得到的剩餘勞動變成了鏗鏘的洋錢。而這些錢

(註)資本論卷一，頁二〇〇。

是可以又從新作爲資本，產生新的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以無底的追求剩餘勞動的渴望作着特徵。在資本主義下，增加勞動剝削的傾向是無限的。資本家們決不會忽略了不想法去增加他們對工奴隸們剝削的方法的。

因此，非常明顯的，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毀壞，資本主義剝削的取消，爲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向工人榨取剩餘勞動的事，當然也會停止。將工作日，如在資本主義下那樣的分成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當然也就用不到了。這裏，就是卡爾對於這些所說的話：——

「只有取消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工作日的長度方能減到必要勞動時間。但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後者的時間仍舊會延長到他的限度之外的。這是因爲在一方面，對於「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也許會相當擴大，而工人們也許會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生活標準。在另一方面，一部份現在算作剩餘勞動的，那時也或者會算作必需勞動，即作爲準備費與蓄積費的勞動。」（準備積蓄一些生產手段與生活資料，便能合於擴張工業及抵償各種因偶然而來的損失。）（註）

這些卡爾的話給與了我們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裏的事物瞭解的一個啓示。那裏，工人們的剝

（註）資本論卷一，頁五三九——四〇。

削已經不再存在了。

在蘇聯社會主義的企業裏，是歷史上第一次，階級剝削根本地被推翻了。在蘇聯的企業裏，是不像在資本主義的企業裏那樣，有着兩個互利益敵對的階級的。企業都是蘇維埃國家無產大眾獨佔的財產。有着這些工廠與機器的階級，與在這些工廠裏工作的階級，就是同一的階級。在蘇維埃的情形下，工人是用不到向一個與他敵對的階級出賣勞力的。在蘇聯，因此也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剩餘價值的產生。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多餘部份，超過他的收入部份，都拿去供給同一勞工階級及它的獨裁政權的集體需要了：如國家的一般需要，社會主義的蓄積，以及國防的需要等等。

因此托洛斯基主義者的說蘇聯工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而並非社會主義的，顯然都只是反革命的胡說。托洛斯基主義者們就企圖用這些胡說來掩蓋破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變節行為。我

何謂資本

俄國恩分析過剩剩餘價值的生產。研究過工人們的無償勞動如何為資本家們所剝削。

我們也已經明白資本家不勞而獲的源泉就只有無產大眾的勞動。現在且讓我們更仔細地對強迫千百萬人民去服從少數資本家的無形中的巨力來觀察一下吧，我們必須更仔細地審查一下資本的力量，分析一下資本到底是什麼。

工人們的所以可能爲資本家所剝削，就只因爲在資本主義下，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布爾喬亞的手裏。資本家有着所有的生產手段與生活必需品，工人們是一點都沒有的。布爾喬亞已經獨佔了社會的財富。

「在商品生產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就是主要的生產工具爲資本家階級及大地主們所獨佔；對於被剝奪了生產手段，而只能出賣他的勞力的無產大眾的剝削，爲了獲得利潤的商品生產，以及整個生產過程的無計劃與無政府狀態性。」（註）

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如何爲××國際宣言中所指出的特點。

在資本主義下，無產大眾是剝奪去了生產手段的。從生產手段這幾個字看，我們就明白是那些對於一個人去工作時的必需品。生產手段當然包含有幾個重要部份。最先是勞動工具，從鞋匠的一根簡單鑽子到近代工廠裏最複雜的機器，都是。其次是生產時必須應用的原料。做鞋子的原料是皮革，鎔鐵則礦苗就是原料，織布則棉花就是原料，而最後，還有許多做工作時必需的補助原料，如油、沙、石炭等等。這許許多多不同生產手段在工作時的歷程當然也都不同。勞動工具能夠經歷很長的時間。在一

個紡織廠裏，同一個織機可以織許多許多的織物。使用的原料就完全不同了。在生產過程中，原料消滅了——它變成了一種完全新的產物。皮革在鞋匠的手中變成了靴子，布在成衣匠的手中變成了衣服，鐵礦在鑄鐵廠裏鑄成了鐵，補助材料在工作過程中，也完全用去的；燃料在燒工廠汽鍋的時候用去了，汽油在機器間用去了。

在資本主義下，這些沒有了它就不能作工的生產手段是都在布爾喬亞的手中。這使得布爾喬亞在社會間有了巨大的力量。因為這些生產手段的集中在相對少數的人的手中，而大部份人的被剝奪去生產手段而祇能出賣他的勞力，因此在布爾喬亞的手中的生產手段，就變成了剝削的手段。

卡爾說資本決不是一件東西，而是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一切東西——生產手段以及所有別的商品——在布爾喬亞的手中，在他們自身決不是資本。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總使得這許多東西變成剝削手段，使他變成那種社會關係的體現物，我們叫做資本的東西。資本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地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伊里亞）

那社會關係，就是在佔有生產手段的階級與被剝削去了生產手段而只能忍受剝削的階級間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手段是可買賣的。它們是商品。因此也像一切商品那樣，它們有着價值

且可以使之轉變爲金錢（卽出售）而在另一方面，有了錢，人也隨時可以有生產手段（買它們）。因此，換句話說起來，資本也可以定義作一個能夠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但價值不是別的東西，只是勞動的結晶，價值是勞動的結果。價值是耗費掉了的死去的勞動，這也就是爲什麼卡爾說：「資本是死去的勞動，他像吸血鬼那樣的，只是存在着吸吮活着的勞動的……」

不變資本  
與可變資本

爲了整個地要瞭解資本主義的剝削起見，在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的區別也必須分清楚的。

我們已經知道每一個商品的全部價值是包含有原料、燃料，以及一部份機器的價值在內。這一份價值的數量是不會變更的，原有資本中的價值有多少，轉成新商品時的價值也就有多少。因此我們就叫這一份的資本——工廠建築、機器、原料、燃料——爲不變資本。

但我們知道，在這新商品中是另外還有着一部份更重要的價值在內的——那個爲工廠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在內的。如果在一個工廠裏有一百個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而每小時工作的價值是五角錢的話，那麼這些工人們每天所產生的全體新價值就是五百元。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所收到的工資是低於他們所產生的價值的。工人的工資只是所產生的價值



中的一部份維持工人生活的必需勞動的價值，此外的勞動都是變成了剩餘價值而跑進資本家的袋裏去的。

如果必要勞動是五小時一天，那麼資本家就只要每天付工人兩元半好了，一百個工人，共兩百五十元就夠了。資本家這一部份用以購買勞動力的資本是兩百五十元，可是由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却是五百元。這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增加了一倍，這一倍當然不是它自己增加的，而是因為剝削工人的無償勞動纔如此的。我們叫這一部份用以購買勞動力（即付給工人工資）的資本為可變資本。

對於資本家，資本是另外有着一種分類方法的。他將資本流轉得快的與流轉得慢的，分別了開來。資本家稱工廠建築，以及機器等能歷一個長久時間的為他的固定資本，另外他將那部份流轉得較快的資本稱為他的流通資本。這所謂流通資本，便包含原料、燃料，以及工人的工資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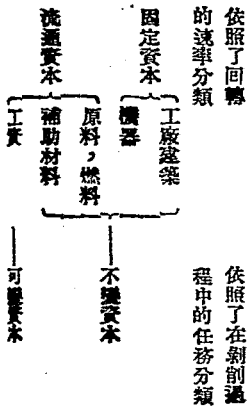
在生產過程中，有時候在流通過程中，這些資本的各部份是盡着各種不同的作用的。他們經歷的時間也都不同。譬如一個工廠的建築，他能夠經歷五十年，因此這建築的價值轉化在每年生產品中的價值也就只有五分之一。資本家在這些建築中所化的錢也要經過五十年才能完全收回。再譬如一個機器能夠使用十五年，那末這機器的價值，也只有在這十五年中資本家纔可能由製成商品的價格

中收回。在這十五年内，資本家經過了他的出售商品，每年只收回這機器的價值十五分之一。在另一方面，原料與燃料在商品的製造過程中是完全消費掉的，如果一個廠家，他使一千包棉花製成了一批貨品，然後將他的商品賣去，他的全部為原料而化去的錢是立刻會全部回到他手中的，關於勞動力的情形也是如此。

把資本的分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與把資本分為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並不一樣。

不變資本包含固定資本及一部份用以買原料、燃料及補助材料的流通資本。一般的講起來，不變資本是專用以購買生產所必需的生產手段的。在另一方面，可變資本是只專用以付給工人的工資的。

這兩種資本的分類方法，可以用圖表示如下：



依照了在剝削過程中的任務分類

把這兩種資本的分類方法區別開來，是非常重要的。把資本分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立刻就告訴了我們剩餘價值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什麼。把資本分成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它就使剩餘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勞動——與別的不產生新價值的東西混淆了。因此資本分類的方法，在資本家的行動中，也是時常將它作為歪曲，隱藏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的東西。

在我們先前的例子中，工人每天創造五百元的新價值，可是他以工資的形式所收到的報酬却只有兩百五十元。很明顯的，那另外的兩百五十元是被資本家用剩餘價值的**形式剝削去了**。

工人勞動的那許多部份為資本家所拿去，是非常緊要明白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表示資本主義剝削程度的計算方法。

這樣的一種計算方法就是剩餘價值率。所謂剩餘價值率，我們的意思，便是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間的比率，或者換句話說，是無償勞動與必要勞動間的比率。我們上面那個例子的剩餘價值率就可用下列的式子表示出來——

$$\frac{\$250 \text{ 剩餘價值}}{\$250 \text{ 可變資本}} = 100/100$$

剩餘率 資本主義剝削程度

如果剩餘價值率是等於百分之二百，那就是說工人們的勞動是平均分爲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而剩餘價值的大小也剛好和可變資本的大小一樣。工人只受到一半報酬，那另一半是完全爲資本家所剝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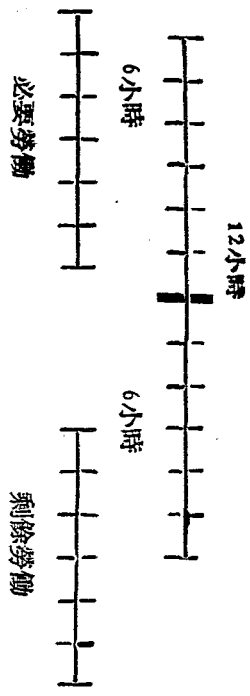
兩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

每個資本家，當然都企圖儘可能的多得到剩餘價值，他怎樣達到他的目的呢？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多僱勞工與擴大生產。如果一百個工人產生兩百五十元剩餘價值的話，那麼兩百個工人就能產生五百元。但是要擴大生產，附加的資本是必須的。如果資本家有着這筆錢在那裏，他自然是會這樣做去的。這是非常清楚而簡單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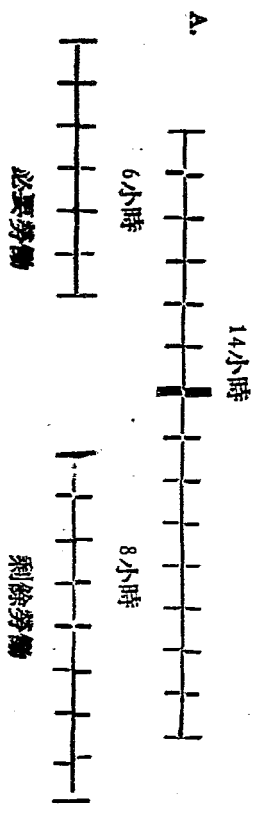
可是問題是：如果不增加支出資本的數目，剩餘價值能不能也增加呢？在這裏，資本家有着兩種方法：

我們曾經講過，工作日是包含着兩部份的——有價的必要勞動，與無價的剩餘勞動。讓我們假定工作日是十二小時一天，這裏面六小時是有價部份而另外那六小時是剩餘價值部份。我們且用一根線劃分作十二部份來代表這工作日，每一部份代表一小時：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資本家可能用延長工作日的辦法來增多剩餘價值的量。因為必要勞動保留着不變，變成剩餘勞動的那部份就將增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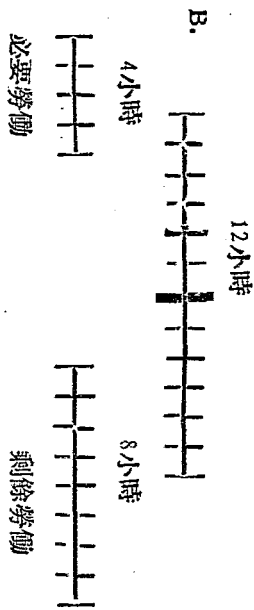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假定工作日已經增加到了十四小時，那麼我們就有 A 圖這樣的圖了：



第一圖 資本主義勞動本質

在這個情形下，我們所增加的是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剩餘價值體積之增加是爲了工作日整體絕對的增加。

增加剩餘價值量的方法另外還有一種。如果資本家有方法將必要勞動量減少，我們的工作日的樣子將變成怎樣呢？這個問題當然是很容易回答的。我們且假定必要勞動已經減少到了四小時，那末工作日的樣子就變成B圖這樣了。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所增加的是相對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的體積只隨着必要勞動的比率而變化，而整個的工作日是依舊不變的。在先前，我們有的比率是六比六，而現在，因爲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結果，我們有的比率是四比八了。

可是這減低必要勞働時間是怎樣完成的呢？

技術改進的發展增加了勞働的生產力。生產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勞働用不到先前那些了，這些東西的價值當然也就減低。因着同一的理由，勞働力的價值也因此減低，使必要勞働的量減少，而剩餘價值的量相對地增高了。

爲了要減低必要勞働的數量，資本家還僱用了工人的妻子與兒女們。可是這一家所收入的工資，與先前家長一個人所收入的工資大概仍是差不多。當技術的發展提高，工人的任務減低到只要看守看守機器及做一些簡單工作的時候，男子的勞働是可以完全爲童工及婦女們所代替的。而且資本家們也願意僱用這樣的工人。因爲它便宜：一個婦女的工資比起她所代替了的男子的工資來普通只有一半，付給童工們的工資，甚至還要少。

超過剩餘價值

下面的這一種增多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是值得特殊地注意的。每一個資本家都想盡了方法企圖增高他的利潤。爲此故，他實施了各種能使生產費減低的改良工作。也爲此故，他纔購買了新的機器，實施了各種能增多勞働生產力的新技術。當某一個資本家所實施的這些技術發明還沒有爲別的與他同樣的企業所知道的時候，他就得到了額外利潤，超過剩餘價值。他的

商品成本少了，可是他賣出它們時却仍是以原價或稍低於原價的價錢賣出的。

可是一個個別的企業，能保持這樣的利益的時間常是非常短的，旁的企業也在實施着技術改進，因為商品的技術改進，當然使每一個商品的價值跌落，而個別企業的特殊利益也就失去。

在資本主義下，驅使技術改進的主要力量就是爲了要獲得額外利潤。超過剩餘價值的追取，常使生產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勞動減少，因而增多了相對的剩餘價值。超過剩餘價值只是相對剩餘價值的另一形式而已。

爲了工作  
日的鬥爭

對於資本來，當然非常明顯的，增多他的利潤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增多絕對剩餘價值。這是不需要任何技術改良，而只要延長工作日就行的。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們也確是時常企圖把工作日延長到最大限度的。如果可能，他們真想把工人一天做到晚。可是延長工作日，無論如何，是有着它的自然限制的。而且這也會刺激起工人們更堅決的反抗來。這就是爲什麼資本家們不能僅以延長工作日的企圖爲滿足，而還要與這一起，去爭取那有着無限可能性的相對剩餘價值的緣故。

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時候，各國都盛行着極長的工作時間。那時候，技術的水準還低，而尤其重要的



是工人階級還分散着並沒有抵抗的準備，所以各處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就風行一時了。

在有幾處地方，工作日差不多就包含一整天廿四小時。工人們只有幾小時的睡眠時間，其他的時間都屬於資本家的。這樣的一種可怕剝削對於工人們生活將有什麼影響，當然是易于想像的。

在現在，有許多國家裏，一個長時間的工作日也仍還是極普通的事情。譬如在中國，在許多工廠裏的工作日就常長至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甚至在地下的工作，在煤礦裏，工作日也是像通常一樣地長。而且這樣長的工作時間不但只限于男子是如此，甚至婦女與兒童們也是如此。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卡爾說，一個階級的所以能夠整天空閒，就是因為它使大眾們的整個一生都變成了工作時間的緣故。

當無產大眾開始爲了改善生活情形而鬥爭的時候，他就將限·止·工·作·時·間·提出作爲他的第一條條件。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最先是英國，其次是法國），法律通過限·止·工·作·時·間·及·工·作·日·的·長·度·都·只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事。勞働立法在各處都是經過了工人階級的嚴重鬥爭纔通過的。布爾喬亞的政府，整個地防衛着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的通過這些法律，是因爲一方面受到勞工運動的壓迫，而另一方面也因爲他們感到了保存勞工人口的必要，因爲如果沒有了工人，資本家也就不可能有利潤的。

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已高度發展的國家裏，戰前都通行着十小時工作制；只有在地下工作的場合下，工作日纔比較短一些（如在煤礦或金屬礦場裏）。對於童工及婦女的工作也略有些限制（如禁止夜間工作）。

世界大戰後，勞工運動的風起雲湧，威脅到了資本主義的本身生存。於是在許多國家裏的資本家們都讓步了。在一九一九年一個全世界八小時工作制的特殊提案，曾在華盛頓提出，可是沒有結果。下一年，資本家就起來反攻了，以前的讓步大部都完全取消，任何各處的資本家們都起來反對八小時工作制，在許多國家裏，八小時工作制就因此不再存在了。

勞動的強度

向工人們擠出更多剩餘價值的良好方法，就是使勞動的強度增強。在相同的時間裏，是可能設法使工人用出更多的勞動，更多的精力來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當然要產生更多的價值，因此，到資本家手裏去的剩餘價值也就更多。

在使用機器的場合下，勞動的強度時常被機器的轉動速率所增強的。工人非努力與機器保持同樣的速率不可。否則，他就失業。在別的情形之下，資本家就用付給工人工資的各種特殊方法使工人的工作緊張。

過份的勞働強度，對於工人的生活與健康，是正像過長的工作日一樣有害的。當過長的工作日已被法律限制了以後，資本家就爲他們自己找到了一條另外的『出路』，無限制地增加勞働的強度。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企業裏，工作強度常強到使工人們很早就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早老，而且有着各種的疾病。可是對於資本家，強度的勞働，正是他增多對工人剝削的最好方法。

資本主義  
與技術發  
展

在當前，崩潰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嚴重而又長期的恐慌掌握中，已明白地成爲技術改進的敵人，資本家們與他們的學者走狗們，時常企圖着將機器作爲一切煩惱的原因。他們說，機器太多了，奪去工人工作的機器太多了。爲這些機器所生產的貨品也太多了，因此找不到市場了。可是工人知道得很清楚，並不是機器本身使得有失業，有恐慌的。造出這些罪惡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它的深深的矛盾，並不是機器在那裏奪取工人的麵包，而是資本家在那裏將機器作爲剝削的工具。

在當前恐慌的情形下，布爾喬亞甚至表示想將機器生產退回到手工勞働。這些違背進化原則的瘋狂計劃，他們實行得很少。在美國就有許多蒸汽機的錘子與挖泥機停着不用，而成千的人民在用普通的鋤與鏟作着公共工程。在這種情形下，世界上只有蘇聯，在今日還繼續着在各方面採用最新式

的與最前進的技術。那個在那裏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高高地舉起了技術改進的旗幟。

近代的技術工程增多了勞働的生產力從幾百倍到幾千倍。

一個工人能夠一天用手做四百五十塊磚，可是一個近代的造磚機器對於每一個它所使用的人，一天就能做出四十萬塊磚，增多了一千倍。

一個手搖的磨粉機，能夠一天搖出四百五十磅到六百五十磅的低級麵粉。可是在美國米尼那波立斯的近代磨粉機，每個工人一天就能夠產出一千三百萬磅的上級麵粉。增多了差不多兩萬倍。

一個近代的造靴廠，每個工人每六天能產生八十三雙鞋，可是一個工人他自己做，就只能做成一雙。

近代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利用這些偉大的出產率的。即使在最近這一恐慌前，對於最新式的技術發展的裝置，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裏，就已經遇到莫大的困難了。

在一九二九年，美國有着二千七百三十個普通造磚廠，雇用着三萬九千個工人，出產了八千萬萬塊磚。可是如果使用近代造磚機器的話，只要六七個這樣的工廠，每工廠雇用一百個工人，就已足夠完全滿足美國市場的需要了。

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了六十五萬萬磅麵粉，如使用上述米尼那波立斯麵粉廠的通常出產率的話，只要一共有十七個工人就夠了。可是事實上，這樣的十七個工人反不能用，全美國的麵粉廠一共用了二萬七千零二十八個工人。

製鞋工業，即使在一九二九年最繁榮的時期裏，二十萬零五千六百四十個工人也只出產了三千六百五十萬雙鞋。一星期，一個工人平均只產生三十五雙鞋；而並非是八十三雙鞋。

像這樣的例子，是差不多可以無窮盡的舉下去的。

緊要值得記住的是：資本主義在它的青年期及繁盛期，曾經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大大地發展過。一直到資本主義生長起來以前，是沒有一個人曾經夢想到過近代的大規模工業，它的高度技術發展，以及近代的運輸工具與交通工具的。是資本主義纔使機器生產開始的，也是資本主義纔使大量在地下的財富帶到地面上來的。它曾經促進了一個巨大的技術改進，使相當地減輕了人類的勞力負擔，並且增加了人力對於自然控制的力量。

可是，資本主義使所有這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作爲了一個階級爲另一階級所剝削的工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完善的生產方法也就是完善的壓榨工人剩餘價值的方法。爭取所得，爭取利潤！

——這就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動力。要使得利潤更多——這就是資本家實施技術改進的目的。

正因爲這樣，所以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愈發展，也就是工人階級的剝削愈加強，而少數的資本家犧牲了廣大羣衆而得的財富愈增多。但在同時，資本主義因爲創造了高度技術發展的巨大企業，大大地增高了人類勞動的技術能力，所以也就爲社會主義建下了物質的基礎，建下了使無產大衆所要爭取的目的實現的物質條件與前提。在這準備無產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這點上，就正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所在的地方。

工資奴隸

沒有比布爾喬亞們假仁假義的主張在富與貧，吃飽的與沒得吃的，寄生的與過度勞動者之間有『平等』這回事更可憎厭的了。事實上，餓神威嚇是比了嚴重的立法，更有效地驅使着工人走向資本家的囚籠裏去。資本主義不斷地使無產大衆的生活情形惡化。資本主義使廣大的工人羣衆中間的貧窮擴大，飢餓在工人階級的區域裏變成了一個時常光顧的客人。

卡爾說：

『羅馬的奴隸是用鍊子鎖着的，工資勞動者是爲他的主人用看不見的繩子縛着的。工人只是爲

(註)資本論卷一，頁五八六。

經常的不斷更換僱主，及虛偽平等的契約纔形成了他表面上的獨立。」（註）

事實上，工人的所謂能自由脫離在一個資本家的企業裏的職位，只是去跑進屬於另一個資本家的企業裏去而已。

在反對強制勞動這一藉口下，資本家在計劃着一個進攻蘇聯的企圖。這些近代的奴隸驅使者，打起了這樣一個爲解放勞動而戰的口號來去反對現世界惟一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真是沒有再比這更卑鄙的事了。蘇聯是現世界唯一沒有工資奴隸而廣大的工人羣衆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得到機會爲他們自己，爲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利益而自由勞動的國家。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

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就都爲看不見的鍊子鎖着，不得不去作那筋疲力盡的勞動，而這勞動的結果却只是使他們的地位更奴化，資本主義的束縛更堅固。巨大的說不盡的財富爲少數寄生者拿去了，工人們自己却愈來愈受飢餓的痛苦。「奴隸驅使者的皮鞭現在是爲監工者的賞罰簿所代替了。」這是卡爾對資本主義企業所說的話。無疑的，工頭的這本賞罰簿——因爲能夠使工人失業，而死於飢餓——對於今日工人的效力是決不少於奴隸驅使者的皮鞭的。

而且，即使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裏，工頭們的用皮鞭也並不是一樁稀有的事情。在許多國家裏，尤其是在殖民地社會裏，最典型的奴隸勞動仍存在着爲資本家生利，資本家雖已從「自由」的工資勞動那裏得到了足夠的利益，但如果環境允許，他也並不拒絕使用奴隸勞動的。

在許多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我們都能找出近乎奴隸勞動的情形來。

在經濟恐慌的情形下，布爾喬亞是很樂於用了各種各色「勞動服務」的形式來實施強迫勞動的，特別是對於失業青年。在德國的「勞動服務」營裏，成千萬的青年工人就在一種軍隊編制的情形下生活着，他們很艱苦的勞動，可是只得到極微小的報酬，而且，在同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們還強迫着這些營裏的人去受軍事訓練，準備着使他們作軍事進攻時的炮灰。

在美國，黑人的奴隸勞動也仍還存在。那裏一共有着一千二百萬黑奴，大部都是工人與小農。自從一八六三年公開地取消了奴隸制後，大多數的黑人勞動者都淪爲他們雇主的附庸。

在美國南部諸州裏，在許多情形下，地主都預先供給黑人家族一點土地，種子，食物以及一些必需工具。黑人收穫後就得將他的全部收穫物繳給地主以抵償他的借物。但地主是時常計劃着使黑人負債於他的，因此，如果說，黑人有了一百包棉花，能在市場上買到六百塊錢時，地主就捏造說他曾經投資



了八百元，於是黑人除了將他的全部收穫物給那地主外，他就還要欠那地主兩百元，而非強迫地再在相同的條件下爲那地主工作不可。像這樣的欺詐，每年都有着。如果黑人跑到法庭上去控告，沒有一個人會理會他的，一個白人的說話是決不能爲一個黑奴的說話所推翻的。地主們不但是他們自己耕地上的主人，他們對於整個的社會都有無限的力量，他們中間的一人只要到「正義的法庭」上去講幾句話，那幾句話就是法律。在美國南部，地主們規定了一切黑奴們必須工作的條件。如果一個黑奴而胆敢對他的主人有不法行爲，憤怒，而想企圖逃走的話，他是立刻就會被警察帶了警狗追及將他射倒的。當一個黑奴被捉到了時，他是作爲逃犯而將他押到他的地主那裏去的。

地主們還用着別的欺詐方法，去得到那些在最野蠻的情形下工作的廉價勞動力。

當一個地主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他就去拜訪地方法院，於是警察們就去將必需的工人數捉來。對於這些被捕來的人們總是偽造着說他們欠債的。法庭判決這些黑奴們罰款，這些黑奴們付不出，於是這些黑奴們就只能去作地主們的奴隸，讓地主們來代他們付，而以後由他們未來的工錢中扣除。

但強迫勞動的最慘酷的形式，到底還是在殖民地社會裏。那裏帝國主義者常把土人變成絕對的奴隸。在殖民地社會的金礦或者其他礦場裏，種植場裏，或者築路工程裏，

在殖民地  
社會裏的  
奴隸

強迫勞動都大批地使用着。在南非洲，根據那裏的主僕法令，如果一個土人從他的主人那裏逃走了，他是被看待作犯人，而非強迫地捉回來不可的。土人無論到什麼地方，他都需要一個護照，證明他是在一個歐洲人那裏作工的。如果他的護照不在，他就得被捕，押送到他先前的主人那裏去，或者強迫着去爲另一個人作工。

在礦業工業裏，特別是在金鑛或者金鋼鑽礦業裏，這些土人工作者，都住在一個特別處所，被鐵絲網所包圍起來的，叫做「圍地」的裏面的。土人工作者在他的整個受僱時間是絕對沒有權利離開他的囚籠一步的，外邊的人也都不允許進去，武裝的守衛是時常站着在那裏監守的。土人的平均工資不到半塊錢一天，他就靠這些錢養活自己。可是他爲了這樣微薄的一點工資，他却必須作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一天的工作。

在別的非洲殖民地裏，最不合人道的剝削方法都還存在着。男子們常是被繩網綁了帶到礦場裏來的。工作也都是在武裝衛士的監視下進行的。土人工作者常被灌醉了酒以強迫簽條約。而這些條約的內容是甚至他連懂都不會懂得的。

奴役常常伴隨着奴隸的買賣。譬如葡屬非洲（昂瓜拉，特別是馬桑比格）或者利比利亞「獨立

國家裏的人，就是可以買賣的，後者尤其已全部差不多在美國資本的手裏了。

在公開的奴役之外，還有一種債務的奴隸。這東西的本質，正像卡爾所解釋過的那樣，是因爲欠了人家債，不能不用工作去償回，而這債務又是一代繼一代地接續下去的，所以常常不止工人一個人，他的整個家族都會變成了一個有錢人及其家族的世襲財產的。

### 【複習問題】

- 一。資本的原始蓄積包含些什麼？
- 二。強迫着工人出售他的勞動力的是什麼？
- 三。決定勞働力價值的是什麼？
- 四。在勞働力與勞働之間有何不同？
- 五。何謂資本？
- 六。不變資本與固定資本那個大？
- 七。計算勞働剝削程度的是什麼？
- 八。增加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有那幾種？



## 第五章 工資及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之貧困

勞動力之  
價值及其  
價格

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向資本家出售着他的勞力。資本家則僱用了工人來爲他勞動，工人受着工資的報酬。這樣就構成了勞動力的買與賣。但是勞動力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商品。勞動力的買與賣就代表着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係——這兩個資本主義社會裏基本階級的關係。勞動力的價值，是正像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那樣，是由維持工人底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我們要記得的是資本家是時常企圖着將工資減到這個限度之下去的。在資本主義下，沒有一個人關心到工人的生活到底怎樣。他時常失業，甚至餓死。就是即使當他有職業的時候，他的工資也並不是時常能足夠地滿足他的最基本的要求的。

勞動力的價值，既是依工人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決定的，但是這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又是怎樣決定的呢？很清楚的，工人的生活資料，它們的數量、性質，依附着許多條件。卡爾曾指出：——

『每一個國家裏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爲生活的習慣標準所決定的。這不但包涵物質生活，同時也還包涵那些人民所處的社會中某些要求的滿足。』(註)

與旁的商品不同的，就是勞動力價值的決定還包含着一種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工人的日常生活標準是並非固定了永久不變的。正相反，這個標準是隨着歷史的發展過程變化而變化的，而且是因了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不同而各個不同的。不過，資本主義總傾向着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降到極度的低落。一件商品的價值用貨幣的形式來表示的，那就是它的價格。而一件商品的價格，我們已經知道，是不斷地在它價值的上下變動的。工資是『勞動力』這商品的價格的特殊形態。因此，當然，工資的水準也一定是在勞動力的價值上下變動的。所與旁的商品不同的，就只是這種變動通常總處在價值之下。

~~~~~  
作爲資本

~~~~~  
我們已經講過，在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之下，工資勞動者的勞動包含着兩個部份：有價

(註)卡爾：價值、貨幣與利潤第七十四頁。

家剝削面  
裏的工資

的必要勞動，和無償的剩餘勞動。但當一個工人，他拿到他的工資的時候，這工資只代表他們必要勞動，而他的剩餘勞動已歸他的僱主所無償地剝削了去。這事實是並不明顯的。不但不明顯，而且在資本主義下面所表現出來的事物，反好像工人的整個勞動都已經出了錢付過報酬了似的。

譬如我們來拿一個按件計酬的礦工來舉例。他掘一噸煤，可以得到一塊錢。他拚了命地工作，可是他卻只夠僅僅每天維持他的生活。於是他就去向礦主指出這種剝削的不公平；如果礦主還願意和他的工人談幾句話，他一定會這樣解釋：

『你掘一噸煤得一塊錢，無論在隣近那一個礦裏面或是旁的其他什麼地方，都已經沒有再比這裏付錢付得多的地方了。你已經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價錢。你的勞動已不可再多得錢了。你只要再多掘一些煤，你的工資就可能再高一點起來的。』

這樣，就使人得到了一個錯誤的印象。認為工人在工作中所賺到的錢，已足夠抵補他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讓我們再假定我們的礦工已有一位朋友在隣近的一個化學工廠裏工作，他在一種最不衛生的

狀況之下每天要作九小時工，而得到四十元錢一月。他怎樣能夠發現出他的僱主是在剝削他呢？他如果去與他的僱主講到這件事時，他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在你這樣的一個位置上，你所得到的工資已經是最多的了。你已經得到了一個很公道的工資，你拿不到再多的了。不過，假如你願意，你就去作雙班吧，這樣你的工資就可以加倍。你只作九小時工，那是只能得到四十塊錢一月的。有什麼理由可以再多付你錢呢？」

事實上，一個工人每天他為他的僱主創造出多少價值是確然并不能知道的。九小時的工作并不是很明顯地分了開來使他知道：這一部份的工作時間是我為了我的工資才勞動的；而那一部份工作時間是我無償地為了僱主才勞動的。所有的工作時間都是一樣的。而且，在這裏，他甚至還有機會去增加他的工資——加倍工作，就可加倍得到錢。這樣一件事，當然很容易使事實混淆，表現出好像資本家已經完全依照了工人所產生的價值而付給了他工資。

就因為這樣，所以資本家的剝削是被帶上了面幕。所有奴化羣衆的意識的力量，又跑來幫着資本家的忙。教會裏申說着地球上的制度是由上帝所創造的，任何要改變它的思想就是罪惡。所有資本家的報紙，科學，戲劇，電影，文學——也都遮蔽着剝削的本質，都企圖着將事物表現成好像資本家的發財，



正如夏天的太陽光輝一樣地自然與不可避免的。

「工資制度因此消滅了任何將工作分成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有償勞動與無償勞動的痕跡。所有的勞動，看上去都好像是有償勞動。在古維制度（Coercion）下，工人爲他自己的勞動，以及爲他的主人所做的強制勞動，在空間上，在時間上，都是很清楚地劃分着的。在奴隸制度下，那麼即使是那部份奴隸僅僅爲了產生他自己的生活資料而做的工，換句話說，就是爲他自己而做的工，也看上去好像是在爲他的主人作工着。所有的奴隸勞動看上去都好像是無償勞動。而工資勞動，則相反，即使是剩餘勞動，或無償勞動，也都看上去好像是有償勞動似的。」（註）

工資與工人階級之鬥爭

工人們很早就開始了爲爭取工作條件的改良與限制無限止的剝削而組織了職工會。

工資，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是爲勞動力的價值所決定的。但是，第一，工資是不斷地在變動着的，而且是特別常處在勞動力的價值之下的。其次，勞動力價值的本身也是時常依賴着許多條件而改變的。爲了這個工資的水準問題，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就時常發生着鬥爭。在這個鬥爭中，任何

（註）卡爾資本論卷一，頁五十五。

一方面的組織與統一的程度如何，當然與鬥爭有很大的關係。

當工人們還未組織起職工會的時候，和每一個資本家所交涉的只是一羣散漫的羣衆。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在關於工資的鬥爭中，當然是處在一種有利的地位，如果有什麼工人不同意受僱的惡劣條件，他就被開除，而僱主也就很快地可以找到人來代替他的位置。

一有了工會情形就兩樣了。在這個情形之下，資本家就不是與一羣散漫的沒有組織的工人羣衆對抗，而不得不去與一羣統一的（或者多數的）工人去辦交涉了。那些工人是有着統一的要求，並且是要求着一致的待遇的。在以前，資本家是與個人辦交涉，訂合同；現在他只能去與一個工會辦交涉，訂合同了。工人的工資往往是爲一種特別的條款所決定的。

當然，在資本家們，即使有了一個職工會，也會找出許多和工人鬥爭的方法來的。他們資本家自己也在「僱主聯合會」的名義下統一了起來。此外，那些工人階級的背叛者，社會民主黨，也常常站出來幫助資本家們。工會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就像在革命的罷工中，那些罷工的破壞者一樣，就破壞了工人的鬥爭。

當然，僅僅依賴了工會方面的一種經濟上的鬥爭，非常明顯的，工人階級決不能使他自己從日甚

一日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以及貧窮與困苦中間解放出來的要達到這個目的無產階級必須要得到一個完全的勝利，而這個勝利是只可能用了革命纔能得到的。在摧毀資本主義的中間，無產大眾才能摧毀掉那個作爲它的貧窮之源的階級剝削。

卡爾對這問題曾如下地寫過——

「……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傾向，并非提高，而是降低平均的工資，或者使得勞動的價值多少限制在它的最小限度之內。這就是在現制度內事物的傾向。但這是否說工人階級就此應該放棄他們反對資本侵略的鬥爭，以及放棄他們隨時盡可能地爭取他們的一時的改善呢？當然不。如果他們放棄了這些鬥爭時，他們一定會變成窮得不可救藥的一羣人的。我想我已經指出過工人們爭取工資標準的鬥爭是與整個的工資制度不可分地聯在一起的事情，在一百件他們爭取提高工資的事件中，有九十九件就只是爭取一個維持原有的勞動價值，他們的必須和資本家爭價格就因爲他們不得不將他們自己作爲商品出售的緣故。如果他們在日常與資本家的鬥爭中，都很胆怯地讓了步，無疑地，他們更將不敢發動任何較大的運動了。」

「但在同時，工人階級固然不必完全服從工資制，但也不應當對於他們自己將那些日常鬥爭

的最後效果過分誇大。他們不應當忘記他們只是在與事情的結果爭鬥，而並非是在與事情的原因爭鬥。他們只是在阻止着那個向下的運動，但並不會就將那個運動的方向掉了過來，他們可說是只在塗着止痛藥，但並不在醫着病。因此，他們不應該專門只理頭在那些由無止休的資本侵略或者市場變遷所產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游擊鬥爭中。他們應當明白，將所有苦痛都加之於他們身上的現制度已經產生出了一個社會的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與社會形式。因此，他們應當不再用那個保守的標語：「做合理的工作，得合理的工資！」而應當在他們的旗子上寫下那樣的革命標語：「取消工資制！」<sup>註</sup>

工資的諸

形式

資本家付給工人們的工資有着許許多多不同的方法。在這許多不同的工資形式中有兩種是基本的。

在某種情形下，工人是依照了工作的時間計算報酬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工資可以鐘點，日子，星期，月份等等計算。這就是所謂計時工資制。在另外幾種情形之下，工人是依照了他所掘出來的煤是多少，或者所織出來的布是多少等等計算的。這就是所謂計件工資制。資本主義制度曾經發明過許多支付工人工資的不同形式。有的時候，甚至非常複雜。但所有這許多形式總或者是建築在計時制上，或者是

（註）卡爾·賓德，價格與利潤，頁七九——八十。

建築在計件制上的有的時候則建築在這兩者的混合制上的。

初看起來，在這兩種計時工資制與計件工資制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共同的地方——這兩種形式完全是根本兩樣的。但事實上則不然。在計時工資下，當確定工人每週工資的時候，資本家一定計算着在這個時間，他的工人將做多少工的；如果他不估計到這些，那他不久就一定要破產。計件工資制當然也是這樣。當做每一件東西的定價固定下來的時候，一個工人在一小時，一天或者一星期之內所能產生的數量，當然是都考慮到的。這就是為什麼計件工資制也同樣使得通常的工人只能得到一個僅僅過活的報酬的緣故。

無論計件工資制，或是計時工資制，都只是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不同形式。至於使用那一種形式，那是要看在那某種特殊工業中的情形而定的。這許多形式中的每一種對於資本家，因着環境的不同都有它的好處。

計時工資制

計時工資制是僱主並不企圖鼓勵每一個工人都拚命儘快儘多生產時所使用的一種形式。這樣的情形是很多的。在有許多商業裏，僱主們往往寧可按週（即按了時間）付給他的最有技能的工人們工資。因為不受了數量的束縛，工人就可很小心地產生他的每一件商品。

資本家在數量上所受到的損失，可以在商品的質量上得到補償。

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如果工人變成了僅僅是機器的附庸物。所生產的貨物的數量多少完全靠機器轉動的速率如何而定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家也寧願採取計時工資制的。

計件工資制

在另一方面，如果資本家企圖鼓勵每一個工人都拚命儘多儘快生產時，那麼他就使用各色各種的計件工資制了。

計件工資制可以省去僱主們對於他的工人們的監工，依照了所生產的數量來計算的工資制常常使工人那方面採取了最緊張的勞動。不過，通例，計件工資制都只盛行於那些所生產出來的商品，便於計算或者衡量的那種工業裏。

計件工資制，在資本主義下，是以提高勞動強度來增加工人剝削的最好方法。計件工資制的定價是常常依照了那最能夠做並且做得快的工人的標準來定的。因此爲了要能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工資，其他的工人就必須化盡他們的力氣。當僱主們看到大多數的工人已經增加了他們收入的時候，他就把原來的定價減低，這樣工人們爲了要得到先前一樣的工資就必須工作得更緊張了。

計件工資制在蘇聯的情形之下，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在那裏，工人並不是向個個剝削者

出賣他的勞動力，而只是用了它，在那些作爲無產大眾之國有財產的企業裏服務。蘇聯工人所收到的，是社會給與勞動的一種報酬，而且完全是合於所化掉的勞動比例的。計件工資制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裏，是使所化去的勞動的質與量同各個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建立起一個堅固聯繫起來的工資最好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加工人階級幸福的有力的槓桿。因此是與在資本主義下的計件工資完全兩樣的。

當工資與

分紅制

有的時候，資本家將一部份的工資用了賞工的形式來支付。他們知道賞工是可以刺激工人作特殊努力而使得他更工作到最大的強度的。

另外還有一種更大的欺騙，那就是所謂分紅制。資本家藉口營業有利工人，也能得到好處來將舊本的工資減低。然後又再在「紅利」的僞裝之下，將一部份扣下來的工資還給工人，因此結果能分「紅利」的工人，往往所得到的還不如單爲工資作工的人。

用了這種方法，僱主不單可以企圖提高勞動的強度——而且可以有時候引導一部份無知的工人，離開無產者的運動而變成資本家的支持者。

血汗制度

建築在計件工資制上的，還有一種所謂「血汗制度」，這制度特別盛行在英國與美

國的縫紉工業裏，工作是在一種極低的定價之下可以拿回家中去做，在這種『血汗制度』下工作的縫工，都必須整日夜地工作纔能免去餓死。

勞動的科學組織，泰納制與福特制

僱主在已經購得了無產大衆的勞動力之後，就總想儘可能地使用它到最大限度。所以最近較聰敏一些的，與較能幹一些的僱主，已經開始想出了一種叫做『勞動科學組織』的辦法來。這辦法是這樣的。

每一種在工廠裏所做的工作都爲專家們在長期的觀察與研究之後詳細地考查過，而想出了做這工作的最合理的辦法。

像這樣子所建立起來的工作辦法，能夠節省掉許多工人所不必有的動作與努力，如將所有他的工具都很合理地排列起來等等。使工人不至分心到他的主要工作之外去。在這種情形之下，所有工人的能力，所有他所化的勞力就完全化在有用的工作上，一點都不會有浪費了。這樣，工廠方面當然從他的工作那裏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勞動的生產率也會大大地增加。

勞動的科學組織，是人類勞力合理運用的一個偉大成就。在資本主義已經推翻之後，在無產政府的狀況之下，勞動的科學組織，是有着極大的展開的可能性的。但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之下，勞動的科學



組織，正像所有的其他科學成就一樣，僅只為資本家在他們自己的狹隘的階級利益裏所使用着的。勞動的科學組織，變成了資本家們向工人榨取更多剩餘價值的一種方法。

第一個創導勞動的科學組織的，是一個美國的工程師泰納。他的制度，稱為泰納制度，現在在許多資本主義的工廠裏被使用着，增加剩餘價值。泰納制度因為大量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工人變成嚴格執行每一動作的機器，所以差不多是壓榨盡了工人的最後一絲氣力，使得他們只要過幾年便變成無用的廢物了。繼泰納制度而來的計件工資定價的減低，更使工人的勞動要得到與以前同樣的工資，更加吃苦不行。

在戰後的那幾年，為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使用的剝削方法忽然特別盛行起來。他的剝削方法開始不但在美國很快地傳播開去，而且還傳到歐洲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去。福特制的基本特徵是使工人們都沿了一種轉動的運輸機而工作。只要那運輸機轉動加快，工作也就加快，而勞動的強度也就提高了。任何人不能保持運輸機的速率的，他就在資本家的工廠裏失掉他的位置。資本家是使每一件技術改進都變成了對於無產大眾作更進一步貧窮化，奴役化的工具，壓榨整個工人生活的工具。

現物工資

在以前，當一個工人在村莊裏受僱的時候，他很少是受現錢的。他的付酬辦法是這樣

與貨幣工

資

他的僱主供給他膳宿，而到夏季終了之後，他再收受一點穀。因此在這裏，工人所受到的是現物工資。他直接以他的勞動力交換得維持生活的必需品。這樣的一種簡單交換與以物易物——例如說，一柄斧掉一塊麵包是極相像的。勞力買賣還帶着這樣一種簡單性的時候，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在作着勞動力價值的基礎這事，當然是非常明顯的。

在資本主義的工業裏，專用現物工資的已經非常少了。但即使在這種場合之下，一部份的工資也往往會用現物來支付的。這樣的一種支付方法往往是資本家犧牲工人以增加他的利潤的最簡便方法。屬於僱主們的公司商店裏往往用三倍的貴價錢供給着工人們以各色的空貨。這樣一來，工人的實際工資就被減少了。因此工人們的組織，往往是反對着這種辦法的。但有的時候，資本家會用一種更巧妙的方法來達到這一個目的——使工人們用高價購貨以減少他們的工資。他們可以控制了所有工人住宅區的商店，使工人們得到了他們的工錢以後，還是不得不照舊去用了高價購買東西。對於這種剝削，工人們就企圖用了組織消費合作社的辦法去反抗他。

名義工資  
與實際工資

在已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裏，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工資都是用金錢來支付的。工人出賣了他的勞力，正像出賣了別的其他商品一樣，就得到一定量的金錢作爲它的

價格。

可是，工人決不是爲了金錢的本身纔需要金錢的，金錢只是他要得到他的必需品時的一種工具。工人收到了他的固定工資後，他就拿去买他的必需品；他按照了那時候市場上所流行的價格付價。

但是，我們知道商品價格的水準是並非停留着不變的。貨幣的購買力可能在各種原因的影響之下，發生變動。如果那個國家是實行金本位的，那麼商品的價格就可能因了金子的變賤而漲價，或者因了金子的價值減少，而貨幣的購買力也就隨着跌落。當紙幣大量印行的時候，商品的價格更要受到很大的影響與變動，因爲隨着紙幣的流通常常貨幣的購買力是會跟着跌落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比較幾種不同情形下的工人的工資，單知道他們在每日的情形之下所收到的金錢多少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還得知道在他們的各自情形之下，他們的金錢能夠買到多少東西。我們必須不但將名義上的工資（即工人所收到的金錢數量）來作比較，同時還得將所收到的貨幣的購買力也加以考慮。因爲只有這樣，我們纔能得出那可以用在某一特定地點，特定數量的錢，所能購到的使用價值的數量來計算的實際工資。

高級技術

每個人都知道，在不同工業裏的工人是收受着不同的工資的。有高級技術的工人要

工人的工資

比沒有受過特殊技術訓練的低級工人工資大得多。普通總是技術愈高級，工資也愈高。

各種不同的工業部門需要各種技術不同的工人，因此在各種工業裏的工人們的工資當然決不是相同的。

但除了各種不同工業中付給工人的工資有不同之外，在同一的工業裏因了工人技術的相異，所付的工資也有不同的。高級技術的工人要比半高級技術的工人所得的工資多，而半高級技術的工人則比了普通的工人所得的工資多。

爲什麼依照了技術，工資要有這樣的許多不同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普通的工人，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要做一個高級的技術工人就必須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學習這種職業，必須化許多時間與精力去得到這種技能。如果付工資的時候沒有區別的話，那麼，就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化時間與精力學習一種職業，沒有一個人企圖去得到相當程度的技術能力了。

不過，儘管一個工人的技術能力是怎樣高，工人始終還是要受資本主義下的非人的，與不斷的剝削的。

一種新機器的採用往往使得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變成過剩那些以前爲化了許多年功夫始學會技術的高級技術工人所做的工作，現在是爲一架機器在那裏做着了。許多部份的技術工人們於是就變成過剩而被排擠到職業之外去。這些人爲免得餓死起見，當然只好到極低的待遇之下去做普通工人。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資水準

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資水準是並不一律的。各個國家，對於這方面都有着極大的不同。這些不同，是爲許多原因所造成的。

當然，如果我們想像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資本家會比了別一個國家裏的資本家對待工人和善一些，那是笑話。事實上，任何各處的資本家都是都想把工資減到最低限度的，不過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有相當不同。各個不同的國家都有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譬如，在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時就與其說是感到勞力過剩，不如說感到勞力不足。大批未開發土地的存在且給與了歐洲的移民們先僑居的機會。在古老一些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比較早一些組織起來抵抗資本家，而在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的強度以及工人的平均技術水準，也要來得高一些。這些事當然都會影響到各個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各個不同的工資水準。

因此，我們如果將英國的工資作為一百來舉例，在別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資，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就如下表——

|    |     |    |     |
|----|-----|----|-----|
| 英國 | 100 | 法國 | 64  |
| 德國 | 75  | 美國 | 240 |

根據另一種計算，各國工人的每年平均工資（在一九〇〇年——〇七年，單位金元）是如下——

|    |     |    |     |
|----|-----|----|-----|
| 美國 | 463 | 奧國 | 167 |
| 英國 | 258 | 俄國 | 97  |
| 德國 | 237 | 日本 | 55  |

在戰後的那幾年中我們也同樣地看到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不同的工資率，下面就是一張表，表示幾個重要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幾個大城市中的實際工資之不同的。這張表，表示了在一九二九年一月所有的情形，而是將一九二四年倫敦的實際工資水準作為一百計算的。

費拉·台爾費亞

二〇六

都百林

一五六

倫敦

一〇五

史托克霍爾姆

九三

阿姆斯特丹

八八

柏林

七七

馬德里

五七

不魯捨爾

五二

米蘭

五〇

羅馬

四四

在資本主義還只初開始發展的那些國家中，不用說，工資往往是特別低廉的。這些國家中的原始蓄積，破毀了農民與手工匠們，使他們跑進尋求職業的隊伍。在殖民地裏的無產大眾的生活水準，那就更低下了。中國的工人就是受着最野蠻的剝削的人民。中國的苦力，往往只吃一碗飯，睡就睡在街上，或者公園裏，穿也只穿破布，這在資本家的眼光中看來，實在是全世界頂模範的工人。所以不知恥的資本家就常常教訓着歐洲的工人去學中國苦力的榜樣，也要像中國苦力一樣「經濟地」去過活。這一類的勸告在近時，特別是時常可以聽到的。

資本主義  
剝削的增  
長

當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也在增長着。工人方面要向資本家發動關於工資的鬥爭的情形也繼續地愈來愈不利於工人。因為當它發展的時候，資本主義常使工人階級，在相對上，在絕對上都貧窮了起來。

資本家所得到的份兒愈多，當然工人方面所得到的份兒也就愈少。有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統計，對於這一點都表現得很明白。譬如我們來拿英國舉例。如果我們將英國所創造的總價值，（即所謂國家收入）作為一百計算的話，那麼工人所得到的份兒就是如下變遷的：

| 年 份  | 國家收入數(百萬磅) | 工資數(百萬磅) | 工人在國家收入中所佔百分比 |
|------|------------|----------|---------------|
| 一八四三 | 五二五        | 二三五      | 四五·六          |
| 一八六〇 | 八三二        | 三九二      | 四七·一          |
| 一八八四 | 一,二七四      | 五二一      | 四一·四          |
| 一九〇三 | 一,七一〇      | 六五五      | 三八·三          |
| 一九〇八 | 一,八四四      | 七〇三      | 三八·一          |

工人所得的份兒是很顯明地愈變愈少了。



但在同時，當然，整個國家收入中跑進資本家袋裏去的份兒是愈來愈大了。工人階級所失去的東西，就正是資本家所得到的東西。

在戰前一篇伊里契所寫的論文中，伊里契曾引用了下列幾個數字表示工人階級的貧困。在德國，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二年這期間，工資會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在這同一期間的生活程度卻增加了至少百分之四十。伊里契特別指出這情形是發生在像德國那樣一個富庶而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那裏的工人情況是不知要比革命前的俄羅斯好多少。因為在德國的文化水準是比較高，罷工以及成立職工會的自由也相當多。政治上的自由也比較有一些，而且那裏的勞働組合的會員已經有成百萬，勞働刊物的讀者也有成百萬。

伊里契從這事實中，他得到了如下的結論——

「工人是絕對地貧窮了，很明顯地比得以前貧窮了。工人被強迫地只能去住得更壞，吃得更少，經常地飢餓着並且到地窖或者汽樓上去找住址。在很快地一天比一天富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所得到的相對的那一份是變得愈來愈少，因為百萬富翁們的變富是更來得快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財富是用着不可相信的速率在增加着，而同時工人階級也在用着不可相信的速率在貧窮

着。(註)

這是在世界上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當從他們殖民地那裏得到巨大的利潤的時候，他是還能向工人們讓步一些的。所以當然，在更落後的國家中，在那些資本家跑去找更好的利潤的殖民地社會中，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是進行得還要利害。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在很明顯地增加。在布爾喬亞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裂口，也在變得愈來愈深。各國的機會主義者繼續地還在講要減輕社會矛盾，在階級之間必須維持和平，以及工人階級的可能即使在資本主義下改進它的狀況等等。可是實際上，工人階級不但相對地（即與布爾喬亞的所得龐大利潤比較起來）愈變愈窮，而且是絕對地在那裏愈變愈窮。即使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的食物也在繼續地變壞，住的地方也在變擠，而感到更多的不足。在同時，工人的勞動強度卻很明顯地增加了。工人不能不比了以前每小時化出更多的力氣，勞動的絕對緊張，以及不斷地壓榨，很快地就毀壞了工人的身體組織。因此，實際上，不但不能說到關於階級矛盾的取消，而且，正相反，這些矛盾正在經常地趨向銳化，這些矛盾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註) 伊里契全集，卷十六，頁二二，俄文版。

失業與勞

備預備軍

隨着資本主義的成長，失業增加了，而所謂「勞働預備軍」也成長了。這使得資本家當工業需要擴充的時候，或者舊有的工人拒絕再在固有的條件下面做工作下去的時候，就有了可以增添的人手。現在我們且來看一下這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資本主義當它初開始的時候，它在市場上找到了一批潛伏着的工資勞働者。這批工資勞働者是爲那些已經失去了他們的生產手段的破產農民，手工匠們所組成的。這班人只要資本家願意繼續供給他們生活，他們就立刻可以爲資本家工作。這樣的一批空着雙手等待作工的人是一定要經常有的。因爲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建築在工資勞働剝削制上面的資本主義工業才能生長。

資本主義的更進一步發展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知道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是摧毀着手工業者們的小規模生產的。農民們也同樣地被破壞，他們中的大多數，因此只能被迫離開他們的家而去做資本家的奴隸。資本主義的工業生長了，新的工廠開設起來了，就吸收了新的大批工人羣衆。破產了的小生產者，資本家就將他們作爲工資勞働者而吸收了過來。

機器的代

不過，伴隨着這事情，另外還有着一種現象。那就是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方面的不斷的

……工人……

技術改進。這種技術改進的意義是什麼，新發明的重要是什麼呢？他們的重要之點就在他們能使生產便宜化，將機械工作來代替人力。因此，隨着技術改進的發展，出產同一數量商品所需的工人數目就減少了。機器代替了工人。機器的強迫使工人們必須更緊張地去工作，這也是使得一部份工人失業的原因。因此當資本主義初期，工人們還不會發現出誰是他們真正敵人的時候，他們時常將搗毀機器來作爲他們反抗現狀的發洩。在罷工或者起騷動的時候，工人們總最先就打毀機器，認爲這是使得他們如此困苦的主要原因。

不斷地運用新機器，將這些爲新機器所代替了的工人們丟向街頭去，因此資本家就繼續不斷地創造了失業者。

提高勞動強度，也同樣地增加了失業者的數目。某些數目的工人是變成多餘的了。這些工人已不能再找到任何能使用他勞動的機會。他們就組成了產業預備軍，對於這一軍隊的重要是確實非常大的。失業軍的經常存在，使資本家們在他們的反工人階級的鬭爭中，有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失業者是往往在任何條件下都願意去工作的；受着飢餓的壓迫，他們當然無暇選擇。失業者因此就形成了一種壓迫在業的無產大衆們的生活水準向下的力量。失業預備軍的另一種重要意義是在當任何時候市

場上感到需要工業膨脹，可以立刻供給去作工的人手，當那樣的時候，成千的失業者就爲他們自己找到了工作，工廠也增加了他們所僱用的工人的數目。失業者暫時是減少了。但當一種新的、改進的工作方法運用了以後，於是成千的工作者就又重複被拋向了街頭。

因此，資本主義在一方面給與從破產了的小生產者們那裏跑出來的新的工人羣衆以工作，在另一方面又向那些因資本主義的技術改進而爲機器所代替了的千百萬工人嘴邊去奪取他的最後一口麵包。

資本主義  
階級的  
一般法則

這種工人的經常爲機器所代替，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結果，就創生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所謂「相對過剩人口」。成千成百的人民每年都因爲他們已經變成過剩而且留着一點都沒有找到職業的希望，所以不得不從他們的祖國移居出去。在戰後，這情形是更變得壞了。因爲那些本來移民可去的國家已經都關上了他們的大門而拒絕允准了。

工業豫備軍的存在與增長，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情形是有巨大的影響的。貧窮增加了，對於未來的生活不確定性增加了，工資也跌落了。工人階級用他的勞動創造了剩餘價值，可是這剩餘價值是爲資產階級所拿去了。有一部份從工人那裏得來的剩餘價值，資本家將它拿來消費的，因此當然沒有了，

餘下來的，他們往往將它加到原來的資本上去。如果資本家原有資本十萬元，而在一年之內他從工人那裏得到了兩萬元利潤的話，他一定會將這利潤的一半，第二年加到他的原有資本上去的。如果這樣，他的第二年資本就將是十一萬元。他已經增加了他的資本，積聚了一萬元。資本的積聚，因此，就是剩餘價值的加到資本上去。作爲剩餘價值積聚結果的資本的生長是非常巨大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工人階級那裏壓擠出來的剩餘價值量是在擴大着，而剩餘價值爲資本家積聚了起來加到他們的資本上去的量也在擴大着。

因此資本的蓄積，就促使了少數資本家財富的生長。工人階級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變成了增加剝削者權力的源泉。隨着資本的蓄積，工人的剝削程度也增加了。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階級就等於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了對於他們自己作更大剝削的條件。

隨着資本的蓄積，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變成更壞了。他們的剝削程度也增加了。

所有這許多，都是資本主義蓄積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家蓄積的資本愈多他們的生產就愈擴充，愈應用新機器，而貧窮與失業在工人階級中也就愈散播得廣。

這是一條爲卡爾所發現的資本主義蓄積的普通法則。對於瞭解資本主義，瞭解資本主義發展的

方向，當然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在恐慌下無產大眾的貧窮失業

工人階級的貧困，到恐慌時達到了它的最高點。恐慌常暴露了而且尖銳了所有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大眾在那時候是常常貧窮到了最利害的程度的。每一次恐慌總使生產減低，千百萬的工人因此失業。就是那些留下做工的人的工資也被減低了。

當前的恐慌就是資本主義所曾經經驗到的許多恐慌中的最深最尖銳的一個。在死滅中，崩潰中的資本主義，當它還有一口氣活的時候就命定了要使成百萬的人民去受那空前的困苦的。失業現在已經達到了巨大的比例數。對於這些失業者中間我們是還得加上那些只作半天工而收到極小極小一部份工資的人上去的。

當前的恐慌，無例外地使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資都大大地減低了。爲了要想使恐慌的負擔完全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肩上去，各國的資本家都各自競爭着減低工資使工人都變成了窮人，而簡直不可能維持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在當前的恐慌之下，是即使在最富庶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也已經減到不可相信的程度了。

有無數的事實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有一個調查英國礦工情形的新聞記者寫道——

「如果你跑去訪問一個住在南威爾士或者多蘭地方的礦工家庭，你一定就會看出在以前生活較優時所買來的一些傢具，現在是已經都賣去了。爲了減輕房租的負擔，那些人的家中也已經招了一個租戶，不過通常那租戶也一定已經失了業而付不出一個錢。如果那家中的父親還有職業的話，那麼兒子一定是失業的，或者，反過來，如果兒子還有工作的話，那麼父親一定就已經失了業。任何東西可以當的，已經都拿去當了。很少有一個礦工能夠給他自己，或者他的妻子兒女化錢買一些衣服的。他們只有當他們偶然能買到一些舊布，而這些舊布，做母親的還能將它縫縫補補的時候，他們才能掉換他們的衣服。」

曾經有一個時候，在礦工們的住宅區內，礦工們會自己拿出錢來開設的圖書館與戲院，現在是圖書館已不再能買書，而戲院也關門了。

在英國的旁的工業部門裏工人的情形是甚至還要壞。蘭開夏紡織工人的情形就是這樣。這些工人即使在工作完全做足的時候（每一個工人管四架機，）一個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幾年也沒有超過三十一先令六辨士一星期的。但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一個工人總只管兩架機，因此，譬如在比佛爾地方，一個織工一星期的工資就只有從十五先令到二十先令。而且這些工資，還只有當使用良好原



料的時候才能做到。當恐慌的時候，僱主使用各種的蹩腳原料了。織工的工資就因此大跌。許多官方調查中所搜集到的統計都很顯明地證明了蘭開夏紡織工人的貧困。譬如一九三一年魏岡地方的調查就指出了成千工人的住屋是爲那裏的城市住宅委員會認爲「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在布爾頓，同一委員會認爲大多數工人所住的屋是「住在與城市的垃圾堆、肥料堆、直接隣近的地方，四週都爲肥料的山包圍着。」

在美國，當恐慌的年頭裏，工業上每週的平均工資曾如下地減低過：

| 年份   | 工資(美元) |
|------|--------|
| 一九二九 | 二八·五   |
| 一九三〇 | 二五·八   |
| 一九三一 | 二二·六   |
| 一九三二 | 一九·一   |
| 一九三三 | 一七·七   |

一九三三這一年看上去工資雖有增加，但實際只是外表上的增加，因爲事實上在這時期內的生活程度的增加是超過了名義上工資的增加的。依據大大地減低過的官場統計，一九三三年比了一

九三二年的生活程度是增加百分之七，但依據勞働研究部的統計，在一九三三年的糧價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爲羅斯福政府所通過的「復興法」更使工人的生活情形愈趨愈壞。

在法西斯蒂的德國，工人的情形當然也是愈變愈壞的。德國工人的通信曾經將法西斯蒂所帶到工業裏去的實際苛刻情形完全暴露過。下面，就是一個女工從一個有名的西門司國際公司裏寫給一個國外德文報紙的信：

「在西門司帶特小工廠裏的小印刷店中，工作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每星期作五天工，按計件工資算，薪水能拿到十五馬克的已是最多的了。有時候一個女工只能作四天工一星期，那時就只能拿到九個馬克。在這種情形下，除了五個馬克房租，兩個馬克燃料之外，就只有兩個馬克可以多下來靠它生活。工作的速率也是可怕的。大多數的婦女都不能保持計件工資的條件。搬送材料以及畫工作卡片，檢查機器，進早餐等等所需的時間是都不計算在內的。」

下列的表格是表示在恐慌期美國工人階級的貧窮程度的。那些在工廠內作工的工人指數以及在恐慌年頭內共付工人工資總數的指數是如下：——（二九二三——二五的指數等於一頁）

年 月

雇用工人數

付出工資數

|         |      |       |
|---------|------|-------|
| 一九二九年五月 | 一〇・三 | 一一二・九 |
| 一九三〇年五月 | 九四・八 | 九五・四  |
| 一九三一年五月 | 八〇・一 | 七三・四  |
| 一九三二年五月 | 六三・四 | 四六・八  |

從這表格裏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二九年的五月，即在恐慌發生以前，僱用工人的數目是差不多與一九二三年——二五年相同，但工資則相當高了一些。以後就來了一個大暴落，而工資的跌落比了僱用人數的跌落還要來得快。這就等於說付出工資數目的跌落是因了兩個理由：（一）是因為失業（二）是因為那些在業者的減低工資。整整三年的恐慌，僱用者的數目是減低了百分之三十，而工資則減低了百分之六十。工資在這時期內是減低了一半。

在美國，成百萬拿不到政府津貼的失業者的生活情形，是特別可怕的。成千的失業者因為付不起房租，就徒步沿了道路走。在近大城市的地方樹立起營帳來。這些美國的失業者的營帳，被稱作『叢林』。有一個布爾喬亞的雜誌曾經如下地描摹一個設在近加爾福尼亞，史托根地方的營帳的情形——

『當我們看見那營帳的時候，』那作家寫道，『炊烟正在從各失業者羣的帳屋內冒出來。每一個

小團體都在忙着準備他的食物。這幅整個的圖畫是非常神奇的，因為從這裏，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充滿了食糧的店鋪，堆滿了貨物的堆棧，而在另一方面則這些願意去工作的人民正在拾着從堆棧內拋棄下來的東西，在那裏洗着半爛的紅蘿蔔，洋葱，或者大豆，將它們放到他們所拾到的錫罐中去煮着。」

那作家在描述完了這幅貧窮的圖畫之後說道：——

「我們時常聽人說我們的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事實上，真是非常自由的，這些人民就很自由地可以在三條路中間去選擇一條：去偷，去餓死，或者去像畜生般的吃人家丟下來的穢物。」

這位布爾喬亞的新聞記者是忘記了另外一條路：無產大衆爲了反對資本統治而起來採取革命的鬥爭。

自殺的空前增加，各種疾病的傳播，無數人的餓死，——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強使千百萬人民去過非人生活的結果。在孩童間的死亡與疾病當然傳播得更特殊地快了。

不過，如果說，這是在比較富庶一點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大衆的貧窮情形，在落後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當然更壞了。在這一方面，波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近，出版有一本關於華沙兩百零

四個失業家庭的調查報告，這個調查是為一個完全不同情共產主義的方爾喬亞團體所舉行的。那些被調查的家庭都是高級技術工人的家庭。那調查報告上寫道：——

「這裏有極大多數的人，食物都是在飢餓的最小限度之下。這就是幾個例子：一個造型者的四口之家只化十二個波幣（約合美金一元半）一星期在食物上。他們每天吃兩次：玉蜀黍，蔬菜，麵包。他們根本就不買肉類或牛奶。一個裁縫的六口之家當去調查的時候已經三天什麼東西都不會吃了；連燃料與煤油都沒有。在另一個四口之家的家庭中已經在三星期之內不會吃過一餐煮了吃的飯。他們僅有的食物就只是麵包與茶。有一個失業工人的家庭就全靠他的妻子到街上去叫買報紙。她的收入是一個波幣到一個半波幣一天，而這就是這個十口之家的唯一收入。」

總結起來，那個報告寫道：——

「生產者的主要食物是玉蜀黍與蔬菜，其次是麵包與茶，再其次是穀物，吃好一點的麵食與菜蔬的就已非常少了。在這兩百零四個被調查的家庭中，只有二十個家庭每週才吃一次肉。」

至於講到衣服，那情形就更壞了。報告上寫道：

「最感到缺乏的是鞋子與外套。譬如，有一個麵包師的家庭，有六個人，就簡直沒有一雙鞋子。當父

親要出門的時候，於是他就將一雙鞋底用繩子縛在他腳上，而他的孩子就留在家裏不出去。另外還有一個家庭，兩個孩子只有一件外套。那母親送孩子到學校的時候，就只能先將弟弟送去，將外套脫下來，然後再又跑回去給哥哥穿。孩子們要從學校回家的時候，當然也只能這樣。」

關於那可怕的失業者的居住問題。報告上曾如下地寫道：

「大多數被調查的家庭都是不能滿足衛生上的最基本的要求的。」

這裏就是幾個顯著的例子：

「家庭是在一個地窖裏。沿牆都在滴着水。這這屋子的走廊的地板經常也總浸着水。三個成人和四個小孩就住在這房間裏。在有許多情形之下，往往有十個人以上佔據一間房子的。在九百二十九個被訪問的人中間，只有一百九十三個是獨自睡的。這其中有十一個人是睡地板的。十四個孩子是睡小床的，而九個小孩是睡在箱子上，椅子上的。大多數一張床總要睡兩個，三個，或甚至三個人以上。有九家人家一張床睡五個人，而有三家人家，甚至一張床睡六個人。」

雖然在工業生產上，有相當的增加，但在波蘭的失業數今年比了往年反要高。在一九三四年的正月，失業者在勞働交換所註冊的是四十一萬人；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是三十五萬人，但即使依照了布

爾喬亞的新聞紙上的證明，失業者的真確數目恐怕要超過一百五十萬。在大工業中付給工人的全部工資確數（根據官方統計），在一九二九年是一、六四五、九三七、〇〇〇波幣，但在一九三二年卻只有七三七、八三〇、〇〇〇波幣。減去了百分之五十五。（對於一九三三——三四年的官方統計還沒有）八小時的工作制已經取消。許多的新的法西法律更已將工人階級在失業、生病、發生不幸事件時所有的一點津貼完全取消了。

爲政府所鼓勵並爲廠裏、礦裏的廠主、礦主所應用的資本主義「合理化」，那就是殘忍的血汗制度，曾經使工業上不幸事件的發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單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礦業工業。根據官場統計，略超過十萬人的煤礦業工人中間，有一千零三十九個人是被殺的，七千四百七十一人是重傷的。而九七、三三一人是受到輕傷的。

在日本的煤礦工業中間，一九三〇年的男子每日工資是一·七二日圓，而在一九三三年則爲一·一一日圓。婦女的工資在一九三〇年是一·五二日圓，而在一九三三年是〇·七三日圓。作助手的童工每月可收到五圓到十圓。在日本的紡織工業裏，那裏女工時常要做十五小時工作一天，她們每星期所收到的卻只是相當於三先令到五先令的工資，以及一個工房裏的睡覺之所。

下面這一篇文章是在一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日本報紙上發表的——

「有十餘女童爲警察所扣留了。雖然天冷，但她們還是穿着夏季的衣服在奔走。經考詢結果，發現了她們是從一家紡織廠裏逃出來的。因爲她們已不再能忍受那每天不間斷地十五小時的工作，以及那惡劣的待遇了。當他人勸導她們回廠的時候，女童們都一致回答說甯可死而不願回去的。」

與這樣相同的新聞，在日本的報紙上是時常可以看到的。

### 【複習問題】

- (一) 勞動力的價值與別的商品的價值在什麼一點上不同？
- (二) 爲什麼工資的形式能夠幫助遮蔽資本家的剝削呢？
- (三) 在資本主義下，勞働組織的鬥爭，有什麼重要意義？
- (四) 在什麼一種條件之下，資本家利於採取計時工資制，在什麼一種條件之下資本家利於採取計件工資制？
- (五) 各國的工資水準不同，應當採取怎樣的解釋？
- (六) 勞働的預備軍是怎樣才會產生的？
- (七) 資本主義的積的一般法則其結果是什麼？
- (八) 使得資本主義下的工人階級貧窮的原因是什麼？



## 第六章 資本家中剩餘價值之分配

利潤率的

平均化

我們已經明白，剩餘價值是只可能為工人們的勞動所產生的。但是各種企業所雇傭的工人並不相等，而且雇傭工人最多的企業也並不一定就是有着最大資本投資的企業。譬如我們拿兩個資本家來做例：都有相同的資本——一百萬元，一個是開電機廠的，有着各種新的設備；另一個却是開石礦的，需要着很多的工人。電機廠裏只用五十個人，石礦却用了五百個人。於是問題發生了，石礦主的利潤是不是一定會比電機廠的主人多得十倍呢？

資本主義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利潤。如果開石礦（用了相同的資本）比了開電機廠有利，那麼大家一定都願去開石礦，而不願去開電機廠了。這結果就會使礦石的價格跌落，而電力的價格高漲。因此，

問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問：這些價格變動的限度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假定價格的變動已經到了這兩種企業都產生同一利潤的時候，價格是否還會變呢？當然，不變了。因為那時已沒有一個電氣廠的老板感到投資石礦更有利了，兩個企業已有了相同的利益。

資本主義的工業，當然決不止一兩部門，而是有着許多許多部門工廠的。投在這些工業中間的資本數量，當然，也一定是各個不同的。這些投資的本身，它們的有機構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不變資本比了可變資本愈大，資本的有機構成也就愈高。反過來，如果可變資本比了不變資本大的時候，那麼我們就稱這個資本為有機構成低的資本。

我們因此可以說：電氣廠就是一種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在別的企业裏，與這相反的，便是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低度有機構成資本的情形是怎樣的呢？這問題是並不難解答的。僱用許多工人，而房屋，機器等等的價值反不很大的就是低度有機構成資本。例如，在鐵路建築事業中，一個包工者承築堤壩等等工程，他的不變資本用費並不怎麼大，他只要買些獨輪車，鶴嘴鋤，和鉄錘就行，但是他卻要僱用許多工人。所以，他的大部份資本都是要化費在僱用勞動力這上面的。

剩餘價值既只可能為工人們的勞動所產生，低度有機構成資本的企业，當然因此看上去是非常

有利益的，但資本家之間的利潤爭逐會使得同等數量投資的利潤趨於平均化。資本家底利潤與他所投的全部資本的百分比，稱之謂利潤率。譬如，資本家所投下的一百萬元資本獲得十萬元的利潤，他的利潤率就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資本家的互相競爭產生了平均利潤率的法則。這法則和其他資本主義制度之許多法則一樣，是在不斷地波動之中才發揮它的作用的。

我們且舉個例子來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利潤率是怎樣會平均化起來的。爲簡便計，我們假設社會上只有三種資本：數量相等，但他們的有機構成互不相同。再假定每種資本各爲一百單位的貨幣量。第一種包括七十單位的不變資本和三十單位的可變資本。第二種包括八十單位的不變資本和二十單位的可變資本。第三種九十單位不變資本和十單位的可變資本。這三部門的剩餘價值率也是一樣。假定各爲百分之百。這就是說每個工人都爲他自己的工資，作半天工，而另外的半天則專爲資本家工作。在這樣情形之下，各個部門企業所得的剩餘價值將等于牠的可變資本的數量。就是，第一個——三十單位的剩餘價值。第二個——二十單位。第三個——十單位。倘再假定，各個部門企業所生產的商品能依照了它的價值出售的話，那麼第一部門企業就獲得三十單位的利潤。第二部門——二十單位。第三部門——十單位。但各部門所投的資本的數量是相等的。這種情形，第一類的資本家當然非常歡迎。

的，但第三類的資本家就一定不十分贊成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三類的資本家就寧可將他的資本轉移到第一類去會得到更多的利益。但這就會引起第一類資本家之間的互相競爭。其結果使這部門商品的價值低落。同時，倒給第三類資本家以提高商品價格的可能。所以，三部門企業的利潤到最後還是一樣。

利潤率平均化的過程在下表中表示得更具體：

| 資本  | 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 | 剩餘價值 | 所生產的商<br>品的價值 | 商品的出<br>售價格 | 利潤率<br>(百分率) |
|-----|------|------|------|---------------|-------------|--------------|
| I   | 70   | 30   | 30   | 130           | 120         | 20           |
| II  | 80   | 20   | 20   | 120           | 120         | 20           |
| III | 90   | 10   | 10   | 110           | 120         | 20           |
| 總計  | 240  | 60   | 60   | 360           | 360         | 20           |

除資本底有機構成之外，從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的數量多寡，還要依賴於資本流轉的速度。假設，有兩個資本家有着同等數量的資本，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是一樣，那麼誰的資本流轉得比較快，誰就能括取比較更多的剩餘價值。如果：一個資本家的資本一年只流轉一次，另外一個一年流轉三次

的話，那麼很清楚的，第二個資本家就可能比了第一個資本家多雇用三倍的人工，和搾取三倍的剩餘價值。但從整個看起來，這種差異也要被利潤平均率同樣法則來平均化的。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不是依據它們的價值，而是依據它們的價格出售的。而且實際上商品是依據隨著生產價格變動的價格出售的。所謂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就包含生產成本加上所投資本的平均利潤。

『利潤是剩餘價值和所投全部資本間的比率。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就是不變資本比了社會平均限度超過可變資本的那種資本）所產生的利潤較平均利潤率為少。而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所產生的較平均利潤率為多。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使得雙方的利潤率趨向平均。社會的全部商品價值之總和是符合全部商品價格之總和的；但在各種企業和各種生產部門中，因了競爭的結果，商品是並非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的，生產價格就等于每個商品所化費的資本總額加上平均利潤。』註

在資本主義下，商品不是依它們的價值，而是依生產價格出售的。但這是否就表示價值律(Law

(註)伊里契卡爾恩格思卡爾主義頁二十一。

of Value) 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毫無作用呢？完全不是。所謂生產價格只是一種異樣的價值形態。

有的資本家出賣他們的商品高于其價值，有的低于其價值。但全體資本家合起來，一定是得到全部商品的價值的。全部資產階級的利潤之總和，恰恰等於無償社會勞動所生產的全部剩餘價值。在全部社會的構造中，生產價格之總和等於商品價值之總和，利潤之總和也等於工人的無償勞動之總和。商品價值的下降，引起它們生產價格的下降，反之，它們價值的上漲引起它們生產價格的上漲，這就是價值律通過生產價格所發生的作用。

『價格和價值的乖離及利潤的平均化——這些週知不可爭辯的事實，都被卡爾用價值律講得很透澈，因為全部商品價值之總和，與全部價格之總和剛巧是一樣。』(註)

利潤率低

落之傾向

資本家是為吸取利潤才去經營他的企業的，利潤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原動力。但資本主義的發展總不可避免地傾向到使利潤平均率低落。

利潤是所獲得的剩餘價值量和所投下的全部資本之比。利潤率就是資本家的所得，與他們的資本的比例。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剩餘價值之總量是為可變資本，即那些用以僱用勞動力方面的資本所

(註) 伊里契卡爾論頁二三。

定的。

資本的有機構成跟著資本主義的進展在不斷地改變，並且不斷地提高。因為專門技術的進步，企業的原料、機器和修理等用費的總量變成經常地增大了。這部份付給死的勞動的資本，比付給活的勞動的可變資本，是以更快的速度在增加着。

在資本主義下，高度有機構成資本的結果，總不可避免地傾向於使利潤率下降。每個資本家，當然都想用機器代替人工，使生產減價，使他的商品市場擴大並爲他自己爭得較多的利潤的。因爲否則，他就不願裝置什麼機器了。但是技術改進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卻帶來了超出各個資本家所能補救的能力之上的結果。這結果就是那使得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

「一種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就等於說不變資本比了可變資本又更加快地增多了。剩餘價值既然只是對於可變資本的一個函數，當然很顯明的，利潤率（那剩餘價值對於整個資本的比例，並非只對於它的可變資本的比例）是會有一個下落的傾向的。卡爾曾對於這個傾向以及那些造成它下落或者防止它下落的條件，作過一個詳細的分析。」（註）

註：伊里亞·卡爾論。

在防止利潤率下落的條件中，最先就是對於工人剝削率的提高。同時，我們還須注意的，那就是隨着勞働生產率的提高，機器以及設備等的價值也下落了。如果過去一個工人是管理兩架織布機的，而現在管十六架了，我們就必須注意，現在織布機的價值一定已比從前低落了。

十六架織布機的代價現在已經不必一定是過去那種價錢的八倍，只要五倍或者四倍的價錢就夠了。因此不變資本對於一個工人所增大的分數，就不一定是八倍，而只是五倍或者四倍。對於阻止利潤率的下落，另外還有着幾種原因。

不過，我們要記得的就是利潤率的下落，並不一定就等於利潤量的減少，從工人階級所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的總量的減少。正相反，資本家的利潤量因着資本的繼續加大，被剝削工人羣衆數的增多，以及剝削程度的提高是只有在更大地增加着的。

但是，使利潤率下降的傾向，總是存在着，而且使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都發生着重大影響。這種使利潤率下降的傾向，大大地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資本家爲了保持利潤率不下落起見，就拚命地提高對工人的剝削，使無產大衆與布爾喬亞之間的矛盾增大了。利潤率的下落，同時也尖銳了在資本家階級間的鬥爭。爲了要從這個傾向中挽救出他們自己起見，資本家就到落後國家中去建立工廠。因



爲那裏人工是比較便宜剝削率比較高，而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比較了高度工業化了的國家中低，此外，資本家爲了保持高度價格，想借此增加他們的利潤，使利潤率不至下降，還將各種的組合（如托辣斯、卡特兒等）都併合了起來。

在恐慌的時期中，所有資本主義的矛盾都變得更尖銳了，因了利潤率的下降傾向而惹起的矛盾，因此也就更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商業資本

及其收入

我們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生產出來的商品都不是爲了直接消費而是爲了出賣才生產的。所以當商品已經產生出來了以後，企業家的事情並不就已算完結。因爲商品還沒有賣掉。資本家爲了要使得他的資本再變成貨幣，他是非將他所生產出來的商品出賣掉去的。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生產者是並不等候消費者去走到他那裏去購買商品的。照例，製造者總把他的貨物買給居間的商人，再由商人去經營那些商品流到消費者手裏去的過程。

每個人都知道，要經營商業，資本是必需的。沒有資財，商人就不能完成把商品帶到消費者手裏去的作用。假定工業資本家自己出售商品的話，他也要費一筆資本去裝飾一家商店，僱用店員等等的。因

此，工業資本家讓商人去做這些事，他就分給商人一部份的利潤。

商業資本的利潤，因此只是工業資本家把剩餘價值讓給商人的那一部份。投下一定數量的資本，商人當然也必須收入一些他的資本的平均利潤率。假如他的利潤，比普通平均低的話，那麼經商就沒有利益，商人會把他的資本轉移到工業中去了。

商人的作用不但是作資本家工廠內所生產的商品的居間人；他同時也還從農民，小生產者及手工業者那裏購買商品。

譬如，在有些村莊裏，製鎖的商業已經興旺了好多時候，這些手工匠們自己已經很難再為他們的貨物找到銷路，因為他們的自己本鄉已經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鎖了。於是來了一位購買者，他收買了大批的鎖，將它再運到另外的地方去，然後賺錢地將它賣出去。在出售這些鎖的時候，購買者收回了它們的價值，但當他向那些手工匠們買來時候的價格卻是非常低落的。在這買進價格與出售價格中間的差額，一部份是為各種的用途所用去了，如打包，運輸等等。餘下來的那一部份就構成了他的利潤，他經營商業的所得。因此，商業資本是剝削着那些小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漸漸地使他們變成了在家庭中間作工的工人。就這樣，商人是從簡單的商品生產中括取着他的利潤。

商業的諸形

式，投機

在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下，商業已不是專門販賣消費品，而是正相反，大宗商業買買是再生產或運輸之用的商品：紡織廠買進棉花，煤，機器，紡織機，染料。機器製造工廠買進煤，鐵，及機器。鐵路買進大量的鐵軌，枕木，火車及火車頭。

在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之間是必需要分清楚的。工業家通常總把商品賣給批發商家，再由批發商家轉售給零售商家，然後再由零售商家把商品零售給消費者。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商業機關的組織，非常複雜的。大宗買賣都在商品交易所成交。有幾種商品要經過了許多人的手才能到最後消費者的手裏。在這些買賣或轉買中的參加者，時常甚至連商品都沒有看見，只將貨棧的收據互相賣買着。那貨棧的收據是證實商品的存在和商品所有權的轉授的。不過這當然很清楚，不是全部商品都可以這樣買賣的，因為這必需要全部商品都準確劃一，並且商品的質料，要容易寫出和標明，在那貨棧的文件上才行。

有很多時候，商人在商品交易所購買物品，是並非以轉賣給消費者為目的，而是想等市價漲高，能使他們在商品再賣出的時候獲得利潤為目的。實際上，價格的變動依賴着許多很難預先料到的原因，譬如說，在初夏時，預料可有一個好的收成，於是五穀的價格低落了；如果後來，忽然看上去收成要

比所預料的惡劣了，五穀的價格就會馬上飛漲起來。

這就造成了投機的機會。投機是和資本主義商業的整個性質不可分離地聯在一起的。投機家所得的利益，就是成千成萬參加投機的那些商品生產者或賣買者的損失。

借貸資本

與信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單那些有工業或者商業企業的資本家們能得不勞而獲的收入，還有一種不作一些工作而能獲取極大收入的寄生蟲，也在不斷地增加着，這些人就不過因為他們有着大量的貨幣——龐大的資本而已。

這些資本家們的貨幣怎樣會增加的呢？

貨幣資本的主人常常把他們的貨幣存入一家銀行，由那銀行給存款以一定的利率。

銀行從什麼地方得到錢來付給這筆利息的呢？貨幣以金子或證券的形態睡在銀行的保險庫裏是當然不會自己增多出來的。

資本主義所知道的增加資本的來源就只有一個，這來源就是在生產過程中：在工廠裏，在礦山裏，在農業企業裏等等。

所以，最近代的銀行並不是把存進來的貨幣都收藏起來或者保持起來的。銀行只留一部份足夠

的貨幣放在保險庫裏應付存款人之日常需要。因為經驗曾經指出，平時只有一小部份的存款人總日常需要請求收回存款。而且他們所提去的貨幣常常就給新的存款來補滿了。當然，在異常事件情形之下，譬如恐慌，戰爭時期等，事情就不會是這個樣子。存款人的全體那時會忽然聚集起來要求收回他們的貨幣。假定銀行對這襲擊不能作到適宜的準備，不能從旁的銀行，或者政府等機關用借貸方法聚集充份的貨幣來充實它的保險庫，假定不能有效地去減少向銀行的擠兌，那末這銀行便只能倒閉。這就是說，銀行宣稱自己不能付還它的存款人款子了。一家銀行的倒閉，就等於許多資本家的毀滅，許多小資產階級儲蓄的掃蕩。因此銀行的倒閉就使恐慌更劇烈了起來。

不過，在平常狀態之下，銀行是能只保持較少的貨幣在保險庫裏，就可滿足所有想來提款的人的需要的。銀行把餘下來的貨幣就借給那些需要款項的資本家。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是爲了什麼目的才需要貨幣的。他需要貨幣來用作生產的資本。至於他的不能永遠保持這貨幣，而只能在一定的時期之內保持它，那倒是並無什麼不同的。在生產和出賣他的商品中，他在各種時候獲得了各種數量的貨幣。得到了這些貨幣，資本家纔能拿來償還銀行借款。在已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下，銀行不但給資本家以或多或少的短期借款，並且他們還長期地投大量的貨幣

到工業中去。

工業資本家將從銀行借來的貨幣當作資本。因了這些資本的幫助，他就能比了沒有這些資本時所能做的生產計劃，更大規模地擴充生產了。借貸資本的最大特徵，就是它不是爲它所屬的資本家使用到生產過程裏去，而是被另外的資本家所使用的。資本家利用從銀行取得的借款，他能夠更多地僱用工人，因此就能得着更多的剩餘價值了。

這樣，當然工業資本家一定要付一部份的剩餘價值給貸出資本的銀行。假定他借來一千元，到年底一定要付一千零七十元的話，這就是說，銀行對這項借款是取得了百分之七的利息。

在這情形之下，銀行會付給它的存戶以比較再小一些的存款利息——譬如，百分之五。這就表示銀行從工業家那裏得到的七十元中，五十元一定要付給存這一千元的人的。在這交易中，銀行的利潤因此是二十元。每個人都可以看出，這件交易是極相似任何一件其他的普通商業交易的。假定，有一個商人化五十元買一匹馬，用七十元把它賣掉，他賺到二十元。銀行也是付五十元，得到七十元，賺着二十元的利潤。唯一的差異是這樣：銀行所經營的商品，不是一匹馬，也不是一件普通商品，而是一件有極特殊性質的商品。這件商品就是我們所已經見過的，那爲資本家當作資本使用了一年約一千元錢。銀行

是以資本爲營業的，一家銀行就是一個買賣資本的商人。

利息率

資本因此就這樣地變成了一種商品，用了這種商品，各種交易纔能在各方面進行。在這些交易中，資本的價格是被建立起來了。譬如我們上面的例子中，那七十元就是工業家在一年內利用值一千元資本，所付的價格，這價格是企業家付給資本的商人——銀行的。在銀行那方面也要付給資本的主人以五十元，作爲在一年期間使用這資本的報酬。

現在問題發生了，這個價格依賴什麼來決定，決定付給資本的利率的又是什麼呢？

這個利率是時常在變動着的。資本家常說，現在的銀根鬆了或者現在的銀根緊了。所謂銀根鬆，就是表示可以用極低的利率，借到貨幣。而所謂銀根緊，那就正相反，一定要付出極高的利率纔能借到錢。像在每一次的商品交易中一樣，價格是被供給與需要的情況來作最後決定的。假定在某月中，很多的資本家都需要加添貨幣，並決定不論以什麼代價去得到它時，那麼，借款的需要就會非常大，借款的代價也會大起來，可是這代價可以變大到怎麼一個限度呢？

在上面的例子中，工業資本家使用一年期的一千元資本，他付給銀行七十元。爲什麼這交易對他有利益呢？因爲，他很可能在他的企業投資上，得到百分之十五——十六的利潤。這就是說在每千元的

投資上，這企業家可以獲得一百五十元至一百六十元的利潤，除付銀行七十元之外，他仍多八十元至九十元。這就是在工業上所得到的利潤率與付給銀行的利率二者之間的差額。

因爲貸款的需要，利率當然會向上昇，不過也有一定的限度。銀行可以將利率從七十元漲到八十元，九十元，這樣，對於借款的工業家，還是有利益的。但如果銀行要求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六十元，那他就只能拒絕了，因爲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他就不能再獲得利潤，並且反招到許多麻煩。

因此，利率的高漲，是被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所限制着的。通常它總低於平均利潤。只有在很少的情形之下，（在恐慌期間）它纔能昇達到這個水準。在另一方面，如果貨幣的供給增加，超過需要時，那麼利率就會下降，依據了當時的情形如何，利率可能下降得非常低。不過當然，也決沒有人會無代價的貸出貨幣的。

### 【複習問題】

(一) 怎樣去解釋各工業部門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之差異？

(二) 利潤率怎樣會平均的？



- (三) 決定生產價格的是什麼？
- (四) 以生產價格出售商品是否和卡爾的價值學說矛盾？
- (五) 利潤下降的傾向為什麼原因？
- (六) 商業資本家的利潤是從那裏來的？
- (七) 銀行是怎樣在購買資本？



## 第七章 資本主義與農業

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

在資本主義還不曾普遍發展以前，是並無所謂近代工業的。那時候還沒有僱用了成千工人的巨大冶金廠，也還沒有紡織機，沒有鐵道與輪船。大規模的工業是為資本主義所創生的，前於大規模的工業就只有手工匠們與手工業者們。

農業的情形就不同。遠在資本主義以前，人民就已自己耕地，畜牛，並產生一切對人有益的動物與植物了。

當資本主義發生的時候，農業還在封建的狀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地就開始去摧毀農業的壁壘，但在許多國家中，封建制度的殘餘太有力了，即在資本主義勝利了以後，仍還存在着。那最主要的

遺留就是土地權的保留在地主的手中，在私有者的手中。

資本主義使工業與農業分離了開來。在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之下，衣服，鞋子及其他別的日常所使用的東西，都是在農民的家庭內產生，或者爲農民的手工匠們所產生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紡織機與製靴工業，因了這些生產物的價廉物美，於是就代替了農民的生產。

但資本主義不但使所有新的工業部門與農業隔離了開來，資本主義也還使在都市與農村之間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裂口，產生了而且不斷地加深了那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對立。在工業上資本主義的發展給與了它一個極快的技術改進的成長，每十年，有時候，每年，總有新的生產方法，新的改進與新的機器產生的。農業，則即使是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都遠落在這種狂暴的工業發展之後的。資本主義雖使農業脫出了它先前狹隘的自然經濟的限制，使它從農奴制下解放了出來，但在同時卻又帶給了鄉村中的廣大羣衆一個更利害的壓迫與剝削，命定了使得他們無知，落後，與貧窮。無數村莊裏的人口，農民，是即使在最進步的國家中，也都與都市文明隔絕，在一種無知與落後的狀態中生活着的。工業的急速發展與農業的特殊落後，——這就是使得資本主義制度發生各種恐慌，並且預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與最深的矛盾之一。

「農業在它的發展中，是遠落在工業的後面的——這是一個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的現象，而且是破壞整個國民經濟各部份的平衡，造成恐慌及商品高價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資本會使農業從封建主義下解放了出來，將它帶進了商業的旋渦，帶進了世界的經濟發展，並且取消了中世紀的停滯，野蠻主義，與家長主義。可是，資本主義不但不會取消了大眾的被壓迫，被剝削與貧窮，而且還正相反，將這些事情創造了一種新的形式，將那些舊的形式在一個「現代」的基礎上重建了起來。在工業與農業間的矛盾是不但不會被資本主義所取消掉，而且正相反，反擴大到而且尖銳到一個更利害的程度了。主要地在商業與工業的範圍裏生長起來的資本的壓力，是愈來愈重地打擊到了農業上去。」（註）

地租

農業生產的先決條件是土地。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土地都是個別地主的私有財產。因此差不多所有這些國家中的大量土地都在地主們的手中。——這些大地主們自己並不耕種土地，而只是將它們出租。這些地主們是從農奴的時代起，就保有了他們的巨大財產的。他們也仍舊照前一樣依賴了土地及他人的勞動而生存。僅僅他們用以剝削農民，壓擠出他們收入

（註）伊里契全集卷十七，頁六三九。

的形式是變換過了而已。只有在蘇聯，土地纔已經國有化，是取消了地主們的以及其他一切的私有權，而將主權交給了無產大衆的國家。國家將一部份土地無償地分給了勞苦農民，將一部份的土地則組織成了大規模的國營農場。這些國營農場的產物則用以供給工人及國家的需用。

在資本主義下，土地的所有者是接受租費的，任何人如有了資本想從事農業的話，他就必須先向有土地的人那裏去，在相當期限內出相當租金，租得一塊土地。土地的所有者就憑藉着他的所有權向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收着稅。這爲地主所收去的稅，就是被稱爲地租的。

在差額地租與絕對地租之間的分別我們必須加以區別。我們先講差額地租。我們知道在工業上，商品的價值以及它們的生產費是爲平均的生產狀況所決定的。在農業上就并非這樣。土地的面積是有限制的，不能隨着需要而增加的。而且各種土地，肥沃的程度也並不同樣。土地與距離城市，河流，海洋以及鐵道的遠近，當然都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土地肥沃，那麼化同樣的資本就可得到更多的收穫。而有着優良位置的土地，比起那些位置在極不好的地點的土地來，當然在運輸生產物上要能節省下不少費用。因此農業生產物的生產費是以那最不良的土地的生產狀況來決定的，要不然，資本家們就不願去耕作那些最不良的土地而甯可去投資工業了。但如果情形真是這樣的話，那些去耕作較良的土地

的人當然就得到了一種額外收入。誰得到這筆收入呢？當然很明顯的，這收入是落到地主手中去的。

不過，除了這筆差額地租之外，地主也還有着**一筆絕對地租的收入**。土地是爲許多私有者所獨佔着的。這種地權的獨佔就阻止了資本從工業到農業的自由過渡。爲了要向土地去耕作，當然必須先得地主的應允。但在技術上說起來，農業比了工業是落後了許許多多的。因此在農業上，資本的有機構成也當然比了工業低。這就是說，如果化同樣資本去投資的話，投在農業上比投在工業上可以得到更多的剩餘價值。如果在工業與農業之間，資本可以自由流通的話，利潤率也許會因了競爭而趨於平均的。但這樣的一種自由，因了土地的私有，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農業的產物就都以高過於生產價格的價格在出售着。這樣得到的額外利潤跑進地主袋中去的，也就是被稱作**絕對地租**的。卡爾說，絕對地租是付給地主的貢稅。

伊里契曾給產生差額地租與絕對地租的條件作了如下的**一個簡要的說明**。

「……第一，我們有着對於土地使用（資本家）的獨佔。這獨佔是起源於土地的有限性，因此，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內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獨佔由最不良的土地上的生產情形决定着穀價。因此投資在優良土地上，或者因爲了資本投資得宜而得到的剩餘利潤，就成功了**差額地租**。這種地租與土地的

私有是沒有關係的，土地私有僅僅只是使得土地所有者們可能去向農夫收取這筆地租而已。第二，我們有着對於土地私有財產的獨佔。這種獨佔與前一種獨佔是無論在邏輯上，或是在歷史上，都並非不可分地聯在一起的。

「這種獨佔，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對於農業上資本主義的組織是並非本質的。在一方面，我們能夠很容易的想像出並無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有許多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們就曾主張過土地的國有化。在另一方面，在實際上我們也確有着並無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如國有土地及公有土地等。因此，將在這兩種獨佔之間來加以一種區分，當然是絕對必要的，而對於絕對地租，那因了土地的私有權而產生的絕對地租之與差額地租的並存在一起這事實的認識，當然也是絕對必要的。」<sup>(註)</sup>

地租的來源

上述的卡爾主義的地租論，是從下列的幾個前提出發的。地主出租土地，而承租的人則爲一個雇傭了工資勞動者來從事耕作的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難瞭解那跑到地主袋裏去的地租的來源。工資勞動者以他們的無償勞動產生了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最

(註) 伊里英全集，卷四第一冊，頁一九九——二〇〇。



先付給資本家，資本家再又將它分成兩部份：一部份他保存了——這就是他的企業的利潤，他所投下資本的利潤——而另一部份，那超過他利潤的部份，他就被逼着只能去交給地主。這一部份的剩餘價值就是地租。非常明顯的，絕對地租與相對地租，正像其他在資本主義下旁的不勞而獲的收入一樣，是只可能有一個來源——那為勞動階級的勞動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的。

「所有的地租都是剩餘價值，剩餘勞動的產物。」卡爾說。

「地租的理論是預先假定了整個的農業人口已經整個地分成了地主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的。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理想，但決非就是實在。」伊里契說。

在實際上，情形是還要複雜。但即使在更複雜的情形下，地租論總維持着它的全部力量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往往有地主並不出租土地而自己僱用了工人耕作的事情。那時候，他既是地主又是資本家了。作為地主，他收入着地租，作為資本家，他收入着他所投資本的利潤。在這種情形下，地租與利潤就統統跑進了同一個人的袋裏去。

也還有許多時候，地主的土地並不出租給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只出租給那些不用工資勞動者而只自己工作的農民們。農民們因為土地的不夠，只能被逼着在極奴化的情形下去向地主那裏去租。

借土地。在這種情形下地主也或者用錢租，或者用物租，力租等形式得到着地租，並且藉此奴役農民。但在這種情形下，並沒有工資勞動者創造剩餘價值，那麼地租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下，地租的來源當然就是對於農民勞動的剝削。農民將他勞動產物的一部份作為地租付給地主。這為地主所拿去的那一部分往往非常多，以至使農民一面雖做着最艱苦的工作，一面卻只能命定着過半飢餓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當卡爾講起在資本主義下農民的時候，說：「他們的剝削與工業無產者的剝削不同的，就在形式而已。」（註）

土地的買

賣

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有農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的。在這種情形下，地租又是怎樣一會事呢？在資本主義下，土地是私有的，而且是可以賣買的。在資本主義情形下的農民，他如果想有自己的土地他就得去買它。現在，我們且先來看一看土地的價格是如何決定的。

譬如有一個地主有着一塊出租的土地。承租者每年付他五千元地租。後來承租者發了財要向地主要求出賣給他土地了。那時那個地主將討多少價呢？他一定會這樣打算的：如是我不出售這土地，那麼每年我就能得到五千元的地租。我無論如何總不願因了出賣而受到損失。我總一定要得到一筆如

（註）卡爾法國的階級鬥爭頁二二二。

果我將它存在銀行裏，也能使我得到每年五千元利息的款子。如果我們假定銀行存款的利息是四厘的時候，那麼我們這位地主就一定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他所該得的土地代價是十二萬五千元。因為如果有十二萬五千元存到銀行去，而銀行給以四厘利息的話，他就能每年得到五千元。在這種情形下，這塊土地的價格就是十二萬五千元。

有時候，也有人提到土地的價值，但這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不將人類勞動力所盡的改進工作（譬如，建築，水管，與灌溉）計算進去的時候，土地自身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價值的。土地並非是一種人類勞力的產物。但是土地，雖然沒有價值，卻能夠有（在資本主義下也常有）一個價格。這價格是因了土地的被地主們霸佔作為私有財產纔發生的。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土地的價格是為它每年能產生多少收入來決定的。價格的數額就相等於存入銀行後在某種利率下能使他得到相等收入的金錢的數額。這樣一種計算的方法叫做資本化。這就是為什麼卡爾說：「土地的價格不是旁的，就只是資本化了的地租的緣故。」因此農民的購進一塊地就等於預付了許多年的地租。

~~~~~  
地租及農

地租，是在資本主義下阻礙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農業生產中的剩餘價值大部

業的落後

性

份是跑進地主手中去了，但是地主們是並不將這筆錢再化在土地上，而是將它在城市中化費掉的。一塊地在購得了以後，並不能加以任何改良。農業經營者往往將大部份他的資本都化在土地的購買價格上了，只有很少一部分才存留下來買機器與其他設備。地租可說是一個唧筒，它將農業上的財富都抽進了寄生的地主的袋中去。因此，在這點上，地租就增加了那農業上的落後與野蠻主義。地租是在資本主義下土地私有的結果，它幫助促進了在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量也就有了一個極快的增加。這當然是很容易明白的。絕對地租因着耕種面積的擴大而生長了。差額地租，也非常快地增加着，因為隨着每一塊新的土地的開始耕種，當然產生了土地的肥沃，土地的位置，以及各種投資在同一土地上的資本的生產率的不同。地租也常常因為久經耕種的土地的質料為所投下的勞動改善了而很多地漲了價的。（如灌溉，施肥，築路，清除雜樹等）到最後，所有這些勞動的結果當然都是到地主那裏去的。

地租的不斷增加就使土地的價格不斷地增高了起來。不用說那些大城市以及它們直接鄰近的地方了，那裏每一方尺的土地的價格當然都已貴得不得了，即在鄉間的土地的價格也都漲了起來。在美國，所有農田財產的價值在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這十年之間增加了兩百萬萬元。在這樣一

筆巨大的款項中只有五十萬萬元是因爲了裝置以及建築價值的增多，此外的一百五十萬萬元都是因爲了土地的漲價纔漲價的。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的那種地租數量的成長，就等於社會付給寄生地主的貢稅的增多。這種地租的增多使農業的發展更困難，更深化了它的落後性，以及擴大了那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裂口。

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業發展是不單受着地租的阻礙的。爲了利潤的生產，一般的無計劃，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都使土地受到很大的劫掠。震撼整個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恐慌，常在農業園地裏有着最不堪的結果，資本主義的成長當然也同包含工業一樣的包含着農業的。

農業上的  
大經營與  
小經營

資本主義使大經營勝過了小經營。大經營有着各種的利益。大經營可以有機會儘量地使用機器，大經營比了小經營也能夠更廣大地增加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的工業因此就不斷地排擠着手工匠們與手工業者們。資本主義企業自身間經常地鬥爭，也總使各方面少數較大的企業得到了勝利。

在工業上，大經營的勝於小經營那是無可爭辯的。即使是資本主義最瘋狂的辯護者也很少否認

這件事情的。大資本的戰勝小生產者，以及資本的不斷的積集與集中就喚起了一種巨大的階級矛盾的。增加。中間階層是逐漸地被排擠出去了，在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之間的中間的階層——包含着羣小生產者，手工匠們貿易者等等，是也逐漸在消滅了。小布爾喬亞是被推倒了，只有很少的個人纔升上了資本階級去，此外的無數人就沉到了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去。兩個敵對的階級——少數的布爾喬亞與廣大的勞苦羣衆——狎獮地互相對立着；這就是資本主義大經營勝利進行的結果。

對於小工業的被佔有與崩潰，既然無從否認，資本主義的辯護者於是說在農業上，小經營是很佔優勢的。依照他們說起來，在農業上，大經營是決無在工業上的那些利益的。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們堅持着這個主張。可是在事實上，農業上的大經營比了小經營利益更要大得多，蘇聯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比起那些分散着的小田地來，生產率要大許多，這就比了用任何其他說話來證明這事都好了。不過，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農業上大經營的利益也仍是不可爭論的。

當然，在資本主義情況之下的大經營的利益與那些在蘇聯情況之下的大經營的利益，性質完全兩樣。在蘇聯，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大經營的利益是包含着下列的事實：農場是依照了社會主義的原

即而管理的，它帶給了廣大的勞苦羣衆以無窮的利益，是使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一條大道。可是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所謂大經營就只是給與資本家一種勝過小生產者的利益，幫助他能奴役廣大的勞苦大衆而已。

只有大經營才能使用價格高貴的機器，牽引機，聯合機等等。這些機器增多了勞動的生產率許許多多倍。也只有大經營纔能自由地從銀行那裏，在一種比了小農要便當許多的條件之下自由地借到款。一個大經營它還能更有利地將它的出售貨物與購買原料等等都組織起來，實施科學方法也只有在大規模的農業上纔可能。如此，在農業上大經營的利益，當然是非常明顯的了。

比起工業來，農業雖然落後，但機器與人造肥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已經使用得很多。要合得算使用複雜的機器，當然只可能在大規模的農場上。牽引機的數目在美國，曾從一九一八年的八萬架增至一九三〇年的百萬架。聯合機數目從一九二〇年的三千五百架增至一九三〇年的五萬架。在德國，淡素化學肥料的使用曾經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八——二九年之間增加了兩倍半，碳酸鉀增加了一倍半。在法國，淡素化學肥料的使用也加了倍，碳酸鉀加了五倍，過磷酸鹽也加了一倍。在德國，大部份的大農場都是使用機器的；小農場當然不足以使用機器。小農場都不能自己有的牽引機，自

動貨車，與電力發動機。大部份的較大農場是有這些的。因此在德國，一九二五年的時候，電力發動機爲兩百畝以上的農場所使用的佔百分之七十，牽引機佔百分之十四·五，蒸汽機佔百分之六十，而運貨機佔百分之八。不過，資本主義的私有權，到底使擴大農場的面積到達了某一點後就發生了障礙，不再能充分地使用近代的技術改進了。即使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相當大的農場也很少大到足夠充分地使用近代牽引機與聯合機的力量。即在大農場上，那些機器也並不能十分用足它們的力量。只有在摧毀了所有私有財產的障礙以後，才創造了在農業上，能夠充分使用近代技術改進的條件。

資本主義使在農業上的大經營與在工業上一樣的得到了勝利，而且將大經營代替了小經營。只是，因爲了農業的落後性所以這條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通定律，在農業上就表示出了幾個特點。因爲了農業的落後，所以機器的採用就相對地慢。這就是爲什麼即在最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還有許多浪費勞力，掠奪地力的小農農場存在的緣故。在資本主義下的小農們，爲了保持他那一小塊土地，他的外表的獨立，是得忍受任何種的困苦。小農場之所以能夠存在，就全靠農民以及他整個家族的最筋疲力盡的勞動。而同時，小農場又使土地被奪去它的營養：肥料下得太少，耕作也不適切。牲畜的品質是變得低下了。小農與他的家庭就只能一面做着差不多是非人的勞動，而一面過着半飢餓的生活。他經



常地担心中。明天，每一種稅的增加，或者每一次生產物的跌價，每一次工業品的漲價，都能使他的今後獨立可能發生問題。大羣的小農是雖然他們盡了差不多最大的努力以拯救他們的獨立，可是每年總有大批崩潰了的。

但有時候，大地主們也會感到保留四週農民的許多小農場對他是非常有利的。只有一小塊的土地，農民們當然不能靠它吃飯，而只能向隣近的大地主去出售勞力。如果那農夫沒有他自己的小小塊土地使他束縛在那裏的話，他也許會跑到城市中去找工作，那地主就不能得到這種廉價的勞動力了。而這種農民因此就變成了伊里契所謂的『有着一塊分有地的工資勞動者』。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資本主義主要的，及基本的傾向，無論在工業上或是在農業上，都是以大經營代替着小經營。但這所謂代替並不一定指直接的併吞，也還包含小地主們的崩潰與生活情形的惡化在內的，這樣的事情也許會繼續幾年，甚至幾十年。而所謂生活情形惡化者就是指過度的勞働，小農營養的不足，負債，生產的缺乏，對於耕種上，肥料上他的土地情形的日壞一日，以及對於技術改進的停滯等等而言。』(註)

(註) 伊里契全集，卷十七，頁六一九。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當他主張小經營優於大經營的田地的時候，是常常意識地將這許多情形模糊過去的。他們常常將小農們的忍耐與刻苦捧到天上，可是卻意識地將所有降到小農頭上去的貧困都避免過去。

土地的分配與在  
資本主義國家裏  
的農民情形

我們已經講起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最大部份的土地是集中在少數地主與資本家的手中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多數小農所有的土地加起來還不及少數大地主們所有的土地。大多數的土地是都集中在大地主所有者的手中的。

在德國，根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在全體農場中，兩公頃左右的農場佔百分之六十，但這些農場的  
土地加起來，只佔全體土地中的百分之六點五。在全體農場中只佔百分之十一點五的十公頃以上的  
農場，所有土地卻佔據了全體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七。這就是說一小部份的大農場（約佔全體農  
場中的十分之一）卻有了整個土地的三分之二，而佔絕對大多數的小農卻只有全體土地的十六分  
之一。在法國，一九〇八年時，不到一公頃的農場佔到全體農場中的百分之三十八，它們有的土地一共  
加起來卻只佔全體土地的百分之二點五。這就等於五分之二的小農民只有着四十分之一的土地。但在  
農場總數中只佔百分之十六的十公頃以上的農場，卻佔有着全體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四點五，差不多

等於全體土地中的四分之一了。在波蘭，一九二一年的時候，農場不到兩公頃面積的佔所有農場的百分之三十四，而合計土地只佔百分之三點五。那些超過一百公頃面積的農場，只佔農場數中百分之零點五的卻佔有了土地總數中差不多一半的土地（百分之四十四）。在匈牙利，全國所有土地的一半是爲在農場數中佔百分之九十九的小農及中農所有的。而另一半土地則爲僅在農場總數中佔百分之一的大地主所有着。換句話說，就是一萬個地主所有的土地，就差不多等於一百萬個小農所有的土地。

在俄國的革命以前，土地的大部份也都是在地主、貴族、僧侶以及富農的手中的。三千個俄國革命前的最大地主有着七千萬俄畝的土地。一千萬個貧窮的小農也有着七千萬俄畝的土地，因此造成了一種比例要三百二十四個貧農所有的農田才等於一個地主所有的財產，一個大地主的財產，平均是二千三百俄畝的土地。而一個貧農則只有七畝。土地不足，或根本沒有土地，那就是貧農們的命運。直到十月革命後纔將土地的寄生者趕走掉，而將土地交還了工人農民。

這樣的一種土地所有的分配，當然使得農民們永久奴隸化與貧窮化。勞苦農民都被迫只能在最奴化的條件之下向地主那裏去租借土地。除了小經營的不利以及技術落後之外，許多其他的條件

也都限止着小農。他必須將他的出產物的最大部份，作為地租，繳給地主。政府也要向他抽稅。譬如，美國稅收就差不多要佔去農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穀價跌落了，或者家庭中有什麼事故發生了，農民就只好到銀行中去借款，從此就永遠還不清銀行利息的支付了。商業的中間人也將小農們作着犧牲品，在各種奴化的條件之下困擾着他。

一九三〇年美國的調查統計就會將美國農民的貧窮化很巧妙地描畫出來過。在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這十年中，農田的總價值會從五百五十萬萬金元跌到三百五十萬萬金元。土地與農場建築物的平均價值會從一萬元跌到七千五百元。農場數目也從一九二〇年的六百四十萬個減到了一九三〇年的六百三十萬個。租借土地的農民則在這個時期中會從兩百四十五萬五千個增至兩百六十六萬四千個。自營耕種的土地面積會從六萬萬三千七百萬英畝減到了六萬萬一千八百萬英畝；而同時那在租田耕種之下的土地面積則從二萬萬二千五百萬英畝增加到了三萬萬零六百萬英畝。這些數字極好地證明了美國廣大農民的貧窮，農民自有土地的減少，租田的增多，以及個別的小農經濟的崩潰。

在日本，根據一九三二年農業部的官廳統計，在五百五十七萬六千個農民家庭中，有一百四十七

萬八千個農民家庭是一點都沒有土地而向大地主那裏去租種土地的；有兩百五十萬個農民則只有着二分之一公頃不到的自有土地，而一百二十四萬個農民家庭則有着從半公頃到一公頃的土地。在這兩種『自有土地者』之間，有兩百三十六萬個家庭爲了維持生存不得不去租進着額外的土地。地主們，普通都是將他們的土地分割成了一小塊，一小塊而出租的，因爲即使是最利害的對於低廉勞力的剝削也還不及收租來得有利。對於這些租放給農民家庭的一小塊一小塊土地，（在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農場中都是每個農場不到有一頃土地的。）地主要收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

資本主義  
下農民的  
分化

在資本主義下，農民是命定着要爲了生存而堅苦掙扎的。爲了要保持他自己『獨立』的土地，他得拚命地使自己工作。土質漸漸地變劣了，牲畜的情形也變壞了，農民及他的家庭生活狀況都很快地沉落下去了。賦稅吞食了他，他不得不去付地租。他是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手中去的。這些高利貸者就能抽盡他最後的一滴血。他常常將他的穀以及牲畜出售給一個中間人，因爲他自己並不能將他的出產物運到遠地的市場去。於是高利貸者及中間商人就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他們的手中；資本對於農村的壓力是繼續地愈變愈強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極少數的農民變得富庶了起來。他們購進土地，高利放債；也有人則因了經商

發財的。但在同時，廣大的羣衆則愈變愈窮了。許多人都被迫着最先只好出賣他們的牛，以後甚至再出賣他們的馬。到馬都沒有的時候，農民就立刻變成有錢者的犧牲品了。那時他如想活命就只有兩個辦法：或者去作僱農，或者就跑到城市裏去。

這樣，因此一部份的農民就變成了布爾喬亞（富農）而另一部份人則變成了工資勞動者。這就是在資本主義下農村間的分化。

在這兩極之間，還有着一羣廣大的羣衆——中農。

「他們的特徵是在他們之間商品化的耕作是發展得最少。只有在好年頭的時候，或者在特別優良的條件之下，這種獨立經營的農民才能足夠地維持他自己，因了這種理由，他的地位當然是極不穩固的。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中農都不得不出售勞力或找尋旁的「補助收入」。如果一有荒年的時候，無數的中農就只能淪爲無產大眾了。」（註）

在許多國家裏，大批的中農仍舊存在着。對於這些大部份的中農們，資本主義就指出了一條路：先跌進村莊貧民的隊伍裏去，然後再又變成農業上的工資勞動者。只有極少數的一部份才爬了上去。

（註）伊里契：俄羅斯資本主義之發展頁二三七。

變成了剝削者一九三〇年美國所舉行的調查就很明顯地證明了中農的逐漸在被排擠。那調查可出了小農（不到二十畝田的）及大農（超過五百畝）的數目都有了一種增長。只有中農（在二十畝與五百畝之間的）是相當地減低了。

在資本主義  
國家裏農民  
的貧窮

資本主義帶給了村莊中的勞苦大眾以極大的悲慘，資本主義加深了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鴻溝。村莊是判定了旱期間的落後，而小農們則是判定了過悲慘的生活的。農民呻吟於賦稅的重壓，土地的不足，以及農產物的廉價之下。土地的集中於少數大地主的手中，更使農民大眾們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就只能繼續地做奴隸與依賴人家一天。爲了爭得更多的利潤，大經營更強迫着貧農要保存他的一點薄田，就得去作超人的勞動。農民的分化，使大批貧農都淪爲不得不去受最嚴重剝削的農業勞動者了。

恐慌使所有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尖銳到了頂點。當前的恐慌，這個震撼資本主義世界最尖銳，最嚴重的恐慌，更增加了廣大農民羣衆的貧困到了極度。這個恐慌使得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更加深了。這個恐慌也增強了農村的落後性。農產品的不可相信的廉價，使大量的中農都破了產，而同時工人消費者則仍舊像原來一樣的，付着生活必需品的高價。

農民——  
無產大眾  
在革命中  
的聯軍

因此，當然很明顯的，無產大眾在它的反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在村莊裏找到了友人與聯軍。農村的工資勞動者也是一種無產大眾，所不同的就只是後者是用了一種機器為製造家作工而前者是用了犁為地主或富農作工的。崩潰了的農村窮人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可靠的支持者與最堅決的同盟者。資本主義的崩潰對於他們無所損，就因為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對於他們也無所得。而最後，那時常起了很大作用的中農，如果政策運用正確的話，也能夠幫助無產大眾的。當奪取政權的時候，使得中農守中立，那就是說使他不要走進無產大眾敵人的陣營裏去，那是最緊要的事情。在革命已經勝利了以後，無產大眾也應與中農發生一種經久的聯合。工人階級要堅決地伸出手去領導了中農和他一起去建立新生活。

一個堅決的，不斷的反富農——農村布爾喬亞——的鬥爭，是唯一能使無產大眾與中農間的基  
本羣衆永久結合起來的基礎。只有無產革命纔在貧農與中農的面前展開了一條使他們走出在資本主義下，對於他們自己已經是絕望了的境地的路。在資本主義下，只有極少數的個別的中農才能爬上去變成富農剝削者；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都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僅僅保持一個貧窮，破產，貧窮。失掉獨立與論為貧民，——無產者——這就是在資本主義下，中農所經常受到的威脅。只有無產革命纔給中



農另開了一條生路，給與了他一條逃出這絕望情境的道路。

無產革命把城市與鄉村間的資本主義剝削連根都砍去了。在取消了銀行家、地主、製造家的寄生財產權以後，無產革命就立刻使貧農與中農從曾經束縛了他們手與足的古老枷鎖裏解放了出來，租佃制度的束縛，向銀行所負的債，高利貸等等，一切都取消了。無產革命更在貧農與中農的面前展開了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門戶，因此可以免去在資本主義剝削下所不可避免的崩潰與貧窮。

### 【複習問題】

- (一) 在資本主義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矛盾包含些什麼？
- (二) 絕對地租與差額地租的來源是什麼？
- (三) 土地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
- (四) 在農業上，大經營比了小經營有些什麼利益？
- (五)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土地財產是怎樣分配的？
- (六) 在資本主義下，農民間的分化是怎樣發生的？



## 第八章 資本主義下底再生產與危機

生產手段  
與消費手  
段

假如我們睜開眼睛來看看全世界，我們一定可以看到每年總有許多各不相同的東西生產出來：麵包，棉布，火車頭，犁耙，房屋，煤，糖，機器，橡皮等等。這些人類勞動的結晶，其最後派定的用途也是各不相同的。麵包，糖，和肉是人們用來吃的，布是用來穿的，屋子是用來住的。另一羣人類勞動的結晶又有着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命運：犁耙是農民用來耕地的，機器和工廠的建築是用來作商品的繼續不斷的生產的，火車頭和火車則用來載運人畜和貨物的。

人類勞動的結晶，凡是用來直接滿足人們的慾望，例如個人對於食物，衣服，娛樂，房屋等等需要的，都叫做消費手段；反之，凡用來再生產商品的都叫做生產手段。要緊記住的是，一切人類勞動所生產出

來的東西最後必然的會被利用來滿足個人或社會上一部分人底許多慾望的。不同的祇是有些東西直接達到這種目的——個人的消費物——有些東西却只能用來生產供直接消費的貨品——屬於這一範疇的便是生產手段。

當然，也有許多東西可以用來直接消費，同時也是生產手段的。煤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機器間或電力站的汽鍋裏，它是生產手段，在普通家庭的火爐裏，它便成了直接消費的消費物。每個人都能很容易地想出許多可以同時滿足這兩種目的底東西來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生產的管理權是完全操縱在個人企業家或一羣企業家的掌握之中的，製造商發展他們的企業，祇有一個目的，前面已經說過，那就是怎樣增加利潤，怎樣增加他私人的收入。所以，究竟他應該生產火車頭還是點火的火柴，生產粗樸的棉布還是幽雅的香水，這些對於他，是不十分重要的。他所要追問的是生產那一種東西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潤。因此在一般資本家看來，在生產直接的消費物與生產手段之間是並沒有什麼兩樣的。製造商決定應該生產橡皮或橡皮帶的因素是要看從事於那一種東西的生產可以給他較多的利潤而定的。

什麼是科

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大量的生產品總是不斷地在流動着。消費品從製造商手裏出

生產

來便跑到消費者手裏。有些消費品可有較長的時間滿足人們的需要（例如衣服及書籍等等），有些却祇能滿足一下子（如食物等），但終於都是要消逝於無形的。生產手段，則無論是從工廠中產生的也好，從地下取出來的也好，在用途上亦一樣的有時間長短的區別。有些生產手段，如煤油之類，都是用一次就完了的，有些却可以使用較長的時間，譬如機器便是明顯的例子。

社會如果要生存下去，經濟制度如果要維持下去，有許多東西就不能僅僅生產一次，而需要繼續不斷地生產着；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襯衫完全穿破了，工廠便出產大批襯衫。麵包吃完了，麥田便有新的麥子長出來。煤燒完了，可以不斷的開採。火車頭壞了，機器舊了，都不要緊，人們的勞動是永遠在忙着製造新的東西的。

在以上所列舉的生產品之中，雖也有着顯著的差異，然而有一點却是他們所共同的，那就是：無論他們的種類怎樣不同，都經過生產，使用，重新生產這三個步驟。換句話說，在一切貨品之中，再生產的過程總是經常地存在着的。

『社會的生產過程無論具有怎樣的形式，它一定是一種繼續不斷地生產的過程，它一定是通過了同一的形態，循環不息地生產着的一種過程。任何社會都不能有一刻兒功夫停止消費，自然也不能

有一刻兒功夫停止生產。所以從相聯的整體來觀察或者從不絕地流動着的特質來觀察，每一個社會生產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過程。」註

單純再生  
產和擴大  
再生產

我們必須將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加以區別。任何一種貨品如果每年生產相同的數量，那末，這種生產的過程就叫單純再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年之中所生產的東西都是在這一年中消費完的。然而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却使生產的力量一天一天加速，因此，所有各種貨品的生產數量也就一年比一年增大。這，我們叫做擴大再生產，因為再生產的完成是建築在擴大的基礎上面的。資本主義之所以能使古老的呆滯的社會轉入一個暴風雨的新時代，多少是由於有此種方式底再生產的存在。因此，擴大再生產簡直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質。

資本主義  
下底再生  
產

無論在那一種體系的社會下面，再生產總是存在着的。不過社會體系不同，再生產出現的姿態亦彼此不同罷了。譬如說，在社會主義體系之下，再生產所出現的姿態便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再生產姿態大不相同。卡爾說：「假如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一定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

（註）卡爾，資本論，第一卷，頁五七七—五七九。

在再生產的過程中，不惟人類勞動的各種生產品都重新生產過，人們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在常常重新建立過。所以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下面，所謂再生產的過程不僅是指把許多新的米穀、煤、機器拋入市場以替代那些用完了的米穀、煤、和機器，同時亦包括具有資本主義形式的生產關係底不斷的存續與重新建立。一年一年過去，勞動者繼續在資本家的工廠裏做工，企業的主子們則依然將勞動階級的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裝進自己的口袋裏去。由此可見，麵包、肉、五金、煤等商品固然常常重復生產，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也在時常重新建立。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間的關係如此，資本家與資本家間的關係亦復如此。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重新建立，也可以說是代表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傳統的尖銳的矛盾底加深。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擴大的再生產所包涵的意義不僅是指各種不同商品之產量底逐年增加，同時亦指出了資本家機器和工廠之數量底增加與規模底擴大，對於勞動者剝削底加深。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擴大的再生產包括建築在剝削工資勞動者基礎上面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資本主義在地域上底蔓延，在各生產部門底掠奪。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擴大再生產簡直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尖銳矛盾底不斷增長，其結果是必然的將促使其本身的崩潰，而由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起來代替。

它的。因此，資本主義愈發展，就愈接近其沒落底運命。

資本主義  
的蓄積

要生產更多的煤鐵，必須開鑿新的鑛山；要生產更多的衣服，必須使用新的織布機。總之，爲了達到擴大生產的目的，假如不從展開現有的企業着手，就非取創造新企業的辦法不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面，生產是怎樣擴大起來的呢？

在資本主義國度裏，生產手段是屬於少數人的：機器，工廠乃至煤鑛和鐵鑛都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在前面的有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原始的積蓄，我們知道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起源是掠奪，強暴，和犯法。但一旦生產手段爲資本家私有後，這私有權便永遠被把持着，被擴充着的。

資本把剩餘價值帶給了資本的主人。關於剩餘價值的來源，我們已經說得很詳細了，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剩餘價值是以怎樣的方式分配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中了。

初看起來，似乎企業家都是可以自由地使用他所獲得的利潤的。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法律對於資本家的浪費確也沒有限制。假定你是一個紡織品製造家，每年可以得十萬元的利潤，你對於這一筆錢愛怎樣化，便可以怎樣去化用。如果你是一個貪吃的人，你可以化在吃上如果你是一個貪酒的人，你可以化在酒上。在資本家的階層裏面簡直有許多人是真正把他們所獲得的利潤化費在這些



事情上的。然而這些畢竟不是利潤的主要去處。

資本家必須將他盈餘的利潤用來擴張他的企業，這在法律上雖並無明文規定，然而事實上却很少例外。把一部分剩餘價值加到原有的資本上面，這就叫做資本主義的蓄積。

通常每年拿得十萬元利潤的企業家，往往以六萬至八萬元的利潤依舊用來發展他的企業，例如擴大工廠的範圍和購買新的進步的機器等等。有兩種力量使他不能不這樣做，一是企圖獲得更多利潤的願望，一是對於自由競爭的恐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就在於這種企圖獲得更多利潤的願望底沒有止境。無論企業家的資本怎樣雄厚，利潤怎樣鉅大，他總是要千方百計地設法增加他的財富和利潤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方法自然祇有累積資本——把利潤加到原有的資本上去。因為周圍有着許多競爭者，企業家便不願爲了種種不生產的耗費或僅僅爲了個人的享受而用去他所獲得的全部利潤。他眼看着他和他競爭的企業家們一步都不放鬆地致力於營業的擴張，技術的改進，以生產價廉物美的商品，取得競爭中優越的地位。這企業家假如是不願被壓倒，被淘汰的，那末，他必須把他大部分的利潤重新投資在他所經營的企業之中。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無法律強制資本的蓄積，然而卻有着許多基本的力量迫使大多數資

本家不能不將他們的一部分利潤累積起來。這種無產大眾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底蓄積便是擴大的再生產底必要條件。

資本的積聚與資本的集中化

每年累積起一部分利潤的結果，企業家就會變成更多資本的主人。假定他的企業原值一百萬元，而每年增加利潤五萬元至七萬元，則十年以後資本的總額至少便可以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元或一百七十萬元，這就是說，十年之後企業家的資本可以增加一半或一半以上。通過剩餘價值的蓄積而生的資本底膨脹，我們稱之爲資本的積集。

自然，除此而外也還有着其他的方法可以使資本家的資本增加起來。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強的企業會壓倒弱的企業，大的資本會吞併小的資本。大企業家往往利用低價收買競爭失敗的破產者底資產，以各種方式（例如償付債務）加入到他原有的企業之中去。資本的吞併是一種鬥爭的結果，這種鬥爭足以使一部分人宣告破產而另一部分人則擁有鉅資。然而事實上資本的吞併往往是通過股份公司或會社的組織而出之以和平的方式的。關於這一點，以後我們還要詳細講。凡是經過資本的互相吞併而將許多企業合而爲一底過程，我們都稱之爲資本的集中化。

資本的積集與集中化不絕地使鉅大的資本在少數富人手裏累積起來。結果乃造成「若干億萬

資產的所有者控制着無可計數的財富」底現象。成千成萬人們的命運全操縱在他們手裏。因此，資本的積集與集中化便引起了尖銳的階級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顯然地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面是少數的大資本家，一面是被剝削的勞苦大眾。

資本的積集與集中化底過程愈將鉅大的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少數的資本家就愈能創立規模鉅大的企業。我們知道，大規模的企業是要比小規模的企業更賺錢的。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的將使企業的範圍逐漸擴大，而雇用更多的勞工。在下面所舉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一八八九至一九一九的三十年中企業大小的變化（每一企業平均）：

	一八八九年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九年
勞動者	八・一	一三・八	二四・一	三八・〇
資本(單位：千元)	六・七	一九・〇	六八・七	一五四・一
生產(單位：千元)	一三・四	二八・一	七七・二	二一六・九

更足以表明大規模企業迅速發展的例子，便是革命以前的俄國。當時在各種大小不同的企業中，勞工的分配是這樣的：

大衆政治經濟學

企 業 (實)

雇用五百人以上勞工的大企業	一八九五年 (百分數)	二二·九
雇用五十至五百勞工的中等企業	四五·二	六一·二
雇用十至五十勞工的小企業	三八·九	三〇·六
合 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在一八九五年每一企業平均雇用勞工的人數是九八·五，到了一九一五年，即增爲一七三·四。這兒我們還得介紹一個更詳細的統計表，表示在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的十年中俄國企業集中的過程：

企 業 類 別	企 業 數 目		勞 工 人 數 (單位千人)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〇年
雇用勞工五〇人以下者	一一、七四〇	九、九〇九	二四四	二二〇
雇用勞工五一——一〇〇人者	二、四二八	二、二〇一	一七一	一五九

(\*) 更小的企業，其雇用的勞工人數不足十人的，並未計入。

雇用勞工一〇一—一五〇〇人者	二、二八八	二、二一三	四九二	五〇八
雇用勞工五〇一—一〇〇〇人者	四〇三	四三三	二六九	三〇三
雇用勞工一〇〇〇人以上者	二四三	三二四	五二六	七一三
合 計	一八、一〇二	一五、〇八〇	一、七〇二	一、九〇五

伊里契會利用這表中的材料在革命前的真理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

「這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同具有的現象。小規模的企業數量逐漸減少下去；小布爾喬亞，小製造商，都變成了像書記之類的薪給生活者，有些簡直跌進了無產大眾的隊伍。大企業的數量增加得非常迅速，如就全體企業發展的立場來看，大企業數量的增加更足驚人。一九〇一年時雇用一千工人以上的大企業祇有二百三十四家，一九一〇年便增為三百二十四家，增加的數目幾達原數的一半。一九〇一年這些大企業所有的勞工人數是五二六、〇〇〇人，不足全數的三分之一，到了一九一〇年竟增加到七十萬人以上，超過了全數的三分之一。大工廠不斷地擠倒小工廠，其結果生產乃愈加顯著地集中起來。大多數勞動者集中在少數的大企業裏面，由成千成萬勞工的勞動中榨取得來的利潤也就全部落入了少數大資本家的口袋。」

資本主義  
發展之歷史的趨向

資本主義愈發展，勞動便愈社會化。各地單獨進行着生產的許多企業之間，都發生了各種聯繫的關係。多少具有相當獨立性質的企業，都被打破了他們單獨活動的範圍，而分裂為無數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的生產部門。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往往是有着許多無形的力量足以使各種人們的工作聯合起來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下，生產的社會化却並不是以全社會的利益為前提的，當然也不會以勞苦大眾的利益為前提——它所顧到的僅僅是少數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資本家是日夜在打算着怎樣增加其利潤的。一方面個人的勞動一天一天社會化，同時，另一方面，各種企業之中勞動的愈分愈細，以及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傾軋也一樣地在發展着的。這種矛盾祇有在生產手段的私有權完全廢除，私人所有完全變為社會所有以後，使社會財富從少數資本階級手裏解放出來，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以後，才能澈底解除。

企業的擴張和資本的集中，充分地準備了生產手段社會化，以及使經濟生活依照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再重新建立的基礎。雇用數千勞工的工廠，和一另手藝者的舖子是截然不同的。因為在促使生產的社會化一點上，社會對於無數的小舖子當然不容易一下子就使他改變過來，而對於已經集中在少數大工廠裏的生產情形，當然容易使它社會化起來。

卡爾對於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發展的趨向，有如下的說明：「個人賺得的私有財產是建築在個人勞動及其勞動條件的配合上面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則建築在剝削他人勞動，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因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必然的要取個人賺得的私有財產而代之。」

「正當這種轉變過程已經澈頭澈尾分解了舊社會，勞動者變為無產階級，他們的勞動工具變成了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基礎穩固的時候，勞動的更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手段的社會化使用的，使普通生產工具及私有物的轉移私有權，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在這時候被轉移其私有權的，不再是爲了自己而工作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了。完成這種私有權的轉移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內在的法則——即資本集中化的法則。一個資本家常常吞滅了許多資本家。跟着這種集中化或少數資本家的獨佔，勞動手續的合作方式，科學的技術應用，有計劃地耕種土地，勞動工具的被集體應用的勞動工具所代替，一切生產手段的經濟化——把它們用作集體的，社會化的生產手段，一切人民在世界市場網上的聯繫，以及資本主義體制的國際性的本質，都將以一種空前的規模發展起來。在資本寡頭的數目不斷減少的過程中，——他們霸佔並獨享了這過程中的一切利益——大眾所受的苦惱，壓迫，奴役，剝削也增加了；但同時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機構所增加

人數，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的階級——的反抗也高漲了。資本的獨佔現在變成了生產方式的種。格。（從前它是跟着資本的獨佔或在資本的獨佔中興起並繁榮的。）生產手段的集中化和勞動的社會化，終於達到它們與資本主義外殼不相稱的地步。這個外殼是裂開了。資本家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轉移他人所有權的，也要被轉移了。〔註〕

再生產與  
商品的出售

每一個資本家當開始生產的時候，必先在市場上購買原料，燃料等生產手段，然後召集勞動者來做工，——購買勞動力。資本家即以此種方式進行其生產。用完了原料和燃料，及工人們的一年的勞力以後，資本家的堆棧中就堆積了製造成功的商品。現在我們要問，重新生產需要經過什麼程序？就是說，假定資本家所生產的是鞋子，那末，問題就是：要再生產一批鞋子又需要怎樣呢？

這是很明顯的，製造家必須再買一批新的原料與燃料，再召集許多勞動者做一年工。要達到這一目的，他必須先有一筆錢。那麼，他從那裏去得到這一筆錢呢？他也許可以去借來，但借來的錢終於還是要償清的。他唯一可以獲得錢財的方法就是售去其製成的商品。將生產品出賣了以後，他就又可以購

〔註〕卡爾賓論，第一卷，頁七八——七八九。



買勞動力，購買生產手段，來開始他第二次的生產了。可見製成商品的賣出實在重新生產或再生產的必要底前提條件。我們可以歸納起來說，個別資本家的再生產過程包括下列三大階段：（一）購買生產手段及勞力，（二）生產本身的過程，（三）製成商品的出售。其中祇有第二個階段是直接的生產底過程，在這一階段中勞動者盡量地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第一，第三兩個階段則代表流通的過程。在第一個階段中資本家把錢變為商品，反之，在第三個階段中則又將商品變成了錢。他之所以需要錢，主要的是因為可以用來購買那些繼續生產所必需的東西；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繼續不斷地生產，繼續不斷地再生產，而資本本身也永遠在川流不息的過程循環着。

我們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止一個資本家，而是有許多資本家在彼此互相競爭着的。每一個資本家都將他的資本用在他自己認為最適宜的處所。個別資本家的行動，或者說，私人資本的流動，往往是互相衝突，互相混雜的。私人資本的總體，集合起來看，便是整個的社會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再生產就是在這種單獨的私有資本盲目地混雜地流動着底情形之下進行着的。爲了再生產不至於受到影響，不僅僅個人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家全體，都需要將他們所製成的商品不相抵觸地變賣出去。

「卡爾學說之所以有科學的價值，就在它說明了再生產和社會資本流通的過程。」(註)。

卡爾·伊里契的學說，在解釋再生產與整個社會資本之流通的過程時，又指出了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最深刻的矛盾。他們的再生產學說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產的全體商品底變質需要怎樣許多複雜的條件。同時又指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怎樣時常違背了這些條件，致引起再生產過程的破裂，整個社會經濟的動搖與恐慌。

在單純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底實現的條件

我們現在可以來細細研究一下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情形之下商品的兌現必需具備怎樣的條件了。正像一種簡單的商品一樣，資本主義國家中全部生產的價值也包括三個部分：一是不變資本，二是可變資本，三是剩餘價值。我們又知道，所有的各種企業不外乎下列兩類：一是生產生產手段，——如機器，原料，燃料等——的企業，二是生產消費品的企業。

「兌現的問題就是要在市場中以一部分製成的商品換取在價值上（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在物質形式上（生產手段，消費品，尤其是必需品及奢侈品）相稱的另一部份東西。」(註)

(註)伊里契全集，第二卷，「再論變質問題」，一四五頁，蘇聯版。

(註)伊里契全集，第三卷，「民衆派經濟學者之理論錯誤」頁二二，蘇聯版。

爲說明的簡便起見，我們假定全國的經濟形態都隸屬於資本主義的階段。其實，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會有這種現象，即使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面，封建性的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也一樣存在着的。然而，祇要我們假定純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單純再生產過程之中，第一類企業（生產生產手段的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一定等於這一年內兩類企業所消費的總量。例如，假定一年中消費煤二十萬噸，則每年亦必須產煤二十萬噸。假定一年中需用十萬架織機，則織機的生產亦必須等於這一數目。至於第二類企業（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則商品或消費品生產的總量，價值上必相當於兩類企業中所有資本家的利潤與勞動者的進款。因爲事實上，根據我們的假定，在這假想的社會中除了資本家與勞動者以外是沒有其他的階級的，所以一切的消費品都必須完全供給資本家與勞動者消費的。但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購買力是要看他們的收入決定的，勞動者要看他們工資的大小，資本家則要看他們利潤的多少。（註）

每年所出生產品的主要部份是怎樣兌現的呢？第一類企業的不變資本是可以從它本身兌現的，因爲第一類企業本來是生產生產手段的。第二類企業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也可以從它本身兌現，

（註）括弧中的注釋是譯者加上的。

因為第二類企業是生產消費品的。這兩類企業之中有那幾部份可以互相交換的呢？這也不是難於解答的問題。第一類企業中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必須與消費品相交換，而第二類企業中的不變資本必須與生產手段相交換。這一切企業部門必須相等，否則交換就無法進行了。所以在單純的再生產下，兩者的交換是可以下列的式子來表示的，第一類企業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必須與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相等。

馬克斯用  $c$  字代表不變資本，用  $v$  代表可變資本，用  $s$  代表剩餘價值。企業的類別則用羅馬字代表。因此，單純再生產的公式是：

$$I(v+s) = IIc$$

現在，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在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面，商品又是怎樣兌現的呢？我們知道，單純的再生產祇是一種假想的現象，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乃是跟着擴大再生產而發展的。那麼，在擴大再生產之下，又有什麼不同呢？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擴大再生產包涵着資本的蓄積。爲了要擴張企業，資本本身的擴大自然是必要的。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下面，新的生產手段必須加添起來，但這些生產手段是不會憑空變出來的，它們必先從生產生產手段的企業中生產出來。就是說，第一類生產生產手段的企業

必須能夠生產相當多餘的生產手段足以供給擴張企業的使用。這也就是說，第一類企業中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的總量必須大於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有多餘的生產手段足以供給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用符號來表示，就是  $1 < 10$ ，必須大於  $10$ 。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不變資本的增加要比可變資本的增加快得多。資本的有機構成一天一天發展起來，每一勞動者對於機器使用和管理的一部分也一天一天加多了。我們又知道，在擴大再生產之下，第一類企業的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增加得比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快。所以，第一類企業中不變資本增加的速度亦必然的要超過第二類企業中不變資本增加的速度。這就是說，在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生產生產手段的一部分社會生產，進行起來，要比生產消費品的一部分社會生產來得快。

再，我們還要研究擴大再生產的兌現與繼續是有着怎樣複雜底條件的。在單純再生產的情形下，一切剩餘價值是完全被資本家所消費了的，在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各類企業的剩餘價值却有兩條去路，一部份是消費了的，一部份則蓄積了起來。這蓄積起來的一部分，又加進到資本裏面。每一類企業的資本都可以分為固定的與流通的兩部份，因此，蓄積起來的剩餘價值也可以分為固定的與流通的

兩部份。我們會用  $s$  來代表全部剩餘價值。那末，讓我用  $a$  來代表那被資本家消費了的一部份剩餘價值，而用  $b$  來代表那蓄積起來的剩餘價值吧。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用  $bc$  指：加到不變資本上去的蓄積起來的一部份剩餘價值，而用  $bv$  指：加到可變資本上去的一部份剩餘價值了。如此，則擴大再生產下兌現底過程便具備了下述的姿態。正像單純的再生產一樣，第二類企業必須在第一類企業中換得其不變資本  $c$ ；在年終的時候，這是以消費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爲了生產的目的，它又具有生產手段——如機器、原料，等——的形式。反之，第一類企業又必須在第二類企業中換得可變資本，這所謂可變資本雖亦具備了生產手段的形式，但主要的確是爲了供給勞動者的消費。第二類企業中消費掉的一部份剩餘價值完全是以消費品的形式存在着的，因此，它就不在第一類企業中與任何部份相交換。第一類中以  $a$  表示的消費掉的剩餘價值則是以生產手段的形式存在着的，因此，它必須首先與第二類企業所生產的消費品相交換。第一類企業中蓄積起來的剩餘價值，包括  $bc$  與  $bv$  兩部份， $bc$  指生產手段， $bv$  指勞動者的消費品。 $bv$  必須與第二類生產消費品的企業相交換。至於第二類企業則必須換得第一類中的  $bc$ ，以加添其不變資本，但第二類的  $bv$  則並不爲第一類所需要，這是祇能以供給勞動者消費的形式存在於第二類企業之中的。總之，在擴大再生產的前提之下，第一類企業必須換取  $a$ ， $v$  及  $bv$ ；第二

類則必須換取 c 及 bc。這是很清楚的。唯有在這兩方面數量完全相等的時候，交換方才可能。所以，我們得到下列的公式：

$$I(v + a + hv) = II(c + bc)$$

這就是擴大再生產兌現的條件。

資本主義  
再生產的  
矛盾

我們從卡爾的學說中知道得非常清楚，究竟在單純的和擴大的再生產之下，商品的兌現需要一些怎樣的條件。但卡氏並沒有堅持說這些條件一定存在。反之，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運動却是被不斷的變化與分化，以及經常地破壞各工業部門間相互關係的力量所推進的。

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充分地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一切矛盾。在再生產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的私的佔有底矛盾——是隨時隨地可以見到的。資本主義的企業搜羅了成千成萬個勞工。任何一種企業的工作對於整個社會講，都是十分必需的。這些企業使用了一切社會發展的勢力，使用了一切技術科學的勢力同時也使用了幾千幾百萬人集合起來的社會勞動力。可是它們全是屬於祇知攫取最大利潤的少數資本家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的會使資產階級與無產大眾間的矛盾，逐漸滋長起來的。我們前面已經說起過，生產與資本的蓄積一方面將引起少數資本家鉅大財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則必將引起剝削，壓迫，悲慘現象的加深，同時，無產大眾的憤慨以及鬥爭的情緒亦會跟着高漲起來。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佔有私人化底矛盾——顯然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即生產的無計劃性）而產生的。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恩格斯曾有扼要的說明，他說：

「……任何一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特徵，就是：在這社會裏面，所有的生產者都不能控制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每一個生產者都使用了那些碰巧落在他手裏的生產手段，不斷地生產着，同時也爲了可以通過生產品的交換來滿足他的需要底目的，而不斷地生產着。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所生產的商品有多少會跑到市場去，人們對於這商品的需要有多大，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所生產的商品是不是能夠滿足一種真正的需要，他的生產成本能不能撈得回來，所生產的商品能不能如數賣得出去。這種無政府狀態深深地統治着整個的社會生產。然而商品生產，正像其他一切的生產一樣，是有着他自己的法則的，這種法則是根本與商品生產的本身分不開的，牠就在無政府的狀



態或通過了無政府的狀態而生產着的。所謂自由競爭的法則就是通過了交換的過程而表現在這種社會關係下面的法則。生產者最初是不覺得有這種強制法則的存在的，後來才漸漸地發覺起來。所以競爭的法則是離開了生產者，也可以說是針對着生產者而發生作用的，這種作用就是叫他從事於盲目的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是生產品決定生產者的。」（註）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的兌現具有怎樣複雜的情形。但誰能明白地透視出這種複雜的情形呢？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無計劃的，無政府的狀態之下，這些兌現的情形是完全被盲目的市場的勢力所左右的。因着不斷的變化與分化，因着不斷的侵害與破壞，各工業部門的相互關係——資本主義下商品兌現所必需的相互關係——是自己造成了它必走的道路的。

工業無限制的擴張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必然要發生的現象。爲了競爭利潤，每一個資本家都儘可能地將商品拋到市場上去。這樣，他就可以擴大他的企業，增加他生產的數量。然而，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又必須找到牠們的主顧。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本質上又有着減少消費的傾向，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廣大的勞苦大眾生活得非常淒慘，他們的購買力是必然的要被減弱到最低限度的。

（註）恩格斯，杜林的科學革命，頁三〇五。

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是要看對於擴張企業所必需的生產手段底需要怎樣而定的，因為用了生產手段就可以生產許多供給消費的商品，但這些商品的市場是完全被限制着的，因為一般的勞苦大眾實在太貧窮了。這種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完全表現於再生產的過程中的，可是這也不過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佔有私人化的矛盾）底一種形式。

我們分析這些資本主義的矛盾，未必就能歸結到資本主義一定不能存在。跟前，資本主義雖是處於一個沒落的崩解的時期，然而，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建立也有着莫大的幫助。資本主義，如果不通過上述的種種矛盾，那是不能夠有什麼發展的，要明瞭這些矛盾，我們必須首先懂得資本主義的歷史轉變底特徵，及其向較高社會形式轉變底條件與原因。

卡爾·伊里契的再生產學說粉碎了一切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詭辯理論，他們暴露了資本主義僱傭者認為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可以不經過一絲障礙，一分危機而完成底錯誤；同時也堅決地指出了一般將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看作因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而根本不能產生一說底不當。附和後一類學說的人，在資本主義正在舉步的時候，也說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便演譯出一種騙人的結論，

說是資本主義既然本身有着許多內在的矛盾，它自然就會自動地趨於毀滅，而無須經過無產階級起來作鬥爭。

卡爾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卡爾也告訴了我們，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下面再生產是怎樣發生的。有些批評卡氏學說的學者（如羅沙·盧森堡之類）指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再生產的過程祇有在毀滅了一切小規模商品生產方式的殘餘之後才可能完成。盧森堡學說的附和者往往因而得到許多最危險的結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既不能毀滅了簡單商品生產的一切殘餘而完成再生產底過程，它本身就無可避免地有整個兒崩解的一天，我們無須乎進行傾覆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於是他們便靜靜地等待着資本主義自己崩潰的一個時機底到來。這顯然是與革命的卡、伊主義完全相反的理論。資本主義是不會自動地毀滅它自己的。祇有無產大眾的革命底鬥爭，需要着鉅大犧牲的鬥爭，才能摧毀資本主義以及一切的奴役與壓迫。

資本主義社  
會中生產過  
剩的危機

下面一段對話是從一本描寫美國礦工生活的書本上摘錄下來的（註）

礦工的兒子問他的母親：「您爲什麼不點起火來呢？天這樣的冷！」

（註）羅傑斯脫著《勞動與煤》，頁一，美國國際出版社，一九三一年版。

「我們已經沒有煤了啊！自往你父親失了業，我們就沒有錢再去買煤。」

「那麼，父親又怎樣會失業的呢？」

「因為市場上的煤太多了！」

這一段對答的文字已足夠將每一個資本主義恐慌鉅潮中的矛盾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礦工一家人的受凍，是因為地下開採出來的煤『太多』。成千成萬人的受餓是因為麵包生產得『太多』。小麥都當作了燃料。失業者的一家沒有地方住是因為房子造得『太多』。所以連站立的地方都沒有了。

然而麵包，衣服，煤，房子等等，真是生產得『太多』了嗎？在經濟恐慌的大浪花下面，無數的人們都體驗着無衣無食，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生存的苦痛。他們實在沒有錢去購買這些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人們需要底滿足是要看他們能否償付滿足其需要之代價而定的。在恐慌時期，人們對於麵包，煤，及其他必需品的需要非常鉅大，可是償付其代價之需要的能力却極微弱，因為人民大眾都已普遍地浸在貧窮的深淵裏了，尤其一般失業者更是窮得可憐。這是恐慌時期的顯明底矛盾。

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在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大多數人的購買力都受了可怕的限制，大量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自然找不着市場了。那末，什麼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呢？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何以不能  
避免恐慌

在商品生產的方式下，個別生產者是彼此互相關聯着的，這是天然發生的聯繫。市場的盲目勢力不絕地左右着每一個單獨從事於生產的生產者，因此，生產的數量與需要的數量往往無法適合。商品生產自身已具有恐慌尖銳化之可能性，爲了再生產過程的全無組織與紊亂。

雖然，在簡單的商品生產底情形之下，恐慌的發生非常可能，但並不是絕對不能避免的。祇有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着的時候，恐慌才無可避免。也祇有資本主義的傳統矛盾才能促使生產過剩的週而復始底恐慌永遠存在。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是以造成勞動的社會性，使各種不同的個別勞動匯合起來成爲一條長長的河流。同時，千百萬的勞動者也發現他們集合勞動的結晶——生產品，是完全操縱在決定企業命運的少數資本家手裏的。

『一切生產都混合起來成爲一個社會生產的過程了，然而各種企業却依然被單獨的資本家，根據了隨意決定以及使社會生產品變爲個人財產的原則，管理着。在這生產方式與佔有方式之間不是

（註）伊里契全集，第一卷，『民衆之友』及『與社會長主義之鬥爭』，頁九二，蘇聯版。

已經深深地顯呈着無可調和的矛盾嗎？」(註)

就因為這種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佔有的私人化之間底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恐慌才不能避免。在恐慌時期也唯有這一矛盾表現得最爲尖銳，最爲鮮明。

這種矛盾必然的會引起一種可怕的現象，那就是無數的商品不能找到牠們的市場。這並不是因爲沒有人需要衣服和食料，恰巧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物品迫切地需要着的人們正不知有多少。問題是：感到迫切需要的勞苦大眾沒有方法可以得到這些過剩的商品。市場緊縮了，工廠中出產的大批商品，都無法銷售出去，任何工業都感到深切的生產過剩的恐慌。貨棧裏堆滿了製成的商品，工廠不再生產了，許多企業都合併了起來，勞動者則一批一批地被擲到街心。失業的增加使一般勞動階級對於商品的需要和購買力都大大地減弱。當企業家的貨棧中堆滿了許多商品的時候，無數的勞苦大眾却在忍受着饑餓的煎迫，——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恐慌的景象。

爲了說明一九〇一年的大恐慌，伊里契對於資本主義底恐慌會有如下的說明，他說：

「資本主義的生產除非在兩步向前一步向後的跳躍過程中，是不能有什麼發展的。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完全是爲了商品的出售，完全是爲了商品的市場。生產的進行操縱在資本家的手

裏，他們各自不相聞問地生產着，沒有一個人能確切地說得出市場上需要何種商品所需要數量又是多少。生產都是胡亂進行着的，每一個生產者所顧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勝過別人。所以，生產出來的商品數量自然不能恰巧與市場上的需要相適合。當帝國主義國家在新的殖民地地上開闢了新的市場的時，這種情形的發生更具有很大的可能性。」<sup>(註)</sup>

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對於各種不同的商品是主張以「趕快」的方式去發展其生產的。所以，在資本家看來，商品與商品之間並沒有好壞的不同，假如這兩種商品能給他一樣多的利潤。每一個企業家都希望擴張他的生產，因爲規模愈大，利潤就愈多。這是很清楚的，在這種競爭利潤大家敵對的情形之下，那些爲了維持各工業部門之均衡的複雜條件是不會再存在的了。

伊里契曾經說過：「在目前，廣大的破產已經變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爲社會的生產力已整個地落入了祇知攫取利潤的少數資本家底掌握之中了。」<sup>(註)</sup>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是自然而然的發展着的，各種工業都是在無計劃，無政府的狀態下，進

(註)伊里契全集，第四冊，卷一，頁二七一——二七二。美國國際出版所，紐約，一九二九年版。

(註)前揭書，頁一七二。

行着的。資本家對於利潤的競取造成了無限制擴張生產的趨勢。然而，這一趨勢在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關係當中却碰到了重大的障礙。障礙之所以發生就是根本上因為勞苦大衆的消費能力在重重資本的剝削下受了很大的限制。

「爲了每一種企業能夠獲得它的利潤，所生產的貨品就必須找到主顧完全賣出去。如今，貨品的主顧須是佔據最大多數的人口，因為這些大規模的企業所生產出來的貨品有着很大的數量。可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十之八九的人口是貧窮的；他們包括工資少得可憐的工人，也包括大部份生活得更苦的農民。在物價飛漲的時候，大規模的企業都儘可能地生產大量的商品，他們把許許多的商品拋在市場上面，然而大多數的人們却都因為貧窮的緣故買不起這些商品。機器，工具，堆棧，鐵路等等依然繼續不斷地增加着。然而，無論在那一個時候商品的增加總時常受到阻礙，因為作爲主要消費對象底勞苦大衆都是窮得像乞丐一樣的。」<sup>註</sup>

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產的鉅大發展與勞苦大衆購買力的相對減弱造成了最深刻的矛盾。生產力是有着無限制地發展底傾向的。爲了獲得更多的利潤，資本家必須擴大其生產，改良其技術，



並加緊其對於勞動者的剝削。資本主義社會中信用制度的發展，更使得那些個別的資本家們能在自有資本的運用以外來擴張他們的生產，而利潤率（投資數目的增加與利潤增加的比率）逐漸減少的趨勢更刺激了每一個企業家擴張生產的願望。可是這種無限制地擴張生產的趨勢終於仍是不免要  
和勞苦大眾的有限制的消費能力相衝突的。加緊剝削的結果不僅引起了生產的發展，同時亦引起了  
大眾購買力的減低，商品出路的減少。工農大眾的購買力永遠是很小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  
產過剩的恐慌是不能避免的。

恐慌的週  
期性

在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恐慌就已經存在着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一開始，每隔相當時間就要受到一次恐慌的襲擊。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恐慌乃是跟着資本主義制度而生產的東西。遠在一百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就已經每隔十年八年遭受一次恐慌的震撼了。

第一次的大恐慌發生於一八二五年。以後又陸續在一八三六，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七三，一八九〇，一九〇〇，一九〇七諸年不絕地發生嚴重的恐慌。尤其是從一八四七年起，恐慌所襲擊的已不止一個國家，凡是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樹立了起來的國家，都一樣波及到的。

從這些歷史的事實看來，可見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中，經濟恐慌是每隔相當時間定要出

現一次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恐慌的特徵，就在具有這種每隔一固定時間發現一次的週期性。在前一恐慌與後一恐慌之間，資本主義的工業必須經過一個循環的發展。替代恐慌的是極度的經濟衰落，衰落逐漸恢復過來，便進入於經濟繁榮的階段，在這一時期中，生產的擴張和利潤的攫取達到了最高的頂點；然而，接着，恐慌發生，新的循環又重新開始，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前的情形都是如此的。

恩格斯曾描寫過這種從一個恐慌到另一個恐慌的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過程，他說：

……自一八二五年第一次大恐慌爆發以來，每隔十年所有工商業國家——包括一切文明或野蠻民族——的生產與交換就得發生一次轉變。在恐慌期內，買賣逐漸停頓下去，市場上却充滿了許多無法出脫的商品，銀根非常緊縮，信用也瀕於破產，工廠都不大願意再生產了，無數的勞苦大眾則正因為他們生產的食品太多，他們自己倒沒有得吃了，倒閉的倒閉，拍賣的拍賣，景象非常淒慘。這種經濟呆滯的現象要延長到好幾年，所有的生產物與生產力，在這一時期之中，都不免要大量地被消毀被浪費的，直到蓄積起來的大批商品終於不能不把自己的價格跌落下來，讓再度的生產與交換可以重新開始。步子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工業的發展從快步變成了疾馳，從疾馳又變成瘋狂似的衝鋒的步子，整個工商界和金融界的投機事業都祇有冒險跳過一條潰闊的水派才能到達繁榮的彼岸……

在這些恐慌階段中，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底矛盾是表現得最明顯的。這時，商品簡直完全無法流通，而作為流通工具的貨幣也變成了商品流通的障礙，一切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法則，也完全顛倒了過來，不能發生什麼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經濟現象的動搖達到了最高的頂點——生產方式完全與交換方式處於對立的地位。<sup>〔註〕</sup>

恐慌的有規則的出現，根本原因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勞動社會化與佔有私人化——底存在。當恐慌蹂躪着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時，從「衰落」到「恢復」的轉變是需要一個相當的刺激的。這種使基本工業重新恢復起來，生產大量生產手段的刺激，便是企業的加添設備。在恐慌的鉅潮沖刷之下，許多工廠都需要增加新的，進步的設備。它們加添設備的結果造成了需求底暫時高漲，然而間接卻引起了小企業的繁榮。也許我們可以說，企業的設備大約有十年可用。所以，每隔十年固定資本就需要重新更換一過；而任何一種工業亦必須每隔十年接受一次需要加添設備的刺激。

到了大戰以後，情形就全然不同了。資本主義完全遭遇了沒落的運命，一天天的在腐爛下去。恐慌之甚，簡直足以動搖資本主義生存的根本。從前所謂工業的循環發展如今已被打得粉碎了。

（註）恩格斯，杜林的科學革命，頁三〇九——三一〇。

有許多國家，工業根本沒有發達過，有的在很短的時期中發達過一下，這姑且不講。在資本主義已很發達了的國家，像眼前這種恐慌，那是要使資本主義本身，受到嚴重的打擊的。

恐慌的

需要

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恐慌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恐慌的時期以內，資本主義是不能與那要資本主義性命的力量相抵抗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顯然完全陷入了無政府的紊亂狀態。同時，恐慌更暴露了資本主義的掠奪性，這種所謂掠奪性就是容許了鉅大的資本為非作惡，使勞苦大眾連最低限度的需要都不能滿足。

『經濟恐慌告訴我們，現代的社會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可以用來改善全體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的，假如土地，工廠，機器等不屬於專從大眾的貧苦上剝取鉅額利潤底少數私有者。』註

恐慌的發生愈加促使了階級間矛盾而尖銳化，愈加加深了勞動者的痛苦，增加了失業者的普遍。它逼得許多本來願意忍耐，願意和平的廣大的勞動者們不能不自動地起來向資本主義搏鬥了。恐慌的本身包涵着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也指出了資本主義必趨毀滅的前途。

在目前的恐慌之下，社會民主黨的黨徒們有力地提出了他們的歪曲的理論，他們認為恐慌阻礙

了無產大眾的革命底鬥爭，而且斷定了這樣底鬥爭不會成功。托羅茨基也加入了這羣人的呼聲。「左派」社會民主黨所發明的獨特的學說，其中心的主張認為：恐慌的環境是一種反革命的環境，而不是革命的環境。因此，他們說，勞動階級祇能採取一種防禦的鬥爭，而不能取積極的攻勢！

這種反革命的歪曲的理論是很容易抓着它的骨骼的。前面不是早已說過，在恐慌時期中，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以最尖銳的姿態表現出來的麼？正因為有這種情形的存在，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才以醫師自居而站到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床前來。他們聲明，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工作不是要去埋葬它，而是要去「醫好」它。像這樣的麻痺着勞動者底革命力量，他們就供給了法西斯勢力充分發展的機會，德國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經濟恐慌明顯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底傳統矛盾是根本足以決定資本主義必趨毀滅底路向的。

對於恐慌的重要性，恩格斯曾作如下的說明：

「工廠生產之社會組織的發達必與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發生嚴重的矛盾，這種由於恐慌期內資本鉅大集中，小資產階級逐漸破產的現象而引起的矛盾，對於資本家們是非常清楚的。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整個機構，在它本身所造成的生產力底壓迫之下，完全崩解了。所有生產手段底轉變為資本，也不復可能，因此，生產手段不能運用，產業後備軍（失業者羣）也就無工可做了。生產手段，原料，勞工，一切生產與財富底要素都變成了多餘的東西。傅利葉曾經說過，「豐裕就是缺乏的來源，」事實上也確乎是因為這些東西的多餘，而阻礙了所有生產手段底轉變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生產手段除非首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們勞動力的工具，是不能產生什麼作用的。生產手段的必需取得資本的形式，無疑的是對於勞動者的一大威脅。正因為這些現象的存在，從事於生產的機器與勞動者才無法結合起來，生產手段才消失了它的作用，出賣勞動的廣大的人羣才得不到工做，得不到飯吃。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固已不復能控制這些生產力，而在另一方面，這些生產力的發展，亦加緊地消滅了種種矛盾，消滅了它們本身所具有的資本的特質，而普遍地被認為是社會的生產力了。」

在××黨宣言裏，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危機有着如下的明確的說明：

「近代的布爾喬亞社會違同它的生產，交換，財產的關係，是一個曾經產生了非常巨大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社會，可是這個社會很有些像一個不復能控制用它自己的咒語所造成的地獄世界的魔術師。因為幾十年以來一部工業，商業的發展史就完全是一部近代的生產力反叛近代的生產情

形以及對於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財產關係的歷史。我們只要單提商業的恐慌就夠了，因了這些恐慌的不斷循環，就使整個布爾喬亞社會的生存一次比一次地更發生了問題。在這些恐慌中，不但大部份已成的生產品，即以前創造了的生產力也都週期地遭到了破壞。在這些恐慌中爆發的一種病症，就是生產過剩的病症，這在早一些的時代中看起來也許是不可信的。社會就像忽然回到了野蠻的時代，就像遭遇到了一種災荒，或者一種戰禍一樣地斷絕了各種維持生存的方法，工業與商業看上去都將被毀壞了。爲什麼會這樣的呢？就因爲文明太多，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太多，商業也太多了的緣故。社會的生產力已經不再是促使布爾喬亞的財產向前發展的東西而是正相反，已經變成了對於這些財產，太過分強暴的東西了。生產力是受着這些東西的束縛的，如果生產力而一旦能打破這些障礙，那就會使整個的布爾喬亞社會顛覆，危害到布爾喬亞財產的存在。布爾喬亞的社會是太狹仄得不足以包含它自己所創造的財富了。而布爾喬亞要怎樣才能克服這些恐慌呢？這在一方面，就只有摧毀大批的生產力，或者，在另一方面，去獲得新市場，更殘酷地去壓榨舊市場。因此，這就又準備下了今後更嚴重，更破壞的恐慌基礎，同時減少了防止恐慌發生的力量。』（宣言頁二）

### 【複習問題】

- (一) 什麼叫再生產？
- (二) 單純再生產的情形是怎樣的？
- (三) 擴大再生產的情形是怎樣的？
- (四) 資本的積集與資本的集中怎樣解釋？
- (五) 資本的積集與資本的集中有什麼分別？
- (六) 資本主義恐慌的原因是什麼？
- (七) 恐慌對於勞働階級有什麼重要？
- (八) 我們怎樣以釋恐慌的循環性？



## 第九章 帝國主義

——無產大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從工業資  
本主義到  
帝國主義

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由一兩個國家蔓延到全世界了。可是資本主義愈更發展的結果，其本身痛苦的矛盾也跟着愈更的加強。這一時期以內，工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就佔據了首要的地位。我們之所以稱之爲工業資本的時代或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正是爲此。

工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作爲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是發現在二十世紀的初年的。在帝國主義的階段中，

資本主義所有的基本矛盾都以最尖銳的形態表現了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也可以說，帝國主義是垂死期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國家中，資本制度無疑的已變成了社會再往前發展的障礙。

伊里契  
論帝國主義

在為社會主義奮鬥的革命鬥爭中，伊里契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已普遍地成為無產大眾的銳利的武器了。伊里契曾經說過，帝國主義是垂死期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

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奏曲。

史泰林在討論伊里契主義的著作中，曾指示過我們，他說，卡爾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所戰鬥的時代，帝國主義還沒有發展，祇能說是處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期；伊里契的革命行動却已接受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漸漸展開的時代——底影響。伊里契主義可以說乃是在新的情形之下卡爾主義的進一步底發展。所以，在這一新的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不是伊里契主義者便不能是卡爾主義者。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否認了伊里契對於帝國主義的學說就是根本破壞了卡爾主義，而對於帝國主義學說的任何曲解或錯誤也是根本違反卡爾主義的。

據伊里契的分析，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底特殊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底階段，由於經濟

現象激烈變動而起的歷史底轉變。伊里契對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從工業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時代所發生的變化非常注意。關於這一點，伊里契是根據了卡爾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發展法則來推測這些法則在新的帝國主義時代中所起的作用的。

伊里契曾經將這一沒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時代所有的特點都指了出來。他認為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將無可避免地引起蹂躪人類自己的戰爭，引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總崩潰。

『帝國主義就是一般資本主義本質上，直接繼續，直接發展的產物。』(註)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新的階段，但這一新的階段却是前一階段——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直接底繼續。工業資本主義原有的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資本家陣營中的競爭，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以及經濟恐慌——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尖銳化了。

有人說帝國主義與前一時期——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絕對沒有相同之點，這是一個很愚蠢的錯誤。當帝國主義間爆發大戰的時候，布哈林及其信徒就是採取這一類看法的，所謂『純帝國主義

(註)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八四。

論』就是指此。從表面上看來，這種過分強調帝國主義之特徵的學說，彷彿很能代表左派的意見，其實無論就現代資本主義的意義來說，或就過渡到社會主義之轉變的意義來說，這實在是一種機會主義者的結論。

爲了展開正確的對於帝國主義的看法，伊里契對於一切資產階級或準資本階級的歪曲的言論，以及一切機會主義者在此一問題上曲解卡爾主義的錯誤見解，都給予了無情的嚴正的批判。伊里契的帝國主義論是和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指示分不開的。同時，在相反的一面，反伊里契的帝國主義論則與反革命的政治主張有不可分拆的關聯。一切對於伊里契帝國主義學說的曲解或誤解，都將不可避免地流於機會主義的錯誤。

伊里契的分析帝國主義是根據他對於生產集中過程的研究的，因爲生產集中的結果，必然將引起獨佔現象的發生。伊里契仔細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認爲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所具有的特徵主要的就是由獨佔經濟代替了自由競爭經濟，這一轉變更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演至尖銳的頂點。

帝國主義

滲透了資本主義國家中整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獨佔經濟乃是構成帝國主義

的五大特徵 的基本要素。正因為獨佔經濟在帝國主義時代有如此之重要，所以它在這一時代任何經濟發展的形態中都刻下了烙印。伊里契對於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包括下列五大特徵：

〔一〕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達到最高的階段，產生了決定經濟生活之特徵的獨佔現象；

〔二〕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混合，以及金融資本為基礎的財閥寡頭政治底創立；

〔三〕從前以商品的輸出為特徵，現在則資本的輸出佔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

〔四〕各國資本家組織國際的獨佔團體，以從事於世界的分割；

〔五〕全世界的殖民地已全為資本主義列強各國分割淨盡。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這一階段之中，獨佔經濟與金融資本佔據了支配一切的特殊地位，資本的輸出在世界上變為空前的重要，國際托辣斯已開始了世界的分割，資本主義的列強各國也已經把所有地面上的領土分割得乾乾淨淨了。」〔註〕

在另外一篇文章——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裂縫——中，伊里契又開列了同樣的一張單子，告

訴我們帝國主義所有的那些主要的特徵。在這本書裏，伊里契認為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確切而完全的

〔註〕前揭書，頁八五。

定義，實在是非常必要的。他說：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的歷史的階段。它的特點有三：帝國主義是（一）獨佔的資本主義，（二）腐爛的資本主義，（三）垂死期的資本主義。獨佔經濟的替代自由競爭經濟乃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經濟徵象，亦可以說是帝國主義的精髓所在。獨佔經濟是以下列五種形態表現出來的：（一）卡特爾，辛狄加，和托辣斯的發生——生產的集中造成了這些大資本家們的獨佔組織。（二）大銀行獨佔勢力的樹立，——三五個巨大的銀行可以操縱，美國、法、德等國……的整個經濟生活。（三）托辣斯與財閥寡頭政治對於原料來源的霸佔，（金融資本乃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混合）。（四）在國際的卡特爾之間，開始了世界的經濟的分割，——國際的卡特爾是支配着整個世界市場的，直到戰爭的爆發為止，它們的數目已增加到一百以上了。資本的輸出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它和非獨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輸出不同，乃是跟着世界之經濟的，政治的分割而走的。（五）世界（殖民地）的領土已分割完畢了。』<sup>〔註〕</sup>

獨佔經濟

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的一個最主要的法則，就是資本之積集與集中化的法則。資

〔註〕伊里契全集，第十九卷，「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裂縫」，頁三〇一，蘇聯版。

本主義發展所引起的是小規模生產的破壞，大規模企業的成功。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勢力較小者必然地要被資本勢力雄厚者所吞併，而互相鬥爭的結果，所有的利益也還是終於要落到大企業家的手裏去的。因為大企業家可以利用許多技術科學的貢獻，小規模的企業就做不到。

大規模生產的勝利——資本的積集與集中化——在某一個階段上，將無可避免地引起獨佔經濟的出現。獨佔經濟的存在是取得了許多資本家或資本家各種組織間的同意的。大部分商品的生產都操縱在這些少數的資本家們手裏，不能得他們的同意，自然是不成的。這種資本家組織的鉅大利益，是很容易看得見的。商品的全部生產既完全操縱在他們掌握之中，因此，他們要增加鉅額的利潤，祇要把這一商品的價格抬高就行了。我們知道，這樣的組織與功效是祇有在大部份生產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手裏方纔可能的。

在二十世紀初年，生產之集中於比較少數的大企業，已經成為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間普遍的現象了。

自然，即如現在，每一個國家總還有許多中小企業，這些企業是祇僱用較少的勞動者，生產較少的商品的。可是決定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却操縱在那些剝削着成千成萬的勞動者，擁有着大部分機械

力以及能使用大量電力的大工廠手裏。這些巨大的企業，生產着大量的商品，因此在社會上也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譬如，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就幾乎有一半的工業生產集中在三千個左右的大企業手裏，這三千個大企業，從數量上說，是祇佔到所有工業企業的百分之一的。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企業全是細小的，分散的企業，他們是完全不能與那些少數的大企業相頡頏的。

企業的合股公司的形式，對於大資本的發展有着極大的幫助。在從前，工廠全是個別的企業家開設的。個別的資本家擁着他們的企業，管理他們的企業，同時所有的利潤也是完全裝進他一人的袋子裏去的。後來，有些企業逐漸需要鉅大的資本開銷了，例如鐵路的建築等等，這自然不是個別資本家的力量所能夠擔負與管理的，於是合股公司的投資方式就應運而生了。在合股公司裏面，許多主人的資本是聯合起來的。每一個資本家得到一張相當於他所投資本數量底股票。在形式上，一切根本的問題都是要股東大會來決定的，但實際上卻祇有極少數的幾個大股東操縱着全部管理之權。股東大會中每一個股東投票的數目完全要看他所下的資本數量的多少而決定的，因此，小股東就根本不能影響營業的管理。至少要有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才能取得這一股份公司的管理權。由此看來，可見股份公司仍是一種組織的形式，在這種組織之中，鉅額的資本就可以充分地爲了它自己利用那許



多中小資本家乃至上層公務員與勞動者們底一些辛苦積蓄了。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大企業多半是具有着股份公司的形式的。股份公司足以刺激資本的迅速集中與企業的無限膨脹。股份公司所建樹的企業是個別資本家所建樹不起來的。現代的鐵路，開礦，冶金工廠，大規模的汽車製造廠，輪船航線的開闢等等，沒有股份公司那就休想辦到。

股份公司幫助着企業的擴張，同時亦奠定了獨佔公司的基礎。獨佔組織最先是從基本的重工業中產生出來的。在這一工業部門裏，大規模生產的進步特別來得迅速，資本的集中也是飛快地進行着的。油井，煤礦，鐵礦，鋼鉄的鑄造，在每一個國家裏，都集中到少數大企業的手裏去了。這些大企業間的競爭是非常猛烈的，但這些工廠部門的資本卻很不容易流出去。每一種重工業的生產都需要着大量的資本作為房屋，設備和巨型機器等等開支。使用了這樣的大資本所生產出來的商品，自然不能以過低的不利價格賣出去。因此，重工業所感受的恐慌便最深刻。在恐慌時期，一般對於機器煤鉄等重工業產品的需要，比對於消費品的需要減少得更快。每一次生產的普遍緊縮都給予重工業以很大的打擊。因為沒有商家定貨，成本在百萬以上的大工廠便無法進行生產，同時生產的成本也增加得非常迅速。在獨佔經濟的勢力之下，最先倒臺的就是重工業。接着，這命運便降臨到輕工業的身上，獨佔經濟是一個

都不放過它們的。

卡特爾，  
辛狄加和，  
托辣斯。

資本家的組合是常常變更其形式的。最初，在資本家之間，祇有爲了決定價格而偶然訂立的短期協定。但從此就鋪成了訂立各種長期協定可能的路子。

許多獨立的企業爲了要維持一個標準的價格，往往必須彼此訂立一種協定。在這種情形之下，每一個企業自然仍舊是絕對獨立的。不過它不能隨便把商品的價格減低到某種限度，如此，其他的同業就不至於因爲價格的競爭而遭受什麼影響了。這種組合就叫卡特爾。

許多企業之間如果結成了辛狄加，那末彼此的來往就更加頻繁了。在辛狄加之中，每一個企業都失去了他們的營業上的獨立性：製造品的出售甚至原料的購買必須經過辛狄加總事務所的手。每一個企業都是單獨地進行着生產的，在辛狄加的組織之下，它變成了許多企業的一份子，它必須限制其所能生產的商品數量。這一份子的地位就是被辛狄加所決定的。

在托辣斯裏面，企業與企業間的關係還要密切。獨立的組織整個混合在一起了。個別的企業的主人都變成了托辣斯的股東。一切企業都以結成托辣斯的形式受着統一的管理與指揮。

縱剖面

在生產過程中，個別企業之另一種方式的結合，亦負有重大的任務。例如冶金工廠往

時組合 往和生產煤炭的煤礦企業結合起來，而冶金與煤礦企業的結合又往往必須和機器製造業結合起來。這種不同企業間的結合就叫縱斷面的組合。

獨佔經濟的發展使得許多資本家們趨向於組合企業的經營。假定在所有的煤礦公司中形成了辛狄加的組織，同時亦抬高了煤炭的價格。冶金既必需有大量的煤炭，於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冶金的工廠主人便會設法使這些自己所需要的煤炭能夠取給於自己。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辛狄加的煤炭工業底高價的剝削，而獲得相當的分外利潤。

### 股 份 公 司

企業之股份公司的形式普遍地佈的結果，使單獨進行着生產的許多企業之間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許多不同的企業開始發生了互相關聯的利益，甲的獲利建築在乙獲利的基礎上，同時，乙又除非丙賺了錢，他才有好處……銀行對於工業生產的參與與干涉，更加强了這些企業集團之間金融關係的普遍化。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任何一種企業的大部份股票總是屬於那一些强有力的資本家集團的。我們在前面已經指明過，至少得擁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才能完全操縱一個公司的管理權。因為資本家的集團可以擁有這些大部分的股票，於是一個一個的股份公司都跑到他們的手掌裏面來了。這種把

個別的小企業，逐漸吸收到有着巨大資本的什麼「大王」勢力範圍以內的事，是到處都看得到的，不過方式稍微有些不同罷了。

通常，凡是像這樣逐漸將單獨的企業，本着他們金融上互相依賴的特徵，密切地聯繫起來的過程，就叫做公司的組織，而如此組成的集團則就叫公司。

獨佔

與爭

資本主義獨佔的代替自由競爭，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根本特質。卡爾早就指出了自由競爭是無可避免的將引起獨佔勢力的抬頭的。可是獨佔一起來，自由競爭就立腳不住了。獨佔的企業家是要管理某一種商品的全部生產的。在獨佔的情形之下，資本家變得更加富裕了，因為他們可以愈更的加緊對於勞苦大眾的剝削。

獨佔的出現與增長並不足以消滅資本家與資本家間的競爭，反之，彼此的競爭倒更加來得尖銳而猛烈了。在從前自由競爭的時代，所有的祇是單獨的資本家間的競爭，現在呢，競爭的單位已由個別資本家一變而為資本家的有力的集團了，競爭的形式也不像是個人與個人間的競爭，而是集團與集團間的競爭了。獨佔企業家對於那些不願就範的企業是不惜出死力和它們周旋的。在這一鬥爭之中一切卑鄙的手段都會使用出來，甚至根本吞併了小規模的企業，也是數見不鮮的事。當獨佔企業的增

高他們的商品價格時，其他消費或購買這一商品的工業部門就要起來反對。假如煤的辛狄加提高了煤價，那末，所有使用煤的工廠老闆自然要大聲疾呼，起來反對了。有的也許就用其他的燃料來代替煤，如泥炭或油，也許簡直就採用了電力。冶金工業非消耗大量的煤炭不可，他們就會設法自己來開採煤礦，取得供給的來源。在各個工業部門之間，都發生了嚴重的鬥爭。工業愈集中，獨佔的勢力愈發達，這一鬥爭便愈猛烈。

獨佔組合的內部，也有着深刻的鬭爭。過去互相競爭的敵人，如今雖則在卡特爾，辛狄加，或托辣斯的旗幟之下聯合了起來，但依然是不免以他種方式互相鬥爭着的。每一個人都想多攫取一些獨佔利益，多分得一部分好處。獨佔組合之內在的鬥爭往往是十二分祕密地進行着的，除非是發生了特別嚴重的案子，才會公開出來。

由此可見，不僅競爭結果引起了獨佔，獨佔也相反地造成了競爭，並且使得這種競爭更深刻，更尖銳到它的頂點。

『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質，也可以說是一般商品生產的根本特質。獨佔剛剛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但我們眼見得自由競爭漸漸轉入獨佔的階段，大規模工業一天天發展起來，小規模工業則

一天天衰敗下去，終於由生產與資本的集中而出現了卡特爾，辛狄加，托辣斯等獨佔的組織，這些獨佔的組織和銀行聯合了起來，操縱着千百萬人的生命。獨佔經濟是自由競爭經濟的產物，可是獨佔經濟發展的結果却不但不沒有消滅自由競爭經濟，反而引起了更尖銳的對立和衝突。(註)

帝國主義  
是獨佔的  
資本主義

伊里契告訴我們，獨佔代替了自由競爭成爲社會經濟的顯著的形態，然而獨佔卻並未消滅競爭，反產生了更尖銳的競爭，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重要特徵。同時，伊里契也常常指示我們：帝國主義就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用伊里契的話來說，『獨佔』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一句話中的最後一個字。獨佔的代替自由競爭，實在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根本經濟特質。在他的著作中，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一層有如下的說明：

『如果我們必須將帝國主義下一個最簡單的定義，那末，我們祇能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樣一個定義可以包括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含義；一方面說明了：金融資本乃是少數鉅大的獨佔銀行之銀。資本與獨佔企業家集團之資本底混合，另一方面則說明了：世界底分割乃是從一種殖民政策到另一種殖民政策的轉變，在前一種殖民政策的時代，各國還有着向未被任何資本主義列

(註)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八四。

強佔領的土地儘量發展的可能，在後一種殖民政策的時代，所有的世界殖民地已全被分割淨盡，而成爲列強各國的獨佔所有了。」（註）

在另一部書裏，伊里契又指出：

「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支配一切的時代）從經濟上說來，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這階段中，生產是完全在獨佔替代了自由競爭的大規模方式下進行着的。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的要素。獨佔的現象可以從下列四種情形中看出來：（一）托辣斯，辛狄加等組織，（二）大銀行的萬能，（三）原料等來源的壟斷，（四）銀行資本以及其他資本的集中。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就在這經濟的獨佔一點。」（註）

這兒，我們不難看出伊里契對於帝國主義研究的結論與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赫爾佛亭的見解是有着很大的分別的。赫爾佛亭並不重視後期資本主義工業機構上所發生的變化，他所重視的倒是流通過程中——特別是在信用與銀行範圍以內——所發生的變化。因此，他認爲最重要的，不是生產

（註）前揭書，頁八四——八五。

（註）伊里契全集，第十九卷，卡爾主義的諷刺與帝國主義經濟，頁二〇七，蘇聯版。

而是交換。即此一端，赫氏對於卡爾的交換概念底曲解，已是很明顯的了。交換的概念乃是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的基本概念，這一概念以及其他對於價值、貨幣和經濟恐慌等理論上的錯誤，使得赫氏深深地陷入了伊里契所謂機會主義的陣營，而不能自拔。在大戰以前，赫氏公然認爲祇要操縱了柏林的六大銀行，就可以統制全國。這樣地提出問題的方式，無疑的將緩和勞苦大衆爲爭取政權，爲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爲主有生產，爲組織工業與農業之生產底長期的革命鬥爭；同時也無疑的將阻礙勞苦大衆克服「在每一個無產階級勝利的階段上，資產階級起來作困獸之鬥」底力量。在大戰以後，成爲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中最無恥的領袖之一的赫爾佛亭，又發揮了他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底欺人的理論。這種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正統的學說。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講到這一理論，此地姑且略而不談。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獨佔組合

獨佔的組合在美國傳佈得最快，所以素來美國就有「托斯辣王國」之稱。在本世紀的初年，美國的托斯辣斯即已操縱了大部分的生產事業。全國所有的石油生產，百分之九十五完全落在石油托斯辣斯手裏，利用了這種獨佔的地位，石油托斯辣斯的利潤一八八二年祇有百分之五，二十世紀之初，就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了。化學工業的托斯辣斯已聯合了全國百分之八十一的化工



生產，製鉛工業的托辣斯則聯合了百分之八十五。諸如此類，美國鋼鐵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資本的集合，它的資本已從一九〇二年的十五萬萬美金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二十五萬萬美金，工廠有一百四十七家之多。到恐慌開始的一九二九年為止，僅僅這一個公司所出產的塊鐵已有一千六百萬噸，所出產的鋼已有二千萬噸，在美國全部塊鐵與鋼的產量中，牠佔據了百分之四十。至於在這一企業中工作的人數，說來真是有些驚人，上上下下一共是二七六，〇〇〇。另一個大托辣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也有着同樣多的人在裏面工作，全國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電報電話交通都操縱在這個大公司手裏。美國四分之一的鋼的生產集中於三大托辣斯，電氣工業則祇有一個托辣斯佔據着絕對的顯著地位。在糖和菸草工業中，亦一樣有百分之八十的生產集中在極少數的托辣斯之手。

美國的石油托辣斯擁有資本十萬萬元。全國汽車工業中一共有二十家公司，其中有五個最大的操縱着四分之三的生產。在這五個最大的公司之中，有兩家競爭得頂激烈，一家是合衆摩托公司，一家就是福特公司。福特的資本是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合衆的資本是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二六年出售汽車的全年總收入，合衆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福特則僅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合衆淨得的利潤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福特則爲

100,000,000元。

美國的公路網亦是少數鉅富者的私有物。一九二七年，摩根銀行團所能控制的公路，長達三萬五千基羅米突，其價值相當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的銀行與工業之間的關係是最密切不過的。許許多多的企業都受着銀行的影響與指揮。有人估計摩根銀行團所控制的企業，資本的總數竟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巨。

在經濟恐慌浪潮的沖刷之下，就是這些鉅大的獨佔企業家也站不住腳了。關於這一類的例子很多，譬如福特汽車公司，在恐慌發生之前，僱用的工人有十二萬，到了一九三二年却只賸得一萬五千人。其他的獨佔資本家也遭遇了同樣的厄運。如克魯格火柴托辣斯之類的大托辣斯，竟亦有好多無法支持下去。曾經煽動干涉蘇聯的石油大王狄忒林也感到了捉襟見肘的窘迫。

戰前的德國，鋼業協會控制了全國十分之九的鋼的生產，萊茵西發區煤業辛狄加最初即管有全國最富的煤區總煤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七（後來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在大戰以後的幾年，德國的史汀納公司是非常出名的。在戰爭期內，史汀納積起許多錢財，戰後，因為馬克跌價的緣故，他就用了極少的代價買得了各種企業：煤礦，電力工廠，電報局，銀行，造紙廠，輪船局，冶金工廠乃至文化事業中的

報館。可是等到馬克的價值一安定，這僱用着十數萬勞動者的鉅大企業就完全崩潰了。

在戰後的幾年中，德國又發生了新的資本集中的方式以及新的大規模的獨佔組合。一九二八年的年底，三分之二的股份公司都併成了大的獨佔組合。同時，又因為如此兼併的結果，產生了兩個至今還是德國最大的托辣斯，一是化學工業的托辣斯，一是鋼鐵工業的托辣斯。前者有資本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操縱着全國百分之八十的染色工業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淡氣生產。後者的資本是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僱用的勞動者（至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之一年為止）在十五萬人以上，生產的塊鐵和鋼佔全國總產量的一半。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亦有同樣的情形。在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甚至在比利時或瑞典等小國，支配一切經濟現象的權力都是操縱在少數托辣斯大王管理下的鉅大獨佔企業手中的。

在沙皇時代的俄國，也有着許多資本家的獨佔組合。都奈盆地所出產的煤多半是普魯多格爾（Prodnogol）辛狄加所管理的。另一個叫做普魯達梅（Prodamel）辛狄加則操縱着市場中所有的鐵的買賣。最老的辛狄加便是糖業的辛狄加。

金融資本

在帝國主義下，銀行所處的地位，更增加了獨佔的力量與重要。

銀行最初不過是收付的中間人。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發展，銀行的信用活動也一天一天地擴大了。銀行所處理的是資本。它從那些一時上自己不會使用其資本的資本家那兒，取得了資本，再把這些資本放給那些即刻需要使用或即刻需要投資的資本家。銀行從各方面廣集起它的收入，然後交給另一羣資本家去生利。

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銀行的設施正像從事工業生產的企業一樣會漸漸地擴大起來，資本的數量也愈積愈多。銀行的資本雖則大部份是屬於別人的，它自己的資本亦隨之而增加的。銀行的數量逐漸減少，較小的銀行不是倒閉便是被大銀行吞併了。可是每一個銀行的規模以及資本的總額却迅速地增加了起來。在下述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得更爲明晰。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二年，英國的銀行數目從一百另四家減少到四十四家，但它們的資本却已從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增加到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現在，即使企業家需要短期的借款，銀行也不能藉口推托了。爲了要使用這些鉅大的資本蓄積，銀行是必須和各種工業取得密切的聯繫了。不過就通常的情形而論，銀行總是以長期放款的方式把一部份的存款直接投資於工業，以擴張其生產的。

股份公司就是供給銀行投資於工業的最方便的一種方式。任何銀行都可以在企業中買進相當

數量的股票，如果所買的股票佔據了全部股票的三分之一，那末銀行就可以有完全操縱整個企業之權了。

所以，股份公司實在可以說是銀行與工業間的橋樑。不過，反過來說，銀行對於股份公司的發展也有着很大的幫助；當私有企業改組而加入股份公司的時候或者建立新股份公司的時候，銀行的幫助往往是必需的。經過銀行的媒介，股票的買進和賣出也就愈更的方便了。

積集與集中化的法則，在銀行界裏，表現得更清楚，在最大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整個銀行網差不多完全是受着三五個大銀行的支配的。其餘的銀行，有的實際上祇是這些大銀行的助手，它們的獨立性完全是一個外表，有的簡直絲毫不關重要。這些鉅大的銀行與獨佔的工業組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往往是混而不分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混合的產物就叫金融資本。這種銀行資本與工業獨佔資本合併起來的現象亦是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帝國主義時代之所以一名金融資本的時代，正是如此。

獨佔經濟以及金融資本發展的結果，使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操縱在少數大資本家集團的手裏。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混合造成了如下的現象：銀行的老闆開始管理着工業，大工業家則變為銀

行董事會中的一員。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整個經濟生活的命運都是爲少數銀行家與獨佔企業家所左右的。決定經濟生活的仲裁者同時亦是決定整個國家的仲裁者。因此，在帝國主義的時代，無論布爾喬亞國家的政府具有怎樣不同的形式，實際上總祇有少數金融資本的無冕之王才有最完備的權力。國家不過是供這些金融巨頭役使的工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重要問題也都必須請教了少數大資本家的集團才能解決。爲了他們自己的貪婪的利益，這些金融資本家乃不斷地製造普遍全國的大衝突，鼓動戰爭，壓迫勞工運動，摧殘殖民地的解放鬥爭，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獨佔的組合愈普遍，人民大眾的生活便愈受少數人的支配。德國的一個資本家領袖，電力公司（A.E.G.）的經理賴忒赫曾經說過：『全世界的經濟運命僅僅操縱在三百個彼此相熟的大資本家手裏，祇有他們自己圈子裏的人物才能被指定爲巨額資產的繼承者。』

據一般的估計，法國有五十到六十個大金融家同時亦是一百另八家銀行，一百另五家最大的重工業企業（如煤、鐵等），一百另一個鐵路公司，一百另七個其他主要的企業底主人，這五六十大金融家兼負四百二十一種重要責任，每人的資產都在幾萬萬法郎以上。全國大部分財富的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是進行起來非常迅速的事。在英國擁有全部財富百分之三十八的私有財產者僅佔百分之〇

• 一二，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口所有的財產却佔據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六十四，美國的財富集中趨勢還要顯著，僅僅百分之一的人口却有着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

資本的輸出

在自由競爭的時代，國際貿易開始發達了起來。大量的商品從一個國家起卸到另一個國家。到了獨佔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的輸出就代替了商品的輸出而變為非常的

重要了。

資本輸出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徵，這和獨佔勢力的增強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的。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的老資本主義國家裏，獨佔是可以創造許多資本的「剩餘」的。同時，獨佔也造成了國內投資機會的緊縮。於是這些累積起來的獨佔企業家的利潤就必然的要流到外國去攫取最能獲利的投資機會。這種最有利的投資機會自然祇有在比較地落後的國家中才能找到。那兒的工資是特別低的，工作的時間却規定得過分的長。原料的來源還沒有被資本家完全搶光。市場開發的可能性相當的大——所有的手藝工業都經不起資本主義生產品底輕輕的一擊，成千上萬的小規模生產者，祇要資本主義商品勢力一侵入，他們都祇有餓死的份兒。但，獨佔企業家霸佔了這個國家的國內市場，使別個國家的商品在這裏推銷感到困難，因為建築得很高的關稅壁壘把進口貨阻

擋住了。在另一方面，獨佔組織造成這一個局面：即資本主義國家，本國的國內市場更加不夠適應那規模鉅大的企業的要求，不能滿足其銷售商品的需要。商品的價格提高，國內的市場就愈緊縮。因此，獨佔企業家乃不能不繼續將大量的商品拋到國外市場上去銷售。但當這些國外的市場有着很高的關稅壁壘又怎麼辦呢？

那就祇有靠資本的輸出來幫忙了。最大的資本家的企業往往是很可以輸出它的一部分資本的，他們可以運用這一部分資本在國外組織支部，在國外設立分廠，如此，他們的產品還是可以一樣地拋到這一個落後國家的市場上去的。

然而，資本的輸出可不一定要經過這種組設企業支部的方式的，用各種不同的借款方式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許多富裕的國家就是利用後一種方式來奴役或者臣服那些所謂文化落後的國家的。

在大戰以前，歐洲三大強國——英、法、德——的國外投資大約要合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法郎。每年從這筆大資本中所得的收入是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資本的輸出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重要，可以從下面的例子中看出來。在一九二五年，英國所輸出的商品——英國工業的製造品——約值七萬萬鎊，從這輸出的商品中淨得的利潤是一萬萬鎊。同年，英國從國外投資所得的利息却有四萬二千萬鎊之多。這差不多要比輸出商品所得的利潤大四倍還不止。

資本是有着流向落後國家的傾向的，因為在落後國家之中，勞動力非常便宜，工業非常衰頹，而消化商品的市場却是一樣的大。例如，在大戰開始的幾年，各國在俄國的投資就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法國與比利時對於俄國煤炭工業的投資佔據了很大的比例，因此，開發大部份俄國煤礦（百分之六十五）的普魯多格爾總事務所就是常駐在巴黎的。德國的電力公司（A.E.G.）和西門子電廠（Siemens Schuckert）幾乎全部控制了俄國的電氣事業。英國、美國和德國的資本對於俄國的石油工業也投資得很多。

跟着資本輸出的發展，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輸出资本的國家自然是以維持輸入國的現狀為有利的。例如，法國的資本家希望俄國能保持沙皇的統治制度，因此，法國在一九〇六年就借了一大筆款子給俄國，在物質上幫助沙皇撲滅第一次俄國革命。

獨佔資本主義愈發展，資本輸出的數量就愈增加，資本輸出的地位也就愈重要。

伊里契說得好，他說：

「在盛行着自由競爭的舊式資本主義之下，主要的特徵是貨品的輸出。在盛行着獨佔的現代資本主義之下，主要的特徵就一變而爲資本的輸出了。」<sup>(註)</sup>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首先出現的便是資本的輸出。這當然不是說，貨品的輸出根本失去了或減少了它的重要性。事實上資本的輸出和大量貨品的起卸實在是分不開的。譬如，假定英國要輸出資本到阿根廷去，這意思就等於說，阿根廷要成立一些以英國人爲股東的企業。所需要的種種設備和機器自然也有大部份得從英國輸入。否則，資本的輸出就必須採取另一種方式。那就是由英國允許借款，而以英國的產物如鐵路材料，軍事設備等替代貨幣。由此可見，資本的輸出不但未縮小了商品輸出的出路，反而變爲一種爭取國外市場，爭取貨品傾銷之有力的工具了。

資本家集  
團對於世  
界市場的  
分割

辛狄加和托辣斯往往故意提高商品的價格，以攫奪鉅大的超額利潤。爲了維持較高的物價，獨佔組織是必須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不讓外貨侵入的。因此，帝國主義國家

(註) 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五九。

時政府對於輸入的商品無不徵收很多的關稅。這種關稅往往比商品的價格還要大幾倍。

在一九二七年，各國平均所徵關稅的數額（對商品價格之百分比）是：美國佔百分之三十七，德國佔百分之二十，法國佔百分之二十一，比利時佔百分之十五，阿根廷佔百分之二十九，西班牙佔百分之四十一，奧地利佔百分之十六，捷克佔百分之二十七，南斯拉夫佔百分之二十三，匈牙利佔百分之二十七，波蘭佔百分之三十二，意大利佔百分之二十二，瑞典佔百分之十六。這還是平均的百分比。有些東西爲本國所沒有的原料等，關稅是不能定得很高的，有些東西如工業製造品以及一部份糧食就可以定得比較高些了。在過去的幾年中，大多數國家都重行修訂了新的稅率。一九三〇年夏，美國通過了新的稅則，結果又限制了許多商品的輸入。同年德國對於農產品所徵的稅亦增加了許多，東普魯士的地主們就獲得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把他們的農產品價格提高起來。這些增高的價格終於仍要轉嫁到勞動階級身上去的，因爲消費者的基本隊伍總是勞動階級。

由此看來，國內的市場是完全可以受獨佔勢力的支配的。但國內的市場究竟有限。在帝國主義國家裏，階級間的矛盾最尖銳，勞苦大眾的貧窮也是最普遍的。所以，國內的市場根本就沒有消化規模宏大的企業所生產的大量商品底能力。因此，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列強各國之間，首先便產生了爭取國外

市場的鬭爭。鉅大的獨佔組織自然也是參加這一鬭爭的。像這樣的鬭爭顯然將愈演愈烈。同時，我們也看得很清楚，在帝國主義之下，爲了爭取市場，爲了爭取原料的來源，爲了爭取資本輸出的市場，爲了要求世界的重新分割而產生的鬭爭，必然的將成爲無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和摧殘一切的戰爭的。

獨佔企業的發生，引起了各國的獨佔組織企圖爲市場分割問題而成立一種妥協的嘗試。當兩三個大托辣斯對於某一類商品的世界的生產量開始佔有重要的壟斷地位時，他們彼此間的鬭爭便不堪設想了。於是，在托辣斯與托辣斯之間就有成立一種妥協之必要。通常，這種妥協就是指世界市場的分割。因爲訂立了協定之後，甲可以在指定的幾個國家中盡量銷售甲的商品，乙也可以在指定範圍以內傾銷乙的商品，如此，簽訂了協定的托辣斯就不會彼此互相競爭了。在世界大戰以前，這種國際的卡特爾，在有些工業部門中已經存在，當時全世界所有的電力設備完全集中在美國與德國的兩個大托辣斯手裏，這兩大托辣斯和銀行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在一九〇七年，他們成立了一個分割世界市場的協定，規定彼此各有若干國家爲傾銷的範圍。在美國與德國的輪船公司之間，戰前也成立了妥協。此外，如鐵路和製鋅的辛狄加，石油的托辣斯等等亦商訂了市場分割的協定。

在大戰以後，有些卡特爾簡直是集歐洲的幾個國家組成的。例如鋼鐵，石，化學製品，銅，鉛，無線電，電

報，人造絲，絨，紡織物，瑣瑣製品等卡特爾。在這些卡特爾之中，多半是有着法國，德國，比國，捷克，和奧國的份兒的，有的亦包括波蘭，瑞士，匈牙利，西班牙，和瑞典，挪威等國家。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對於這些大規模的卡特爾也給以嚴重的打擊。同時，內在的矛盾又一天一天的發榮滋長起來，於是這些卡特爾便倒的倒了，閉的閉了，即使不倒閉的，也無不瀕於破產的危境。

這也許是一個錯誤：把這些國際獨佔組織間的協定看為一種解決種種矛盾的和平方法。是的，事實上和這種看法完全相反。

「國際的卡特爾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獨佔組織發展到怎樣一個驚人的地步，同時它也明顯地揭示了各種資本家集團鬭爭的目標。」（註）

國際獨佔組織間所成立的協定，主要的特徵就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不甚可靠的性質，和足以引起內在的猛烈衝突的泉源。在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雙方所得利益和範圍的大小，完全是要看他們力量的強弱而決定的，力量大的可以多分到一些，力量小的就祇能少得一些。但是個別托辣斯的力量常有變動。任何人都想分得範圍較大利益較多的一份。因此，每發生一次相對的力量底變動都將無可避免地

（註）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七，一一七二。

引起市場的重新分割，而每一次市場的重新分割，又將無可避免地引起嚴重的衝突。可見國際間的獨佔組織不但不能減輕帝國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反足以助長這種矛盾發展到最尖銳的頂點。

擷取殖民  
地與世界  
的分割

在獨佔和金融資本的時代，殖民地的擷取乃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課題。

從古以來，歐洲人都是以商品輸入殖民地或輸入落後國家，以及以三倍以上的高價出賣底方式來換取殖民地上最可寶貴的東西的。歐洲的強國多少總有許多擁有廣大人口底領土作為他們的殖民地的。英帝國主義者時常歡喜說的一句大話，就是：『英無日落之地』的確，英帝國主義所有的領土是那麽樣的廣，無論在那一個時間總有陽光照耀在她的一部分領土之上的。在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個地面上的居民中，差不多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住在被壓迫的殖民地上面，而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住在半殖民地（例如中國，波斯等）上的。所以，在這世界上簡直有半數以上，約一〇萬萬人，是受着那些強盜國家的支配的。

在大戰以前的數十年中，世界的分割是進行得非常迅速的。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四年，所謂「列強」國家的勢力，達到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方公里的地方，他們所擷奪得來的外國的土地有兩

個歐洲那麼大。大部份的土地是落到老強盜——英國和法國——手裏的。年青的強盜，如德國與意大利，則僅僅得到一些老強盜所剩下的領土。凡是適宜於開拓的國家都早已被搶奪得乾乾淨淨了；後至者祇能揀到一點桌上掉下來的麵包屑，或者從別人的牙縫裏攫取一些渣滓。

爲了爭取商品市場，爲了爭取原料市場，爲了爭取投資市場而發生的鬭爭，更引起了這些強盜們要求分割世界的野心。但是，世界上已經沒有『自由的土地』了。帝國主義國家祇有採取打倒其競爭者的唯一方法才能搶到新的領土。世界早已分割淨盡了。帝國主義者還在不絕地要求世界的重新分割，這就惟有釀成彼此間無可避免的衝突與戰爭。

屯併  
(商品銷)  
傾銷

爲了要達到攫取國外市場的目的，獨佔組織往往採取着屯併的方法。所謂『屯併』就是指以低於國內市場之價格的商品銷售於國外市場，這種傾銷出去的商品底價格有時甚至會低於其成本的。以屯併的價格將商品銷售到外國去，這對於大托辣斯往往是必須的，其理由有三：第一，屯併可以奪取國外的市場；第二，在國外出賣商品可以減少國內的供給，維持很高的獨佔價格；第三，減少生產的結果必將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在國外實行屯併政策可以減少國內商品的出售而不至於同時造成生產減少的現象。

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屯併乃是極平常的事。德國的製鋼工業托辣斯每月在報紙上披露鋼價每一種鋼都有兩種價格，一是在國內市場的價格，一是爲了運輸到外國去而定的價格，後者比前者要低三分之一。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所取的屯併政策，尤其是一無限制。日本的資本家，利用了慘酷地剝削其勞動者的方法，以價格非常低廉的商品拋在世界的市場之上。他們不但把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勢力從中國排擠出去，而且運用了他們那種廉價的商品充斥在工業國家的市場裏，使這些工業國家也深深地感到商品泛濫的痛苦。他們能夠將汽車運到美國去賣，能以極其低廉的自行車賣到德國去，更能夠將絲織的襯衫賣到法國的絲業中心地——里昂！

在沙皇統治下舊俄羅斯時代的糖業辛狄加，確是曾經實行過一次道地的屯併政策的。當時並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表示反對，但從此以後，一般的資本家以及資本家的報紙對於商品傾銷的現象，就常常稱之爲「蘇維埃屯併」了。這種刺耳的名詞祇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憎惡蘇聯的一部分表現，其最後的目的無非是想藉此對於全世界最初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下一個新的攻擊。我們常聽見帝國主義者咆哮着說，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加深都是因爲「蘇維埃屯併」的緣故，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實上蘇聯所生產的貨品實實在在是很少運到資本主義國家裏去的。蘇聯當然更不會以屯併的價格把她所生產的貨品賣到外國去。她輸出商品並不是爲了要搶奪國外的市場，而是爲了要償付她所需要的貨品底代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好處使得蘇聯所生產的一些商品比資本主義所生產的來得便宜。十月革命消滅了所有的社會寄生蟲——地主和資本家，——同時也殲除了養活他們的那些不正常的收入——地租和利潤。可見一切關於蘇維埃屯併的說法都是蘇聯之敵的發明，這是非常可笑的，因爲蘇維埃經濟所走的根本是與資本主義所走的不同路，它沒有參加那許多鬭爭的必要。

帝國主義下  
不平衡發展  
的法則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之下，個別的企業，個別的工業部門，以及個別的國家都是在不平衡地，斷斷續續地發展着的。這是很明顯的，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資本家們爲了爭取利潤而瘋狂地競爭着底情形之下，除此而外，自然不能再有其他的現象。

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在帝國主義時代表現得最爲尖銳，而且也變成了一種決定的力量，一種決定的法則。

「金融資本和托辣斯間的差異，在世界經濟各部分的發展之中，不是沖淡，而是愈更的加深了。」註

(註)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九三。

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獨佔的地位增加了個別國家的不平衡的繼續的發展。獨佔組合一方面爲後進國家開闢了一個超過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於本質上的缺陷，獨佔組合總有一種寄生、沒落、或阻礙生產技術進步的傾向；在某種情形之下，它實在是有着就誤本國的發展而替旁的國家創造前進機會底作用的。

「在資本主義之下，各種不同的企業，托辣斯，工業部門等等都不會湊巧是等速度地發展着的。在半世紀以前，就資本主義的力量而言，德國和英國比起來實在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日本與俄國相比，也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你相信不相信，經過十年或二十年的功夫，這些帝國主義的相對的力量不會發生一點變化。當然，你是不會相信的。」（註）

資本的輸出加速了若干國家的發展，同時却阻礙了另外一些國家的進一步的發展。現代的生產技術，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階段都替後進的國家開闢了一條坦平的路：他們可以超過他們的老年的對手，可以在一個很短的時期裏跳過許多技術發展的階段，這種技術的發展，在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是要經過好幾十年的功夫的。

（註）前揭書，頁一一四。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已經完全分割淨盡了。因此又產生了要求重新分割的鬭爭。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不能不以瘋狂的姿態來充實她們彼此的軍備。每一個國家都想能夠勝過或者克制她的敵人。

許多個別國家的不平衡的癡癡的發展，在帝國主義之下，表現得愈加顯著，而且也愈足以使國家與國家間的對立演至更尖銳的境地，在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下面，帝國主義列強各國要互相結成一種穩固的永久的國際同盟，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各國的相對的力量是不斷地在發生變化的，這種相對力量的變化就足以引起一切無可避免的衝突。

伊里契所闡發的帝國主義之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在史泰林的一些著作之中，更獲得充分的發揮。和反對伊里契之不平衡發展法則的托洛茨基派相鬭爭的時候，史泰林又重新發揚了伊里契的教訓。史氏對於這一個問題，曾綜合起來下過如此的結論，他說：

「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就是指：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的癡癡的發展，一部分國家對於另一部分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排擠，以武裝衝突的方式對於已經分割淨盡的世界所作的週期的再分割，在帝國主義陣營之中衝突的深刻化與尖銳化，世界資本主義前線的危弱，個別國家的無

產大衆有破壞資本家聯合陣線的可能，個別國家有社會主義單獨勝利的可能。

「什麼是帝國主義下不平衡發展之法則的基本要素？」

「第一，世界早已被帝國主義集團分割完畢了，世界上早已沒有『自由』的，未被佔據的領土了。爲了要攫奪新的市場和新的原料的來源地，爲了要擴張帝國主義的勢力，祇有從別人手裏把這些領土掠奪過來。」

「第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生產技術的空前發展以及一般發展水準的提高，使得一部份國家追上了另一部份國家，力量雖小然而發展得很快的國家排擠了力量較強的國家。」

「第三，在個別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中，舊有的勢力範圍的劃分與新的支配世界市場的勢力關係不斷地發生衝突，要在舊有勢力範圍的分配以及新的勢力關係之間得到『平衡』，世界的重新分割就必須經過那無可避免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註

帝國主義的戰爭無疑的將引起各國勢力關係的重大變化。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打倒了德意志，折開了奧匈帝國，同時却建立了幾個新的國家。在戰後的幾年，世界各國的不平

（註）史太林再論社會民主黨人的錯誤。

衡發展是表現得非常明晰的。美國在大戰中所得的好處最多，別人的痛苦的掙扎都變成了她豐裕的利潤。以前，美國還是一個債務國，特別是對於英國欠着很多的債。現在呢，差不多全世界，包括英國在內，都對美國負着債務了。在大戰以後，美國有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全增加到一倍以上。

美國的人口還不到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所有的土地不過佔地面的百分之六。可是，直到目前的恐慌時期為止，佔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煤礦，百分之三十五的水電電力，百分之七十的石油，百分之六十的小麥和棉花，百分之五十五的建築木材，百分之五十的銅鐵，百分之四十的鉛和磷酸鹽却都出產在美國。在世界經濟恐慌以前，美國所消費的鐵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二，銅佔百分之四十七，石油佔百分之六十九，橡皮佔百分之五十六，錫佔百分之五十三，咖啡佔百分之四十八，糖佔百分之二十一，絲佔百分之七十二，汽車佔百分之八十。

另一方面，在戰前佔世界經濟第一位的英國卻很快地衰敗了下來。戰後的英國變成了一個重利盤剝的國家，最重要的一些工業部門，特別是煤業，完全沒有半點進展，這在別的國家是有着顯著的進步的。

眼前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得許多強盜似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勢力關係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同時

也增加了更不平衡的發展。美國所受到的打擊最爲嚴重。這就是爲什麼美國的地位已不像前幾年那樣穩固的緣故。從前，美國是歐洲資產階級及其奴僕，社會民主黨人的唯一的「意識上的統治者」，到了現在經濟恐慌已經暴露了一切，美國資本主義所含有的深刻的矛盾，美國人時常頌揚着的「繁榮」，連一點返回的影踪都找不出來。自然，到目前爲止，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時也是最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她的沒落正足以加強那些終於要粉碎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

不平衡發展  
的法則與無  
產階級革命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裏，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一天一天的尖銳起來，一切認爲各國獨立組織間可以產生維持永久和平之協約的烏托邦思想都免不了發生根本的動搖。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和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必然的將滅弱帝國主義國家彼此的力量，同時也必然的將滅弱無產大衆革命鬥爭的力量。不過在帝國主義的連鎖中總有那最脆弱的一環，總可以找出一些有利於無產大衆戰勝的條件的。和這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到最尖銳的「不平衡發展法則」分不開的，就是伊里契對於某一單獨國家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可以勝利的教訓，——這是托洛茨基派攻擊得最厲害的一點。伊里契對於這一層道理有如下的說明：

「不平衡的經濟的或政治的發展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的法則。因此，社會主義首先有單獨

地在少數或簡直一個國家中樹立起勝利的旗幟的可能。在這一一個或這一些國家裏，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整個兒替代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剝削完全變成了不可能的事。勝利的無產大衆便可以起來和所有的資本主義世界相搏鬥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被壓迫的廣大的人羣也可以因而覺醒並起來和他們的資本家相搏鬥了，也許必要的時候，勝利的無產大衆還應當用武力來消滅各國的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註）

在革命行動的實踐中，伊里契的不平衡發展法則是非常重要的。史泰林指示過我們，伊里契根據了帝國主義國家中不平衡發展的法則，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來糾正那些機會主義者理論的錯誤，可是直到歐戰的作戰期間為止，伊里契的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中勝利的教訓却連蘇聯本國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正在這個時候，各國的機會主義者都運用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全世界同時爆發」的理論來掩飾他們遏止革命的無恥。這些革命的叛徒因此就替他們自己創造了一種所謂互相負責的說法。對於不平衡發展法則的學說攻擊得最兇的便是那許多無產階級革命的死對頭——社會民主黨以及

（註）伊里契全集，第十八卷，『歐洲聯邦的口號』頁二三二，蘇聯版。

反動的托洛茨基派，托派本來是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無恥的支脈，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前鋒隊。托洛茨基及其信徒認為在帝國主義社會之中，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不是增加而是減少的。他們根本看不到那些足以決定帝國主義時代中不平衡性之增長的基本矛盾。和伊里契的不平衡發展法則論戰的結果，使得托洛茨基主義者都陷入了和社會民主黨相同的錯誤，認為在一個國家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派對於在蘇聯社會主義可能勝利底否認是和他們的所謂「不斷革命說」不相信無產階級有與中農大眾密切攜手的可能，以及不相信無產階級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創造力等等分不開的。

托派對於伊里契的蘇聯黨的政策——在蘇聯建立社會主義——是不斷地加以攻擊和鬥爭的。暴露托洛茨基主義之反革命性最有力的便是史泰林。許多年來，蘇聯共產黨亦與托洛茨基主義作不斷的鬥爭，儘管托派用着極端「左派」等字樣來掩飾他們自己，史泰林却依然是鐵面無私地暴露種種托派理論之反革命的性質的。

托洛茨基的總崩潰就在蘇聯偉大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得到了具體的證明。史泰林曾經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績說：



『五年計劃的燦爛的成績粉碎了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裏自己建立起來的錯誤的理論。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績告訴我們在一個國家裏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制度實在是十分可能的，因為蘇聯早已具備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的條件。』（註）

超帝國

主義論

爲了非難伊里契的帝國主義理論，社會民主黨又提出了所謂超帝國主義論，這一種欺騙理論的發明人是考茨基，——歪曲卡爾學說最有經驗的，也是反對蘇維埃聯邦的一個最無恥的煽動家。

考茨基的意見——伊里契堅決地和它相搏鬥的意見——是這樣的：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並不能由它的顯明的經濟的特點上來判斷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同的階段，一種特殊的形態，或一個新的步驟。在考茨基看來，帝國主義並不是什麼經濟的制度而僅僅是某幾個國家資本家的一種政策。考茨基所下的定義如下：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一種產物。它的特徵是：每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要控制，和歸併許多農業區域，而不問在這些農業區域裏有些什麼國家。』（註）

（註）史泰林「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就」從第一次五年計劃到第二次五年計劃討論集，頁五九。

「這一個定義，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伊里契說。

那麼，考茨基究竟錯在那裏呢？我們且讀伊里契的原文：

「帝國主義的獨特的徵象並不是工業資本佔據了支配的地位，而是金融資本佔據了支配的地位，它所要歸併的，不僅是農業國家，而是一切<sup>的</sup>國家。爲了要替粗俗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口號，如『裁軍』、『超帝國主義』等等，開闢一條坦平的道路，考茨基便不惜故意歪曲了事實，把帝國主義政治從帝國主義經濟中分割了開來，把政治的獨佔從經濟的獨佔中分割了開來。這種錯誤的理論，其目的就在掩飾帝國主義的深刻的矛盾，從而證明與那些爲帝國主義辯護的理論，社會民主黨以及機會主義之說法的一致。」（註）

伊里契指出了考茨基定義的不正確及其和卡爾意見的不同。這一個定義決定了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和卡氏學說背道而馳的整個的思想體系。把政治從經濟中割裂了開來，把帝國主義描摹成僅僅是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政策，考茨基還進一步承認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意見認爲不必

（註）伊里契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第八七頁中所引的一段。

（註）伊里契全集，第十九卷，「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裂縫」，頁三〇三頁。蘇聯版。

侵犯帝國主義的經濟制度而可以樹立起更和平的政策，這就是爲什麼伊里契要犀利地指出考茨基之錯誤的緣故：

「……結果是含糊了而且蒙蔽了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最深刻的矛盾，而不是暴露其深刻的程度。結果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而不是卡爾主義。」（註）

考茨基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理論，在他對於所謂「超帝國主義」根據其根本的反卡爾的帝國主義定義中演繹出來的超帝國主義的論辯上，更明顯地表示了出來。

超帝國主義論認爲各國獨佔組合發展的結果，足以消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和鬥爭，促使各國的資本家自相團結，防止帝國主義戰爭的重新出現，容許世界經濟之向上發展。這種粉飾「太平」的所謂超帝國主義論，根本是和革命的卡爾主義相對立的。這完全是曲解了帝國主義的真相。

伊里契爲了駁斥這種考茨基的發明，不惜一再的犧牲了許多時間與精力來證明考氏的錯誤與無稽，他說：

「請大家將經濟和政治情形的不同，各國發展速率的差異，帝國主義國家的劇烈鬥爭等事實，和

伊里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八九。

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愚蠢的故事比一比看！這不是胆怯的俗物在嚴酷的事實背面躲藏反動的企圖嗎？考茨基認為是「超帝國主義」之胚胎的國際卡特爾……還不是代表着分割和再分割世界，和平分割變成暴力分割，或暴力分割變成和平分割的一種組織嗎？和平分割全世界的美國和別國（舉例說：德國亦參加）投入國際鐵道辛狄加或國際輪船托辣斯的金融資本，現在不是已經在新的勢力關係（已經被決不和平的方式所代替）的基礎上從事於世界的再分割嗎？」（註）

事實勝於雄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不平衡發展就是所謂超帝國主義論根本錯誤的明證。關於這一點，伊里契會說過：

『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引起許多替帝國主義辯護的錯誤觀念，認為金融資本的抬頭，足以減少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與矛盾，其實金融資本的抬頭祇有使這些基本矛盾和不平衡性加深。』（註）

考茨基既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既是一個為帝國主義而辯護的改良主義者，他當然是必須掩飾那些尖銳的矛盾的。他否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獨立的形態。這種否認對於他是必需的，因為假如他肯定了這新形態中的一切基本特點，那麼也就等於承認了帝國主義是社會主

（註）前編書，頁九二。

（註）前編書，頁九〇。

義革命的前夜。所謂超帝國主義論乃是完全與伊里契所提出的不平衡發展法則相抵觸的，這種不平衡發展在帝國主義之下，確實發展到了最高之點。超帝國主義論否認了帝國主義時代逐漸加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對於那些不平衡發展的最明顯的事實也閉緊了他的眼睛。考茨基根本不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獨佔經濟的重要，也不承認獨佔是這一新時代的根本的獨特的要素。他不信資本主義有跟着獨佔而腐爛的趨勢，反處處替帝國主義的寄生蟲似的特質作巧妙的詭辯。當然，他也不會承認帝國主義是垂死期的資本主義的。在積極方面，他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不能完全肯定地說是資本主義的末一階段，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並沒有用竭了它所需要的東西，如原料之類的來源。這是很明顯的，考茨基實在是一個十足的資產階級的應聲虫。這些資產階級是絞盡了他們的腦汁想證明：資本主義還可以有較長的壽命，而現在則正處於一個跨入成熟年齡的過渡時期。

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據，完全是從國際社會民主黨的觀念形態出發的。爲托洛茨基派全盤接受其錯誤的羅莎盧森堡，對於帝國主義問題則接受了考茨基派的錯誤。她亦認爲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個獨立的形態，而是新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政策。在她主要的著作——資本

的蓄積——裏，盧森堡證明了崩潰的不可避免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發展到尖銳的頂點，而是因為資本主義與外部環境的衝突，以及所謂『純』資本主義（即僅有資本家與勞動者兩種對立的階層而沒有那些非資本家又非勞動者的小規模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擱取剩餘勞動的不可能。她既採取了少數黨的立場，對於伊里契的帝國主義觀念自然不會贊同，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那些根本特質當然也不會得到正確的瞭解的。盧森堡對於帝國主義的錯誤的觀念是和她對於其他重要政治問題，如社會民主黨的裂縫，農民問題，社會民主黨的地位及其社會運動等問題底認識不清相伴而生的。從盧森堡的錯誤的再生產理論中演繹出來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說，所謂『左』派社會民主黨是很高興利用它來麻醉一般勞苦大眾，使他們永遠脫離了革命的行動而在革命的詞句中兜圈子。這種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說本身也確乎有一種潛伏的勢力足以解除勞動階級的武裝，散播被動性和宿命論的種子，和錯亂大眾鬥爭的意志的。盧森堡對於帝國主義問題所具有的考茨基派的錯誤，打破了她和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義間的嚴肅的關係，同時也變成了溝通盧森堡與考茨基主義者的橋樑，在帝國主義的大戰期間，考茨基已表示了極端的不忠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陣營的態度，然而盧森堡卻還是傾向於考茨基派的見解的。

托洛茨基派對於帝國主義學說的論點祇能說是考茨基主義的一個支流。在歐洲大戰的時候，伊里契屢次說明托洛茨基是考茨基主義者，他贊成而且附和着考茨基的意見，同時也不斷地爲考茨基曲解卡爾主義的論調作有力的辯護。爲了衛護考茨基的理論，托洛茨基主義者就彷彿像一條毒蛇似的向伊里契的不平衡發展法則顯露着猙獰的面目。這並不是什麼值得驚奇的事。我們早已看到：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從來沒有脫離過考茨基派反革命的超帝國主義論之攻擊的。托洛茨基派就是利用對於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之否認來建立起他們那種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裏完成底反革命的理論的！

有組織的  
資本主義  
的理論

從社會民主黨的陣營中跑出來的那些勞動階級的徒叛，認爲獨佔經濟發展的結果將由一種新的制度——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

社會民主黨在戰後比較穩定的幾年就開始宣傳他們的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了。對於這一學說主張最力的便是社會民主黨中最無恥的領袖之一——赫爾佛亭。他們認爲獨佔的現象一產生，市場上一切盲目的勢力就完全消滅了。他們假定，資本主義能繼續生存競爭，可以消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不復存在，恐慌悉成過去，有計劃的、有意識的組織，則佔據了顯著的支配的地位。由此，社會民

主黨便得到了一個歪曲的結論，認為托辣斯和卡特爾可以和平地發展。成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幫助銀行家和托辣斯企業家，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收入，更大的發展，以後不必經過鬥爭或革命，資本主義就會自動地，一聲不響地『長』成社會主義的。

可見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亦無非是從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中引伸出來的東西而已。社會民主黨的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和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一樣，亦是故意在掩飾或迷亂帝國主義的顯著矛盾的。從社會民主黨的陣營中跑出來的那些勞動階級的叛徒，無不企圖用種種方法以達到沖淡『在帝國主義下資本主義將變為腐爛的寄生的制度』之目的。伊里契告訴我們，在大戰以前赫爾佛序對於資本主義之寄生性與腐爛性的否認，其影響之劣實遠較袖手旁觀的布爾喬亞科學家為甚。

社會民主黨的信徒們，一方面否認了帝國主義的腐爛與寄生的特質，一方面又不惜採取種種手段以達到防衛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然而他們却終於沒有根本打消了勞苦大眾為反抗帝國主義而起的革命鬥爭。『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可以經過和平的，不受犧牲的過程而達到的，但這僅能作為欺騙勞動階級中的落後分子，使他們退出革命鬥爭之隊伍的一種方法。



當前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形相把反革命理論的每一個環節都打成粉碎了。自然這種理論在伊里契對於帝國主義的縝密分析底對照之下，亦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不能解除而祇有加深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不但不能消滅，反而佔據了一個巨大的比例，引起了非常不幸的結果。獨佔同盟間的競爭比起從前個別資本家間的競爭要厲害得多。在帝國主義之下，經濟恐慌的危機變得更銳利，更深刻了，對於勞動階級的毒害亦更為慘酷。一九〇七年的經濟恐慌便是最好的事實的證明，因為在這次的恐慌中獨佔組織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所受的打擊亦最重大。目前資本主義的世界恐慌已經充分地暴露了資本階級的走狗們提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底無稽。

社會民主黨的奧妙的理論祇有用來欺騙勞動階級，使他們從無可避免的階級鬥爭中退縮出來，使他們感覺得和資產階級妥協，反對革命的勞工運動，在理論上是不錯的這一點作用。

對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C.P.S.U.）以及其他××國際中的右翼機會主義者是全盤接收的。布哈林曾經說過：『市場價格競爭恐慌諸問題，如果被國內組織的問題所替代了，那就愈更的會造成許多世界經濟的問題的。』

於是右翼的機會主義者就從此推到許多結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的矛盾正在逐漸減少，資本主義的勢力正在一天一天堅強，祇有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後，我們才可以說革命的「大浪花會擁現出來」。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底錯誤，對於布哈林，並不是偶然的。在有關帝國主義問題的理論之中，所有反伊里契的學說都犯了不可恕的錯誤。伊里契對於布哈林的錯誤會化了很長的時間（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想把它糾正過來，然而布哈林却依然將他的學說自命為『純帝國主義』論。布哈林的信徒們在對於帝國主義的問題上也是和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的見解相一致的。

布哈林『純』帝國主義論的主要錯誤就在過於把帝國主義的本質看得太簡單化。因此，布哈林的一派根本漠視了帝國主義內部的深刻的矛盾。帝國主義根本是從衰老的資本主義中生長出來的，它的發展也完全建築在衰老的資本主義底基礎之上，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消除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反而使資本主義所有的基本矛盾發展到最尖銳的頂點，對於這種種的事實，他們彷彿全是閉着眼睛不看見的。

伊里契在一九一九年第八屆黨大會所提出的報告裏也表示了對於布哈林的不滿，他說：

「……純帝國主義據說是不以資本主義爲基礎的，這是過去從來不曾存在，現在也並不存在，而將來亦不會存在的東西。」他又說：

「布哈林的具體貢獻就是在書本上描畫金融資本主義。事實上無論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裏，決沒有一種獨佔資本主義是可以不經過自由競爭的階段而存在的，這是不可能的，這在將來，也是沒有存在的可能的。」

「假如我們能將資本主義改造過的整個帝國主義拿來研究，那我們的問題就要簡單得多了。在這種制度之下，任何事物都是絕對地是金融資本的支配的。我們祇要將這控制的權力轉移過來，完全交給大衆就行了。這自然非常合乎理想，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單純。對於帝國主義的程度不同的發展，我們在實踐上也祇有採取各種不同的方針的。帝國主義是建築在資本主義上面的上層結構……衰老的資本主義已完全長成了帝國主義，然而也有些地方衰老的資本主義還依然存在。有些地方着的。」（註）

總之，所謂「左翼共黨」領袖布哈林所提出的「純」帝國主義，也一樣是作爲有組織的資本主

（注）前揭書，頁一三三——一三四。

論的根據的。

當前的資本主義恐慌很明顯地暴露了這種理論的不能立足。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所虛構的理論自然也是不能與卡爾·伊里契主義相提並論的。伊里契再三說明從競爭中生長起來的獨佔經濟，不但沒有根本消滅競爭的現象，而且是和自由競爭同時存在，使一切的矛盾和衝突獲得更尖銳的發展的。伊里契說：

『帝國主義加劇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也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它把獨佔和自由競爭交織在一起，然而它並不能根本消滅了交換，市場，競爭，恐慌等現象。

『帝國主義可以說是正在過去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已經過去了的資本主義……是正在死去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已經死去了的資本主義。獨佔也不是純粹的獨佔，而是和競爭，交換，市場，恐慌等同時存在的獨佔——一般地說來，這就是帝國主義的一些最主要的特徵。』

伊里契之所以鄭重地說出下面的一句話，也正是爲此，他說：

『就是因爲這種矛盾的現象——競爭和獨佔——的混合，這才是帝國主義的特徵，也就是因爲這個，才引起了最後的暴風雨的降臨，——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

資本主義  
的寄生性  
和腐爛性

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者說，是腐爛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獨佔將無可避免地引起停滯和腐爛的趨勢。因為這種的獨佔組織必然的需要定出獨佔的價格，並且需要長久地維持住這一個高價的水準的。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每一個資本家都想利用減少生產成本的方法來增加他的利潤，爲了要減少其生產方面的開支，那就必須首先從改良生產的技術着手。在獨佔的制度之下，資本家可以儘量地抬高而且維持獨佔價格，他們對於生產技術的革新是不甚感覺興趣的。反之，他們對於生產技術的改進，倒比什麼都害怕，因為生產技術一改進，他們所有的獨佔生產事業就會發生根本的搖動，他們的鉅大的資本投資也會完全變成無用。因此，獨佔是往往故意阻礙着技術的進步的。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像這一類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

伊里契在他論帝國主義的大著裏面，引證了戰前美國所發明的烏溫斯製瓶機器作爲他的例子。這發明自然很有益，可是它的專賣權却爲一個德國的卡特爾重金收買了去，於是這種製瓶機器就完全不爲人類所利用，也就等於沒有發明了。在大戰之後，這一類的例子更多了。不久以前，曾有一種永遠不熄的電氣燈的發明。這種發明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在市場上，因爲這一出來，對於電業獨佔托辣

斯經售的電燈、燈泡等的銷路就要大受打擊。獨霸世界的瑞典克魯格火柴托辣斯，因為有了美國大銀行的幫助，也沒有因意大利威尼斯地方一位化學家的發明『永久』火柴而受到半點影響。德國貝爾傑史教授發明煤中取油的方法，這方法馬上就為美國的油業托辣斯所收買，於是就沒有人能夠利用這種取油的方法了。美國鐵路之所以至今尚未採用電氣化也僅僅是因為對於獨佔企業家不利的緣故。

雖然，我們也得明白，在相當的情形之下，以改進生產技術的方式增加資本家之利潤的趨勢還是存在着的。這就是為什麼最大的一些托辣斯也要設立很完備的實驗室和科學研究所，容納數千工程師，化學家，物理家在那兒研究的緣故。可是，因為獨佔企業本身的矛盾，實驗發明的結果却祇有很小一部分可以達到應用底目的。在某種情形之下，生產停滯以及技術改進的趨勢是同時可以存在的。

托洛茨基派對於帝國主義矛盾的真正特質是整個兒不瞭解的，他們根本不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寄生的腐爛的制度。當然，他們也不明白在帝國主義之下兩種趨勢的競爭：一方面有着發展生產力的趨勢，一方面又阻礙生產技術的改進。就是因為有這兩種趨勢的不斷的衝突和鬥爭，帝國主義所特有的矛盾才發展到了最尖銳的境地。托洛茨基派認為在帝國主義之下，生產技術的發展是絕對停滯

的，生產力的發展也完全是被抑制的。因此，他們便發明了「資本主義會自動地潰崩」的不正確的理論。這種理論和托派對於伊里契之帝國主義社會不平衡發展法則之根本否認也是分不開的。

資產階級的寄生的特質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是表現得格外明顯的。大部分的資產階級都和生產過程沒有什麼關係的。大多數的資本家都是靠了「收收利息」生活的。他們是股票、公債、政府放款以及其他債票的主人，憑了這些，他們就可以得到一筆固定的收入了。企業是可以雇用專門的人才替他們管理的。千百萬資本的奴隸們胼手胝足地做出來的東西就讓這些少數的資本階級以及依附着資本階級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牧師等等去消費，去享受。有整個的國家（如瑞士）或整個區域（如法國及意大利的南部以及一部份英國）都變成了各國資本階級的玩兒的地方，他們的不勞而獲的大量進款就在這些地方以瘋狂的奢侈的方式消耗掉。

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沒落。金錢的勢力，在帝國主義時代，簡直是萬能的政治，社會經濟甚至公眾的生活，藝術……都無往而不受金錢勢力的支配。獨佔企業家中的巨擘往往公然對於國會議員或高級政府官吏給予津貼。政府的領袖們也多半與大公司、銀行、大托辣斯有密切的聯繫。以百萬為單位的禮物不斷地送給政府的官吏，這些大銀行和大托辣斯自然可以為所欲為了。

報紙完全被大資本家所收買，完全變成了爲大資本家役使的奴僕。即使是資格最老聲望最好的布爾喬亞報紙，當他找到一個新的主子時，他的論調也會完全變成另一個樣子的。許多登載黃色新聞的報紙和雜誌，也多半被大商人所收買。因此，在戰後的德國大部分的黃色報紙以及大多數立論素來「嚴正」的報紙都變成了一個大資本家史訂納的所有物，這位史訂納先生就是在歐洲大戰的時候，特別是在大戰剛剛結束以後，運用了投機的方法而致富的。史訂納一倒台，許多替他說話的報紙便又去捧另一位重工業的大資本家胡根堡，——德國資本階級的一個領袖，同時也是對於希特勒跨上血淋淋的法西獨裁寶座盡力最大的一個。

十足的虛僞和欺騙漸漸地變成了大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慣常的伎倆。這種罪惡，除非在他失敗而一切的罪狀完全暴露的時候，通常是不很容易發覺的。一九三二年瑞典火柴大王同時也是絕對主張反蘇聯的克魯格，所有的醜惡都完全給暴露了出來。結果，當他快要破產的時候，他便自殺了。在他死了以後，他的欺詐和毒辣的故事人家知道得更多了，他是想把自己從這破產的危機單獨地逃避出來，而不擇手段的一個人。同年，法國也揭發了一個鉅大的舞弊案子，那是少數聰明的騙子勾結了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吏所做出來的。他們組織了一個烏斯屈克股份公司，通過官家的信用，而從無數小



資產階級的口袋裏搶走了一千萬法郎。一九三三年，美國也發見了全國最大的資本家壓根的許多營私舞弊的證明。

在美國，這種騙子往往有很公開的組織，而且很受人尊敬。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幫和警署政府都維持着良好的關係。

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上層的勞動階級都是採取收買的政策。從殖民地地上奪取過來的大量進款，從落後國家壓榨出來的超額利潤，從大眾身上剝削得來的剩餘價值，就足夠抵補一切提高上層勞動階級之工資與生活底損失了。這一部分被收買的勞動階級完全是防衛着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的。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基礎，就是建築在這一個牽掣着整個勞動階級革命鬪爭的階層之上的。然而帝國主義究竟還祇能收買很小一部分勞動階級。這種收買的費用是全靠對於基本的勞動階級隊伍的繼續不斷的剝削而維持的。因此，收買的結果反而擴大了階級間的矛盾，加深了階級間的裂縫。

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死亡  
的時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其特點有三：第一，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第二，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爛的資本主義，第三，帝國主義是垂死的

資本主義。對於帝國主義之本質的認識，對於獨佔時代是寄生的，腐爛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認

讓就是革命的卡爾·伊里契主義與一切歪曲卡爾學說的理論不同的關鍵。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都發展到了最高的階段。史泰林論伊里契主義的著作中曾列舉三大主要的矛盾。

第一，是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在帝國主義之下，因為獨佔與銀行機構的增大，少數資本家的勢力簡直可以支配一切。金融寡頭政治的壓迫使得過去勞動階級所使用的鬥爭方法——組織舊式的工會，並在國會中爭奪議員的席數——完全失去了作用。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勞動階級愈加貧窮，少數獨佔企業家和銀行家對於勞動階級的剝削也愈加慘酷，勞苦大眾自然不能不採取新的革命鬥爭的方法，所以，我們簡直說，勞動階級的革命實在是帝國主義迫成的。

第二，是財閥與財閥之間，底對立和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為爭奪傾銷商品及資本的新的領土，新的原料來源，以及新的市場底對立。個別帝國主義者的瘋狂的競爭將無可避免地引起大規模的戰爭；爲了要求重新分割這早已分割淨盡的世界，或者僅僅爲了讓少數的擁資萬萬的富翁再開闢幾條新的發財的途徑，帝國主義的列強各國是不惜採取這種大規模的武力衝突的方式，而使無數的人民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的。帝國主義間的鬥爭必然的會減弱帝國主義國家彼此的實力，減弱一般資本家的地位，促進無產大眾革命的爆發，甚至使無產大眾革命變爲援救新社會之危亡的唯一途徑的。

第三是少數所謂「文明」國家的人口與殖民地或附屬國家的廣大羣衆底對立。成千成百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們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着。因此，史泰林說：

「帝國主義就是對於殖民地或附屬國家內無數人民的最無恥的剝削，最不人道的壓迫。」（註）

爲了攫取超額的利潤，帝國主義國家往往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上建築許多工廠，敷設許多鐵路，排除一切古老的封建社會的形態，而建立起新的資本主義關係來的。帝國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加強了殖民地或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火焰，動搖了各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勢力。所以史泰林常說，緊地跟着帝國主義到來的便是無產大衆的革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帝國主義無疑的是一大大威脅，對於革命的無產大衆則無疑的是一大幫助。

一切矛盾的極端尖銳化使得帝國主義的時代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資本主義矛盾一天一天尖銳，其結果便造成如此的景象：假如再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維持下去，人類社會就休想再進一步的發展。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是阻礙生產力之發展的，正因爲這個緣故，資本主義才漸漸走上死滅之路。在一般的資本主義恐慌的時期，個別國家或個別的工業部門也一樣地有着這種由腐

（註）斯泰林伊里契主義的基礎及諸問題頁一二。

爛而死滅的趨勢。無數的勞動，無數的價值，在帝國主義社會之下，都因了不生產的目的而浪費了；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依附者終於都變成了一種最惡毒的寄生的肉瘤，使得廣大無告的勞動者不能再忍耐他們所受到的壓迫和苦痛。同時，獨佔資本主義又創造了一切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

「世界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獨佔資本主義的替代自由競爭，銀行與資本家集團的成爲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機構，由於資本主義獨佔企業的發達而產生的辛狄加的抬高物價及其對於勞苦大眾剝削的加深，帝國主義國家的奴役殖民地勞動階級，無產大眾政治的或經濟的鬥爭所引起的破壞勢力，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恐怖和災害——都足以影響資本主義的崩潰，而使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地過渡到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註

帝國主義將無可避免地引起慘酷的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投入了一個普遍的經濟恐慌的漩渦，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最尖銳最緊張的矛盾也都在這恐慌的漩渦中表現出來了。第三國際對於資本主義一般恐慌問題——資本主義解體或崩潰的時期——所取的態度，完全是以伊里契的帝國主義論爲基礎的。托洛茨基反動派否認第三國際對

(註)蘇聯布爾希維克黨黨綱，頁六，莫斯科，一九三二。

於資本主義一般恐慌所取態度的主張也是一貫的表示其對卡伊主義的叛逆，特別是對於伊里契帝國主義的反感的。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衰落，崩解的時代，是無產大眾革命勝利的時代。伊里契已告訴我們不止一次了，他說：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先進的國家中，資本的勢力割成了國家與國家間的疆界，樹立了獨佔以替代自由競爭，同時也創造了社會主義勝利的種種客觀條件。」（註）

伊里契又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成熟或過分成熟的時代，因此，帝國主義就必然的要腐爛，要把它所佔據的支配地位讓給社會主義。

所以，帝國主義的時代乃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和衰落的時代，是無產大眾革命的時代。

（註）伊里契全集，第十九卷，「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權利」，頁三七，蘇聯版。

## 【複習問題】

(一) 自由競爭是怎樣形成獨佔的？

- (二) 獨佔的現象形成以後自由競爭便完全消滅了嗎？
- (三) 獨佔企業家利潤的來源是怎樣的？
- (四)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中，銀行的地位有什麼變遷？
- (五) 資本的輸出怎樣發生的？
- (六) 關稅有什麼作用？
- (七) 什麼是不平衡發展的法則？
- (八)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根本的錯誤在那裏？
- (九)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與「超帝國主義」論是怎樣聯繫起來的？
- (十) 在帝國主義之上，資本主義如何表現其腐爛的本質？
- (十一) 什麼是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徵？

## 第十章 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帝國主義  
與資本主義  
的崩潰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發展到了最高的頂點的。一方面有着少數沒落的大資本家，一方面又有着成千上萬的無告的貧民。這就是以帝國主義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底景象。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不但一天一天地崩壞，而且變成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人類的思想，科學，和工程每天都記載着征服自然的新的勝利。人類運用了強大的意志力克服了這樣，又克服了那樣。然而，這些勝利的果實却是屬於少數的人羣的。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發展，大多數光榮的發見與發明更減少了普遍使用的可能性。

整個人類的富裕是要看各個人能否有一個舒適的生活而定的。如今大多數人都不能有舒適的生活，整個人類也還說不上富裕，造成這種事實的又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鉅量的財富並不是爲了大衆而消耗的，而是爲了傷害大衆而消耗的。在帝國主義的制度之下，無可避免的慘酷的戰爭帶走了許多血肉的犧牲，摧毀了幾代苦工做成的結晶。

不是社會主義，便是無可避免的毀滅——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當前問題。世界的無產大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實在負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任務的，他們必須將這廣大的人羣從帝國主義的危機之中挽救出來！在打倒帝國主義的關爭中，無產大衆可以在被剝奪了繼承權的人羣裏面找到許多友軍，身受帝國主義國家蹂躪的殖民地上的勞苦大衆，破產的農民和中間階級都是反帝關爭中無產大衆友軍力量的來源。在某些國家之中，實際上儘管遭遇了暫時的失敗，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大多數的人們的！

所以，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必然的將使階級間的矛盾與關爭更變得尖銳。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整個命運就是在這一關爭之中決定了的。因此，這個關爭無疑的是一個艱鉅的，剛愎的關爭。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引起了各國無產大衆程度不同的勝利。在客觀條件



最爲有利的國家裏，大衆自然最先獲得政權，最先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體系。

「在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或已經爛熟了的社會之中，一般的生產技術交通工具都有顯著的進步，資本與銀行也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這是足以延長資本主義本身的壽命，而成爲最反動的一種阻礙人類發展的力量。鉅大的資本與銀行完全集中到少數百萬富翁的手裏去了。爲了要決定究竟日耳曼系還是英法系的強盜們可以攫取帝國主義的戰利品起見，——擴張殖民地的統治勢力和金融資本的「勢力範圍」，國家與國家之間便不免發生相互的屠殺。

「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四年之中，成千成萬的人都是爲了這一個原因，僅僅是爲了這一個原因，而被殺的被殺，被傷害的被傷害了。這道理迅速地傳遍了所有的受苦受難的大衆之間，戰爭的結果使任何地方，任何個人都帶上了創傷，即使在所謂「勝利」的國家，人民亦負擔了巨大的戰債。

「資本主義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大衆的革命意識正在發榮滋長起來，無數的事實的例子都足以說明這話並沒有說得過分。

「資本家們也許可以利用加緊對於無數工農大衆的剝削，在他們最有利的環境之下，使一兩個

「國家底社會主義的勝利延遲若干年數。但是要根本挽救資本主義沒落的運命，却是做不到的。」（註）

帝國主義  
的世界大  
戰

帝國主義各國要求世界重新分割的鬭爭引起了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這次的戰爭根本動搖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石，同時也帶給各國廣大民衆以無可

言喻的苦痛。所有參戰國家動員的人數是六千二百萬人，當場戰死，或戰傷而至今尚活着的總數是二千四百萬。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的鉅大財富都無知無覺地變成了在空中飛舞的炮灰。有人估計，大戰的損失，一共值三千萬萬元。參戰各國在大戰發生之前的總財富也不過六千萬萬，可見這次戰爭簡直摧毀了所有歐洲國家所能廣集起來的財富的一半，這些財富都是數百年來千辛萬苦的奴隸勞動的代價啊！

戰爭蹂躪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同時也破壞了許多國家彼此間的聯繫。有的國家到了戰爭結束以後，完全變成孤立的了。又例如德國，進口的原料與食物底供給大量地減少，無數的生產人口——工人與農民——都離開了他們的職業被徵發到前線。有的國家幾乎三分之一以上的工業或農業勞動者都武裝了起來。我們必須記住：戰爭所需要的盡是最優秀的從事於生產的人口——健康的

（註）前揭書第二十四卷，「答美國記者問」，頁四〇四，蘇聯版。

青年人祇有不能做工或工作能力較弱的老人、孩子和婦女才留着看家的。

在戰爭的進程中，廣大的幽美的地域都變成了邱墟灰燼。歐戰的前線就不但包括着許多農業地帶，而且還包括着許多重要的工業中心的。許多鉅大的工廠經不起幾次炮火轟擊便全成了平地。整個波法，整個工業區域也同樣的犧牲在這種無情的炮火裏了，法國的北部不就是歐戰時最著名的所謂「西部前線」嗎？

戰時經濟的主要徵象是整個國民經濟的轉變，戰事爆發以後，一切生產便都以戰爭的需要為中心了。

戰爭一爆發，生產的性質就發生了迅速的變化。從前所生產的商品，主要的祇有生產手段、消費品和奢侈品三類，如今則又增加了第四類，這一類商品的重要性是超過上述三類商品以上的，它包括着一切破壞與毀滅的工具，如大炮、子彈、轟炸機、潛水艇、機關槍、坦克車、毒氣等等。所有參戰國家的總財富祇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大戰所消耗的却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這些參戰國家，每年的總收入約相當於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假定每一個參戰國家在作戰期間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的被抽調而僅僅喪失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則所有參戰國總收入

還應該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如果我們再假定非軍事的消費佔百分之五十五，則所有的國家收入祇能每年供給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為戰事費用。因此，在歐戰的四年之中，各國參戰收入總數所能供給的戰費僅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而其餘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就祇能從參戰國家的固定資本中想辦法了。所以，戰事結束以後，這些國家的總財富便不再是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而祇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了，這就是說，已經不折不扣地減少了三分之一。

戰爭給予人類勞動力的破壞真是叫人害怕的。

在一九一三年，歐洲的人口總數有四〇一、〇〇〇、〇〇〇之多，假如不發生戰爭，則自然增加的結果，到一九一九年應該是四二四、五〇〇、〇〇〇，可是實際上祇有三八九、〇〇〇、〇〇〇人。換句話說，歐洲喪失了三五、五〇〇、〇〇〇人，在全人口中減少了百分之九。戰爭對於歐洲人口減少的影響，最初自然是從人口的直接損失中感覺出來的，所謂直接損失是指前方陣亡和染病而死的損失；第二，是從出生率的減低中感覺到的，因為所有的男子都動員上了火線；第三，則由於死亡率的增加，戰時饑餓，掠奪，等等現象的普遍使得大多數人陷入了更痛苦更惡劣的生活圈子裏，死神的光臨

自然更容易了。

假定我們再細細地想一想，這大量減少的人口是含有怎樣的成分？那我們對於戰爭所造成的人類生產力量的破壞，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更為明晰。在參戰國家之中，首先損失的鉅額人口便是生產能力最大的年富力強的青年和壯年。因此，在戰爭期間，生產技術較高的熟練工人都被不甚熟練的工人替代了。工廠中雇用的有經驗有技能的勞動者一天天減少，這也是間接使參戰各國遭受到的嚴重損失。

戰爭給廣大的受着磨難的民衆帶來了數說不盡的痛苦。武裝起來的工人和農民都變成了炮火的對象，在前線是祇有死亡和不堪忍受的痛苦。在等候着他們。留在後方的工人呢，他們必須爲了一些低薄得叫人挨餓的工資，絞盡他們最後的一滴血汗。在軍事獨裁的情形之下，一切勞動者所感受到的不平和憤懣都是以最不人道的方式被壓制着的。後方的工人經常地生活在時時刻刻有被裝運到前線去送死底恐懼狀態之中。在戰爭的時候，勞苦大衆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忍受饑餓的。

戰爭使一切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矛盾，更加深到頂點。戰爭更擴大了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鴻溝。戰爭使農民大衆完全破產。戰爭對於公務員和小資產階級也逼着他們掉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裏。

「……這次的歐洲大戰，無論從交戰國的任何一方面看，都可說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德國資產階級的發起戰禍，固然是爲了要劫奪人家的領土，要撲滅小國，要執世界金融資本的牛耳，要重行分割殖民地，要用欺騙或分化各國勞動者的手段來挽救動搖的資本主義制度，英、法的資產階級又何嘗不是爲了同樣底目的來參加這戰爭呢？」註

世界大戰的結  
果和資本主義  
的總危機

戰爭是帝國主義整個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東西。資本主義之成爲人類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可以從戰爭中看得清清楚楚。資本主義本身對於人類未來命運的危害與威脅，戰爭也充分地將它暴露了出來。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開始。它使世界的歷史轉入了新的一頁。十月革命在俄國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爆發了。蘇維埃國家代替了黑暗的反動的帝俄政制。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打破了資本勢力的藩籬，樹立了社會主義的旗幟。十月革命可以說是國際無產大衆的社會革命底開端。它把世界分爲兩大對立的陣營，一是行將就木的資本主義陣營，一是方興未艾的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社會機構的第一條裂縫就是這樣造成的。從前到處都是資本主義，現在却有着兩個對立的體系，這兩大尖銳地對立着的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

（註）前掲書，第二十分冊，卷一，頁二九。

系是不斷地在那兒鬪爭的。

自從十月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已不復成爲唯一的統治世界的社會制度了。除此而外，又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就是世界無產大衆的祖國。現在的時代就是資本主義沒落與破壞的時代，也就是無產大衆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勝利的時代！

歐洲大戰改造了世界的地圖。同時也使資本主義各國的力量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無產大衆的革命固然已經宣告勝利，已從資本勢力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其他依然被資本主義勢力統治着的國家，也發生了嚴重的變化。

戰爭徹底破壞了所有參戰國的國民經濟，勝利的國家——協約國——自然想把戰事費用轉嫁爲戰敗國的負擔。然而，在戰敗國之中，祇有德國還勉強過得去，其他各同盟國家，如奧、匈、土耳其、保加利亞等都是非常可憐的。德意志是協約國的主敵，英、法兩國統治者之所以不顧一切地參加大戰，也許可以說，正是爲了要和德帝國主義爭一日之短長。因此，勝利國的第一樁大事就是要解決德國，使她要失可與英、法競爭的歐洲盟主的地位，同時利用長期阻礙其經濟發展的方法——讓德國負擔大部分戰事費用——以保衛勝利國的利益。一九一九年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便是斷送德國許多利益的契約。德

國原有的產煤產鐵的地方都割給了法國，商船必須替協約國裝運貨品，所有的殖民地也不能不忍痛放棄。而最吃重的還是那些以賠款方式向各勝利國所進的年貢，這是爲了抵償協約國戰爭的損失。賠款的總數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是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要許多年數才能還得清。

凡爾賽和約強盜的和平，儘量地瓜分了德國的財物，因此在這次大戰中以德國所遭受的痛苦最爲深刻，最爲淒慘。（奧國因有美國的接濟，故已免於饑荒的窘迫。）

大戰的結果使勝利國之間的勢力關係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美國在大戰中所得的好處最多，因爲她在軍事行動上並不佔據重要的地位，而在各種武器的供給上却取得了鉅大的利潤。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太陽沉下去了。她失掉了支配世界市場的權威，她不能不把這第一把交椅讓給她的年輕的競爭者——美國。英、美兩國的矛盾就是整個戰後時期中帝國主義矛盾轉動的樞紐。

原有的競爭者，特別是英國和德國，既在互拼死活，美國自然可以從中漁利，把她的勢力伸張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裏，這道理是很明顯的。

作戰的國家不能無限制地取給於自己所有的煤礦，油礦，銅鐵，麵包，衣服……來滿足日漸迫切的



戰時需要。於是這鉅大的主顧便找到美國來了。同時，南美、亞洲諸農業國的市場也是開放的。戰前這些市場所容納的工業製造品差不多盡是英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貨物。在作戰期間，歐洲各國自然不能再將工業品運到這些市場上去銷售。其勢非讓美國的工業和農業獲得空前的發展不可。美國已經變成全世界最富的國家了。戰爭的結果是把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從歐洲移到了美國。

在大戰以前，美國的工業尙未在整个經濟部門中嶄露頭角。一九〇五年，美國輸出的農產品價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出的工業品則祇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時，美國的工業便有了驚人的發展。在一九一四年，美國工業所生產的商品總值二四、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一八年即增至六二、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在作戰期間，絲織品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鋼的生產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煤和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石油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海輪的製造增加了不止十倍，汽車的生產也加多了一倍。美國的轉變為輸出製造品的工業國家便是大戰的賜予。在一九一九年，美國所輸出的製造品值二、〇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祇有一、四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是消費品和原料。

雖然，美國的農業在大戰時期也是有着充分的進步的。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間，農產品的收穫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牛的數目增加得更多。

歐洲大戰使得美國變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在大戰以前，最富的國家是英國，她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無論在那一塊地方——包括美國——她都有着資本，所有的國家都欠英國的債。英國的貨幣——英鎊——是全世界最靠得住的貨幣；我們簡直想像不到英鎊的地位會一落千丈的。戰爭把這些情形完全改變了：英國在戰爭中喪失了她的大部分財富，於是她就祇能眼看着美國變為世界的首富，自己屈居第二位。

從一九一五年起到一九二〇年止，美國出超的總數是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換句話說，她所供給歐洲作戰國家的貨品要比她從歐洲各國得來的貨品多一百八十萬萬元。這樣一筆大的數目，美國是怎樣得來的呢？

第一，美國的企業，從前屬於歐洲的資本家的，現在都變成了美國自己所有的了。這筆數目就有三十萬萬元到五十萬萬元左右。其次，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全世界的現金準備都集中在美國；作戰的國家爲了要從美國得到大量的軍火接濟以及大量的維持士兵及國內人口所必需的糧食等消費品，自然

不能不放棄了他們的現金準備。最後，單說協約國對美國所欠的債務也有一百萬萬美金。英國可以從她的債務國得到十六萬萬英鎊，可是其中九萬萬英鎊她必須歸還美國。根據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所訂的戰債協定，上述各協約國以及其他國家所欠美國的債務，連利息在內，一共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多。英國的老協約國却減少到祇要負擔英國必須歸還美國的債款就行了。

至於德國的賠款，原來所規定的是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一九二四年的道威斯計劃認為德國賠款總數應打一折扣，但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二九年止，德國必按年償還二十五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國際間又採取了楊格計劃來代替道威斯計劃，規定德國須年付十九萬萬馬克，共付五十九年。楊格計劃祇實行了一年零十個月。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一日，美國的胡佛總統又提出准許延付一切戰債及賠款一年的主張。

德國全部現金賠款的數目約合六四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德國的賠款問題和各協約國間的戰債問題形成了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同時也是資本主義陣營中的一個爭執的焦點，矛盾的中心。美國對於賠款問題是保持不干涉的態度，因為這在她看來是歐洲各國內部的問題，和美國不相干的。然而她對於戰債的追索却一步也不肯放鬆。

經濟恐慌的發展，事實上不能不使所有的賠款和戰債的償付暫時停頓起來。這是很明顯的，債務的停止償付必然的會引起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更尖銳的對立。

資本主義  
總危機的  
三個時期

資本主義的沒落在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徵象。這是各國的無產大衆爲打倒獨裁政治，爭取社會主義起來作革命的鬥爭底時代。

帝國主義戰爭結束以後的幾年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迅速地解體和無產大衆與資產階級猛烈鬥爭的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裏，有許多國家都發生嚴重的內戰。因爲戰爭破壞力量的鉅大，物質生活以及經濟基礎的毀損都達到了空前的淒慘的境地。一切資本主義的矛盾漸漸集中起來了，大衆對於現狀的憤懣的情緒也獲得了普遍的開展。中歐國家多半打起了革命的信號。一九一九年匈牙利一度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可是不到幾個月又不幸夭折了。巴伐里亞也有幾個星期採行過蘇維埃的政治制度。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經濟恐慌，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捲進了更尖銳的矛盾的漩渦。在這幾年之中，祇有蘇聯才排除了一切白俄和國際資本階級的勢力，努力於國家光明的建設。國內的內戰在蘇維埃勢力的勝利和鞏固之下完全結束了，一切企圖阻礙社會主義實現的陰謀也全被大衆鐵一般的巨手所粉碎。指揮世界革命的總

機構——共產黨國際——已完全成立。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也都個別地進行着革命黨的組織，曾經被社會主義的叛徒，第二國際，沾染了泥土和鮮血底革命的社會主義旗幟，又到處飄揚起來了。

由於叛逆的社會民主黨的援助，有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便很容易撲滅了無產大眾的革命行動。一九二三年德國的革命，無產大眾之所以失敗，正是爲此。第一個時期一方面，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的勝利，一方面是西歐各國無產大眾暫時的失敗。

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擊退了勞動階級的進攻，他們自己倒採取了攻勢。於是，第二個時期便開始了，這一時期是資本主義國家獲得局部穩定的時期。因爲大戰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凋敝，資本主義各國都急乎有努力於「重新建設」的必要。而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時期。

資產階級擊退了勞動大眾的進攻，就開始來包紮他們在世界大戰中所受到的創傷了。他們治傷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把整個帝國主義國家互相殘殺的責任和負擔轉嫁在勞動階級的肩上。資本主義之所以能獲得暫時的局部的穩定，就完全是以大多數人民生活程度的降低爲其代價的。在少數國家裏由於戰時以及戰後的不安所引起，來幣制的混亂又重新穩定了下來。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的方法

也使用得很有效果。所謂合理化也者，無非是對於勞動者剝削之效率的增加。當然，這是多半靠了生產技術的改進而完成的。資本主義的合理化減少了勞動者的雇用人數，然而每一個勞動者的生產力却被增加了。於是許多的勞動者都躑躅在街心，再也找不到工作做了。那些留着有工做的勞動者呢，他們的工作加重了兩三倍，爲了資本家的利潤，他們得使出他們所有的勁兒來！

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畢竟是暫時的現象。它祇能在極短的期間沖淡當前資本主義的一小部分矛盾，它並不能絕對解決這些矛盾；反之，這些矛盾往往一年比一年表現得更加尖銳，更加深刻。

資本主義穩定的特徵，就是各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性的增加。有些國家能即刻將大戰所受的創傷恢復過來，有些國家並不能即刻恢復過來。各國通貨的穩定，生產機能的暫時的復原，也有時間遲早的差別。所以，在資本主義穩定的幾年中，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却造成了以後種種矛盾的泉源。

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現象同時產生的，便是蘇聯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歐洲大戰以及內戰賜給蘇聯的經濟上的創傷，在一個比較很短的時間內，便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恢復過來了。蘇聯國勢的增長和鞏固愈更的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素來忍受着帝國主義之蹂躪的殖民地國家，都起來和他們的剝削者鬪爭了。中國的革命儘管不

絕地遭受着挫折，總不會讓帝國主義安閒地休息。一會兒的印度以及其他英法屬地的革命也在正繼續不斷地開展着。帝國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如今是格外的變得尖銳了。世界經濟的中心已經轉移到美國，美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剝削者，這自然也加深了美國人與歐洲人——特別是英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英、美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就是世界帝國主義陣營中內部傾軋和鬭爭的總關鍵。有許多國家，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間，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又回復到戰前的姿態，所以，他們彼此之間的市場爭奪戰也愈演愈烈了。

這就產生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便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愈更的尖銳化。我們如果拿一九二七年的情形和一九一三年相比較（以一九一三年為基年），則全世界所產的油佔300%，鐵佔102%，鋼佔127%，棉花佔125%，小麥佔110%，裸麥佔93%。一九二八年產量增加的產商還要多。在大戰以後的十年中，資本主義更超過了它在戰前的發展限度。不過，同時，個別國家內部以及彼此之間的資本主義矛盾也有了長足的發展。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個時期就是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或局部穩定根本發生動搖的時期。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震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經濟基礎，於是資本主義的穩定也就到了它的末日，一九三二年秋天舉行的E.C.C.I.

第十二屆大會對於這一事實，曾有非常詳細的分析。

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增加了資產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的剝削，間接也就是加深了階級與階級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施行合理化政策的結果是許多老式企業的逐漸倒閉，以及雇用勞動者人數的逐漸減少。慢性失業的恐慌自然是無可避免的歸宿。因此，即在少數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中，勞動階級的景況也是十分困苦的。

譬如，以至世界最富饒——改良主義派認為是人間天堂——的美國來做例子，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間就發生了如下的變化：工業，農業，以及鐵路事業所雇用的勞動者減少了百分之七；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勞動的生產力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在這幾年之中，上述三類企業雇用的勞動者所減少的人數，竟有二百萬之多。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經被商業以及其他人事服務的職業所吸收了，可是大多數還是無事可做的。

在德國，一九二九年失業的人數至少在三百萬以上。以後的幾年，因為實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政策，產業後備軍（失業者）的人數就愈更的增加了，即在以後工業生產相當恢復其繁榮的時候，德國的失業人數也還在一百萬或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在這些失業的隊伍之中，至少有五十萬或一百萬人屬



於長期的失業，他們的景况簡直是毫無希望的。這些是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真正的犧牲者，他們的精力整個兒被抽光了，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被遺棄在街上！

資本主義國家，以合理化的方式造成的失業者總數共計約有一千萬人。這和死在世界大戰的人數簡直相差無幾！正像戰爭的犧牲者一樣，他們也是被資本主義判處死刑的，所不同的祇是：叨資本主義的光，他們可以死得「和平」一點，死得比較慢一點！

勞動階級的貧困是和生產的技術改進並駕齊驅的，一方面把許多勞動者從工廠裏踢到街心，一方面，又大量地增加商品的生產。商品數量大量增加的結果，往往超過了本國市場所能容納的限度，於是就祇有向外發展，到殖民地的大衆身上去想法子了。生產能力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減低終於是要互相衝突的。商品變賣的困難，逼得各國的資本家不能不採取野蠻地爭奪國外市場的唯一的方法。

在第三個時期中，生產力發展與市場緊縮之間底矛盾更加表現得尖銳了。由於國內國外之矛盾的交相煎迫，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自然無法再在整個體系的極度恐慌之下延長下去。所以，跟着第三時期到來的，便是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底空前的危機。

同時，在蘇聯，則已由戰後恢復景氣的時期進到積極建設的時期。偉大的五年計劃亦已逐步趨於

實現國民經濟的建設，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農業之採取集體經營的方式——一切都表示着佔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戰後的第三時期加深了兩大體系——垂死的資本主義體系與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對立和鬭爭。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進步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受經濟恐慌打擊之狼狽底對照之下，資本主義體系的絕無希望以及社會主義體系的欣欣向榮是非常明白的事。

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時期，資產階級的走狗和社會民主黨的信徒們都竭力想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在大戰中所受的創傷已全部復原，而且已經克服了戰後經濟恐慌的襲擊。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最有生命，最有力量的「一種制度」，它的前途有無限的光明。社會民主黨的黨人，爲了要取媚於資產階級，居然老着臉皮承認：資本主義繁榮的時期已經到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不怕什麼戰爭與恐慌。

機會主義者也附和這種爲資產階級辯護的學說，不過他們所取的方式比較不甚露骨罷了。右派機會主義者，整個兒把社會民主黨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搬進他們自己的嘴裏。在第二個時期過渡到第三個時期的時候，右派機會主義者曾表示：第三時期並不是資本主義穩定階段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穩定階段的延長。他們支持美國必將恢復繁榮的理論，認爲美國是「例外」的，美國可以不受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影響，所以，照右派機會主義者的見解說來，資本主義的穩定是永久不變的。托洛茨基派最初也是發表了所謂「左派」的意見，否認資本主義穩定的重要性的，然而不久他們的聲音又加入了那些歌頌資本主義永遠穩定的合奏。大多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甚至根本否認了目前世界經濟恐慌的存在，托洛茨基派與右派機會主義者的不同就僅僅是他們還承認當前的世界恐慌的事實是存在的。

即在資本主義穩定的時期，蘇聯的共產黨已經預先料到新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意見是完全根據了革命的卡爾·伊里契主義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演繹得來的。史泰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舉行的第十五屆蘇聯共黨大會中所提出的報告，也特別鄭重地說明：「從穩定中生長出來的是資本主義的不斷的恐慌。」他說：

『在上屆大會中，我們已經指出，資本主義也許可以回復到戰前的水準，也許可以超過戰前的水準，也許可以將它的生產更合理化，但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穩定就可以因此而延長，資本主義可以恢復到戰前的穩定。反之，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穩定，正因為一方面生產擴張，商業發展，技術改進，生產能力加大，一方面世界的市場並沒有因為個別帝國主義集團勢力範圍的伸張有怎樣的擴大——正因為

爲這些緣故，世界資本主義之最深刻的最尖銳的恐慌才跟着新的戰爭危機威脅着資本主義的穩定性。暫時的穩定引起了資本主義恐慌的加深，資本主義的日漸加深的恐慌又打破了穩定的局面，——這就是現階段資本主義之辯證的發展。」

以後，事實的發展證明了史泰林估計的絕對正確。差不多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底，「世界資本主義之最深刻的最尖銳的恐慌」果真到來了。這一個恐慌粉碎了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夢，一切社會民主黨對於資本主義的辯護，一切機會主義的理論。這一個恐慌表示了蘇聯共黨對於第三時期估計的百分之百的正確。正如一九三二年秋天U.C.C.I.第十二屆大會中所分析的一樣，目前世界恐慌發展的結果是必然的將結束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命運的。

法西主義  
與社會民主主義

在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情形之下，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以最尖銳的姿態表現出來的。在這一新的環境中，資產階級意識到他本身將有沒落的一天，於是對於勞動階級便不惜使用種種苛刻而殘酷的方法，加緊他的壓迫。在少數的國家裏，資產階級打退了戰後勞動階級的進攻之後，就即刻樹立了獨裁政制。（例如意大利和匈牙利）德國法西斯蒂獨裁政權的建立則還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希特勒上台以後的事。

資產階級的統治者漸漸覺得比較晦澀的資產階級獨裁方式還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因此，都走上了法西斯蒂獨裁的路。它取了流血的方法來壓迫勞工運動，同時又運用了恐怖的手段來對付任何勞動階級的分子和他們的組織。這一切都表示出資本主義本身的動搖，以及資產階級對於未來的惶恐。

資產階級公然樹立起來的法西斯蒂獨裁政制，絕對地可以說是代表了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特徵的。法西斯主義爲了要替資產階級築成一座防禦勞動階級進攻的堡壘，因此，對於小資產階級，農民，公務員，書記，小商人，以及智識分子等就無不採取強硬對付的手段。它拼命地煽動那些勞動階級中的落伍分子。它動員了一切背叛其階級利益的黨徒。它領導起擁護資本主義的瘋狂的運動，然而它却戴上了反資本主義的面具，高擎反資本主義的旗幟。這種含糊糊糊的反資本主義的口號就替法西斯主義成了一種很重要的任務：許多生活很困苦然而思想不甚健全的小資產階級便都上了當，被法西斯主義收買去了。

「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滅革命的勞苦大眾的先鋒隊，——無產大眾的領導者。煽動，腐化，白色恐怖，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的野心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質。在資產階級感受深刻的恐慌的

襲擊時，法西斯主義就提出了反資本主義的動人的口號，但一到整個國家的政權搶在手裏之後，這些反資本主義的口號便全被拋開，而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反變成了衛護大資本家的恐怖的獨裁者了。（註）

在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時期，社會民主主義也盡量地施展了它的欺騙手段。機會主義的墮落的習氣在大戰以前就已經深深地滲透了第二國際的政黨。世界大戰不過是顯明地將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對於勞動階級的欺騙整個兒暴露出來罷了。在大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更變成了壓制勞動者的一種最大的勢力。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社會民主黨都是以不斷地採取最無恥的壓迫革命的勞動階級先鋒隊的鬭爭，來解救其本國資本主義的厄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所有的資產階級自然都走上了擁護法西斯蒂獨裁的路。對於社會民主黨，正像對於法西斯蒂黨一樣，最危險的敵人就是革命的無產大眾。因此，社會民主黨握權的時候，壓迫無產大眾革命勢力的方法簡直和法西斯蒂的恐怖手段沒有什麼分別。社會民主主義實際上往往是替法西斯主義開路的，德國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目前，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功用就無非是要把勞苦大眾為反抗帝國主義而團結起來的力量分解開來。爲了要達到分裂大眾反帝鬭爭的統一戰線的目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不惜替代帝國主義作

（註）第三國際黨綱，頁一九。

蹂躪勞動階級的工具的。」(註)

資產階級，因為急乎要挽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破產，祇要是能夠壓制無產大眾之革命的手段，他是無不願意採納的。有時他採取了公開的法西斯蒂獨裁的方式，有時則採取陰毒的社會民主主義，因為社會民主主義對於欺騙或出賣勞動階級的經驗是很豐富的。

「靠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幫助，法西斯主義簡直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戰鬥的組織。客觀地看來，我們說社會民主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比較溫和的一個支派，也不能算錯。假如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切實底幫助，資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決不能克服一切，掌握國家的大權的，同時假如沒有資產階級的戰鬥組織底幫助，社會民主主義也一樣不能克服一切而掌握國家的大權的。所以，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是互相衝突，而是互相助長的，他們不是對立的人而是一對雙生子。」(註)

### 【複習問題】

(註)前揭書，頁一八。

(註)史泰林，論國際情勢，頁六——七，蘇聯版。

- (一)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原因是什麼？
- (二) 世界大戰造成了怎樣的凄慘的景象？
- (三) 戰後，得利最多的是那一國？
- (四) 戰爭的結果怎樣改變了列強各國的實力？
- (五) 什麼是資本主義總的危機？
- (六) 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第一期的特徵是什麼？
- (七) 何以資本主義的穩定期是暫時的，局部的，動搖的？
- (八) 第三期的特徵是什麼？
- (九) 法西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是什麼？



## 第十一章 現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

資本主義總  
危機中的  
經濟恐慌

眼前，震撼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恐慌已經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威力了。

眼前的恐慌乃是從帝國主義戰爭結束以後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產生出來的。它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的沒落和崩潰，戰爭和無產大眾的社會革命。

這次恐慌和過去所發生的資本主義恐慌在客觀形勢上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如今已樹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蘇聯。整個世界的變動都完全為這兩大體系——垂死的資本主義體系和勝利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對立和鬥爭所決定的。一方面，我們看到恐慌的鉅潮不絕地衝擊着資本主義國家的動搖的基石，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和社

會主義經濟的進步。這兩大體系的鬥爭更使資本主義的恐慌發展到極端尖銳的頂點。蘇聯的存在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永遠是一大威脅。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國家裏無數胼手胝足的勞動者祇有推翻資本主義體系，樹立了社會主義的旗幟，才能避免種種奴役，壓迫，貧窮，以及顛沛流離的痛苦。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帝國主義戰爭及其造成的後果，如今已加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潰，打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平衡；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已不復能代表唯一的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產生了社會主義體系，這社會主義的體系正在發榮滋長，它的存在是足以腐蝕而且動搖資本主義的根本的。」

一九二九年的秋天，世界經濟恐慌差不多是同時在兩個社會經濟情形相反的地方——東南歐的落後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和現代資本主義最先進的美國——出現的。恐慌之傳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即以此兩地爲其中心。

這次的恐慌所給予現代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打擊是很小的。多少年來資本階

級的走狗們以及社會民主黨的信徒們所奉爲天經地義的道理都被這鉄一般的事實所粉碎了。美國的『繁榮』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麼美滿，『繁榮』本身也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麼可以垂之萬世而不朽。

眼前的恐慌是戰後第一次世界經濟恐慌。它在各國的發展是遲早不同的，有的早，有的遲。各國所受到的打擊底輕重也各不相同。然而，恐慌的鉅潮沒有輕輕放過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却是一致的事實。因此，不管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受不平衡發展的支配，眼前的經濟恐慌總是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數掌握在它的鉄腕之中的。

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顯呈着沒落的傾向的時候，恐慌往往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繁榮或國民經濟向上發展時期之後才發生的。眼前的恐慌全然與過去所發生的恐慌不同。眼前的恐慌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漸漸恢復起來的那一階段中產生的。

經濟復興的趨勢，各國開始和終止的時期並不一致，然其爲時的短促則沒有兩樣。在德國，一九二七年是經濟復興的一年，但到了一九二八年又衰落了下去。在波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亦算是經濟相當復興的時期。日本的經濟復興是在一九二八以及一九二九年的年初。英國，澳洲，巴西諸國則

甚至在恐慌到來以前，根本沒有經濟復興的現象；她們在恐慌發生以前的經濟情形完全是停滯的。

史泰林對於近年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在他的蘇聯黨第十七屆大會的報告中會有詳細的描述，他說：

「就經濟的現象而論，最近的幾年可以說還是世界經濟恐慌繼續不斷支配着資本主義世界的時期。世界的經濟恐慌不但影響了工業，同時亦影響了農業；不但在生產方面和貿易方面顯示了它的無比的威力，在信用和貨幣的流通方面亦施展了它的神通廣大的本領，國際間原有的信用和貨幣關係，在恐慌時期是完全被顛覆了的。

「從前，還有人在那兒爭辯究竟有沒有世界經濟恐慌這回事，現在當然不會再有人辯論這些無謂的問題了，因為恐慌的存在以及由於恐慌所引起的種種不幸的結果已經是衆目昭彰的事實了。如今爭辯的中心已轉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究竟有沒有解除恐慌的辦法？假如有，這辦法應該向那裏去找？」註

生產過剩

正像資本主義體系所有的恐慌一樣，眼前的恐慌最主要的便是生產過剩的恐慌。

（註）史泰林，蘇聯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報告（第十七屆大會），頁七。

的恐慌

——所生產的商品超過了市場所能容納的限度。

「這就是說，紡織品、燃料、製造品、食料等等商品，生產得太多了，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便不能從收入很少的主要消費者——勞苦大眾——那兒換到現錢。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般勞苦大眾購買力的降低已經是低到無可再低的限度了，資本家祇有聽憑那些『剩餘』的商品，如紡織品、五穀等，儲積在舖子裏，有時爲了要維持商品的高價，往往不惜大批的將那些『剩餘』的商品燒掉！緊縮生產，開除勞工，其結果勞苦大眾祇有忍受着饑餓、貧苦，因為所生產的商品實在太多了。」<sup>(註)</sup>

生產過剩的恐慌所包涵的內容是銷路的短缺，市場的緊縮，工廠的倒閉，生產的減少。大量的商品賣不出去，其勢自然祇好儲藏起來。許多原料、工業品、農產品都堆滿貨棧。這些貨棧對於市場也是一種壓力。爲了維持商品的高價，資本家往往祇能將那許多儲積起來的好好的商品毀了。跟着商品的生產也就不能不盡量緊縮。這些方法祇能在一個極短的時期內維持若干商品的高價。終於是抵不住經濟恐慌之鉅潮底襲擊的。銷路短缺，市場緊縮，商品積儲的必然結果就是價格的低落。在現代的獨佔資本主義之下，規模比較鉅大的獨佔組合都是努力在維持着商品的高價的。因此，價格低落的現象就很少。

有什麼一致性。大托辣斯和大卡特爾儘管竭力支持着他們那些商品的高價，其他商品的價格依然不免以極快的速率減低下去的。

銷路的短缺，商品的積儲，價格的低落又必然的將引起生產的減縮。生產減少的現象所造成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第一是失業隊伍的增加。其次是各種企業生產能力的不能盡量發揮。因此，生產的成本增加了，賣出去的商品的價格則依然無法增加。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的環子斷了，破產的多了，信用和金融的恐慌也就自然而然的跟着爆發起來。

資本家把成千上萬的勞動者拋棄在街心上，失業的人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最好的也不過能得到一些乞丐似的布施。那些微幸留着有工可做的人們呢，工資已經大大地減低了。勞動者的收入一天比一天減少。一般人民的購買力亦日見萎縮。同時，農業恐慌又減少了農業生產者的收入。農民大眾的破產，流離，也跟着到來了。

國內市場的緊縮逼得各國的資本家不能不瘋狂地爭奪國外的市場。所謂國外的市場，或者是指其他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家，或者便是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農業國家。每一個工業國家的資產階級總是要築起本國市場的藩籬以抵制外來勢力的侵入的。爲了達到目的，他們可以提高若干種商品的

關稅可以禁止若干種商品的進口。至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農業國家則因為農業恐慌的掃蕩以及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的加緊，她們的市場破壞的破壞，緊縮的緊縮了。這一切都足以引起國際貿易的衰頹，市場競爭的劇烈，資本主義國家矛盾之充分發展的。

最強烈的  
最遲延的  
恐慌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發現過許多次恐慌的，可是從來沒有一次像眼前的恐慌這樣深刻而且尖銳的。無論就恐慌波及的範圍，來勢的輕重，時期的久暫來講，眼前這次的恐慌都遠在以前各次恐慌之上。

「目前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裏橫行着的經濟恐慌和以前各次恐慌的不同，就在它時間的延長。從前，每一次恐慌至多不過一兩年，目前的恐慌則已到了第五個年頭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元氣已被斷喪殆盡，歷年所積儲起來的一點脂肪質也全被消耗了。目前的恐慌是所有恐慌中最嚴重的一個，這是不足為奇的。」

一切基本的經濟現象都可以作為證明這次恐慌之深刻和尖銳底指數的。從這些指數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生產的低減，失業和工資減削的程度，商品價格的降落，國際貿易的衰頹，證券市價的慘跌等

等。總之，這次恐慌是打破資本主義歷史上所有恐慌的記錄的。

從下面所列的百分比比較表中就可以看出眼前的恐慌和已往各次恐慌有怎樣的不同的。

恐 慌 時 期	世界生鐵的產量		美國建築工業		世界對外貿易		證券價格		世界商品價格的降低	
	美國	法國	美國	法國	美國	法國	美國	法國	美國	法國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	八·九	—	—	—	五	—	三〇	—	二〇·二	—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	一〇·〇	—	—	—	四	—	二九	—	二〇·四	—
一八九〇——一八九二	六·五	—	—	—	一	—	—	—	—	—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	二三·〇	—	—	—	七	—	三七	—	〇·八	—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	四三·五	—	—	—	—	—	四一	—	二一·〇	—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	六六·八	—	—	—	六〇	—	七五	—	四七·〇	—
		八五·二					二五			

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從來沒有一次恐慌有像這一次的恐慌似的讓生產的減縮達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在已往的恐慌中，生產減縮到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就算是很驚人的了，現在呢生產的減縮已成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趨勢——減縮的比例從三分之一變爲五分之一，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甚至有減縮一半的現象。



這種生產的空前的減縮，無疑的將使資本主義國家落後許多年代。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中個別的工業部門的情形來證明的。下列一表即用以表示過去生產情形與一九三二年相等的年份：

國別	煤	生 鐵	銅	棉花的消費
美國	一九〇六	一八九八	一九〇五	一八九三
英國	一九〇〇	一八六〇	一八九七	一八七二
德意志	一八九九	一八九一	一八九五	一八八九

由此可見在這次恐慌時期中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基本工業已經落後了二十五年到四十年。

生產的減縮是和大量的失業同時存在的現象。講到失業的嚴重，眼前的恐慌又是遠在已往諸恐慌之上的。一九二一年的失業人數上了一千萬，當時已認為是一個可驚的數目，萬萬想不到在眼前這次恐慌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會有四五千萬之多。

這次恐慌的性質何以如此嚴重，遷延的時期何以如此長久呢？在蘇聯第十七屆黨大會的報告中，史泰林曾有詳細的分析，他說：

「第一，我們可以這樣解釋：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避免工業恐慌的打擊，因此，其中一部份國家就無力供給另一部份國家的浪費。

「第二，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聯合了起來影響所有的農業國和半農業國，而農業恐慌發展的結果又加重了工業恐慌深刻的程度。

「第三，在這一時期中農業的恐慌愈更的表現得尖銳，所以各部門的農業生產都不能避免遭受嚴重的影響，本來可以使用機器耕種的，現在祇能用人力來耕種了，本來可以使用牽引機的，現在必須用牛馬來替代，人工的肥料不能充分的利用，有時甚至必須完全放棄這種加肥的方法，這也是足以使工業恐慌的時期延長的一個因素。

「第四，支配工業生產的獨佔卡特爾竭力維持着商品的高價，其結果恐慌的程度便愈更的加深，因為商品的價格既然很高，社會自然無法大量地吸收。

「最後的一點，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記住：工業恐慌乃是從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中產生出來的。當一般的恐慌發生的時候，資本主義已不復能像大戰或十月革命以前似的在國內或殖民地上保持他的實力和穩定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也因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摧殘祇能以滯

緩的方式進行它的生產，失業的隊伍一天一天擴大，它本身也不復有挽救的能力了。

「這些就是決定眼前工業恐慌之所以延長的條件。」(註)

生產的既

減

無論在那一個經濟部門中，生產過剩的恐慌所引起的結果總是生產的銳減。自從一

九二九年的秋天起，資本主義國家中便普遍地發現了生產停滯和生產減縮的現象。

在資本主義的圈子裏，所有的國家都發生了生產減縮的情形，祇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各部門的生產才是逐步增加的。

這兒有一些根據官方統計所得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趨勢不同。(錄自史泰林的蘇聯第十七屆黨大會報告)

工業的生產總額(以一九二九年為基年之百分比分配)

國別	年份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蘇聯	≈	一〇〇	一二九·七	一六一·九	一八四·七	二〇一·六
美國		一〇〇	八〇·七	六八·一	五三·八	六四·九

(註)前揭書頁九—一〇。

英國	一〇〇	九二·四	八三·八	八三·八	八六·一
德意志	一〇〇	八八·三	七一·七	五九·八	六六·八
法蘭西	一〇〇	一〇〇·七	八九·二	六九·一	七七·四

這張統計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它告訴我們，在最大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生產都有大量的減低，蘇聯的工業生產反增加一倍以上。

第二，它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的低減以一九三二年為最甚，生產總額減少三分之一，一九三三年略有起色，然而一九三三年的生產比起一九二九年的情形也還減少了四分之一左右。

第三，它告訴我們，恐慌所給予各國的打擊並不是均衡的，其在各國所造成的影響也大不相同。

可是，我們必須記住，在恐慌開始的時候，各國的情形也是不一致的。從上列的統計數字看來，似乎英國的生產低減的趨勢最為和緩，其實，這是錯誤的。假如我們再拿這些國家現在的水準和戰前的水準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英國的情形並不是最有利的。請看下表：

工業的生產總額（以一九一三年為基年之百分比分配）

國別	年份	一九二二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蘇聯	一〇〇	一九四・三	二五二・一	三一四・七	三五九・〇	三九一・九	
美國	一〇〇	一七〇・三	一三七・三	一・五・九	九一・四	一一〇・二	
英國	一〇〇	九九・一	九一・五	八三・〇	八二・五	勿八五・二	
德意志	一〇〇	一一三・〇	九九・八	八二・〇	六七・六	七五・四	
法蘭西	一〇〇	一三九・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九六・一	一〇七・六	

從這一統計表中，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英德兩國的工業生產是遠不如戰前的變形的。美國的工業，一九二九年曾達到相當於戰前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一七〇底高度，目前則僅僅超過戰前生產水準的百分之十。同時，蘇聯則幾乎比沙皇時代俄國的工業生產大四倍。

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銳減的現象所指示我們的是：生產力的空前浪費。勞苦大眾血汗造成的生產品，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並沒有充分地利用。大部分的鑛產不能進行熔鍊，大規模的工廠不能盡量生產，巨型的企業不能迅速發展，所有在各大企業的投資也變成了一種浪費。這些都是資本主義體系下一般恐慌的鮮明徵象。

譬如，在美國，我們就可以看到大部份工廠都沒有盡量發揮其生產能力的實例。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年初，美國對於煤礦的開發所盡的能力祇佔其所有能力的百分之六十八，油井的探鑿佔百分之六十七，油的提鍊佔百分之七十六，鐵的熔化佔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汽車的製造不到百分之五十，機器的製造佔百分之五十五，紡織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七十二，有些工業部門，生產能力的使用，比例上更是低弱，例如複寫紙的製造工業祇佔百分之五十，麵粉工業佔百分之四十，羊毛工業佔百分之三十六。可見，即在恐慌尚未發生的時候，許多比較重要的基本工業都還不能發揮它們全部的生產能力。恐慌以及生產低減的現象普遍地發生以後，各大企業的工作能力自然更加不能充分利用了。

在美國，一九三二年十月的時候，全國的鋼鐵工廠祇有百分之十三的機器，汽車製造工廠祇有百分之十一的機器，依然在工作，其餘的都停了。德國的情形也相彷彿，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所有的工業都祇運用了百分之三十六的能力進行着生產，在重工業方面，百分比還要小。

四年之內，美國有六十個熔鐵的爐子都先後被毀棄了。一九三一年，可以鍊鋼七十一萬噸的十二個大爐床以及十三個碾鐵廠也完全失去了作用。在德國，也有二十三個熔爐和三十八個爐床被毀棄了的。

在布爾喬亞的報紙上我們隨時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工廠倒閉的特寫，機器間和貨棧關上了大門，鉅大的起重機積滿了塵埃，鐵路的支線長滿了青草，運貨的輪船以及工廠的煙囪也都變成了多餘的裝飾品。即在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現象亦普遍地存在着。

國家收入的  
每種和國家  
財富的減縮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緊縮，以及對於交通運輸需要的轉弱，同時亦涵有另一種重要的現象，那就是每年所生產的總價值底減少。所以，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國家每年的國家收入是有逐漸降低的趨勢的。

在恐慌鉅潮的襲擊之下，有着逐漸減縮之趨勢的不僅是國家的收入。停止了工作的工廠會漸漸毀壞，不加修葺的房屋會漸漸變為不能住人，無人照管的機器會漸漸變為不能使用，賣不出去的大量商品也有其他的方式會把它們化為烏有。幾十年來以勞動者的血汗構成的國家財富都將遭受這無謂地浪費的厄運。

一個國家所有的工廠，建築機器，設備，原料，製造品的總值，我們通常稱之為國家的財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所謂國家的財富顯然並不屬於國家。反之，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的財富差不多盡為少數寄生的剝削者所操縱，這和大部分國家收入並不落在大眾手裏，而落在少數不勞而獲者手裏的情形正

是沒有半點差別的。

下面有一張統計表，從這張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恐慌的最初兩年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財富和國家收入，減縮的程度何等深刻。（單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別	國家財富		國家收入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一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一
美國	四〇〇	二四〇	九〇・〇	五四・〇
英國	一一五	六九	一九・〇	一一・四
德意志	八〇	四八	一五・五	九・三
法蘭西	六八	五一	九・〇	六・七
意大利	三〇	一八	五・〇	三・〇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在恐慌的兩年之中，最主要的五個資本主義國家喪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國富（在恐慌第一年的六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財富中，喪失了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了）。他們的國家收入也從每年收入一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減為每年



收入八四、四萬萬。〇〇〇、〇〇〇元了按比例來說也有百分之多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這次恐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已造成了一種空前的普遍的淒涼景象。同時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毀滅無數財富以及驅使大眾受餓的醜惡。

在減少國家收入，毀滅國家財富的程度上，目前的恐慌是勝過以前所有的恐慌的。祇要隨便舉些數字，我們就可證明這說得出來，譬如，在一九〇一年的那次恐慌，德國的國家收入減少了百分之六，一九〇七年的恐慌，德國的國家收入減少百分之四，英國則減少百分之五。

失業和勞動階級的生活情形

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的巨担整個兒是落在勞動階級的肩上的。恐慌所賜給勞苦大眾的除了生活的痛苦，失業的普遍，剝削的加深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與世界大戰同時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個很大的貢獻，那就是失業人數大量的增加。在大戰以後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裏，失業的人口都佔着相當鉅大的比例。產業後備軍在從前繁榮的時期簡直可以說是不大找得出的，可是到了大戰之後，它就變成常備軍了。這失業者的常備軍人數比恐慌開始以前要大得多。所以，英國自從一九二〇年起，失業者的人數就沒有少過一百萬。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間，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採行合理化的制度，失業的人數就愈更

的加多了。這道理是明顯的：每一個勞動者工作加緊，效率提高，資本家自然就可以節省那些僱傭勞動力的開支。這對於資本家是合乎「經濟」原則的，可是成千成萬的勞動者却因此被感覺到「多餘」的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英國的失業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八，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復增為百分之十二；在同一時期內，德國失業者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是百分之六·三，和百分之二·二·三——即有二、六二二、〇〇〇人失業；在美國，一九二七年失業者有二、一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八年底一九二九年初便增加到三、四〇〇、〇〇〇人之多了。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恐慌也引起了失業人數的大量增加。因為在恐慌的時期，生產的減縮成了必然的趨勢，生產一減縮，許多勞動者自然就無工可做了。同時，資本家在經濟恐慌的壓迫之下對於勞動力的使用更注意其合理化，僱傭沒有被捲入失業漩渦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也一定更為淒慘。

在目前這次經濟恐慌，失業人數的鉅大是資本主義社會有史以來所從未經驗過的。據最保守的估計，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失業者也有四千五百萬人之多。何如我們連失業者的人口算在裏面，那末失業者的人數也許抵得過全美國的人口。這兒我們得注意：短工——每星期受僱一天或兩天者——的失業人數還沒有包括在這四千五百萬人之內。此外，最後一塊麵包都被恐慌巨潮帶走了。

的殖民地勞苦大眾，也有着規模浩大的失業隊伍。這些如果也加到四千萬上面去，那就很可觀的了。總之，在恐慌最甚的幾年中，世界各國的失業人數都增加了四五倍，有些國家還不止四五倍。

我們在引證失業人數的統計數字時，必須注意到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失業問題是沒有精確可靠的統計的，通常她們所提供的統計材料總是故意把失業的嚴重性估計得特別低。

像美國這樣統計比較完備的國家裏，對於失業人也還不曾發表過官方的統計。可是鉄一般的事實終於是難得加以盡情的隱瞞的，布爾喬亞的報紙會記載過，在恐慌的最低點，美國失業人數有一千七百萬，——約相當於這最富裕的工業國家中勞動階級的半數。在英國，約略的可以從社會保險的名單中找出一點關於失業人數的材料。根據這保險名單推算出來的英國失業者概數有三百萬，但在恐慌的幾年之中，至少有數萬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包括在社會保險的名單裏面，他們是得不到社會保險的救濟的。在德國，官方發表的失業統計故意把實際情形估計得很低，特別是在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體制樹立了以後，然而，即使根據官方所發表的數字看來，德國的失業人數也還祇有比五百萬多，不會比五百萬少的。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如今已很不容易看到勞動者的家庭沒有人失業的現象了。這意思就是說

在勞動者的家庭裏，一個人做工就得拿他少得可憐的工錢來養活幾張嘴。這意思也就是說，今天有工可做的人保不住明日依然有工作做，失業的恐懼永遠威脅着他，使他無法安心。

資本的勢力不斷地摧殘着失業者僅有的那一份兒生活。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藉口緊縮政府開支，大量地減少了對於失業者的援助。在美國和法國，根本就沒有失業的社會保險，勞動者一旦失了業除了挨餓和請求私人的救濟以外就沒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即在有保險制度的國家，對於失業者的那一份津貼也是很捨不得拿出來的，譬如在英國和德國，失業者所能得到的一點津貼就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有的甚至連這打了很大折扣的津貼也得不到。

在恐慌的時期中，資產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的生活標準是竭力主張使它減低的。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面，勞動者被剝削的程度都加深了許多。工作的時間延長，工作的性質加重，短期僱用的勞工所得的工資減少。一切工作的條件都比以前苛刻起來了。

資本家多半是利用了恐慌的機會，對於勞動者的工資，加以有計劃的攻擊的。所以在恐慌時期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生產部門都盛行着工資減低的現象。

在恐慌的幾年之中，各國以工資的方式支付給勞動階級的貨幣總量也減少了許多。在美國，一九

三二年所付的工資祇相當於往年的百分之三十三。德國勞動階級的工資在三年恐慌期中減少了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然而，在這同一時期之內，社會主義蘇聯的工資基金却從八十萬萬盧布增為三百萬萬盧布了。

德國有一位經濟學家曾經研究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水準在過去十年間的變化。他研究的結果，得到如下的結論，他說：

「假如我們把目前的實際工資水準和數十年前的實際工資水準比較一下，那我們就可以發現：在德國和美國的實際工資水準是比過去半世紀來任何一個時期都要低的；英國的實際工資水準和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的情形相彷彿。」

事實證明這結論沒有錯。

德國。先拿德國來說，德國近年來實際工資的水準就減低得很可觀。如以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工資為100，則可得下列諸指數（一九二八年實際工資水準增高，適為100，以後各年即逐漸低減）：

一九二五

九八

一九二八	100
一九三〇	八九
一九三一	七九
一九三二	六四

一九三三年，德國勞動階級的生活程度還要減低，可惜我們手邊沒有可靠的統計。

失業者的景况自然更壞，政府對於失業者給以津貼的制度已經完全因為政治的原因而放棄了，在法西斯蒂的統治之下，徼倖不失業的也被剝奪了他們應有的生活。

英國。其次我們再看看英國。以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三年為100，則英國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在一九二七是98，一九二九年是97，一九三二年是94。

美國。在美國呢，一九二二年以後，就勞動階級所得的工資總數講是增加的，一九二九年，工資總數算是到了最高的頂點。以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八年為100，則一九二九年的指數就有125之多。但過了這一年，一般的生活程度又回復到以前的水準了。一九三〇年的指數降為105，一九三一年降為91，一九三二年降為71。

失業者在人家拋棄了的裝過魚肉的罐頭裏搜索食料，或是成羣結隊地麇集在慈善家的廚房門

口那是資本主義國家大都市中時常可以看到的街景。到處躑躅着的人羣在美國已經是變成司空見慣的現象了。有時不祇是失業工人自己，甚至他的全家都會跑到街上來彷徨着找尋工作的。據慈善機關的調查，美國在街頭流浪的失業者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

饑餓使人感覺到生命的晦暗的一面，因此，受餓的人們多半由失望而走上了自殺底路，而自殺者人數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不絕增加也變成了一種正常的現象。德國的柏林不是每天平均有六十個人因為挨不過饑餓而自殺的嗎？

所謂失業的救濟實際上祇是強迫奴役和強迫做苦工的一種手段。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這種利用失業者強制勞動的方式已經是非常流行的了。他們多半是被逼參加那些爲了適應大地主之需要的公路建設或其他軍事建設的所謂「公用事業」的，他們必須集中在許多營帳裏接受種種囚犯似的訓練，在嚴厲的威脅之下，沒有一個強制着勞動服務的失業者敢表示半點反抗的意思。當然，他們所能得到的報酬也和囚犯所得到的差不多。德國的法西斯蒂政府正在爲許多失業的青年大量地建築這種集中訓練營。這對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具有極大的媚力，反正不久以前在一個真正「把勞動看作是光榮，勇敢，英雄事業」的國家——蘇聯，也曾高喊過「爲國家做工」的口號的。

然而，資本勢力對於勞動者利益不斷地加以致命的攻擊的結果，終於引起了一部份覺悟的勞苦大衆底反抗，罷工的風潮如今可說是已經掃遍了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恐慌的現社會中，這些罷工的鬥爭有着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們幫助勞動者瞭解社會的實相，幫助勞動者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資本主義社會祇有使大多數人陷於非常苦痛的境地，在恐慌的時期，罷工運動就擔負了向資本主義社會挑釁的戰鬥的使命。

工業恐慌  
與農業恐慌  
的交織

這次恐慌之所以分外深刻，分外尖銳，乃是因爲無論工業國家或農業國家，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或農業都不能避免嚴重打擊底緣故。這次的恐慌暴露而且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切基本矛盾，也暴露而且加深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矛盾。史泰林說得好：

「在經濟恐慌的發展過程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不僅是和農業國家的農業恐慌同時發生，而且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經濟活動的困難就愈更的加重，經濟衰落的趨勢亦愈更的無可避免。」(註)

工業恐慌的結果是失業人數的空前增加，是勞苦大衆的極端貧困。大衆愈貧困，農產品的銷售便

(註) 史泰林，伊里契主義，卷二，「第十六屆大會的政治報告」，頁二五四。



愈困難。銷售不容易，生產自然緊縮，農業生產一緊縮，一般對於農業原料，爲棉花羊毛之類的需要也就跟着減少。於是，結果便產生了農業恐慌，農民大眾無力購買工業製造品，工業的銷售市場亦因而緊縮起來了。

農業恐慌就是資本主義沒有能力管理現代生產力之明顯的證明。現代的工程學已經貢獻了新的使用勞動的方法，已經貢獻了大量增加生產力的機械化的生產技術。然而，資本主義的肚量實在太有限了，它簡直無法容納這些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它造成了都市和鄉村之間尖銳的矛盾，同時又吸乾了鄉村的血液，使鄉村的發展停滯甚至衰落下去。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無疑的是一大障礙。

資本主義國家農業之衰落和停滯的現象，假如和蘇聯的情形作一個對比，那就更加明顯了。蘇聯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三一年的一年之中增加了一千萬公頃，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二十年中所增加的耕地面積也不過是三千萬公頃。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造成了普遍的農業恐慌。農民大眾的貧窮化以及生產緊縮的現象都是恐慌所造成的結果。由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交織而成的大危機，對於千百萬農民的生存自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經濟恐慌一方面引起勞苦大眾的極度貧困，一方面又儘可能地減縮農產品的需要和市場。這樣極度緊縮所造成的結果便是農產品的堆積和跌價。農產品的堆積，銷售數量的減少，價格的慘跌，反過來又造成了農業方面生產的限制。

資本主義國家的貨棧和穀倉都堆滿了許許多多無法銷售的農產品。資產階級的領袖們認為祇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多餘的商品，——那就是或者拿來燒掉，或者聽其腐爛，或者拋到海裏以毀滅這些屯積起來的商品，但主要的似乎還應該縮小耕地以強迫農業生產的減少。麥子和玉米堆得像山一樣的高，然後聽其腐爛或者乾脆燒掉，牛奶也像河一樣地讓牠流掉，在德國是往往故意在五穀上加一種化學的藥品，使人類不能吃，而專門拿來喂牛。

在恐慌的幾年之中，農產品的價格是跌落得非常迅速的。世界市場上小麥的批發價格減低了百分之七十，棉花、糖、咖啡和羊毛的價格也跌了一半。照這樣看來，都市裏的大多數消費者不是可以得到很多好處嗎？然而，實際的情形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在商品還沒有達到最後的消費者手裏之前，中間就不知經過多少批發商人的剝削了，這些居間的批發商入是有着大規模的獨佔的組合，他們決不讓零售物價跌落下來。因此，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零售的物價即在恐慌時期之內也並無

顯著的跌落趨勢，在有些國家，例如德國，零售物價反而是增加的。然而農民——勞苦的農民大眾——向批發商出賣其農產品的時候却仍然是以極低的價格成交的，這種極低的價格往往不足以補償其種子肥料等生產成本，至於他自己的勞力的酬報自然更談不到了。

農民對於政府所付的稅，對於地主所付的租，對於銀行所付的息，依舊和從前一樣，有些地方甚至比從前所要付的還多。貧農和中農在市場上變賣農產品得來的錢大部分是必須以償付借款利息與政府捐稅的形態支付出去的。爲了還債和納稅，有時不但必須出賣農場，甚至必須將一切的傢具拍賣掉。因此，成千成萬的農場就脫離了農民的所有，歐洲如此，所謂資本主義之天堂的美國亦復如此。這種空前的農村破產的現象自然逐漸助長了一般農民對於資本、地主、銀行等等壓迫的仇敵和反抗的心理。農民們開始聯合起來反對其所有物底拍賣了。在美國，就有許多地方的農民實行了破產大拍賣，把他們所有的傢具以一塊錢的低價賣掉以抵償銀行的債務。於是，銀行的代表們便不能不竭力疏通停止拍賣而允許延長債務清償的期限了。

失去農場的破產的農民更加擴大了在街頭流浪的乞丐隊伍，這是必然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僱農的情形還要苦。無論在歐洲或是美洲，地主或剝削的富農對於僱農都是不給以勞力的報酬的。

因爲極少一點錢，或者再加上四分之一蒲式耳的半腐爛的馬鈴薯就可以雇到城裏的失業者來做同樣的工作了。資產階級的文人往往大聲疾呼要農民回到田裏去；他們認爲這是失業者的一出路。其實，分割得很小的農場，即使整日整夜在這上面做工也養不活他們自己。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很清楚地指示了我們：在資本主義之下，小規模的生產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在農業恐慌的打擊中，受苦最深的便是那些貧農和中農。恐慌不但是增加了農民大衆的貧困，同時亦加速了農民的階級分化——大多數的農民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基本隊伍。農民們的負擔，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總潮下，是特別深重的。捐稅，地租，欠債的利息，以及其他種種的名目，都是對於農民大衆的重大壓迫。

農業恐慌的總果是農產品生產的大量減縮，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並沒有什麼希奇，希奇的是有些國家竟公然鼓勵農產品的減縮生產，他們認爲唯有如此，才足以緩和農業恐慌。農業生產的減縮，正像工業生產減縮一樣，是對於生產力的大規模的破壞。耕種小麥玉米的田地完全荒蕪了，栽植棉花，橡樹，咖啡的地方也沒有人去照管。其結果自然造成了千百萬人無衣無食的淒慘景象。

農業恐慌愈深，農民大衆愈破產，農業就愈衰落。農業生產的機器人工肥料等等都沒有人去買

了。在最進步的國家也很少利用牽引機或刈割機來幫助收穫了。使資本主義世界農業破產的總原因便是這種普遍的經濟恐慌！

恐  
與  
慌  
獨  
佔

當經濟恐慌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它的以獨佔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發展。

今日之資本主義，與舊資本主義的不同就在獨佔與非獨佔這一點上，因為今日資本主義具有獨佔的實質，所以資本家的集團無不企圖在生產過剩的情形之下竭力維持獨佔的高價。這種使勞苦大眾——商品的基本消費者——在恐慌時期感受最大痛苦的情形顯然是不能消滅根本的危機而祇能勉強捱過這一危機，不能制止無謂的浪費，而祇能稍微減輕種種浪費的。(註)

資產階級的淺薄們時常說，獨佔經濟的發展是代表着過渡到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徵象。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人也講過許多神話似的故事，他們認為恐慌是獨佔資本主義已經過去了的東西。然而不幸得很，他們的幻想和絕對虛偽的發明馬上就被最近這次的恐慌打得粉碎了。事實告訴我們，現代資本主義之獨佔的本質，是祇有使恐慌愈加變為極端尖銳和深刻的。

首先，獨佔資本家是打算把經濟恐慌的全部負擔轉嫁到消費者的大眾身上去的，因此，即在生產

（註）前揭書，頁100。

過剩的情形之下，他們還是竭力要維持住高價。實際上，不問生產過剩的結果，在獨佔的工業部門裏，物價價格底跌落也究竟要比其他工業部門的產品滯緩得多。下列的統計表就是事實的說明：

年 份	德 意 (一九二六—一九二八)		奧 地 利 (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波 蘭 (一九二八—一九三〇)	
	卡特爾價格	自然價格	卡特爾價格	自然價格	卡特爾價格	自然價格
一九二八	一〇二·一	一〇六·八	—	—	—	—
一九二九	一〇五·〇	九七·四	九九	一〇〇	一〇七·七	九三·六
一九三〇	一〇三·一	七九·七	九六	八七	一〇八·九	八〇·九
一九三一	九三·六	六〇·八	九一	七六	一〇七·八	六三·八
一九三二	八三·九	四七·五	九三	七三	一〇六·一	五二·五
一九三三	八三·九	四八·三	九四	七三	九四·八	四八·八

雖然，這也不是沒有例外的，在有些生產部門，恐慌的壓力就勝過獨佔勢力的束縛，價格很快地跌下來，原有的獨佔組織也完全失去了作用。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生產原料的工業。因在恐慌時期，一般對於原料的需要銳減，原料的屯積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於是生產者乃不能不竭力把價格抑低。在這些部門裏，獨佔的企業組合顯然是沒有能力依然維持住高價的水準的。

一切獨佔資本主義本質所具有的矛盾，在恐慌的情形之下，更獲得充分的發展。這是非常清楚的。獨佔組合要求維持高價的傾向當然會引起少數獨佔企業與消費者大眾的最尖銳的衝突的。在獨佔化的工業部門和未獨佔化的工業部門之間，這種衝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僅在獨佔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或獨佔化的工業部門與未獨佔化的工業部門之間有着嚴重的矛盾，即在獨佔組合的內部——各個單獨的獨佔組織間——也展開了尖銳的對立關係。因此，有許多獨佔企業根本不能在恐慌時期立足。

在恐慌時期解體的獨佔組合，比較著名的有國際的銻卡特爾，歐洲生鐵卡特爾，國際的錫卡特爾。歐洲的鋼卡特爾，因為受不住鉅大的壓力，實際上已經完全許可其每一個分子恢復自由的競爭了。在德國則人造絲業脫離了獨佔組合，銻卡特爾亦失敗了；在法國，則解體者有生鐵辛狄加等。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對於獨佔組合多半是情願給以有力的幫助的。獨佔企業動搖的時候可以從政府的財庫中得到各種津貼或其他援助。千萬甚至萬萬的馬克，金元和法郎都這樣地從納稅者的可憐的錢袋裏轉移到私人資本家的珠寶箱裏去了。

現代資本主義之獨佔的本質是足以延長恐慌的壽命的。在自由競爭時代，一般物價的跌落，以及

小規模經營，生產減縮，底失敗漸漸沖淡了恐慌的威脅，工業的循環彷彿有重新被推動的可能。一到獨佔時代，這種沖淡恐慌之威脅的自然的因素就很難實現了。所以，獨佔經濟盛行的結果，必然的會引起更加尖銳，更加深刻的恐慌。

國外貿易  
的衰微

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市場的緊縮造成了國外貿易極度衰落的現象。在國外貿易的衰落這一點上，這次是超過資本主義歷史上任何一次恐慌的。

下列數字表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間國外貿易的衰落與過去各恐慌時期國外貿易衰落之程度的不同：

國外貿易總額的降低

恐慌時期	百分比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	五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	四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一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	七



國際間貿易的衰落逐漸割斷了經濟的聯繫，沒有這種經濟的聯繫，資本主義國家簡直是不能生存的。工業國家減少原料的進口，農業國家減少製造品的進口，其結果勞苦大眾的生產與消費便都陷於極度減縮的境地了。

受國際貿易衰落之影響最大者便是那些資本主義列強各國，因為她們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地位本來最重要。此地我們有些指數可以用來表示那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出口貿易減少的情形。（以一九二九年之數字為一〇〇）。

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國外貿易的降低

國別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二		一九二九		一九三二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美國	七〇	七三	四八	五〇	三〇·一	三〇·八		
德意志	七七	九〇	五〇	七三	三四·七	四二·六		
英國	八六	七八	七二	五三	五七·六	五〇·一		

法蘭西	九〇	八五	七二	六一	五一·二	三九·
意大利	八〇	七九	五一	六六	三八·七	四五·六

國外貿易衰落的程度如此深刻，其結果自然就發生了競爭市場的尖銳競爭。各國的競爭都採取了最犀利的方式。每一個國家的資本家都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竭力防衛着他們的國內市場，不容外來勢力的侵入。於是各國便相繼實行了增高關稅的政策。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採行保護關稅政策的結果是造成屯併傾銷的大量增加。

信用恐慌，通  
貨膨脹，和市  
場的競爭

現代資本主義之獨佔的本質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都表現了它的特點。信用恐慌的發展就包涵着許多現代資本主義之獨佔的特點。

在從前的恐慌時期，信用的圈子裏是最先表現恐慌的影響的。銷售的困難使得許多無法出脫其生產品的企業不能不倒閉下來，它們沒有錢還債，祇能宣布破產。在獨佔時期以前，企業一破產，銀行也就跟着被拖倒了，因爲在企業與銀行之間有着分割不開的密切聯繫。同時，企業的破產又引起了生產的緊縮以及資本勢力較爲雄厚的企業代替較弱企業底現象。恐慌之加強少數大資本集團的力量就是通過這種毀滅中小企業的方式而纔實現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直到一九三一年——恐慌已深深地摧殘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整  
生活之後——纔爆發了信用的恐慌。

從恐慌最初發生的時候起，資本主義的獨佔組合就開始想把一切恐慌時期的損失轉嫁為非獨  
佔的中小企業底負擔。同時，又竭力限制生產以維持高價的水準。限制生產的必然結果便是利潤的減  
少和資本家集團利潤分配的大變動。

由於恐慌鉅潮的衝擊，各種企業部門都發生了空前的破產。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歐、美諸大  
國的破產家數如下表：

破產的家數

國別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美國	二二、九〇九	二九、三五五	二九、二八八	三一、八八二	一七、七三二
英國	五、九〇〇	六、二八七	六、八一八	七、三二一	四、九二七
德意志	九、八四六	一五、四八六	一九、二五四	一三、九六六	三、七一八
法蘭西	六、〇九二	六、二四九	七、二二〇	九、〇一四	八、三六二
波蘭	五一六	八一五	七三八	五四五	二五九

信用恐慌其實是早已成熟的了。企業與銀行的倒閉，政府預算的難關，利潤的減少與損失的增加，證券價格的跌落——這種種都變成了爆發信用恐慌的預備條件，沒有這些預備條件，一九三一年也許不會發生那麼規模鉅大的信用恐慌的。因為生產與價格的低減而引起的工業的失敗，生產品變賣的不可能，證券的跌價等現象都是信用制度破壞的有力因素。相反地，銀行的倒閉又使各種工業增加了困難，造成新的工業破產。

信用恐慌最先發生在德國和奧國。早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奧國的最大的銀行——控制着全國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工業的大銀行——倒閉了。德國也有好幾家替少數最大企業撐腰的銀行跟着破產。一九三一年的六月在德國銀行界佔第三位的國立達姆斯克銀行以及另外一個大銀行——特萊斯頓銀行——也關上了大門。中歐信用恐慌的鉅潮不久又把英國捲入了漩渦，英國的銀行一破產，法國、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自然亦連帶地叨惠了。

在經濟恐慌的衝擊之下，許多世界聞名的大企業都站不住腳了，有的勉強捱到一九三二年，有的連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也捱不過。瑞典的克魯格火柴托辣斯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克魯格本來是利用美國的資本，操縱全世界的火柴獨佔事業的。他對蘇聯竭力挑戰，因為蘇聯所輸出的火柴於他非常不

利。然而克魯格終於在他破產的前夜自殺了。死後有人發現，在他臨死的幾年，他是不斷地使用了賄詐和欺騙的手段來延遲破產的期限的。許多國家的高級官吏都聽取他的指揮，許多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都接受他的津貼。

美國的巨商設爾也是一個十足的騙子。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他所主持的擁資五萬萬元，控制六十個城市水電供給的大公司，也倒閉了。

史泰林對於這一現象有非常警備的說明，他說：

「……恐慌所影響的範圍不僅限於生產與貿易，對於信用制度，幣制，債務關係等亦有嚴重的影響，它根本打破了單獨的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集團之間的固有關係。

「這其間，價格的跌落實佔據一非常重要的地位。獨佔的卡特爾儘管竭力阻止着這一趨勢的存在，可是價格却依然一天一天在跌落，特別是那些沒有組織的生產者，如農民，手藝工人，小資本家等，所生產的商品；至於有組織的生產者，如參加卡特爾等組合的資本家，所生產的商品，則價格的跌落較為微弱。價格之普遍的跌落使欠債的人——製造商，手藝工人，農民等等——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反之，對於債主卻反為有利。這種情形實實在在是足以使單獨的大商店和大企業家破產的。在過去的三年

之中，在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就有成千成萬個規模很大的股份公司通過了這種不等價的抵償債務的方式而倒閉了。股份公司的破產聯帶地引起了貨幣的跌價，這有時倒是有利於債務人的。貨幣一跌價，無論國外或國內的債務就等於得到了不必清償的合法保障了。〔註〕

恐慌的發展，必然的造成通貨膨脹——貨幣跌價——的現象。物價的跌落使負債的一方面感覺到非常痛苦，因為同一數量的債務必須用更多的商品才能抵付欠款。同樣的道理，負債的企業家甚至負債的整個國家也因此非常吃虧。那末，怎樣才可以解除這一困難呢？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認為祇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實行延期還債——暫不清償——的辦法，一是實行通貨膨脹。因為恐慌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都相繼停止了債務的償付。但僅僅停止付債，還是不夠的。於是她們又採取了通貨膨脹的政策。最初，祇有較弱的國家實行通貨的膨脹。到了一九三一年的秋天，英國亦膨脹了她的通貨，政府停止了紙幣的兌現，於是英鎊的價值便漸漸的跌落下來了。貨幣的跌價自然要使負債的人輕覺得多，——他現在是可以利用跌價的便宜的貨幣來還債了。同時，通貨的膨脹對於國外市場的競爭也非常重要。

〔註〕參見蘇聯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第十七屆大會）頁二〇——二一。

貨幣的跌價使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和其他國家的交易佔許多便宜。理由是從金子的換算上看來，它的商品是值不到表面的價格的。以紙幣交易的商品價格表面上跌落，實際上往往反在漲價，假如把紙幣換成金子，則在使用膨脹的紙幣的國家，商品的實在價格就顯然比依然保持金本位貨幣制度的國家要便宜得多了。商品的低價對於世界市場的競爭是非常有利的。那些保持着舊的金本位幣制的國家實際上不能盡量減低商品的價格，故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上往往吃很大的虧。世界最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也因而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實行了通貨膨脹的政策。美元和英鎊本來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穩定最可靠的貨幣。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對於美元和英鎊的信仰有時並不下於對金子的信仰，國勢較弱的國家甚至願意把金子換成美元或英鎊。然而，這兩大堅固的貨幣制度終於亦發生了動搖，而且先後拖倒了依附着美元或英鎊集團諸國的幣制。第三個在大戰時期發了橫財的國家——日本，貨幣的跌價也達到三分之一以上（相當於金子的價值，比從前減少三分之一）。資本主義列強各國的通貨膨脹引起了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新的競爭。實行了通貨膨脹政策的國家，可以在世界市場上以極低廉的價格銷售其商品，因此所有未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國家就完全被打倒了。在世界市場的爭奪戰爭中，如今又有了一種新的武器，這就是通貨膨脹。許多國家都

運用了這一武器在進行着空前的貨幣戰。

截至一九三三年終爲止，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祇有四個國家還保持着金本位的貨幣制度，那就是法國、比國、瑞士和荷蘭。所有其他的國家都放棄金本位而採取通貨膨脹的辦法了。

「不消說，這種動搖信用制度之基石的現象同時亦造成了外債的停止償付，協約國間戰債的停止償付，資本的停止輸出，國外貿易的減少，商品輸出的減少，競奪國外市場，以及各國貿易戰爭——

「屯併」——的深刻化。是的，屯併。但我的所謂屯併並不是指近年來歐美各國高貴的國會議員們所聲嘶力竭地反對的蘇聯屯併，而是一切「文明」國家都在實行着的真正的屯併，對於這種真正的屯併，高貴的國會議員們是一句話也不敢說的。」註一

目前的經  
濟蕭條及  
其特點、

從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之變動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工業生產減縮的最低點是落在一九三二年的，第二年各國的工業生產似乎就略有上漲的趨勢了。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年之中雖亦有很多的漲落，但總不若一九三二年夏天時的情形。

對於這一現象，專以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所採取的通貨膨脹政策及其備戰的狂熱爲唯一的解釋，也許未必正確的。在有些國家，如日本，軍需工業的繁榮反刺激了一般的工業生產。世界各國——包括



未實行通貨膨脹的國家在內——的工業生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所以，這是非常清楚，「除了戰時的通貨膨脹之外，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經濟勢力也有相當作用的。」（註二）

通過了加深對於勞動階級剝削之程度底方法，通過了使農民大眾破產底方法，通過了掠奪殖民地勞苦大眾底方法，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情形才獲得了相當的改進。一般需要儘管減少，商品價格儘管降低，資本家却依舊可以運用對於勞動者的加緊剝削，增加勞動效率，減少工資等，以繼續其生產的。殖民地上的農民大眾因為原料和糧食價格的跌落，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境地，這對於資本家們正是最好的機會，他們的生產成本可以因此減輕許多。經濟恐慌破壞了大部分的生產力。為生產與消費能獲得平衡的比例起見，積儲起來的大量商品終於必須拿來毀掉。在這種情形之下，力量比較單薄的企業就立腳不住，整個市場就完全被大企業所操縱了。

因此，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所有的工業都得經過一個最低點，而後由這最低點進入經濟蕭條的階段。

（註一）前揭書，頁一。

（註二）前揭書，頁一四。

「……這不是平常的蕭條，而是特種的蕭條，它不會引起工業的新的繁榮，也不會使工業回到過去的低點。」(註)

在資本主義尚未到達其沒落的時期，經濟蕭條往往是代替了經濟恐慌把商業循環的大輪齒轉到繁榮時期的。但是現在，資本主義却已經是垂死期的資本主義了。它正在一個普遍的恐慌中被最强烈的矛盾勢力割裂着，一天一天走近它的墳場。眼前的經濟恐慌是從資本主義的總恐慌中暴發出來的，其程度之所以特別深刻，其時期之所以特別延長，就是如此。新的經濟衰落也是從資本主義的總恐慌中產生的，所以這次的經濟恐慌和以往的情形迥乎不同，而且也不會再轉入繁榮的階段了。

「……因爲一切阻礙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發展的不利條件依然還是存着的。我永遠記得這資本主義的總恐慌，在這恐慌之中，盛行着經濟的恐慌，企業生產的低能，慢性失業的普遍，以及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的交織等等現象。」(註)

新的革命和 一九二九年以來震動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使一切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外矛

(註)前揭書頁一五。

(註)前揭書頁一四—一五。

——經濟危機—— 層層發展到了最尖銳的境地。在這一長期的恐慌之中，勞苦大眾所受的痛苦自然最為深刻。失業的普遍，工資的減少，剝削的加緊，——這些全是恐慌期中勞動階級無可避免的厄運，恐慌同時也使廣大的農民破了產。這普遍的貧窮終於引起了勞苦大眾痛恨資本主義體系的情緒。

資產階級對於大眾的憤懣，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漸漸地放棄了過去壓迫勞動階級的老方法而採取了新的恐怖政治——法西斯蒂獨裁。由於社會民主黨的援助，德國的資產階級已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樹立起希特勒的血腥的獨裁政制。在其他的國家裏，資產階級傾向於法西斯蒂的趨勢也正在增長。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建立，不但暴露了社會民主黨人欺騙勞動階級並削弱其抵抗資產階級獨裁的陰謀，希特勒的上台更證實了資產階級不能再以舊的方法維持其政權底脆弱。資產階級如今已逐漸拋棄民主政治的金招牌而傾向於公開的白色恐怖政策了。但這適足以促使階級間的鬭爭更加尖銳，對於整個資本主義機構也間接地成爲一大威脅。

資本主義列強各國之間的一切對立和矛盾，在這一恐慌的時期裏，變得更加尖銳了。每一個國家都想把恐慌期中所受的損失轉嫁爲其他國家的負擔。市場的爭奪愈演愈烈，各國爲貫徹對外傾銷並防衛其國內市場起見，關稅的壁壘也愈築愈高。債務的停付使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更發生了新的對立。帝

國主義下的不平衡發展法則在恐慌時期亦加強了它的作用，它對於許多國家給以大小不同的影響，因而轉變了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上所佔的地位。這一切都是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尖銳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準備已是非常公開的事實了。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競爭軍備的擴充，以達到重新分割世界之目的。恐慌的結果，所有工業部門的生產都被限制了，祇有一種工業——軍需工業——不但不受限制，反而一年一年在擴張。日本以武力佔據滿洲已過了許多年了，現在則正在開始向中國的華北內地推進。中日戰爭在日本與英、美帝國主義利益最衝突的太平洋上已有一觸即發的形勢了。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將來的作戰計劃，早已由祕密的機關擬定了。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反蘇聯：

「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對立以及國際間對立的緊張證實了革命危機之客觀條件的成熟，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我們都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和戰爭不久就會降臨的徵象。」註

這一估計的正確性是可以拿許多事實來證明的。在所謂法西斯主義「勝利」的國家裏不是都表現着十分騷亂的情形嗎？德國的××黨正在不斷地和法西斯主義作堅苦的鬪爭，他們雖則生活得非常苦，但沒有一個時間不在努力進行着顛覆法西斯蒂獨裁的企圖。在法國，法西斯蒂黨人的煽動反而引

起了大多數勞動者的極大的反感，資產階級的官僚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膽地防備着無產大衆憤濤情緒的爆發。奧國在一九三四年的二月也有好多萬勞動者和法西勢力發生了武力的衝突，這次衝突延長的時日頗不少，一方面固然是反法西，一方面也表示對政府領袖施行欺騙的高壓政策的不滿……

「人民大衆雖則還沒有猛烈地攻擊資本主義之衛城底準備，可是進攻的觀念却早已在大衆的腦袋中成熟了——他們對資本主義之必須打倒已經認爲是毫無疑義的了。」（註二）

我們早已明白，資本主義是不會自己讓門，也不會自己爬進棺材裏去的。一切堅持資本主義將自動毀滅的學說，對於勞動階級都含有毒素，都負有催眠或緩和勞動階級克服剝削者之鬪爭底使命的。資本主義矛盾無論發展到怎樣尖銳的境地，總不會使資產階級絕對找不着出路的。祇有持久的英勇的鬪爭才能決定資本主義那一天崩潰！

「革命的勝利不會自己到來的。這是要去準備，要去獲得的。祇有堅強的勞苦大衆的革命政黨纔能獲得這一勝利。」（註）

（註一）第十三屆E.C.C.I大會的論文與決議，頁五。倫敦現代書業公司，一九三四年。

（註二）史泰林，蘇聯黨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第十七屆大會），頁一七。

### 【複習問題】

- (一) 目前這次恐慌何以時期特別長？我們應該怎樣解釋這一恐慌的特點？
- (二) 這次恐慌的特別深刻和特別尖銳是以什麼姿態表現出來的？
- (三) 這次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這一特點是以什麼姿態表現出來的？
- (四) 恐慌怎樣影響無產大衆的地位？
- (五) 恐慌怎樣影響農民的地位？
- (六) 目前的經濟衰落有什麼特徵？
- (七) 從什麼地方我們看出世界將不久發生新舊革命和戰爭？



# 林 斯 太

著 塞 比 巴  
譯 庸 懋 徐  
角 八 冊 每

世界文學巨匠巴比塞，以他寫「火線下」那般的精力，描寫一個新世界的創造者的一生，他使「我們插足於新的歷史，使我們走上新的道路，使我們到達了人類的聖經所不會發表的種種境界」(書中語)。這是一部闡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豐富百科全書，是一部革命者的教科書，是一幅畫，一種武器，(Arauc ON語)。徐懋庸先生竭三月之力，從法文原本直接譯出，又用Y. Holland氏的英譯本參校，譯筆信實流暢。

新 知 書 店 總 經 售

漢口 廣州 長沙 常德 衡陽  
金華 麗水 蕪陽 桂林



# 帝國主義論

增訂本

伊里奇原著

蘇聯世界政治界經濟研究院增訂

清友譯 · 孫冶方校

「帝國主義論」是伊里奇於一九一六年上半年寫成的，雖現在已有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人類歷史迅速變遷，提供我們十分豐富的材料；空前的帝國主義大戰，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蘇聯的內戰，資本主義相對的穩定，中國革命的開展，五年計劃的成功，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尖銳，資本主義穩定的結束以及整個世界向新的革命和戰爭階段的推移……

「帝國主義論」增訂本就加進這一時期的材料，以新的事實來證明帝國主義理論之千正萬確。本書的增訂部份是由蘇聯世界政治·世界經濟研究院集體勞作，經著名學者米志利遜氏編輯而成的。編制極為新穎，在伊里奇原文每章每篇，甚至每句之下附以最新的補充材料。全書三十餘萬言，原文用四號字排，極便讀者之研究和對閱。

精裝一元八角  
平裝一元四角

新書  
經售  
知店



# 大學政治經濟學

• 每冊實價九角五分 •

著者 萊遜 鐵愛夫

譯者 吳莊 大紀 瓊塵

發行 者 文化編譯社

經售 者 新知書局

漢口聯保里十六號

分 店 廣州 長沙 桂林 衡陽 常德 金華 麗水 襄陽

國民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初版

國民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版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年	1938
月	9
日	4
时	31

1938



\$0.95